

法制通史

法
治
通
史

𠂔

歧

政

治

史

法治通史

行政部

吳縣曹恭翊滌新編纂

政治史

第一篇 內閣

第一章

夏商發現內閣之組織周秦內閣於政治上之關係列國戰國宰

輔得人之效

法 治 通 史

(1)

黃帝舉風后力收太山稽常先大鴻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風后明乎天道故爲當時太常察乎地利故爲稟者奢龍辨乎東方故爲土師祝融辨乎南方故爲司徒大封辨乎西方故爲司馬后土辨乎北方故爲司李(黃帝紀)有窮后羿因夏民以代夏政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圍而用寒泥信而使之以爲已相浞行媚於內施賂於外愚弄其民而虞羿於田樹之詐慝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死於窮門浞自立(夏紀)

第一章

夏商發現內閣之組織周秦內閣於政治上之關係列國戰國宰輔得人之效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使人以幣聘之。三反然後肯從。見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或曰。湯聞伊尹賢。使人請之。有莘氏不可。伊尹亦欲歸湯。湯婚於有莘氏。乃以伊尹爲媵。送女。湯歸伊尹。祓之於廟。照之以燭。釁以犧。翌明日設朝而見之。請湯以至味。湯曰。可得而爲之乎。對曰。君之國小。不足以具之。爲天子然後可也。因說湯以伐夏救民。湯進於桀。桀與之飲酒。沈湎。羣臣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江水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盍歸乎。盍歸乎。薄亦大兮。伊尹退而閑居。深取樂音。更曰。樂兮。樂兮。四牡驕兮。六轡沃兮。覺兮。較兮。吾大命革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伊尹入告於王曰。大命之至。亡無日矣。王闐然抃。啞然笑曰。子又詀言矣。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日有亡乎。日亡。吾乃亡矣。伊尹既醜。有夏復歸於亳。報湯曰。桀迷惑妹喜。不撫其衆。上下相疾。民心積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湯復使伊尹往視夏。聞妹喜言曰。天子夢兩日相與鬪。東方日不勝。伊尹以告湯。任伊尹以國政。同上

桀臣干莘恃威凌轢諸侯。以及兆民。左師曹觸龍諂不正。賢良鬱怨。諸侯不賓。關龍逢引黃圖進諫。曰：古之人君，躬行禮義，愛民節財，故國安而身壽。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恐弗勝，天殃必降，而誅必至。君其革之，立而不去，桀於是焚黃圖，殺龍逢。衆庶莫敢直言。大臣同患，桀愈自賢。國人大崩。(同上)

高宗武丁夢得良弼，曰：說視羣臣百吏皆非也。迺使百工以象夢於野，旁求四方之賢。是時說爲胥靡，築於傅巖。武丁得而與之語，立以爲相。總百官，使朝夕規諫。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國家大治。遂以傅巖姓之，號曰傅說。(商紀)

劉恕曰：武丁即位之初，殷道中衰，甘盤遜世，朝多具臣。傅說賢而隱於胥靡，一旦舉而用之，出於微賤，衆必駭怪。故託於夢寐，旁求天下，置諸左右。如天所授，羣臣莫之疑懼，而傳說之道得行也。若不知其才，徒以夢取，則與王莽按符命以王興，王盛爲四將，光武據讖用王梁爲司空，何異哉！仲尼刊書而存之，可以見武丁之意矣。(同上)

周公昌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少禮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太顛闕夭散宜生。南宮适鬻子辛甲尹佚之徒。皆往歸之。昌詢於八虞。諮於二虢。以爲卿士。度於闕夭而謀於南宮。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鬻子名熊。年九十見周公昌。昌曰老矣。鬻子曰捕虎逐麋。臣已老矣。使臣坐而策國事。臣尙少也。辛甲嘗事紂。七十五諫不聽。而適周。召公與語。以爲賢。告昌。昌親迎之。以爲公卿。(同上)

太公望呂尙者。東海上人。四岳伯夷之後。姜姓呂氏。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枝庶子孫。或爲庶人。呂尙避亂隱遼東。三十年。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賣食棘津。遇七十餘主。而不聽。人人皆曰狂丈夫。周昌將出獵。史編卜之。曰所獲非熊非羆。非虎非豹。兆得伯王之師。昌齋三日。田於渭之陽。見呂尙坐茅而漁。昌勞而問之。曰子樂漁耶。呂尙曰君子樂其志。小人樂其事。吾漁非樂之也。昌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曰

太公望立爲師。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所遇，歸周。或曰：呂尚處士，隱海濱，釣於滋泉。(同上)

蜚廉善走，生惡來，革有力，善毀讒，手裂虎兕，父子俱以材力事紂，紂用費仲爲政，善諛好利，殷人弗親，諸侯益疏，多叛歸西伯。西伯滋大，紂由是稍失重權。(同上)

衛康叔聘季載，皆有馴行。周公言於王，舉康叔爲司寇，賜寶祭器以章有德。季載爲司空，治皆有令名於天下。餘五叔無官，初降霍叔，後三年復其舊。蔡叔度既遷而死，其子曰胡，改行率德，馴善。周公舉胡爲己卿士，言於王，復封胡於蔡，徙居新蔡，奉蔡叔之祀，是爲蔡仲。(周成王後元年)

虢石父爲人佞巧，善諛好利，王以爲卿，用事專任，國人皆怨，政治多邪。諸侯或畔王室，始騷。(幽王九年)

齊小白先入，高傒立之，是爲桓公。使鮑叔爲宰，辭曰：若欲伯王，非管夷吾不可。

其所居之國國必重寬惠柔良忠信結於百姓制禮義可法於四方決獄折中執枹鼓於軍門士卒賈勇五者臣皆不如管子公曰夷吾射寡人中鉤而瀆於死鮑叔曰君若宥而反之猶是也莊公許之使吏鞞其拳膠其目盛之以鷓夷置之車中以予之召忽謂管仲曰子爲生臣忽爲死臣生者成名死者成行子其勉之遂自殺鮑叔迎受管仲及堂阜而稅桎梏比至三鑿三浴之齊祓而見桓公(莊王十二年)

晉滅虞虜其大夫百里奚爲繆姬媵於秦奚亡走宛楚鄙人執之秦繆公聞其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謝曰臣亡國之臣何足問繆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固問語三日繆公大悅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奚年已七十餘讓曰臣友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嘗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脫齊難周王子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臣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難是以

知其賢。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爲上大夫。或云繆公使賈人載鹽，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羖羊皮，將車之秦。繆公觀鹽，見奚牛肥而問之，對曰：「任重道遠，飲食之以時，使之不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公知其君子也。且沐浴爲衣冠，與坐而語，公說之。異日公孫枝謂公曰：「君耳目聰明，思慮審察，其得聖人乎？」公曰：「吾說夫奚之言，類聖人也。」明日公孫枝致上卿以讓之，公不許。枝曰：「廢君之德，逆臣之行，臣將逃之。」公乃受之，以奚爲上卿，枝爲次卿，以佐之。或曰：「百里奚飯牛於秦，傅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說獻繆公，三日請屬事也。」公曰：「買之五羊皮，無乃天下笑乎？」枝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忠也。境內將服敵國且畏，誰暇笑哉？」繆公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惠王二十二年）

楚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沈湎於酒，淫於聲色。令國人曰：「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鐘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曰：「有鳥在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蜚不鳴，何鳥也？」王曰：「三年不動，將定志意；不蜚，將長羽翼。」

不鳴將覽民則雖無蜚蜚將冲天雖無鳴鳴將駭人舉退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夫蘇從曰食君厚祿愛死不諫非忠臣也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臣聞好道者多資糧好樂者多求而亡國亡無日矣臣敢以告王曰善左執蘇從手右抽刀斷鐘鼓之懸明日聽政所進者五人所退者十人誅大臣五舉處士六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悅(匡王二年)

莊王罷朝而宴樊姬問其故對曰且與虞丘子語不知日之宴也樊姬掩口而笑王問之對曰妾非不欲專貴擅愛以爲傷王之義也故所進與妾同位者數人今虞丘子爲相十年未嘗進一賢知而不進是不忠也不知是不知也安得爲賢明日王以樊姬之言告之虞丘子稽首曰如樊姬之言於是辭位曰臣爲令尹國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討久固祿位妨羣賢路臣竊選國俊下里之士曰孫叔敖多能無欲可授之政莊王曰子輔寡人令行絕域奈何去之虞丘子固辭王許之賜菜田三百號曰國老(定王三年)

劉恕曰。聖人因人而成。大功。愚者貪權而忌勝。己虞。尸子悟。樊姬之一言。薦孫叔。啟而莊王伯。天下謂之賢相。可也。奚獨楚哉。(同上)

晉悼公稱呂錡之功。士武子文子之德。故以彘季屏其宗。使令狐文子佐之。而稱魏顆退秦師之勳。以趙武爲卿。以士貞子帥志博聞。宣惠於教。右行辛能以數宣物定功。欒糾能御以和於政。荀賓有力而不暴。祁奚果而不淫。羊舌職聰敏。肅給。魏絳勇而不亂。張老智而不詐。鐸遏寇恭敬而信。彊籍偃惇帥舊職而恭給。程鄭端而不淫。好諫而不隱。使爲太傅。下至贊僕。欒伯請公族大夫。公曰。苟家惇惠。教之則徧而不倦。苟會文敏。導之則婉而入。欒黶果敢。諗之則過不隱。韓無忌鎮靜。修之則壹。使茲四人者爲之。(簡王十三年)

陽虎常言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姦而試之。簡子相之。左右曰。虎善竊人國政。簡子曰。虎務取之。我務守之。遂執術而御虎。虎不敢爲非。簡子幾至於伯。(敬王十九年)

楊因見簡子曰。臣居鄉三逐。事君五去。聞君好士。故來見。簡子絕食而迎之。左右諫。簡子曰。美女醜婦之仇也。盛德之士。亂世所疏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授以爲相。而國大治。(元王二年)

韓嚴遂弑哀侯。國人立其子懿侯。初。哀侯以韓、龐爲相。而愛嚴。遂二人甚相害也。嚴遂令人刺韓、龐於朝。龐走。哀侯人刺韓、龐。兼及哀侯。(烈王五年)

申不害學黃老刑名。以干昭侯。昭侯用爲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申子嘗請仕其從兄。昭王不許。申子有怨色。昭侯曰。所爲學於子者。欲以治國也。今將聽子之謁。而廢子之術乎。己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請乎。子嘗教寡人。修功勞。視次第。今有所私求。我將奚聽乎。申子乃辟舍請罪。曰。君真其人也。(顯王十八年)

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誠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

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而返君大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況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魏始況賢於魏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魏改築宮室而師事之於是士爭趣燕樂毅自魏往劇莘自趙往昭王以樂毅爲亞卿任以國政(赧王三年)王用李斯謀陰遣辯士齎金玉遊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然後使良將隨其後數年之中卒兼天下(秦始皇十年)

第二章 兩漢一統之內閣三國鼎立之內閣晉室偏安之內閣北朝割據一

方之宰輔及隋內閣得人之治效

時上方興功業丞相公孫弘於是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每朝覲奏事因言國家便宜上亦使左右文學之臣與之論難(漢武帝元朔五年)

時國家多事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而兒寬等推文學皆爲九卿更

第二章

兩漢一統之內閣三國鼎立之內閣晉室偏安之內閣北朝割據一方之宰輔及隋內閣得人之治效

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丞相石慶。醕謹而已。(元鼎五年)

帝興於閭閻。知民事之艱難。霍光既薨。始親政事。厲精圖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敷奏。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於子孫。終不改易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憾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爲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以漢世良吏於是爲盛。稱中興焉。(宣帝地節二年)

王莽末。天下亂。臨淮大尹河南侯霸。獨能保全其郡。帝徵霸。會壽春。拜尚書令。時朝廷無典故。又少舊臣。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施行之。

(光武建武四年)

帝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爲過。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鄧禹固始李通膠東賈復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遠方貢珍。必先徧賜諸侯。而太官無餘。故皆保其福祿。無誅譴者。(十三年)

集 權 資 憲 通 史

帝以尙書江夏黃香爲東郡太守。香辭以典郡從政。才非所宜。乞留備冗官。賜以督責小職。任之宮臺。煩事。帝乃復留香爲尙書令。增秩二千石。甚見親重。香亦祇勤物務。憂公如家。(和帝永元六年)

罷三公。官復置丞相。御史大夫。以曹掾爲丞相。掾以冀州別駕從事崔琰爲丞相。西曹掾司空東曹掾陳留毛玠爲丞相。東曹掾元城令河內司馬朗爲主簿。弟懿爲文學。掾冀州主簿盧毓爲法曹。議令史琰玠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拔敦實。斥華僞。進沖遜。抑阿

第二章

兩漢一統之內閣三國鼎立之內閣晉室偏安之內閣北朝割據一方之宰輔及隋內閣得人
之治效

(13)

黨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至乃長吏還者垢面羸衣。獨乘柴車。軍吏入府朝服。徒行吏潔於上。俗移於下。操聞之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爲哉？

（獻帝建安十三年）

尙書瑯琊諸葛誕。中書郎南陽鄧颺等相與結爲黨友。更相題表以散騎常侍夏侯玄等四人爲四聰。誕輩八人爲八達。中書監劉放子熙。中書令孫資子密。吏部尙書衛臻子烈。三人咸不及比。以其父居勢位。容之爲三豫。詔曰：兵亂以來。經學廢絕。後生進趨。不由典謨。豈訓導未洽。將進用者不以德顯乎。其郎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罷退之。於是免誕颺等官。

（魏明帝太和四年）

賈后專朝。委任親黨。以賈模爲散騎常侍。加侍中。賈謐與后謀。以張華庶姓。無逼上之嫌。而儒雅有籌略。爲衆望所依。欲委以朝政。疑未決。以問裴頠。頠贊成之。乃以華爲侍中。中書監。頠爲侍中。又安南將軍裴楷爲中書令。加侍中。與右

僕射王戎並管機要。華盡忠。帝室彌縫。遺闕賈后。雖凶險。猶知敬重。華賈模與華頴同心輔政。故數年之間。雖闇主在上。而朝野安靜。華等之功也。(晉惠帝元康元年)

瑯琊王睿至建業。睿以安東司馬王導爲謀主。推心親信。每事咨焉。睿名論素輕。吳人不附。居久之。士大夫莫有至者。導患之。會睿出觀禊。導使睿乘肩輿。具威儀。導與諸名勝皆騎從。紀瞻顧榮等見之。驚異。相帥拜於道左。導因說睿曰。顧榮賀循。此士之望。宜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睿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以循爲吳國內史。榮爲軍司。加散騎常侍。凡軍府政事。皆與之謀議。又以紀瞻爲軍祭酒。卞壺爲從事中郎。周玘爲倉曹屬。瑯琊劉超爲舍人。張閭及魯國孔衍爲參軍。王導說睿謙以接士。儉以足用。以清靜爲政。撫綏新舊。故江東歸心也。睿初至。頗以酒廢事。導以爲言。睿命酌引觴覆之。於此遂絕。(懷帝永嘉元年)

按史言元帝能用王導所以興於江左

第二章

兩漢一統之內閣三國鼎立之內閣晉室偏安之內閣北朝割據一方之宰輔及隋內閣得人
之治效

時海內大亂。獨江東差安。中國士民避難者多南渡。江鎮東司馬王導說瑯琊王睿收其賢俊與之共事。睿從之。辟掾屬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掾。(永嘉五年)

周顛奔瑯琊王睿。睿以顛爲軍諮祭酒。前騎都尉譙國桓彝亦避亂過江。見睿微弱。謂顛曰。我以中州多故。故來此求全。而單弱如此。將何以濟。旣而見王導共論世事。退謂顛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諸名士相與登新亭游宴。周顛中坐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因相視流涕。王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耶。衆皆收淚謝之。(同上)

王猛爲秦相。剛明清肅。善惡著白。放黜尸素。顯拔幽滯。勸課農桑。練習軍旅。官必當才。刑必當罪。山是國富。兵彊戰無不克。秦國大治。(簡文帝咸安二年)

北燕馮素弗少豪俠。放蕩。嘗請婚於韓業。業拒之。及爲宰輔。待業尤厚。好申拔舊門。謙恭儉約。以身帥下。百僚憚之。論者美其有宰相之度。(安帝義熙五年)

魏主嘗指崔浩以示新降高車渠帥曰：汝曹視此人，庭纖懦弱，不能彎弓持矛，然其胸中所懷，乃過於兵甲。朕雖有征伐之志，而不能自決。前後有功，皆此人所教也。又敕尚書曰：凡軍國大計，汝曹所不能決者，皆當咨浩。然後施行。（宋文帝元嘉六年）

按西平赫連北破蠕蠕

魏太后再攝政，拜鄭儼諫議大夫。晝夜禁中，徐紇粗有文學，諂事鄭儼，儼以紇有智數，仗爲謀主，共相表裏。勢傾內外，號爲徐鄭。紇有機辯，彊力終日，治事略無休息，不以爲勞。時有急詔，令數吏執筆，或行或臥，人別占之，造次俱成，不失事理。然無經國大體，專好小數。見人矯爲恭謹，遠近輻湊附之。（梁武帝普通六年）

按爲爾朱榮討徐鄭張本

魏丞相宇文泰用武功蘇綽爲行臺郎中，居歲餘，泰未之知也。而臺中皆稱其能有疑事，皆就決之。泰乃擢綽爲著作郎，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跡，綽應對如流。泰與公卿如昆明池觀漁，與綽並馬徐行，至池竟不設網罟而還。

遂留綽。至夜間以政事臥而聽之。綽指陳爲治之要。泰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遂達曙。不厭。詰朝謂周惠達曰。蘇綽真奇士。吾方任之。以政。卽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始制文按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後人多遵用之。(大同元年)

齊顯祖委政楊愔。愔總攝機衡。百度修。敕故時人。皆言主昏於上。政清於下。愔風表鑒裁。爲朝野所重。少歷屯阨。及得志。有一餐之惠者。必重報之。雖先嘗欲殺己者。亦不問。典選二十餘年。以獎拔賢才爲己任。(敬帝太平元年)

隋高頴有文武大略。明達庶務。自蒙寄任。竭誠盡節。進引貞良。以天下爲己任。蘇威楊素。賀若弼。韓擒虎。皆頴所推薦。自餘立功立事者。不可勝數。當朝執政。將二十年。朝野推服。物無異議。海內富庶。頴之力也。及死。天下莫不傷之。(隋煬帝大業三年)

第三章 唐內閣於政治上之關係 五代之宰輔 宋金內閣於政治上之關係

房玄齡明達政事。輔以文學。夙夜盡心。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寬平。聞人有善。若已有之。不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與杜如晦引拔士類。常如不及。至於臺閣規模。皆二人所定。上每與玄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蓋玄齡善謀。如晦能斷。故也。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國。故唐世稱賢相。推房杜焉。(唐太宗貞觀三年)

盧懷慎清謹儉素。不營資產。雖貴爲卿相。所得俸賜。隨散親舊。妻子不免飢寒。所居不蔽風雨。姚崇嘗有子喪。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懷慎不能決。惶恐入謝。於上。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耳。崇既出。須臾裁決。俱盡。頗有得色。顧謂紫微舍人齊澣曰。予爲相。可比何人。澣未對。崇曰。何如管晏。澣曰。管晏之法。雖不能施於後。猶能沒身。公所爲法。隨復更之。仍不及也。崇曰。然則竟如何。澣曰。公可謂救時之相耳。崇喜。投筆曰。救時之相。豈易得乎。懷慎與崇同爲相。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玄宗開元三年)

臣光曰。昔鮑叔之於管仲。子皮之於子產。皆位居其上。能知其賢而下之。授以國政。孔子美之。曹參自謂不及蕭何。一遵其法。無所變更。漢業以成。夫不肖用事。爲其僚者。愛身保祿而從之。不顧國家之安危。是誠罪人也。賢智用事。爲其僚者。愚惑以亂其治。專固以分其權。媚嫉以毀其功。愎戾以竊其名。是亦罪人也。崇唐之賢。相懷慎。與之同心戮力。以濟明皇。太平之政。夫何罪哉。秦誓曰。如有一个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懷慎之謂矣。(同上)

初。京兆尹李泌幼以才敏著聞。玄宗使與忠王遊。忠王爲太子。泌已長。上書言事。玄宗欲官之。不可。使與太子爲布衣交。太子常謂之先生。楊國忠惡之。奏徙蘄春。後得歸。隱居潁陽。上自馬嵬北行。遣使召之。謁見於靈武。上大喜。出則聯轡。寢則對榻。如爲太子時。事無大小。皆咨之。言無不從。至於進退。將相亦與之。

議上欲以泌爲右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上乃止。（肅宗至德元年）

梁以宣武掌書記、太府卿敬翔知崇政院事，以備顧問參謀。議於禁中，承上旨宣於宰相而行之。宰相非進對時有所奏請，及已受旨，應復請者皆具記事。因崇政院以聞得旨，則復宣於宰相。翔爲人沈深有智略，在幕府三十餘年，軍謀民政，帝一以委之。翔盡心勤勞，晝夜不寐，自言惟馬上乃得休息。帝性暴戾，難近，人莫能測，惟翔能識其意趣。或有所不可，翔未嘗顯言，但微示持疑。帝意已悟，多爲之改易。禪代之際，翔謀居多。（梁太祖開平元年）

蜀主雖目不知書，好與書生談論，粗曉其理。是時唐衣冠之族多避亂在蜀，蜀主禮而用之，使修舉故事，故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遺風。（同上）

梁太祖以來，軍國大政，天子多與崇政樞密使議。宰相受成命，行制敕，講典故，治文事而已。帝懲唐明宗之世，安重誨專橫，故卽位之初，但命桑維翰兼樞密。

使及劉處讓爲樞密使。奏對多不稱旨。會處讓遭母喪。廢樞密院。以印付中書院。事皆委宰相分判。以副使張從恩爲宣徽使。直學士倉部郎中司徒詡工部郎中顏衍並罷守本官。然勳臣近習。不知大體。習於故事。每欲復之。(後晉高祖天福四年)

上欲相樞密使魏仁浦。議者以仁浦不由科第。不可爲相。上曰。自古用文武才略者爲輔佐。豈盡由科第邪。以仁浦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樞密使如故。仁浦雖處權要。而能謙謹。上性嚴急。近職有忤旨者。仁浦多引罪歸己以救之。所全活十七八。故雖起刀筆吏致位宰相。時人不以爲忝。(後周世宗顯德五年)舊制。凡大政事必命宰臣坐議。常從容。賜茶。乃退。唐及五代猶遵此制。及范質等爲相。自以周室舊臣。內存形跡。又憚帝英睿。乃請每事具劄子進呈。取制。帝從之。由是坐論之禮遂廢。(宋太祖建隆元年)先是朝班以宰相爲首。親王次之。使相又次之。樞密使雖檢校三師兼侍中。尙

書中書令猶班宰相下咸平初曹彬以樞密副使兼侍中位戶部侍郎平章事李沆下循舊制也乾興中王曾由次相爲會靈觀使曹利用由樞密使領景靈宮使時以宮觀使爲重詔利用班曾之上議者深以爲非至是曾進昭文館大學士玉清昭應宮使同集殿廡將告謝而利用又欲班曾上閣門不敢裁曾抗聲目吏曰但奏宰相王曾等告謝班既定利用鬱鬱不平張士遜慰曉之詔宰相樞密使序班如古事而利用志矯尙居次相張知白上及聞召張旻於河陽爲樞密使利用於是疑代己始悔懼焉(仁宗天聖三年)

先是杜衍范仲淹富弼等同在政府多引用一時聞人欲更張庶事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爲而蘇舜欽乃仲淹所薦其妻又衍女舜欽年少能文章議論稍侵權貴會進奏院祠神舜欽循例用鬻故紙公錢召妓樂會賓客拱辰廉得之諷其屬魚周詢劉元瑜等劾奏因欲搖動衍事下開封府劾治於是舜欽及巽俱坐自盜除名拱辰喜曰吾一舉網盡之矣獄事起樞密副使韓琦言

第三章

唐內閣於政治上之關係五代之宰輔宋金內閣於政治上之關係

於帝曰。昨聞宦者操文書。逮捕館職甚急。衆聽紛駭。舜欽一醉飽之過。止可付有司治之。何至是。帝悔見於色。王益柔亦仲淹所薦。拱辰既劾奏。宋祁張方平又助之。力言王益柔作傲歌罪當誅。蓋欲因益柔以累仲淹也。章得象無所可否。賈昌朝陰主拱辰等議。及輔臣進對。琦獨言。益柔少年狂語。何足深治。天下大事固不少。近臣同國休戚。置此不言。而攻一王益柔。此其意有所在。不特爲傲歌也。帝悟稍寬之。時兩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事雖屬中書。琦亦對。帝陳其實同列。尤不悅。帝獨識之曰。韓琦忠直。(仁宗慶歷四年)

方陝西用兵。帝銳意天下事。進用韓琦。范仲淹。富弼。使同章得象經畫當世急務。得象無所建明。琦等皆去。得象居位自若。監察御史裏行孫抗數以爲言。而得象亦上章奏請罷。帝不得已。乃許之。(慶歷五年)

右正言孫諤言。知河中府楊畏在元豐時。其議論皆與朝廷合。及元祐之末。呂大防蘇轍等用事。則盡變其趨而從之。紹聖之初。陛下躬親總攬。則又欲變其

趨而偷合苟容。天下謂之楊三變。詔落畏職。依舊知河中。後以中書舍人盛陶言。移知虢州。(哲宗紹聖三年)

權尚書吏部侍郎施鉅參知政事。權尚書吏部侍郎鄭仲熊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秦檜專國。士大夫之有名望者。悉屏之遠方。凡齷齪委靡不振之徒。一言契合。率由庶僚。一二年卽登政府。乃止除一廳。謂之伴拜。稍出一語。斥而去之。不異奴隸。皆褫其職名閣。其恩數猶庶官云。故万俟卨罷。至此十年。參預政事之臣才四人而已。(高宗紹興二十四年)

金仁宗謂宰臣曰。衍慶宮圖畫功臣。已命增爲二十人。如丞相韓企先。自本朝興國以來。憲章法度。多出其手。至於關決大政。但與大臣謀議。終不使外人知覺。漢人宰相前後無比。若褒顯之。亦足以示勸慎。勿遺之。(孝宗乾道七年)

加韓侂胄太師。侂胄漸收羅知名之士。又意在開邊。士大夫之好言恢復者。亦多見擢用。然政府樞密臺諫侍從。多其私人。而蘇師且周筠以吏胥廝役預聞。

國政權勢熏灼，不爲政論所與。(甯宗嘉泰二年)

金司空襄以報謝祀嵩嶽，還次芝田之府，以疾薨。諡武昭。襄明敏，才武過人，金主待之厚，故所至有功。其駐軍臨潢也，有以僞書遺西京留守圖克坦鑑，欲搆以罪。書聞，金主還界襄，其相信如此。既而果獲僞書者，在政府練習故事，簡重能決器局，寬大人多稱之。(同上)

以禮部尙書婁機同知樞密院事，吏部尙書樓鑰簽書樞密院事，鑰持論堅正，忤韓侂胄意，奉祠累年。至是與機同入樞府，值干戈甫定，信使往來，機裨贊之功爲多。尤惜名器，守法度，進退人物，直言可否，不市私恩，不避嫌怨。(嘉定元年)罷直學士院，真德秀考功員外郎，洪咨夔咨夔論事，剴切嘗上書曰：昔之宰相，端委廟堂，進退百官，今之宰相，招權納賄，倚勢作威而已。臺諫月課將臨，筆不敢下，稱量議論之異同，揣摩情分之厚薄，可否未決，吞吐不能，其相率勇往而不顧者，恭請聖駕，歛謁景靈宮而已。德秀語人曰：讀洪考功封事，德秀殊有愧

色史彌遠深銜之。及梁成大爲監察御史，凡忤彌遠意者，與莫澤、李知孝三人相繼擊之。給事中王暨等駁德秀所主濟王贈典，莫澤等旣劾之，遂命德秀提舉玉隆宮，咨夔亦言濟王寃，成大等復交劾之，鑄二秩。由是名人賢士排斥殆盡，人目之爲三凶。（理宗寶慶元年）

第四章

元明內閣於政治上之關係

元自太祖以來，諸事草創，設官甚簡，以斷事官爲至重之任。位三公上，丞相謂之大必闈，赤掌兵柄，則左右萬戶而已。後稍倣金制，置行省及元帥、宣撫等官。元主旣立，遂命僧子聰及許衡定內外官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柄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臺。其次內則有監寺院，司衛府，外則有行省、行臺、宣慰、廉訪。牧民則有路、府、州、縣，官有常職，位有常員，食有常祿。其長則蒙古人爲之，而漢人、南人貳焉。於是故老舊臣、山林遺佚之士，咸見錄用。一代之制始備。
（元始祖中統元年）

行

政

初元主命劉秉忠張文謙許衡定官制。衡考古今分併統屬之序。去其權攝增置冗長側置者。凡省部院臺郡縣。與夫后妃儲藩百司所聯屬。統制定爲圖。至是奏上之。使集公卿雜議。中書院臺行移之體。衡曰。中書佐天子總國政。院臺宜具呈。時商挺在樞密。高鳴在臺。皆定爲咨稟。因大言以動衡曰。臺院皆宗親大臣。若一忤禍不可測。衡曰。吾論國制耳。何與於人。遂以其言質於元主前。元主曰。衡言是也。(至元七年)

元平章尙書省事阿哈瑪特勢傾中外。一時大臣多阿附之。中書左丞許衡每與之議。必正言不少讓。已而其子呼遜有同簽樞密之命。衡獨執奏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元主曰。卿虛其反耶。衡對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帝以語阿哈瑪特。阿哈瑪特由是怨衡。欲以事中之。衡屢入辭免。元主不許。(同上)

前中書右丞相安圖薨。年四十九。雨水冰三日。帝震悼曰。人言丞相病。朕固弗

信果喪予良弼。詔大臣監護喪事。安圖爲相。以宗社奠安爲己任。以民物豐富爲己責。一政失平。一物失所。慘然不樂。改而後已。公退。府南開一閣。進賢士大夫。講論古今治道。而請謁絕跡。天下倚爲重臣。而阨於阿哈瑪特僧格。前後不盡其用。子烏古達器度宏達。襲長宿衛。父沒。凡賄賂之物。一無所受。以素車樸馬歸葬其先塋。(至元三十年)

詔中書省汰冗員。中書省自左右丞相而下。平章政事二員。左右丞各一員。參知政事二員。定爲八府。仍諭樞密院。除出征將帥外。掌署院事者。定其員數。以聞。(成宗大德七年)

中書右丞相加太保錄軍國重事。鄂勒哲薨。諡忠獻。元貞以來。朝廷恪守成憲。詔書屢下。散財發粟。不惜巨萬。以頒賜百姓。皆鄂勒哲贊襄之功。帝倚任甚重。而能處之以安靜。不急於功利。人益稱其賢。(同上)

復置尙書省。初。帝從托克托嘉琿帕合理鼎言。欲復置尙書省。分理財用。至是

約蘇言鈔法大壞。請更之。令工役畫新鈔式以進。又與保巴議立尙書省。帝命與塔斯布哈集議。保巴言政事得失。皆前日中書省所爲。今欲舉正。彼懼有累。孰願行者。臣請舊事。從中書新政。從尙書。其尙書省官請以奇塔特布濟克托克托爲丞相。三寶努約蘇爲平章。保巴爲右丞。王巖參知政事。以畫新鈔式者爲印鈔庫大使。並從之。塔斯布哈言此大事。遽爾更張。乞與老臣更議之。帝不從。三寶努言尙書省既立。更新庶政。變易鈔法。用官六十四員。其中宿衛之士有之。其品秩未至者有之。未歷仕者有之。此皆素習於事。既已任之。宜勿拘例。授以宣敕。制可。仍改各行中書省爲行尙書省。條畫頒示天下。敢有阻撓者罪之。(武宗至大二年)

以翰林學士承旨李孟復爲中書平章政事。孟字量宏。朗材略過人。三入中書。民間利害。知無不言。引古證今。務歸至當。士無貴賤。苟有賢者。不進不止。朝廷賴之。(仁宗延祐元年)

特們德爾言天下庶務雖統於中書而舊制省臣亦分領之請以錢帛鈔法刑名委平章李孟左丞阿博哈雅參政趙世延等領之其糧儲選法造作驛傳委平章章律右丞蕭拜珠參政曹從革等領之詔皆如所請(延祐二年)

以故丞相拜珠子達勒瑪實哩爲宗人衛親軍都指揮使徹爾哈爲左右衛阿蘇親軍都指揮使自延祐末水旱相仍民不聊生及拜珠爲相振立綱紀裁不急之務杜僥倖之門英宗倚之相與勵精圖治故天下晏然有樂生之心姦臣畏之卒搆禍難特克實等既伏誅帝乃詔有司備儀衛百官耆宿前導輿拜珠畫像於海雲寺大作佛事觀者萬數無不嘆息泣下中書言拜珠盡忠效節殞於羣凶宜賜褒崇以光後世制贈清忠一德功臣太師上柱國追封東平王諡忠獻復官其二子以長宿衛(泰定帝泰定元年)

命蘇蘇宣諭中外曰昔在世祖及列聖臨御咸命中書省綱維百司總裁庶政凡錢穀銓選刑罰興造莫不司之自今除樞密院御史臺其餘諸司及左右近

侍敢有隔越中書奏請政務者以違制論監察御史其糾言之(致和元年)

以巴延知樞密院事依前太保錄軍國重事詔曰昔在世祖嘗以宰相一人總領庶務故治出於一政有所統雅克特穆爾爲右丞相巴延既知樞密院事左丞相其勿復置凡號令刑名選法錢糧造作一切中書政務悉聽雅克特穆爾總裁諸王公主駙馬近侍人員大小諸司敢有隔越聞奏以違制論(文宗至順元年)

多爾濟爲相務存大體而泰費音則兼理庶務一時政權頗出於泰費音趨附者衆多爾濟處之凝然不與較然泰費音亦能推讓盡禮中外皆號爲賢相云(順帝至正七年)

帝以歷代丞相多擅權罷中書省分其職於六部以尙書任天下事侍郎貳之每部分四屬部改大都督府爲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分領在京各衛所及在外各都司衛所(明太祖洪武十三年)

帝以密勿論思不可無人。乃建四輔官。以四時爲號。詔天下舉賢才。戶部試尙書范敏薦耆儒王本等。告於太廟。以本及杜佑、龔斡爲春官。杜斡、趙民望、吳源爲夏官。秋冬闕。命本等攝之位。都督之次。屢賜敕諭。隆以坐論之禮。命協贊政事。均調四時。又月分三旬。人各司之。以兩暘時若驗其稱職與否。居無何。斡等四人相繼致仕。召安然代之。本亦坐事誅。(同上)

蹇義。熟典故。達治體。軍國皆倚辦。數奉命兼理他部事。職務填委。處之裕如。舊臣見親用者。義與夏原吉齊名。中外稱曰蹇夏。九載任滿。帝親宴之於便殿。指二人謂羣臣曰。高皇帝養賢以貽朕。欲觀古名臣。此其人矣。(成祖永樂九年)

時王振尙未橫。太皇太后委任楊士奇、楊榮、楊溥。中外臣民翕然稱三楊。以居第目。士奇曰西楊。榮曰東楊。溥嘗自署南郡。因號爲南楊。三人同心輔政。士奇有學。行通達。國體榮謀。而能斷溥有雅操。淳謹小心。每議事。士奇引古義。榮出一言決之。諸大臣爭可否。或有違言。溥舍己從人。略無繫吝。正統之初。朝政清。

明士奇等之力也。(宣宗宣德十年)

于謙爲兵部尙書。時上下皆倚重謙。謙亦毅然以社稷安危爲己任。當軍馬。倥偬變在俄頃。謙目視指屈。口具章奏。悉合機宜。僚吏受成。相顧駭服。號令明審。雖勳臣宿將。小不中律。卽請旨切責。片紙行萬里。外靡不惕息。(英宗正統十四年)

時中外大權盡歸劉瑾。王鏊初開誠與言。間亦聽納。而焦芳專嬖。阿瑾橫彌甚。禍流搢紳。鏊不能救。力求去。疏三上。許致仕。鏊旣去。李東陽勢益孤。(武宗正德四年)

南京御史張芹言。李東陽謹厚有餘。正直不足。儒雅足重。節義無聞。逆瑾亂政。東陽爲顧命大臣。旣不能遏之於始。及惡跡旣彰。又不能力與之抗。脂韋順從。惟其指使。乞立賜罷斥。東陽乞休辭廕不許。時政事一新。而張永魏彬馬永成谷大用猶用事。帝嬉遊如故。皇太子未生。多居宿於外。又議大興豹房之役。建

寺觀禁中東陽等憂之前後上章切諫不報(正德五年)

楊一清博學善權變。又曉暢邊事。羽書旁午。一夕十疏。悉中機宜。人或訾己。反薦揚之。晚爲璵等所軋。不獲以恩禮終。然其才一時無兩。或比姚崇云。(世宗嘉

靖九年)

許讚以本官兼文淵閣大學士。張璧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嚴嵩以讚柔和易制。故引之。與璧皆不與聞票擬事。政事一歸嵩。讚常歎曰。何奪我吏部使吾旁睨。人嵩欲示厚。同列塞言者意。且顯夏言短。請凡有宣召。與成國公朱希忠。京山侯崔元及讚璧偕入。如祖宗朝。蹇夏三楊故事。帝不聽。然心益善嵩。

(嘉靖二十三年)

初高拱爲祭酒。張居正爲司業。相友善。拱亟稱居正才。及拱爲首輔。性直而傲。同列多不能堪。居正獨退然下之。拱不之察也。拱以帝幼冲。懲中官專政。條奏請誥司禮權還之內閣。又諷給事御史程文。劉良弼等交章數馮保姦。及帝詔

拱意必逐保也。急趨入比宣詔，則數拱罪而逐之。拱伏地不能起。居正掖之出，僦驛車出宣武門，諸門生皆避匿中書舍人秦柱，獨追送百里外。居正遂代拱爲首輔。（穆宗隆慶六年）

帝御平臺，召張居正獎諭之，賜金幣及繡蟒斗牛服。自是賜賚無虛日。帝虛己委居正，居正亦慨然以天下爲己任。中外想望，丰采居正勸帝遵守祖宗舊制，不必紛更。至講學親賢愛民節用皆急務，帝稱善。（同上）

時內閣四人皆同年生，遇事無齟齬，而帝拒諫益甚。上下否隔，陳于陴憂形於色。在直廬數太息，視日影病卒。贈少保，諡文憲。終明世父子爲宰輔者，惟南堯陳氏世以比漢章平也。（神宗萬曆二十四年）

禮部尙書鄭以偉、徐光啟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以偉修潔自好，書過目不忘。文章奧博，而票擬非其所長。章疏中有何況二字，誤以爲人名也。擬旨提問，帝駁改始悟。自是詞臣爲帝所輕。閣臣不專用翰林矣。光啟雅負經濟才，有志

用世年已老不能有所建白。(莊烈帝崇禎四年)

第二篇 用人

第一章 戰國時齊秦之所以能霸諸侯兩漢時所以能一開創一中興均以

能用人之故

集 權 資 憲 通 史

(37)

齊威王召卽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卽墨。田野辟。人民給。官無事。東方以甯。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辟。人民貧餒。昔日趙攻鄆。子不救。衛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是羣臣聳懼。莫敢飾詐。務盡其情。齊國大治。彊於天下。(周烈王六年)

齊威王魏惠王會田於郊。惠王曰。齊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惠王曰。寡人國雖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豈以齊大國而無寶乎。威王曰。

寡人之所爲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此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惠王有慙色。(顯王十四年)

秦王使甘茂約魏以伐韓。對曰。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其母織自若也。及三人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反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奭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王曰。寡人弗聽。乃盟於息壤。甘茂伐宜陽。樗里子公孫奭果爭之。王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以佐甘茂。斬首六萬。遂拔宜陽。(赧王七年)

是時齊地皆屬燕。獨莒卽墨未下。樂毅乃并軍以圍之。三年未下。或讒之於燕。昭王曰。所以三年不攻者。欲久仗兵威。以服齊人。南面而王耳。昭王引言者而讓之曰。樂君親爲寡人破齊。夷其宗廟。報塞先仇。齊國固樂君所有。非燕之所得也。乃斬之。立毅爲齊王。毅惶恐不受。拜書以死自誓。由是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莫敢復有謀者。頃之。惠王立田單。縱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毅奔趙。燕將士由是憤惋不和。(三十六年)

秦伐趙。趙王使平原君求救於楚。平原君約其門下食客文武備具者二十人。與之俱。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薦於平原君。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留。毛遂曰。使遂蚤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乃與之俱。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至楚。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今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楚王怒叱之。毛遂按劍而

前曰。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合縱者爲楚。非爲趙也。楚王曰。唯唯。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鷄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以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等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至於趙。曰。勝不敢相天下士矣。遂以毛遂爲上客。(五十七年)

周勃灌嬰等言於漢王曰。陳平雖美如冠玉。其中未必有也。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不中。又亡歸漢。臣聞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無益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平曰。臣躰身來。不受金。無以爲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

用者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爲護軍中尉。諸將乃不敢言。(漢高祖二年)

謁者僕射張釋之從行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乃拜爲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問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而無實。不聞其過。陵遲至於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辨而超遷之。臣恐天下從風而靡。爭爲口辯而無其實。夫上之化下。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乃不拜。(漢文帝前三年)

上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多士。上書言得失。自眩鬻者以千數。上簡拔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最先進。後又得吳人朱買臣。趙人吾丘壽

王蜀人司馬相如平原東方朔吳人枚臯濟南終軍等並在左右每令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屈焉然相如特以辭賦得幸朔臯不根持論好詼諧上以俳優畜之雖數賞賜終不任以事也朔亦觀上顏色時時直諫有所補益(武帝建元三年)

劉秀至河北南陽鄧禹杖策追秀及於鄴禹曰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効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更始既是常才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歷觀往古聖人之興二科而已天時與人事也今以天時觀之更始既立而災變方興以人事觀之帝王大業非凡夫所任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也況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爲天下所嚮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爲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悅因令禹宿止於

中與定計議。每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皆當其才。秀自兄續之死。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主簿馮異獨叩頭寬譬。秀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因進說曰。更始政亂。百姓無所依戴。夫人久飢渴。易爲充飽。今公專命方面。宜分遣官屬。徇行郡縣。宣布惠澤。秀納之。騎都尉宋子耿純謁秀於邯鄲。退見官屬將兵法度。不與他將同。遂自結納。(漢淮陽王更始元年)

秀將南歸。耿弇曰。今兵從南方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邑人。上谷太守卬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秀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遂南馳。舍食道傍。至蕪蕪亭。時天寒烈。馮異上豆粥。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秀使王霸往視之。恐驚衆。欲且前阻水。還卽詭曰。冰堅可度。遂前。比至河。河冰亦合。乃令王霸護度。未畢。數騎而冰解。至南宮。遇大風雨。秀引車入道傍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爇火。秀對竈燎衣。馮異復進麥飯。是時郡國皆已降王郎。獨信都太守任光和。戎太守邳彤不

(44)

肯從聞秀至大喜吏民皆稱萬歲秀乃止(更始二年)

蕭王將北徇燕趙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以河內險要富實欲擇諸將守河內者而難其人問於鄧禹鄧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蕭王謂恂曰昔高祖留蕭何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當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宅兵勿令北度而已拜馮異爲孟津將軍統魏郡河內兵於河上以拒洛陽蕭王親送鄧禹至野王禹旣西蕭王乃復引兵而北寇恂調糒糧治器械以供軍軍雖遠征未嘗乏絕(更始二年)姑臧在河西最爲富饒天下未定士多不修檢操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至豐積孔奮在職四年力行清潔爲衆人所笑以爲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及從竇融入朝諸守令財貨連轂彌竟川澤唯奮無資單車就路帝以是賞之(光武帝建武十二年)

侍御史賈昌與州郡并力討區憐不尅爲所攻圍李固曰前中郎將尹就討

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驗也昔太宗就加魏尙爲雲中守哀帝卽拜龔舍爲泰山守故并州刺史長沙祝良性多勇決張喬有破虜功宜卽拜良等便道之官卽拜祝良爲九真太守張喬爲交趾刺史由是嶺外復平（順帝永和三年）

第二章 三國時以劉備諸葛武侯最能用人魏晉以劉弘最能用人及前燕

後趙用人之效

初琅邪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潁川徐庶與崔州平謂爲信然劉備在荊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見備新野備器之庶謂備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

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蹶。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北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內修政治。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漢獻帝建安十二年)

初。巴郡甘寧將僮客八百人歸劉表。表儒人。不習軍事。寧觀表事勢。終必無成。恐一朝衆散。并受其禍。欲東入吳。黃祖在夏口。軍不得過。乃留依祖三年。祖以

凡人畜之。孫權擊祖。祖軍敗走。權校尉凌操將兵急追之。宐善射。將兵在後射殺操。祖由是得免。軍罷還營。待宐如初。宐遂亡。犇孫權。周瑜呂蒙共薦達之。權禮異同於舊臣。(建安十三年)

劉備領益州牧。董和黃權李嚴等。本劉璋之所授用也。吳懿費觀等。璋之婚親也。彭蒙璋之所擯棄也。劉巴宿昔之所忌恨也。備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州之民。是以大和。(建安十九年)

法正從備北行。諸葛亮於是表楊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遂使卽真。初。犍爲太守李嚴辟洪爲功曹。嚴未去。犍爲而洪已爲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祇有才策。洪尙在蜀郡。而祇已爲廣漢太守。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建安二十三年)

是時天下初定。刺史多不能攝郡。豫州刺史賈逵曰。州本以六條詔書察二千石以下。故其狀皆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也。今

長吏慢法盜賊公行州知而不糾天下復何取正乎其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舉奏免之外修軍旅內治民事興陂田通運渠吏民稱之王曰達真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達爲法賜爵關內侯(魏紀文帝黃初元年)

慕容廆以其臣慕輿句勤恪廉靖使掌府庫句心計默識不按簿書始終無漏以慕輿河明敏精審使典獄訟覆訊清允(晉惠帝太安元年)

時荆江徐揚豫五州之境多爲張昌所據更置牧守皆桀盜小人專以劫掠爲務劉弘遣陶侃攻昌其衆悉降弘請補選詔許之叙功銓德隨才授任人皆服其公當弘表皮初補襄陽太守朝廷以初雖有功而望淺更以弘壻前東平太守夏侯陟爲襄陽太守弘下教曰夫治一國者宜以一國爲心必若親姻然後可用則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爲政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皮初之勳宜見酬報詔聽之弘於是勸課農桑寬刑省賦公私給足百姓愛悅(太安

時天下大亂。劉弘專督江漢。威行南服。謀事有成者。則曰某人之功。如有負敗。則曰老子之罪。每有興發。手書守相。丁寧欵密。所以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書。賢於十部從事。(永興二年)

太傅越將召劉輿。或曰。輿猶膩也。近則污人。及至越。疎之。輿密視天下兵簿。及倉庫牛馬器械。水陸之形。皆默識之。時軍國多事。每會議。自長史潘滔以下。莫知所對。輿應機辯畫。越傾膝酬接。卽以爲左長史。軍國之務悉以委之。(光熙元年)

漢安東大將軍石勒寇鉅鹿常山。衆至十餘萬。集衣冠人物。別爲君子營。以趙郡張賓爲謀主。刁膺爲股肱。夔安孔萇支雄。桃豹遂明爲爪牙。并州諸胡羯多從之。(懷帝永嘉三年)

東夷校尉封釋屬其孫奕於虜。虜召與語。說之曰。奇士也。補小都督。釋子俊抽來奔喪。虜見之曰。此家扞扞千斤槌也。以道不通。喪不得還。皆留仕虜。虜以抽

爲長史。悛爲參軍。(永嘉五年)

郗超少卓犖不羈。父愔簡默。沖退而嗇於財。積錢至數千萬。嘗開庫任超所取。超散施親故。一日都盡。(東晉穆帝永和元年) 按晉不能用超爲桓溫所用。

第三章 宋隋用人之謬唐以李世民田留安最得用人之益

沈田子自以嶢柳之捷。與王鎮惡爭功不平。及劉裕滅秦將還。田子及傅弘之屢言於裕曰。鎮惡家在關中。不可保信。裕曰。今留卿文武將士精兵萬人。彼若欲爲不善。正足自滅耳。勿復多言。裕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以有衛瓘故也。語曰。猛獸不如羣狐。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鎮惡。(晉安帝義熙十三年)

光曰。古人有言。疑則勿任。任則勿疑。裕委鎮惡以關中。而復與田子有後言。是鬪之使爲亂也。惜乎百年之寇。千里之士。得之艱難。失之造次。使豐鄯之都。復輸寇手。荀子曰。兼并易能也。堅凝之難信哉。(同上)

帝至江都。江淮郡官謁見者。專問禮餉。豐薄。豐則超遷。丞守薄則率從。停解江

都郡丞王世充獻銅鏡屏風遷通守歷陽郡丞趙元楷獻異味遷江都郡丞由是郡縣競務削剝以充貢獻民外爲盜賊所掠內爲郡縣所賦生計無遺（煬帝大業十二年）

諸將疑尉遲敬德囚之軍中屈突通殷開山言於世民曰敬德驍勇絕倫今既囚之恐爲後患不如遂殺之世民曰不然敬德若叛豈在尋相之後邪遽命釋之引入臥內賜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信讒言以害忠良公宜體之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登魏宣武陵王世充帥步騎萬餘猝至圍之單雄信引槊直趨世民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世充兵稍却敬德翼世民出圍（唐高祖武德三年）

是時山東豪傑多殺長吏以應劉黑闥上下相猜人益離怨田留安待吏民獨坦然無疑曰事者無問親疎皆聽直入臥內每謂吏民曰吾與爾曹俱爲國禦賊固宜同心協力必欲棄順從逆者但自斬吾首去吏民皆相戒曰田公推至

誠以待人。當共竭死力。報之。必不可負。有苑竹林者。本劉黑闥之黨。潛有異志。留安知之。不發其事。引置左右。委以管鑰。竹林感激。遂更歸心。卒收其用。以功進封道國公。(武德五年)

郭威之討三叛也。每遇朝廷詔書。處分軍事。皆合機宜。問使者誰爲此詔。使者以翰林學士范質對。威曰。宰相器也。入城訪求得之。甚喜。時大雪。威解所服紫袍衣之。令草太后誥。令迎新君儀注。蒼黃之中。討論撰定。皆得其宜。(後漢隱帝

乾祐三年)

唐主削邊鎬官爵。流饒州。初鎬以都虞侯從。杳文徽克建州。凡所俘獲。皆全之。建人謂之邊佛子。及克潭州。市不易肆。潭人謂之邊菩薩。旣而爲節度使。政無綱紀。惟日設齋供。盛修佛事。潭人失望。謂之邊和尚矣。(後周太祖廣順二年)

第四章

宋朝歷帝之能用人外鎮以東平淮南得士獨多遼金用人之謬

以秦再雄爲辰州刺史。再雄辰州徭人。武健有奇略。素爲蠻黨畏服。帝召見。察

其可任擢爲刺史使白辟吏予以租賦再雄至州日訓土兵得三千人能披甲渡水。歷水飛。塹。又遣人分賜諸蠻傳朝廷懷徠之意降附日衆自是荆襄無復邊患。(宋太祖乾德二年)

以前安國節度使張美爲橫海節度使美至滄州久之有告其疆取民女爲妾又略民錢四千餘緡者帝召告者詰之曰張美未至滄州安否對曰不安既至何如曰無復兵寇帝曰然則美之有造於滄州大矣朕不難黜美但念汝滄州百姓耳因命官爲給直還其女復賜美母錢萬緡使謂美曰乏錢當從朕求勿取於民也美惶恐折節爲廉謹未幾以政績聞。(乾德五年)

虢州刺史許昌裔訴保平軍節度使杜審進闕失事詔左拾遺李瀚往察之瀚因言節鎮領支郡多俾親吏掌其關市頗不便於商賈滯天下之貨望不令有所統攝以分方面之權帝納瀚言詔諸州竝直屬京師天下節鎮無復有領支郡者矣。(太宗太平興國二年)

張洎性險詖，尤善事宦官。嘗引唐故事，奏內供奉官藍敏正爲學士，使內侍裴愈副之。帝覽奏，謂曰：「此唐弊政，朕豈可踵其覆轍？」卿言過矣。洎慙而退。然以文采清麗，巧於逢迎，帝卒喜之。（太宗淳化五年）

初，供備庫副使李允則知潭州，將行，帝召謂曰：「朕在南衙，畢士安道卿家世，今以湖南屬卿。至是民列允則治狀詣安撫使者，請留使者以聞，詔書嘉獎。及召還，連對三日，帝曰：『畢世安可謂知人矣。』」（真宗咸平三年）

雄州團練使何承矩，因老疾累表求解邊任，改授齊州團練使，便道之任。承矩知齊州，才七日卒。緣邊泊涿易州，民聞之，皆揮涕。有相率詣雄州發哀飯僧者，承矩習熟戎事，有方略，能綏撫異俗。其後契丹使至者，言國中皆畏服承矩之名。嘗於雄州北築愛景臺，植蓼花，日至其處吟詩數十首，刻於石。人謂何六宅愛蓼花，不知其經始。塘泊也，尤好儒學，賓禮賢士大夫。初知潭州，日李沆王旦實爲佐屬，承矩器以公輔，待之絕厚。（真宗景德三年）

以杜衍權判吏部流內銓。先是選補科格。繇長主判不能悉閱。吏多受賕。出縮爲姦。衍既視事。卽敕吏取銓法。問曰：盡乎？曰：盡矣。乃閱視。具得本末。曲直。明日曉諸吏。無得升堂。各坐曹聽行文書。銓事悉自予奪。由是吏不能爲姦。利居月餘。聲動京師。後改知審官院。其裁制如判銓法。（仁宗景祐二年）

時民流京東。盜賊多起。帝將益兵爲備。問誰可守鄆者。宰相以劉夔對。遂擢用之。夔至鄆。發廩賑饑民。賴全活者甚衆。盜賊衰止。賜書褒諭。（仁宗皇祐元年）

遼東京留守陳王蕭阿喇。以例來朝。遼主訪羣臣。以時務。阿喇陳利病。言甚激切。蕭革伺遼主意不悅。因譖曰：阿喇恃寵有慢上之心。無人臣之禮。遼主大怒。命縊殺於殿下。皇太后營救不及。大慟曰：阿喇何罪。而遽見殺。遼主乃優加賻贈。賜葬乾陵之赤山。阿喇性忠果。曉世務。有經濟才。議者謂阿喇不死。後當無重元伊遜之禍。（仁宗嘉祐六年）

龐籍長於吏事。持法深峭。軍中有犯者。至或斷斬剝磔。或累笞至死。以故士卒

畏服而治民有惠愛。及爲相。議者以爲聲望減於治郡時云。(嘉祐八年)
章惇經制夔夷。狎侮郡縣吏。無敢與共語。知南川縣新津張商英負氣倜儻。豪
視一世。部使者念獨商英足抗惇。檄至夔。與惇相見。商英着道士服。長揖就坐。
惇肆意大言。商英隨機折之。落落出其上。惇大喜。延爲上客。薦諸王安石。(神宗

熙寧五年)

遼主晚年倦勤。用人不能自擇。令各擲骰子。以采勝者官之。耶律儼嘗得勝。采
遼主曰。上相之徵也。遷知樞密院事。儼妻邢氏有美色。嘗出入禁中。儼教之曰。
慎勿失上意。由是權寵益固。(哲宗元符三年)

時銳意大舉。都督張浚於諸將中。每稱韓世忠之忠勇。岳飛之沉熟。可以倚辦
大事。故竝用之。(高宗紹興六年)

劉豫之僭也。有郁臻者。以吏職出身。獻屯田之議。豫大喜。行其策。且謂人曰。前
朝以虛譽用人。惟尙科舉。至宣靖間。誤國者皆進士及第之人。我則不然。惟才

是用不問門閥。乃以臻爲秉義郎。閣門祇候。充白波輦運。及繳還河南。召臻赴行在。秦檜見而不之禮。旣而曰。劉豫國祚不永者。蓋由用此輩而不用士人也。臻恨之。(紹興九年)

樞密直學士成都潼川府夔州利州路安撫制置使知成都府胡世將爲寶文閣學士。川陝宣撫副使。置司河池諸路。並聽節制。世將精神明悟。閑習吏治。其守成都甚有政績。至是就用之。世將旣除宣副。諸將皆賀。世將語之曰。世將不能騎射。不知敵情。不諳邊事。胡廷所以遣來者。襲國朝之故事。以文臣爲制將。爾自今以往。軍中事務。皆不改吳宣撫之規模。世將有所未達。諸公明以指示。或諸公有所未達者。亦當奏聞。各推誠心。勿相疑忌。共濟國事。諸將皆拜謝。(同上)

元兵圍中都。金置招賢所於東華門內外。士庶皆得言事。或不次除官。由是閭閻細民。往往銜嚙求售。王守信者。本一邨夫。敢爲大言。以諸葛亮爲不知兵。完

顏寓薦於朝。詔署行軍都統。募市井無賴爲兵。教閱進退跳躍。大概似童戲。大書古今相對四字於旗上。作黃布袍。緇巾。鐵牌。各三十六事。牛頭響環六十四枚。欲以怖敵而走之。大率皆誕妄。因與其衆出城。殺百姓之樵采者以爲功。賈耐兒者。本歧路小說人。俚語諷嘲。以取衣食。製運糧車千輛。是時材木甚艱。所費浩大。觀者皆竊笑之。草澤李棟在大安末。嘗事司天監李天惠。依附天文。假託占卜。趨走貴臣。得爲天文官。棟嘗密奏白氣貫紫微。主京師兵亂。幸不貫徹。得不成禍。旣而果勒齊殺執中。金主益信之。張行信上言。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弗用。聖人所以垂戒後世者。其嚴如此。今敵兵縱橫。人情恟懼。應敵興理。非賢智莫能。狂子庸流。猥蒙拔擢。參預機務。甚無謂也。於是金主皆罷之。(甯宗嘉定六年)

金亡。士人多流寓東平。宋子貞周給之。擇其才者。薦於行臺嚴實。由是劉肅李昶皆見用。掌記徐世隆亦勸實收養寒素。四方之士聞風而至。故東平一時人。

材多於他。鎮實以濟陰商挺爲諸子師。以永年王磐爲諸生師。既而迎元好問校試諸生文。預選者。闔復徐炎李謙孟祺四人。後皆知名。（理宗嘉熙元年）

以冷應激知德慶府。前守政不立。縱豪吏漁獵峒獠。遂爲變。逼城六十里而營。應激未入境。馳檄諭之曰。汝等不獲已至此。新太守且上。轉禍爲福。一機也。脅從影附。亦宜早計去就。否則不免矣。獠欲自歸。不果。衆稍引去。應激知其勢解。即厲士馬。出不意。一鼓擒之。乃請諸監司歸郡之避難留幕府者。誅豪吏之激禍者。應激嘗曰。治官事。當如家事。惜官物。當如己物。方今國計內虛。邊聲外警。吾等受上厚恩。安得清談自高。以誤世。（理宗景定元年）

初。李庭芝帥淮南。聞進士鹽城陸秀夫名。辟置幕下。主管機宜文字。秀夫性沈靜。不求人知。每僚吏至閣。賓主交驩。秀夫獨無一語。或時宴集府中。矜莊終日。未嘗少有希合。至察其事。皆治庭芝益器之。雖改官不使去。己時稱得士多者。淮南第一號。小朝廷。及是以秀夫爲淮東制置司參議。（度宗咸淳十年）

第五章 元明開創之業成於能用人

(60)

行

政

元太師國王穆呼哩渡河還聞喜病篤召其弟岱遜曰我爲國家助成大業撰甲執銳垂四十年東征西討無復遺恨第恨汴京未下耳汝其免之穆呼哩沈毅多智略善射與博爾濟博勒呼齊拉袞並隨元主起事元主嘗失利大雪失牙帳所在夜臥草澤中穆呼哩博爾濟張氍毹蔽之自暮達曉不移足博爾濟位終右萬戶博勒呼以第一千戶歿於陳唯穆呼哩勳績最著然當時稱四人佐命功無異詞(甯宗嘉定十六年)

詔程文海仍集賢直學士拜侍御史行御史臺事往江南博采知名之士初帝素聞趙孟適葉李名密告文海必致此二人文海復薦趙孟頫余恁萬一鶚張伯淳胡夢魁曾晞顏孔洙曾冲子淩時中包鑄等二十餘人帝坐披香殿召見葉李勞問卿遠來良苦詢以治道安出李歷陳古帝王得失成敗之由帝首肯賜坐錫宴命五日一入議事孟頫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後也才氣英邁神采

煥發初入見帝顧之喜使坐葉李上或言孟顙宋宗室子不宜使近左右帝不聽(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

明太祖略地至妙山馮國用與弟勝來歸見其被服儒雅奇之詢天下大計國用對曰金陵龍蟠虎踞帝王之都先拔之以爲根本然後四出征伐侶仁義收人心勿貪子女玉帛天下不足定也定遠人李善長者少讀書有智計習法家言策事多中太祖道遇之知其爲里中長者留掌書記從容問曰四方戰事何時定乎對曰秦亂漢高起布衣豁達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殺人五載成帝業今元綱旣紊天下土崩瓦解公濠產距沛不遠山川王氣公當受之法其所爲大業可成也太祖皆善之(順帝至正十四年)

太祖威名日盛諸將來歸者李善長察其材言之太祖復爲太祖布欵誠使皆得自安有以事力相齟齬者委曲爲調護湯和長太祖三歲獨奉約束惟謹(至正十五年)

常遇春來歸。遇春懷遠人。貌奇偉。勇力絕人。猿臂善射。初從劉聚爲盜。察聚終無成。歸太祖於和陽。未至。困臥田間。夢神人披甲擁盾呼曰。起起。主君來。驚寤而太祖適至。卽迎拜。無何。自請爲前鋒。太祖曰。汝特飢來就食耳。吾安得汝留也。遇春固請。太祖曰。俟渡江事。我未晚也。(同上)

耆儒李習陶安等率父老出城迎謁。安見朱元璋狀貌。謂習等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召安習與語時事。安因獻言。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其志在子女財帛。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定也。元璋曰。吾欲取金陵。安曰。金陵帝王之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若據其形勢。出兵以臨四方。則何向不克。此天所以資明公也。元璋大悅。禮安甚厚。由是一切機密。輒與議焉。改太平路爲太平府。以習知府事。李善長爲帥府都事。汪廣洋爲帥府令史。時三帥雖共府署事。而運籌決策。皆出自元璋。將士樂戰。軍民傾向。權歸於一矣。(同

建康諸將奉朱元璋爲吳國公。以御史臺爲府。置江南行中書省。元璋兼總省事。置官屬。以韓林兒自稱宋後。遙奉之。文移除授。悉以龍鳳紀年。是月秦從龍應聘而至。從龍洛陽人。初任爲校官。累遷江南行臺侍御史。會兵亂。避居鎮江。吳國公命徐達訪之。達下鎮江。得從龍還報。吳國公卽命朱文正以白金文綺往聘之。旣至。親至龍江迎之。以入。居從龍於西華門外。事無大小。皆與之謀。從龍盡言無隱。每以筆書漆簡。問答甚密。左右無知者。吳國公呼爲先生而不名。

(至正十六年)

吳徵青田劉基龍泉章溢麗水葉琛金華宋濂至建康。初吳國公至婺州。召濂及克處州胡大海薦基等四人。卽遣使以書幣徵之。時總制孫炎先奉命聘基。使者再往。反不起。炎爲書數千言。陳天命以諭基。基乃與三人者同至。入見吳國公。甚喜。賜坐。勞之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今天下紛爭。何時定乎。濂對曰。天

道無常。惟德是輔。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公稱善。基陳時務十八事。且言明公因天下之亂。崛起草昧間。尺土一民。無所憑借。名號甚光明。行事甚順應。此王師也。我有兩敵。陳友諒居西。張士誠居東。友諒包饒。信跨荆襄。幾天下半。而士誠僅有邊海地。南不過會稽。北不過淮揚。首鼠竄伏。陰欲背元。陽則附之。此守虜耳。無能爲也。友諒劫君而脅其下。下皆乖怨。性剽悍。輕死。不難以其國嘗人之鋒。然實數戰。民疲。下乖。則不驩。民疲。則不傅。故漢易取也。夫攫虎先猛。擒賊先強。今日之計。莫若先伐漢。漢廣大。得漢則天下之形成矣。吳國公大悅。曰。先生至計。毋惜盡言。於是設禮賢館。以處基等。寵禮甚至。吳國公嘗問陶安曰。此四人者。於汝何如。安曰。臣謀略不如基。學問不如濂。治民之才不如溢。公然之復多其能讓。(至正二十年)

開濟敏慧。有才辯。凡國家經制。田賦獄訟。工役河渠事。衆莫能裁定。濟一算書。卽有條理。品式可爲世守。以故帝甚信任。數被顧問。兼預他部事。人以是忌之。

謗議滋起。濟亦深刻，好以法中傷人。嘗奉命定詐僞律。濟議法巧密。帝曰：張綱以羅可乎？又設籍曰：寅戌之書，以程僚屬出入。帝切責曰：古人以卯酉爲常，今使趨事者，朝寅暮戌，奉父母會妻子，幾何時耶？又爲榜戒其僚屬，請揭文華殿。帝曰：告誡僚屬之言，欲張殿廷，豈人臣禮。濟慚謝。尋令郎中仇衍脫囚死，爲獄官所發。濟與侍郎王希哲主事王叔微執獄官斃之。御史陶垕仲等發其事。且濟奏事時，或置奏劄懷中，或隱而不言，伺上意，務爲兩竭。姦狡吳測，役甥女爲婢。妹早寡，逐其姑而略其家財。帝怒，下濟獄。併希衍等皆棄市。（洪武十六年）

陳遇卒，賜葬鍾山。遇自開基之始，卽侍帷幄。其計畫多秘，不傳。帝卽位，問保國安民至計。遇對以不嗜殺人，薄斂任賢，復先王禮樂爲首務。廷臣或有遇被譴責，遇力爲解。每得全宥。累授翰林學士、中書左丞、禮部侍郎、尙書。皆固辭。自是不復強以官。數臨幸其第，語必稱先生。或呼爲君子。寵禮之隆，勳戚大臣無與比者。（洪武十七年）

第三篇 國家政治

第一章 夏商周之遞嬗列國之霸業尊周六國之連衡擯秦秦之變法自強

及其政俗法令

神農時其俗樸重端慤不忿爭而財足無制令而人從威厲而不殺法省而不煩列屬于國日中爲市以聚貨帛國實民富而教化成(神農紀)

黃帝時人民不夭百官無私市不預賈城郭不閉邑無盜賊相讓以財風雨時五穀登虎豹不妄噬鷙鳥不妄搏遠夷之國莫不獻其貢職(黃帝紀)

堯時不以私曲之故害耕稼之時吏忠正奉法者尊其位廉貞平絜愛民者厚其祿民有孝慈力耕桑者遣使表其閭正法度禁詐僞存養孤寡賑亡禍之家自奉甚薄賦役甚寡巡狩行教周流五嶽西教沃民東至黑齒存心于天下加志于窮民一民飢則曰我飢之也一人寒則曰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我陷之也百姓戴之如日月親之如父母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

罰而民治。先恕而後教。單均刑法。以儀民。(堯紀)

是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契偷鑿齒。九嬰大風。封豨。修蛇。皆爲民害。堯乃使羿誅鑿齒于疇華之野。殺九嬰于凶水之上。繳大風于青丘之澤。上射十日。下殺契。偷斷修蛇于洞庭。禽封豨于桑林。萬民皆喜。天下廣狹險易。遠近。始有道。里人有無糧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贖之。令益予衆庶稻。可種卑濕。命稷予衆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相給以均。諸侯。(同上)

太康失德。四夷背叛。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太康失國而崩。其弟仲康立。崩。子相立。相爲羿所逐。羿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善射。不修民事。淫于原獸。而用寒泥。家衆殺之。寒泥因羿室。不改有窮之號。生澆及豷。澆長。泥使用師。殺斟灌。伐斟鄩氏。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泥處澆于過。處豷于戈。少康既長。爲仍牧正。憇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庖正。虞君思妻之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

官職。浞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于民。夏遺臣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滅浞而立少康。使女艾謀澆。滅澆于過。使子季杼誘豷。滅豷于戈。有窮遂亡。寒浞殺羿因羿室而生澆澆長

大能用師滅后相相死之後少康始生及滅浞少康子杼又長已堪誘殺豷計太康失邦及少康紹國向百年夏亂甚矣而夏本紀不載最爲疏略(夏紀)

少康滅浞還舊都。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夏道復興。方夷來賓。(同上)

自孔甲以來。諸侯叛夏。桀爲無道。暴戾頑貪。虐政淫荒。武傷百姓。天下顛恐。而患之桀有力。能申鐵鉤。索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寵。所言皆從。爲傾宮瑤臺。殫百姓之財。肉山脯林。酒池可以運舟。船糟隄可以望十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妹喜笑以爲樂。(同上)

是時主闇晦而不明。道瀾漫而不修。至德滅而不揚。帝道揜而不興。舉事戾蒼天。發號逆四時。春秋縮其和。天地除其德。人君處位而不安。大夫隱道而不言。羣臣準上意而懷當。邪人參耦比周而陰謀。居君臣父子之間。競載驕主而像其意。亂人以成其事。君臣乖而不親。骨肉疏而不附。植社槁而墟製。容臺振而

掩覆犬羣。嗥而入淵。豕銜萼而席澳。美人拏首墨面而不容。曼聲吞炭。內閉而不歌。喪不盡其哀。獵不聽其樂。西老折勝。黃神嘯吟。飛鳥鍛翼。走獸廢脚。山無峻榦。澤無洼水。狐狸首穴。馬牛放失。田無立禾。路無莎蘋。金積折廉。璧襲無理。磬龜無腹。著策日施。桀見籙書云。亡夏者桀。大誅豪傑。爲夜宮于深谷之中。男女雜處。桀三旬不出聽政。一夕大風揚沙。填宮合之。(同上)

湯出見張網四面。祝曰。從天墜者。地出者。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孰能爲此。乃解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之。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不用命者。乃入吾網。漢南諸侯聞之。曰。湯德及禽獸。歸之者。四十國。(商紀)

湯欲伐桀。伊尹請乏貢職。以觀夏動。桀怒。起九夷之師。伊尹曰。未可。彼尙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請復入貢職。太史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桀迷惑暴亂愈甚。終古奔商。湯告諸侯曰。夏王無道。暴虐百姓。窮其父兄。恥其功。

臣輕其賢良。棄義聽讒。衆庶咸怨。守法之臣。自歸于商。明年湯伐滅桀。(同上)湯踐天子位。反桀之事。遂其賢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徇民所喜。遠近歸之。大旱七年。洛坼川竭。煎沙爛石。太史占之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爲請雨者。民也。若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剪髮斷爪。素車白馬。身嬰白茅。以身爲犧牲。禱于桑林之野。持三足鼎。祝山川曰。無以余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婦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倡與。何不雨之極也。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人無食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救之。(同上)

商道衰。諸侯或不至。雍己崩。太戊立。毫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七日大拱。太戊懼。問于其相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君之政其有闕歟。君其修德。太戊退而占之曰。野木生于朝。意者國亡乎。太戊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早朝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祥桑枯死。三年遠方重譯而至七十六國。(同上)

仲丁自亳遷都囂。藍夷爲寇。河亶甲遷都相。商復衰。祖乙遷都耿。爲水所圯。遷于邢。或曰奄。巫賢任職。商復興。自仲丁以來。廢適而立諸弟子。弟子爭立。比九世亂。商衰。諸侯莫朝。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遂渡河南。復居湯之故居。治亳。殷自此改號曰殷。盤庚行湯之政。遵湯之德。殷道復興。諸侯來朝。(同上)

武丁開先祖之府。取其明法。以爲君臣上下之節。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武丁懼。祖己訓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祖己曰。遠方將有來朝者。武丁內反。諸己以思王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自是服章用翟羽。孔子曰。吾于高宗彤日。見德有報之疾也。苟由其道。致其仁。故遠方歸德焉。劉向以爲武丁恐駭。謀于忠賢。修德而正事。內舉傅說。授以國政。外伐鬼方。三年乃克。以安諸夏。感變而懼。災眚自消。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同上)

公劉雖在戎狄。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資。

糧居者有畜積。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自此而興。詩人歌樂其德。同上
周公昌卽位之八年六月。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國郊。有司曰。地之動爲人主也。羣臣皆恐。請興事動衆。增國城以移之。昌曰。天之見妖。以罰有罪。我必有罪。天以罰我。請改行其可免乎。于是謹其禮秩。皮革以交諸侯。飭其辭令。幣帛以禮俊士。頒其爵列。等級田疇。以賞有功。無幾疾止。(同上)

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以爲天下皆出己之下。始爲象箸。箕子嘆曰。彼爲象箸。必不盛以土簋。將爲犀玉之杯。玉杯象箸。必不羹菽藿衣。裋褐。而舍于茅茨之下。則錦衣九重。高臺廣室。稱此以求天下不足矣。遠方珍怪之物。輿馬宮室之漸。自此而始。故吾畏其卒也。紂伐有蘇。有蘇氏以妣己女焉。有寵。其言是從。所好者貴之。所憎者誅之。使師延作朝歌北鄙之音。北里之舞。靡靡之樂。造鹿臺爲瓊室。玉門。其大三里。高千尺。七年乃成。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盈鉅橋之粟。燎焚天下之財。罷苦萬民之力。

收狗馬奇物。充伋宮室。以人食獸。廣沙丘苑臺。以酒爲池。縣肉爲林。使男女保相逐其間。宮中九市。爲長夜之飲。車行酒。騎行炙。以繩羈人頭。牽詣酒池。醉而溺死。紂醉而忘其日辰。甲子。問左右。皆不知。問于箕子。箕子曰。爲天下主。而一國失日。天下其危乎。一國不知。而我獨知之。吾其危乎。辭以亦醉而不知。紂以周諸侯。呂及九侯。鄂侯爲三公。九侯入女。紂其女不喜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辨之。并脯鄂侯。昌聞之。竊歎。崇侯虎以告。且譖之曰。昌積善累德。仁而善謀。太子發勇而不疑。中子且恭儉而知時。若與競行。則不堪其殃。縱而舍之。身必危亡。冠雖弊。禮加頭。履雖鮮。位在足。彼將不利于王。請及其未成形圖之。紂囚昌于羑里。昌爲易卦辭。乃申憤鬱厄。作歌曰。殷道溷溷。浸濁煩兮。朱紫相合。不別分兮。迷亂聲色。信讒言兮。炎炎之虐。使我愆兮。幽閉牢寗。由其言兮。遘我四國。憂勤勤兮。(同上)

呂尙散宜生。闕天南宮。括見于羑里。相與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

駟西海之濱。白狐。林陵怪獸。江淮大貝。因紂之嬖。臣費中獻之。散宜生趨而進。曰。西藩之臣。昌之使者。敢效其寶。以備其辜。紂大說。曰。西伯之忠于寡人如是。此一物足以釋西伯。況其多乎。昌長子伯邑考質于殷。爲紂御。紂烹之爲羹。賜昌。曰。聖人常不食其子。昌得而食之。紂曰。誰謂昌聖。食其子。尙不知。昌之囚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懼而歸之。曰。譖昌者。崇侯虎也。昌獻洛西之地。赤壤之田。方千里。請除炮烙之刑。紂許之。賜昌弓矢斧鉞。因公季得專征伐。爲西伯。典治南國。江漢汝旁諸侯。西伯歸。乃爲玉門。築靈臺。列侍女。撞鐘擊鼓。待紂之失。紂聞之。曰。西伯改過易行。吾無憂矣。(同上)

爲池沼。掘得死人之骨。西伯曰。葬之。吏曰。此無主矣。西伯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國者。一國之主。寡人固其主矣。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曰。西伯澤及朽骨。況于人乎。(同上)

虞芮之君爭田。久而不平。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如周。決平。入其境。

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相謂曰。此其君亦能讓天下而不居矣。吾所爭。周人所恥。吾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祇取辱耳。遂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天下聞之。歸者四十餘國。(同上)

紂嘗六月獵于西土。發民逐獸。諫者曰。長育之時。不可逆天道。絕地德。而行人。賊君踐一日之苗。而民失百日之食。紂殺之。後數月。天大暴風。飄牛馬。發屋折木。飛揚數十里。有雀生鷓。占曰。以小生大。國家王而名昌。紂介雀之德。不修國政。亢暴無極。外寇乃至。朝臣莫救。周發見暍人。陰之于樾下。左擁而右扇之。天下懷其德。內史向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同上)

初。武王使人候殷。反報曰。讒慝勝良。王曰。未也。又往。反報曰。賢者出走矣。王曰。尙未也。又往。反報曰。百姓不敢誹怨矣。王曰。嘻。遽告太公。太公曰。刑勝故不敢誹怨。其亂至矣。(周武王元年)

周公進殷之遺老而問殷之亡故。又問衆之所說。民之所欲。對曰。欲復盤庚之政。王從之。親殷如周。視人如己。破鼓析枹。弛弓絕絃。去舍露宿。以示平易。解帶笏以示無仇。天下美其德。萬民說其義。歌謠而樂之。(同上)

命南宮括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分財棄責。以振窮困。顯賢者之位。歸傾宮之女。南宮伯達史佚展九鼎寶玉。閔天封比干之墓。殷民咸喜曰。王之于人仁賢也。死者猶封其墓。況生者乎。亡者猶表其閭。況存者乎。王之于財也。聚者猶散之。肯復籍乎。王之于色也。在者猶歸其父母。肯復徵乎。(同上)

周公遣使者出舉遠方之民。有飢寒不得衣食者。獄訟失職者。賢才不舉者。以告周公。周公于其君之朝也。搢而問之。其君歸。召其國大夫。告以周公之言。百姓聞之。皆喜曰。何居之深遠而見我之明也。豈可欺哉。(成王五年)

王道微缺。德衰有光。五色貫紫微。井水溢。王南巡狩。反濟漢。漢濱之人以膠膠舡。王至中流。膠液舡解。王及祭公溺焉。穆王寵盛。姬爲之築重璧之臺。(穆王元

王以榮夷公爲卿士。諸侯不享。詩之變雅始作。王行侈傲。國人謗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於是國人莫敢出言。王心戾虐，萬民弗忍。三年，乃相與畔襲王。王出奔彘。王子靜匿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是以及此難。今殺王子，王其以我爲對而怒乎？乃以其子代王子。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西戎因王室之亂，滅秦、犬、氏、大駱之族。（厲王三十三年）

召公、周公輔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王命召公伐平淮夷。申伯、仲山甫順天下。存失理。喻德教。舉遺士。海內翕然向化。諸侯復宗周。尹吉甫作詩美之。（宣王元年）

宣王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于永巷。使其傅母通言于王曰：王樂色而忘德。失禮而晏起。亂之興自婢子始。敢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

自是勤于政事。早朝晏罷。卒成中興之業。(二十二年)

王竟以虢石父褒姒之譖廢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爲后。其子伯服爲太子。宜臼出奔申。褒姒不好笑。王說之。萬方故不笑。有寇至則舉烽火。大鼓爲燧。褒姒乃大笑。諸侯悉至。至而無寇。王爲是數舉烽火。諸侯不信。亦不至。褒姒好聞裂繒聲。王發繒裂之。以適其意。(幽王九年)

王欲殺故太子宜臼。求之于申。申侯弗予。王伐之。申侯與鄆人召西夷犬戎攻王。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王。驪山下戲水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諸侯卽申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爲平王。以奉周祀。(十一年)

周室衰微。諸侯彊并弱。齊秦晉漸大。政由方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時詩不能復雅。謂之王國變風。(平王元年)

桓公嘗謂管仲曰。寡人之有仲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也。濟大水之有舟楫也。對曰。齊國百姓。公之本也。人憂飢而稅歛重。人懼死而刑政險。人傷勞而舉事

不時桓公曰聞命矣明日朝于太廟之門定令于百吏稅者百一鍾田二歲而稅一歲飢弛而稅市書而不賦澤梁時縱孤幼不刑近者示以忠信遠者示以禮義(惠王十年)

桓公嘗之平陵見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故對曰有子九人家貧無以妻之備而未返也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管仲曰公待所見而施惠則齊國之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管仲曰令丈夫二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同上)

管仲曰君教諸侯爲民聚食桓公乃告諸侯必足三年之食以其餘修兵革不足者齊助之發(十三年)

昔堯葬成陽舜漁雷澤曹之民俗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畜積夾于魯衛間又寡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昭公好奢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十五年)

衛懿公淫樂奢侈百姓大臣不服狄伐衛其民曰君之所與祿位者鶴也所貴

富者宮人也。君使鶴與宮人，余焉能戰。皆潰去。狄敗衛于癸澤，遂滅衛。殺懿公，盡食其肉，獨舍其肝。懿公之臣弘演使遠而至，呼天而號曰：「臣請爲表。」因自刺其腹，內懿公之肝而死。宋桓公收衛遺民，立昭伯子申，是爲戴公。東徙都曹，戴公卒，迎其弟燬于齊而立之，是爲文公。文公初立，輕賦平罪，身自勞與百姓同苦。(十七年)

齊桓公帥諸侯城楚丘。衛文侯徙都之，其畜散而無育。桓公與之繫馬三百，車三百乘，甲五千。天下知桓公仁，非爲己動，故歸之。桓公輕諸侯之幣，而重其禮。齊以豹皮往，小侯以鹿皮報。齊以馬往，小侯以犬報。使者垂橐而入，耒載而歸。拘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而莫敢背。通齊國之魚鹽于東萊，使關市幾而不征，以爲諸侯利。築葵茲晏負夏，領釜丘以禦戎。狄築五鹿，中牟蓋與。牡丘以衛諸夏，定三革，隱五刃。大國慙媿，小國附協。晉梁爲綈，萊莒有柴田。楚鹿代狐，白皮管仲勸桓公皆厚以金幣買之。其民釋農事而作綈，治柴取鹿，狐已而齊。

閉關不通，使諸國糴貴。魯、梁、萊、莒、楚代之民多降齊。(十九年)

桓公盟諸侯于葵丘。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桓公兵出而大功十二，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中國諸侯莫不賓服。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諸侯甲不解纜，兵不解鬻，戢無弓，服無矢，寢武事，行文道。(襄王元年)

晉文公屬百官賦職，任功棄責，薄歛施舍，分寡救乏，振滯匡困，資無輕關，易道通商，寬農懋穡，勸分省用，足財利器，明德以厚民性，舉善援能，官方定物，正名育類，昭舊族，愛親戚，明賢良，尊貴寵，賞功勞，事耆老，禮賓旅，友故舊，胥籍狐箕，欒郤，柏先，羊舌，董，韓，實，掌近官，諸姬之良，掌其中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政平民阜，財用不匱。(十六年)

周室既衰。暴君汚吏。慢其經界。繇役橫作。政令不信。上下相詐。于是上貪民怨。災害生而禍亂作。(定王十三年)

晉厲公卽位以來。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橫行天下。而無所綽威服。四方而無所詘。遂合諸侯于柯陵。氣充志驕。淫侈無度。暴虐萬民。伐智而多力。怠教而重斂。大其私暱。內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近導諛。(簡王十二年)

晉悼公卽位。定百事。立百官。育門子。選賢良。興舊族。出滯賞。畢故刑。赦囚繫。宥間罪。薦積德。逮鰥寡。振廢淹。養老幼。恤孤疾。年過七十。公親見之。稱曰王父。(三十年)

鄭子皮授子產政。一年豎子不戲狎。班白不提絜。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鄭簡公謂子產曰。內政無出。外政無入。衣裘之不美。車馬之不飾。子女之不潔。寡人

之醜。國家之不治。封疆之不正。夫子之醜。終簡公之身。內無國中之亂。外無諸侯之患。(景王二年)

是時諸侯莫朝。周襄引明鬼神事。設射狸首。狸首諸侯之不來者。欲依物怪。致諸侯而不從。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襄引始。(敬王十年)

孔子仕魯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行之一年。四方諸侯則焉。定公曰。學子法以治魯。何如。孔子曰。天下可矣。二年爲司空。別五土之性。物各得所。生之宜。齊人歸魯。鄆。謹。龜。陰。之。田。(三十年)

孔子言于魯定公曰。三家過制。請皆損之。乃使季氏宰仲由墮三都之城。彊公室。弱私家。政化大行。(三十二年)

孔子攝行相事。其初魯人謗誦曰。靡裘而鞞。投之無戾。鞞之靡裘。投之無郵。三月政成。化行。民誦之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齊人聞孔子爲政。懼魯必伯。乃遣魯定公女樂文馬。定公終日游觀。怠于政事。孔子遂行。(三十二年)

十四年)

政治史 第三篇 國家政治

初。河。山。以。東。疆。國。六。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皆。以。夷。翟。遇。秦。擯。斥。之。不。得。與。中。國。之。會。盟。于。是。孝。公。發。憤。布。德。修。政。欲。以。疆。秦。下。令。有。能。出。奇。計。疆。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于。是。衛。鞅。因。嬖。臣。景。監。以。求。見。孝。公。說。以。富。國。疆。兵。之。術。定。變。法。之。令。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于。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乃。下。令。令。行。其。年。秦。民。之。國。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數。于。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國。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于。公。戰。怯。于。私。鬪。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衛。鞅。曰。此。皆。亂。法。之。民。也。盡。遷。之。于。邊。其。後。民。莫。敢。議。令。(顯。王。十。年)

韓昭侯作高門。屈宜白曰：君必不出此門，何也不時？夫人固有利不利時。往者君嘗利矣，不作高門。前年秦拔宜陽，今年旱，君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此所謂時誦舉贏者也。故曰不時。(三十五年)

按三十六年門成，昭侯薨。

宋有雀生鱗于城之陬。史占之曰：吉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宋康王喜，起兵滅滕，伐薛，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與齊、魏為敵國，乃愈自信。其霸欲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以示威服鬼神。為長夜之飲于室中，以至于國中，無敢不呼萬歲者。天下謂之桀。宋齊潛王起兵伐之，民散，城不守。宋王奔魏，死于濫。(赧王二十九年)

潛王既滅，宋而驕，乃南侵楚，西侵三晉，欲并二周為天子。狐咺正議，斲之檀衢。陳舉直言，殺之東閭。燕昭王日夜撫循其人，益以富貴，乃與樂毅謀伐齊。(三十三年)

按齊為燕所滅。

衛嗣君好察微隱，縣令有發禱而席弊者，嗣君聞之，乃賜之席，令大驚，以君為

神又使人過關市賂之以金。既而召關市問客過與汝金，汝回遣之。關市大恐。
(三十二年)

初，燕人宋毋忌、羨門子高之徒，稱有僊道形，解銷化之術。燕齊迂怪之士皆爭傳習之。自齊威王、宣王、燕昭王皆信其言，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云此三神山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風引船去。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及始皇至海上，諸方士齊人徐市等爭上書言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爲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秦始皇二十八年)

李斯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法令者，以吏爲師。制曰可。(三十四年)

按夏王禹，鯀之子也。堯舜之際，有洪水。鯀治之，無功，被黜。禹代父，通道決川，劃九州，剏貢賦之制，遂代舜攝政。後為諸侯所推，即天子位，都安邑。山西

夏縣省解州禹以治水有大功，天下頗服其德。及死，推其子啟為天子。世襲君。主實基。於是啟孫相之時，有窮后羿者，專權，遂篡位。羿亦為其臣寒浞所弑。相子少康招舊臣，誅寒浞。於是中興。少康後十一世，至履癸，暴虐，世號桀。商王湯因其失民心，滅之。自禹即位，至是凡四百七十年。夏亡。商王湯，帝舜司徒契之後也。夙有大志，欲王天下。任伊尹，內撫百姓，以收人心；外征四方，以服諸侯。遂代夏桀為天子，都亳。河南省歸德府治後數十傳，至盤庚，以水災遷都殷。河南省河南府偃師縣王室大興。商又稱曰殷。以此也。更十一傳，至帝辛，號曰紂。暴虐無道，微子箕子比干等諫不聽。周武王乘其失民心，滅之。自殷王天下，凡六百餘年而亡。

周之先曰棄。帝舜時為后稷。子孫世其業。遭夏亂，竄西戎之間。至古公亶

政治史 第三篇 國家政治

父復徙內地國於岐

陝西省鳳翔府岐山縣

號曰周。謀代殷。其孫文王昌。善繼父祖志。

乘紂無道。施仁惠於民。天下多歸心。昌死。子發立。遂率西方諸侯滅殷。一

統天下。是爲武王。武王勝殷。未幾死。其弟周公旦。召公奭等。善繼其緒。輔

太子成王攝政事。二分天下。召公主。其西半。周公主。其東半。周公有文武。

才。靖殷遺民之亂。征東夷。致太平。又定制作禮。一代典章。悉備。是實吾國。

歷代制度禮法之本源。成王之後。三傳至穆王。有勇略。好征伐。西征犬戎。

居陝西省鳳翔府附近

遠巡塞外。會以國內亂作還。周室漸不振。至夷王之世。楚始僭

王號。其子厲王立。暴虐。爲國人所放。逐其子宣王。立。當時周室頗衰。四夷

逼內地。王乃命尹吉甫北征玁狁。虎方叔南討荆蠻。使召虎東平淮夷。而

親征徐夷。又內舉仲山甫任國政。實周室中興之主也。王死。子幽王立。嬖

褒姒。廢皇后。逐太子。皇后申侯女也。至是太子奔申侯。申侯怒王。與犬戎

殺王。鄭晉衛秦之諸侯破犬戎。救王室。迎太子立之。曰平王。平王以戎狄

逼西都欲避其勢東遷洛邑是爲周之東遷自武王建國至是凡二百八十一年周自東遷遂不復振內則諸侯競相攻伐外則蠻夷頻侵中國經春秋戰國而王室益微春秋之際百六十國就中諸侯之大者十二其與周同姓者魯衛晉鄭曹蔡燕七國與周異姓者齊宋陳楚秦五國也時周室已不能號令天下諸侯內相攻伐戎狄外肆跋扈百姓不安堵於是諸侯強有力者出內靖王室諸侯之難外攘戎狄以尊王攘夷爲詞糾合天下諸侯天下稱之曰霸齊桓公晉文公及悼公秦穆公楚莊王吳闔閭越勾踐等皆一時稱霸於諸侯者然自當時大勢論之則其爲霸業中樞者實僅晉楚二國自餘諸國得勢不久其左右天下之大勢甚少也然春秋之初尚稍存威嚴受天下尊敬故諸侯圖霸業者必藉言尊王以收民心及周室衰無恢復維持之望而諸侯以相爭相併次第強大遂謀欲統一天下是以春秋末年戰國初紀無一人復倡尊王說者當王室威嚴衰於

上陪臣勢力反增於下。蓋春秋之際，諸侯汲汲於會盟，國內之事多委於重臣，故其頻施私惠，得國民之心。且當時列國交涉甚繁，其臣奉使他國者，常竊通慝懃，以爲日後之外援。故權力漸增，遂篡其主。齊有田氏，篡國是謂田。齊、晉有韓、魏、趙三家分領趙地，是謂三晉。後周命晉三家爲諸侯。又十八年，而齊田氏亦奉命爲諸侯。至是春秋之列國滅亡殆盡。唯北有燕，南有楚，西有秦，與田、齊、韓、魏、趙四新國稱戰國。七雄秦孝公出英明，大略襲祖宗之餘緒，始逼中原，凌六國，秦之富強殆有制天下之勢。故六國訂攻守同盟，名曰合從。從者縱也。南北爲縱。當時六國位置列於南北，故六國同盟曰合從。始倡合從之說者有蘇秦，先說燕，次及趙，遂勸其餘四國同盟，而身爲之長，并相六國。

然未幾，齊、魏背盟，合從遂壞。其後十五年，時楚、趙、魏、韓、燕五國復合從，以伐秦。然反大敗，秦乘諸侯恐怖，頻出游士，使說合從之不利，而言連衡之

利衡者橫也。東西爲橫。當時秦在西。六國位於其東。故六國服事於秦。曰連衡。白蘇秦張儀出而倡。合從連衡之說。後殆百年間。六國君主時或相結。以抗秦時。或率他國以事秦。形勢反復不一。其間秦益強而六國益衰。遂先後爲秦所滅。溯其原因。皆由六國之結合不固。與其君之不任賢也。秦王嬴政卽位二十六年而統一天下。自號始皇帝。命蒙恬將兵三十萬北伐匈奴於河南鄂爾多斯之地。增築舊日長城。自臨洮甘肅鞏昌府泥州至遼東。以備匈奴入寇。帝又闢地南方。略今兩廣地。置南海桂林二郡。略南越南。置象郡。發卒五十萬。使屯南嶺。秦威振於南陬。當時秦之疆域。西自臨洮。東接朝鮮。北自蒙古。沙漠南至安南。蓋倍於周代云。

第二章

西漢極盛時代之政教王莽紛更制度之擾亂及東漢末年黨禍大

獄

曹參代蕭何爲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訥於文辭。重厚長

者卽召除爲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參輒飲以醇酒，終莫能開說以爲常。見人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爲豈少朕與？參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安敢望先帝？」又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旣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參爲相國，出入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甯壹。」(漢惠帝二年)

詔振貸鰥寡孤獨窮困之人。又令八十已上月賜米肉酒，九十已上加賜帛絮。賜物當稟鬻米者，長吏閱視，丞若尉致不滿九十，嗇夫令史致二千石，遺都吏循行不稱者督之。(文帝元年)

晦日有食之，詔羣臣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以啟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職任務，省繇費，以便民。罷衛將軍。

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二年)

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同上)

是時上躬修玄默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寢息風流篤厚禁罔疏闊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焉(十三年)

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嘗恐羞之何以臺爲身衣弋綈所幸愼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爲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因其山不起墳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羣臣袁盎等諫

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安甯。家給人足。後世鮮能及之。(後七年)

上雅嚮儒術。寶嬰田蚡俱好儒。推轂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綰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且薦其師申公。秋。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以迎。舍魯邸議明堂。巡狩改歷服色事。(武帝建元元年)

李少君以祠竈郤老方見上。善爲巧發奇中。言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壽可益。蓬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劑爲黃金矣。李少君病。天子以爲化去不死。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元光二年)

山東大水。民多飢乏。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吏民能假貸貧民者以名聞。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

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子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元狩三年)

上言曰朕卽位以來所爲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由是不復出軍(征和四年)

武帝之末海內虛耗戶口減半霍光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是匈奴和親百姓充實稍復文景之業焉(昭帝始元六年)

王莽意以爲制定則天下自平故銳思於地理制禮作樂講合六經之說公卿旦入暮出論議連年不決不暇省獄訟冤結民之急務縣宰缺者數年守兼一切貪殘日甚中郎將繡衣執法在郡國者並乘權勢傅相舉奏又十一公士分布勸農桑班時令按諸章冠蓋相望交錯道路召會吏民逮捕證左郡縣賦斂

遞相賂賂。白黑紛然。守闕告訴者多。莽自見前顛權。以得漢政。故務自攬衆事。有司受成苟免。諸寶物名帑藏錢穀官。皆宦者領之。吏民上封事。宦官左右開發。尚書不得知其畏備。臣下如此。又好變改制度。政令煩多。當奉行者輒質問。乃以從事前後相乘。憤眊不渫。莽常御燈火。至明猶不能勝。尚書因是爲姦寢事。上書待報者。連年不得去。拘繫郡縣者。逢赦而後出。衛卒不交代者。至三歲。穀糴常貴。邊兵二十餘萬人。仰衣食縣官。五原代郡尤被其毒。起爲盜賊。數千人爲輩。轉入旁郡。莽遣捕盜將軍孔仁將兵與郡縣合擊。歲餘乃定。(王莽天鳳二年)

敕司隸校尉部刺史曰。間者郡國或有水災。妨害秋稼。朝廷惟咎。憂惶悼懼。而郡國欲獲豐穰虛飾之譽。遂覆蔽災害。多張墾田。不揣流亡。競增戶口。掩匿盜賊。令姦惡無懲。署用非次。選舉乖宜。含苛慘毒。延及平民。刺史垂頭塞耳。阿私下比。不畏於天。不愧於人。假貸之恩。不可數恃。自今以後。將糾其罪。二千石長

吏其各實覈所傷害爲除田租芻藁（煬帝延平元年）

初帝爲蠶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卽位擢福爲尙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汝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爲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晷爲功曹皆委心聽任使之褒善糾違肅清朝府二郡爲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泰及潁川賈彪爲其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於是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尙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宛有富賈張汎者與後宮有親又善雕鏤玩好之物頗以賂遺中官以此得顯位用勢縱橫岑晷與賊曹史張牧勸成瑨收捕汎等旣而遇赦瑨竟殺之并收其宗族賓客殺二百餘人後乃奏聞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暴放恣爲一縣巨患太

原太守平原劉瓚使郡吏王允討捕亦於赦後殺之於是中常侍侯覽使張汎妻上書訟冤宦者因緣譖訴璿瓚帝大怒徵璿瓚皆下獄有司承旨奏璿瓚罪當棄市山陽太守翟超以郡人張儉爲東部督郵侯覽家在防東殘暴百姓覽喪母還家大起塋冢儉舉奏覽罪而覽伺候遮截章竟不上儉遂破覽冢宅籍沒資財具奏其狀復不得御徐璜兄弟子宣爲下邳令暴虐尤甚嘗求故汝南太守李暘女不能得遂將吏卒至暘家載其女歸戲射殺之東海相汝南黃浮聞之收宣家屬無少長悉考之掾史以下固爭浮曰徐宣國賊今日殺之明日坐死足以瞑目矣卽案宣罪棄市暴其尸於是宦官訴冤於帝帝大怒超浮並坐髡鉗輸作左校太尉陳蕃司空劉茂共諫請璿瓚超浮等罪帝不悅有司劾奏之茂不敢復言蕃乃獨上疏諫不納平原襄楷亦上書諫收送雒陽獄司寇論刑符節令蔡衍議郎劉瑜表救成璿劉瓚亦坐免官璿瓚竟死獄中岑晷張牧逃竄獲免(桓帝延熹九年)

河南張成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司隸李膺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成素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訊其占。宦官教成弟子。牢脩上書告膺等。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案經三府。太尉陳蕃郤之曰。今所案者。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其辭所連及太僕潁川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及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陳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自往請囚。范滂至獄。獄吏謂曰。凡坐繫者。皆祭臯陶。滂曰。臯陶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衆人由此亦止。陳蕃復上書極諫。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策免之。時黨人獄所染逮者。皆天下名賢。度遼將軍皇甫規。自以西州豪傑。恥不得與。乃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

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爲黨人所附也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杜密素與李膺名行相次時人謂之李杜故同時被繫(同上)

陳蕃既免朝臣震栗莫敢復爲黨人言者賈彪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雒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尙書魏郡霍諝等使訟之帝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訛黨人范滂等皆三木囊頭暴於階下甫以次辯詰曰卿等更相拔舉迭爲唇齒其意如何滂曰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爲黨古之修善自求多福今之修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爲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李膺等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帝以天時宜赦赦天下改元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范滂往候霍諝而不謝或讓之滂曰昔叔尙不見祁奚吾何謝焉滂南歸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車數千輛鄉人殷陶黃穆侍衛於旁應對賓客滂謂陶等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

也。遂遁還鄉里。（永康元年）

初竇太后之立也。陳蕃有力焉。及臨朝。政無大小。皆委於蕃。蕃與竇武同心戮力。以獎白室。徵天下名賢。李膺。杜密。尹勳。劉瑜等。皆列於朝廷。與共參政事。於是天下之士。莫不延頸相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嬖及諸女尚書。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共相朋結。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蕃武疾之。嘗共會朝堂。蕃私謂武曰。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濁亂海內。今不誅之。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以手推席而起。武於是引同志尚書令尹勳等。共定計策。會有日食之變。蕃謂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况今石顯數十輩乎。蕃以八十之年。欲爲將軍除害。今可因日食斥罷宦官。以塞天變。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門戶。主近署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任重權。子弟布列。專爲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漢元以來故事。世有宦官。但當誅其有罪者。豈可盡廢邪。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略。

專制省內。武先白收霸。及中常侍蘇康等皆坐死。武復數白誅曹節等。太后猶豫未忍。故事久不發。蕃上疏曰。今京師囂囂。道路誼譁。言侯覽曹節公乘。听王甫鄭颯等與趙天。人諸尚書並亂天下。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一朝羣臣如河中木耳。汎汎東西。耽祿畏害。陛下今不急誅此曹。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不納。時太白犯房之上。將入太微。侍中劉瑜素善天官。惡之上。書皇太后曰。案占書宮門當閉。將相不利。姦人在主傍。願急防之。又與竇武陳蕃書。以星辰錯繆。不利大臣。宜速斷大計。於是武蕃以朱寓爲司隸校尉。劉祐爲河南尹。虞祁爲雒陽令。武奏免黃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黃門山冰代之。使冰奏收長樂尚書鄭颯。送北寺獄。蕃謂武曰。此曹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爲。武不從。令冰與尹勳侍御史祝瑒。雜考颯。辭連及曹節王甫。勳冰卽奏收節等。使劉瑜內奏。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史朱瑀。瑀盜發武奏。罵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竇武奏白太后廢帝爲大逆。

乃夜召素所親壯健者長樂從官吏共普張亮等十七人歃血共盟謀誅武等曹節白帝曰外間切切請出御德陽前殿令帝拔劍踴躍使乳母趙嬈等擁衛左右取檠信閉諸禁門召尙書官屬脅以白刃使作詔板拜王甫爲黃門令持節至北寺獄收尹勳山冰冰疑不受詔甫格殺之并殺勳出鄭颯還兵劫太后奪璽綬令中謁者守南宮閉門絕複道使鄭颯等持節及侍御史謁者捕收武等武不受詔馳入步兵營與其兄子步兵校尉紹共射殺使者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下令軍士曰黃門常侍反盡力者封侯重賞陳蕃聞難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刃突入承明門到尙書門攘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何云竇氏不道邪王甫時出與蕃相遇適聞其言而讓蕃曰先帝新棄天下山陵未成武有何功兄弟父子並封三侯又設樂飲讌多取掖庭宮人旬日之間貲財巨萬大臣若此爲是道邪公爲宰輔苟相阿黨復何求賊使劍士收蕃蕃拔劍叱甫辭色逾厲遂執蕃送北寺獄黃門從官騶蹋蹶蕃曰死老

魅復能損我曹員數。奪我曹稟假否。卽日殺之。時護匈奴中郎將張奐徵還京師。曹節等以奐新至。不知本謀。矯制以少府周靖行車騎將軍。加節與奐率五營士討武。夜漏盡。王甫將虎賁羽林等合千餘人。出屯朱雀掖門。與奐等合。已而悉軍闕下。與武對陳。甫兵漸盛。使其士大呼武軍曰。竇武反。汝皆禁兵。當宿衛宮省。何故隨反者乎。先降有賞。營府兵素畏服中官。於是武軍稍稍歸甫。自旦至食時。兵降略盡。武紹走。諸軍追還之。皆自殺。梟首雒陽都亭。收捕宗親賓客姻屬。悉誅之。及侍中劉瑜。屯騎校尉馮述。皆夷其族。宦官又譖虎賁中郎將河間劉淑。故尙書會稽魏朗。云與武等通謀。皆自殺。遷皇太后於南宮。徙武家屬於日南。自公卿以下。嘗爲蕃武所舉者。及門生故吏。皆免官。禁錮議郎勃海。巴肅。始與武等同謀。曹節等不知。但坐禁錮。後乃知而收之。肅自載詣縣。縣令見肅入閣。解印綬欲與俱去。肅曰。爲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刑。旣不隱其謀矣。又敢逃其刑乎。遂被誅。曹節遷長樂衛尉。封育陽侯。王甫遷中常侍。黃

門令如故。朱瑀共普張亮等六人皆爲列侯。十一人爲關內侯。於是羣小得志。士大夫皆喪氣。(靈帝建甯元年)

大風雨雹霹靂拔大木百餘。詔公卿以下各上封事。大司農張奐上疏曰。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今竇武陳蕃忠貞。未被明宥。妖眚之來。皆爲此也。宜急爲收葬。徙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建甯二年)

初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希之者唯恐不及。更共相標榜。爲之稱號。及陳竇用事。復舉拔膺等。陳竇誅膺等復廢。宦官疾惡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侯覽怨張儉尤甚。覽鄉人朱並素佞邪。爲儉所棄。承覽意指。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爲部黨。圖危社稷。而儉爲之魁。詔刊章捕儉等。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諸鉤黨者。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密朱寓荀翌翟超劉儒范滂等。請下州郡考治。是時上年十四。問節等曰。何以爲鉤黨。對曰。鉤黨者。黨人也。上曰。黨人何用爲惡。而欲誅之邪。對曰。皆相

舉羣輩欲爲不軌。上曰：不軌欲如何？對曰：欲圖社稷。上乃可其奏。或謂李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顧爲膺門徒，未有錄牒，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汝南督郵吳導受詔捕范滂，至征羌，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一縣不知所爲。滂聞之曰：必爲我也。卽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爲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宦官一切指爲黨人，有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離禍毒。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郭泰聞黨人之死，私爲之慟。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但未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耳。

秦雖好臧否人倫而不爲危言覈論故能處濁世而怨禍不及焉（同上）

按高祖卽位八年而死子惠帝立皇后呂氏子也呂氏有才略及惠帝卽位多病不視事乃握大權惠帝死遂臨朝稱制未幾呂后死迎立惠帝弟代王恒是爲文帝文帝久居外通民情及卽位專以儉素先天下故國用蓄積屢除田租後世稱秦漢後治績第一諸王之權強各畜雄兵據形勝其對皇室也不盡臣節文帝一旦以代王入繼大統吳齊楚恃其土地大人民多頗不重朝廷於是朝廷亦漸謀抑制諸王之策文帝時賈誼頻以爲言文帝從之下推恩之令許推私恩而分封子弟自是齊分而爲齊濟北濟南菑川膠東膠西六國無復昔日之勢但吳楚尙擁大國多不復循朝廷節度及景帝嗣位從鼂錯勸諸王每有過輒削其地以張朝廷威嚴諸王以故怨朝廷吳王濞素與景帝有隙乃先舉兵楚趙及膠西膠東菑川濟南六國應之是爲吳楚七國之亂齊濟北二國亦竊與通七國之兵

更北連匈奴。南結東甌。勢振關中。朝廷拜周亞夫爲大將軍。征七國。亞夫由間道絕敵糧。遂悉平之。故是時王侯唯食租稅。權勢盡失。其封國別由朝廷遣國相治之。其實與天子置轄無異。於是封建之制始廢。而專用郡縣之制焉。景帝後。子武帝卽位。始罷百家之說。一宗孔子。置五經博士。建大學。興儒術。自是吾國之學。必以儒爲宗。武帝又任衛青。霍去病等諸名將。連拓地四方。命張騫。唐蒙等與西域南徼通。東則朝鮮。北則蒙古。西則天山。南路南則南嶺。以外先後歸版圖。疆域始倍於漢初。云武帝旣好遠圖。屢用兵塞外。又信方士說。頻增宮觀。以巡游封禪爲事。於是國用不給。府庫頗匱。帝以孔僅。桑弘羊等長於理財。擢用之。武帝死。少子昭帝嗣。霍光受遺詔輔政。輕減賦役。與民休息。天下太平。時帝兄燕王旦年長。不得立。以故頗望。上官桀。皇后祖父也。以霍光獨握政權。不能平。乃與其子上官安謀欲殺光。廢帝立。其事露。黨與皆伏罪。昭帝死。無嗣。霍光請上官皇

后命立武帝孫昌邑王。以淫邪無度廢之。更求武帝曾孫病已於民間。立爲宣帝。宣帝卽位。霍光尙預政。及光死。帝乃親政。勵精圖治。以久在民間。諳吏治得失。尤慎於黜陟。官吏頗用意於四境。政治郡太守有治績者。輒賜璽書增秩進爵獎勵。靡所不至。故趙廣漢朱邑龔遂尹翁歸等諸名吏相踵出。宰輔亦有魏相丙吉黃霸于定國輩。漢代良吏於斯爲盛焉。帝已勤內治。又慎邊防。先零以下諸羌之畔。漢者至是擊破之。悉平清海地。帝又用常惠馮奉世鄭吉陳湯等。頻張威於西域。匈奴亦遂內附。爲漢室中興之英主。宣帝死。元帝立。以多病委政於宦者石顯。弘恭帝之師。蕭望之周堪。頗言宦者不可任。石顯等於是惡二人。讒黜之。引其黨擅威福。帝優柔不能制。漢業漸衰。成帝承元帝後。卽帝位。黜石顯等。舉其母王太后之弟鳳使輔政。自是外戚代宦者握政。權遂啟。漢祚傾頽之漸。王鳳後從弟王音繼握政。是時王氏子弟據要津。郡守相國皆出其門。劉向等屢上封

事咎外戚專權。反得罪。自是羣臣不敢言王氏事。而王氏之族亦多通敏。世事養士禮賢。傾財賜惠。以收人望。王音之後。王商王根相繼執政。王根薦其從子王莽以代己。王莽姦僞。抱大望。恭己給世名譽。日隆。成帝後經哀帝。至平帝。納莽女爲皇后。莽得執朝政。莽之行政。一倣周制。以投民心。天下學者皆以莽比周公。多上書頌其數。至四十八萬人。莽遂弑平帝。迎帝玄孫年僅二歲者立之。號曰孺子。而自號假皇帝。攝政三年。遂卽眞皇帝位。改國號曰新。王莽聞東方大亂。以王尋王邑爲將。發大軍征之。劉秀以步軍千騎爲諸軍先鋒。大破莽軍於昆陽。四方羣雄望風嚮應。威勢大振。帝劉玄之兵進陷洛陽。遂入長安。斬王莽。莽稱帝十五年而亡。劉玄遷都長安。大封同姓功臣。當時赤眉賊尙橫行山東。乘劉秀北征之釁。欲取關中。奉劉盆子爲帝。西攻長安。帝劉玄降。時諸將勸秀稱皇帝。卽位高南。直隸趙州柏鄉縣之北。是爲光武帝。尋奠都洛陽。洛陽在長安東。故史別之曰東漢。光

武既一天下。偃武而專意內治。懲西漢末外戚弄權。親裁萬幾。首興大學。修禮樂。西漢末世。天下人士皆媚事王氏。諂諛成風。帝欲矯之。優禮處士。周黨。嚴光等。力獎名節。故東漢之世。學術頗盛。節義之士亦多。光武帝死。子明帝立。循光武遺志。尙學勤政。當時吏得其人。民安其業。戶口滋殖。國庫充實。及章帝立。政尙寬厚。輕徭役。自光武帝至章帝末。年六十餘。載海內無事。至和帝卽位。年甫十歲。竇太后臨朝。其兄憲用事。以破匈奴功。爲大將軍。勢傾朝廷。遂有逆謀。帝與宦者鄭衆謀。黜其黨。與宦者之權自此重。和帝後。經殤帝。而安帝立。年十三。和帝后鄧氏之兄。騭預政。後遭宦官之讒。廢。帝既黜鄧氏。任新皇后閻氏。兄閻顯。未幾。帝死。顯等迎立帝之從弟少帝。擅威權。宦者孫程等謀。黜閻氏。立安帝。庶子。是爲順帝。帝以其后梁氏父。商爲大將軍。尋以其子冀代之。順帝死。經沖帝而至質帝。梁冀嫉其聰明。毒殺之。立桓帝。是時梁族充滿朝廷。專恣無所不至。桓帝於是與

第二章

西漢極盛時代之政教王莽紛更制度之擾亂及東漢末年黨禍大獄

宦者單超等謀悉除梁氏宦者負其功乃代外戚而跋扈朝廷名士李膺陳蕃等競激揚氣節指斥宦者於是宦者乃誣告膺等與大學諸生結黨壞朝廷紀綱是爲東漢之黨錮桓帝以黨錮之年死靈帝繼位竇武爲大將軍引陳蕃李膺等諸名士列於朝蕃等謀與武誅宦者議泄宦者誣以大逆殺陳蕃李膺以下百餘人坐廢徙禁錮者六七百人凡與宦者不合者一網盡之靈帝死皇子辨嗣位太后何氏之兄進執政與袁紹謀欲誅宦者召將軍董卓之兵於河東山西省西南部之地未至謀泄宦者襲殺何進袁紹急以禁兵捕諸宦者無少長皆殺之桓帝以來宦者弄權三十餘年至是無遺孽是時董卓率兵來京師廢帝辨立其弟獻帝擅威福挾獻帝西遷長安凶暴益甚有王允者誅之卓之餘黨復起殺允然其兵無所統一互搆難關中大亂獻帝遂逃歸洛陽天下殆無政府關東諸將力事兼並以自強大曹操乃迎之於許河南開封府許州擁天子以臨天下曹操威勢頓強大乃先

南軍擊袁術滅之。於是河南山東江淮之地悉歸操。及操死，子丕嗣，遂迫帝禪位。自光武至是，凡百九十六年而東漢亡。

第三章 東晉與後趙之崇尚佛教 東晉劉裕劉穆之之整釐綱紀及晉室衰

弱之形勢

初趙主勒以天竺僧佛圖澄豫言成敗數有驗，敬事之。及虎卽位，奉之尤謹。衣以綾錦，乘以彫輦。朝會之日，太子諸公扶翼上殿，主者唱大和尚，衆坐皆起，使司空李農旦夕問起居。太子諸公五日一朝。國人化之，率多事佛。澄之所在，無敢向其方面涕唾者。爭造寺廟，削髮出家。虎以其真僞雜糅，或避賦役爲姦宄，乃下詔問中書曰：佛國家所奉，里閭小人無爵秩者，應事佛否？著作郎王度等議曰：王者祭祀典禮具存，外國之神非天子諸華所應祠奉。漢氏初傳其道，唯聽西域人立寺都邑以奉之。漢人皆不得出家。魏世亦然。今宜禁公卿以下，毋得詣寺燒香禮拜。其趙人爲沙門者，皆返初服。虎詔曰：朕生自邊鄙，忝居諸夏。

至於饗祀應從本俗。其夷趙百姓樂事佛者，特聽之。（晉紀成帝咸康元年）

時天子幼弱，外有彊臣謝安與王坦之盡忠輔衛，卒安晉室。（孝武帝甯康元年）

初帝既親政事，威權已出，有人主之量，已而溺於酒色，委事於琅邪道子。道子亦嗜酒，日夕與帝以酣歌爲事，又崇尚浮屠，窮奢極費，所親暱者皆娼姆僧尼。左右近習爭弄權柄，交通請託，賄賂公行，官賞濫雜，刑獄謬亂。（太元十四年）

會稽世子元顯性苛刻，生殺任意，發東土諸郡免奴爲客者，移置京師，以充兵役。東土囂然苦之。孫恩因民心騷動，自海島帥其黨，殺上虞令，遂攻會稽。於是會稽吳郡吳興義興臨海永嘉東陽新安凡八郡人一時起兵，殺長吏，以應恩。旬日之中，衆數十萬。時三吳承平日久，民不習戰，故郡縣兵皆望風奔潰。自帝即位以來，內外乖異，石頭以南皆爲荆江所據，以西皆爲豫州所專，京口及江北皆劉牢之及廣陵相高雅之所制，朝政所行惟三吳而已。及孫恩作亂，八郡皆爲恩有，畿內諸縣盜賊處處蠡起，恩黨亦有潛伏在建康者，人情危懼，常慮

竊發(安帝隆安三年)

自隆安以來中外之人厭於禍亂及桓玄初至黜姦佞擢雋賢京師欣然冀得少安既而玄奢豪縱逸政令無常朋黨互起陵侮朝廷裁損乘輿供奉之具帝幾不免飢寒由是衆失望(安帝元興元年)

劉裕始在建康諸大處分皆委於劉穆之倉卒立定無不允愜裕遂託以腹心動止諮焉穆之亦竭節盡誠無所遺隱時晉政寬弛綱紀不立豪族陵縱小民窮蹙重以司馬元顯政令違舛桓玄雖欲釐整而科條繁密衆莫之從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裕以身範物先以威禁內外百官皆肅然奉職不盈旬日風俗頓改(元興三年)

按曹丕即位是爲文帝國號魏都洛陽劉備聞之亦卽帝位所謂昭烈帝也昭烈帝爲漢裔故號蜀漢以別東西兩漢尋孫權亦稱帝建業江蘇江甯府治國號曰吳魏吳蜀三國鼎立然魏最强大故吳蜀常連合以當之明帝死太

第三章 東晉與後趙之崇尚佛教東晉劉裕劉穆之之整釐綱紀及晉室衰弱之形勢

行

政

子芳立司馬懿與曹爽受遺詔輔政。爽專橫，懿殺之，而自握政權，樹家族之勢。曹操以來，魏諸帝多刻薄，疏骨肉，不任外戚。帝室孤立，爲司馬氏篡奪之基。懿死，子師執政。魏帝惡其專恣，師廢帝，迎立明帝姪髦。師死，弟昭襲職，封晉公。魏帝見威權日去，謀誅昭，反爲所弑。昭迎立文帝之姪，是爲元帝。而國家實權悉在司馬氏。當是時，蜀之老臣前後死，姜維用事，負其才武，屢侵魏國，財力外竭。而帝禪專用嬖臣，國政內亂。司馬昭知之，遣鐘會、鄧艾爲將，率大軍伐蜀。姜維拒會於劍閣。四川寶甯府劍州 鄧艾由狄道。甘肅蘭州府狄道州 間行，出其背，猝逼蜀都。帝禪遂降，自昭烈帝至是，凡四十三年而亡。自司馬昭滅蜀，威望益高，進爵晉王及子炎嗣。迫元帝禪位，是爲晉武帝。魏稱帝凡四十五年而亡。晉既併魏蜀，乃圖吳。吳帝孫權死，其後孫權臣孫峻、孫綝等相繼擅威福，朝政頗亂。孫權三傳而至帝皓，暴逆無道，民心離畔。以有名將陸抗在，晉不敢薄之。抗死，武帝遣杜預王濬渡江，擊建業。吳帝

降自三國鼎立凡六百年而晉一統天下武帝卽位初年注意國治滅吳後漸怠於政內耽游宴外徹州郡武備遺後日之患武帝死子惠帝立不慧皇后賈氏多權詐干涉朝政內憂外患一時猝發晉以大覆初武帝懲魏敗封子弟於四方使領重鎮故諸王勢望重乘惠帝闇愚漸懷覬覦之念武帝之死其叔父汝南王亮受遺詔輔惠帝武帝皇后楊氏之父楊駿矯詔專政亮銜之賈后亦厭楊氏勸亮除駿亮黜駿統國政恣威福賈后乃與楚王瑋謀殺之尋又誣殺瑋干涉朝政以太子適非己出殺之又弑楊太后於是趙王倫舉兵廢賈后黜惠帝自稱帝齊王冏說河間王顥成都王穎與誅倫迎惠帝復位冏以功統國政握大權長沙王又舉兵而代之成都王與河間王合兵破冏而代之東海王越又起兵奉惠帝逐二王而代之此間十六年關諸王之亂者前後八王故稱曰八王之亂自八王之亂晉室藩屏全壞方宗室互相殘戮其下清談盛行士氣大衰清談者

第三章

東晉與後趙之崇尚佛教東晉劉裕劉穆之之整釐綱紀及晉室衰弱之形勢

政治史 第三篇 國家政治

與俗談相對之稱。謂不關一切世事。而專論空理也。今釋清談所以流行者。故有二。一東漢末世。極重名節。士風寢陷固陋。一時亟矯其弊。至魏晉之際。頗賤氣節。專尚與世浮沈。二承秦燒書後。兩漢學者。偏重古傳。人守一經。專門之學。訓詁繁瑣。世漸倦之。老莊之學。乃盛行。職是之故。當時士大夫皆捨禮義。毀法度。說虛無。尚放達。王衍何晏之輩。耽清談。棄世務。朝野翕然成風。大臣以下。至於處士。殆無一人憂國事者。方國內之形勢。如斯而夷狄更蜂起。侵內地。陷晉都。洛陽於是晉遷都而保。餘喘於江南。名曰東晉。以別於西晉。

第四章 南北朝之分治 南朝宋齊陳之政俗興衰 北朝後魏之變法 北齊之

圖強

後魏崔浩研精經術。練習制度。凡朝廷禮儀。軍國書詔。無不關掌。浩不好老莊之書。初。嵩山道寇謙之。讚之弟也。修張道陵之術。自言嘗遇老子降命。謙之繼

道陵爲天師。授以辟穀輕身之術。及科戒二十卷。使之清整道教。又遇神人李譜文。云老子之玄孫也。授以圖籙真經六十餘卷。使之輔佐北方太平真君。出天宮靜輪之法。其中數篇。李君之手筆也。謙之奉其書獻於魏主。朝野多未之信。崔浩獨師事之。從受其術。且上書贊明其事。帝欣然使謁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嶽。迎致謙之弟子在山中者。以崇奉天師。顯揚新法。宣布天下。起天師道場於平城之東南。重壇五層。給道士百二十人衣食。每月設廚會數千人。(宋營陽王景平元年)

帝性仁厚恭儉。勤於爲政。守法而不峻。容物而不弛。百官皆久於其職。守宰以六期爲斷。吏不苟免。民有所係。三十年間。四境之內。晏然無事。戶口蕃息。出租供徭。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閭閻之間。誦誦相聞。士敦操尚。鄉恥輕薄。江左風俗於斯爲美。後之言政治者。皆稱元嘉焉。(文帝元嘉十五年)

上多變易太祖之制。郡縣以三周爲滿。宋之善政。於是乎衰。(三十年)

第四章

南北朝之分治南朝宋齊陳之政俗興衰北朝後魏之變法北齊之圖強

世祖留心政事。務總大體。嚴明有斷。郡縣久於其職。長吏犯法。封刃行誅。故永明之世。百姓豐樂。賊盜屏息。然頗好遊宴華靡之事。常言恨之。未能頓遣。(齊武帝永明十一年)

魏主欲變北俗。引見羣臣。謂曰。卿等欲朕遠追商周。爲欲不及漢晉邪。咸陽王禧對曰。羣臣願陛下度越前王耳。帝曰。然則當變風易俗。當因循守故邪。對曰。願聖政日新。帝曰。爲止於一身。爲欲傳之子孫邪。對曰。願傳之百世。帝曰。然則必當改作。卿等不得違也。對曰。上令下從。其誰敢違。帝曰。夫名不正。言不順。則禮樂不可興。今欲斷諸北語。一從正音。其年三十已上。習性已久。容不可猝革。三十已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爲。當時降黜。各宜深戒。王公卿士以爲然否。對曰。實如聖旨。帝曰。朕嘗與李冲論此。冲曰。四方之語。竟知誰是。帝者言之。卽爲正矣。冲之此言。其罪當死。因顧冲曰。卿負社稷。當令御史牽下。冲免冠頓首謝。又責留守之官曰。昨望見婦女。猶服夾領小袖。卿等何爲不

遵前詔。皆謝罪。帝曰。朕言非是。卿等當廷爭。如何入則順旨。退則不從乎。下詔不得爲北俗之語於朝廷。違者免所居官。(明帝建武二年)

魏丞相宇文泰欲革易時政。爲疆國富民之法。大行臺度支尚書兼司農卿蘇綽盡其智能。贊成其事。減官員。置二長。并置屯田。以資軍國。又爲六條詔書。九月始奏行之。一曰清心。二曰敦教化。三曰盡地利。四曰擢賢良。五曰恤獄訟。六曰均賦役。泰甚重之。嘗書諸座右。又令百司習誦之。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不得居官。(梁武帝大同七年)

北齊顯祖之初立也。留心政術。務存簡靖。坦於任。使人得盡力。又能以法馭下。或有違犯。不容動戚。內外莫不肅然。至於軍國機策。獨決懷抱。每臨行陳。親當矢石。所向有功。數年之後。漸以功業自矜。遂嗜酒淫佚。肆行狂暴。(敬帝太平元年)

北齊肅宗卽位。敕王晞陽休之。崔劼。每日職務罷。並入東廊。共舉錄。歷代禮樂。

職官及田市徵稅。或不便於時。而相承施用。或自古爲利。而於今廢墜。或道德高僞。久在沈淪。或巧言眩俗。妖邪害政者。悉令詳思。以漸條奏。朝晡給御食。畢景聽還。帝識度。沈敏少居臺閣。明習吏事。卽位尤自勤勵。大革顯祖之弊。時人服其明。而譏其細。常問舍人裴澤在外議論得失。澤對曰。陛下聰明至公。自可遠侔古昔。而有識之士。咸言傷細。帝王之度。頗爲未引。帝笑曰。誠如卿言。朕初臨萬機。慮不周悉。故致爾耳。此事安可久行。恐後又嫌疎漏。澤由是被寵遇。(陳

紀文帝天嘉元年)

柳彧以近世風俗。每正月十五夜。然燈遊戲。奏請禁之。曰。竊見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戲朋遊。鳴鼓聒天。燎炬照地。竭資破產。競此一時。盡室并孥。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緇素不分。穢行因此而成。盜賊由斯而起。因循弊風。曾無先覺。無益於化。實損於民。請頒天下。並卽禁斷。詔從之。(陳長城公至德元年)

上怠於政事。百司啟奏，並因宦者蔡脫兒、李善度進請。上倚隱囊，置張貴妃於膝上，共決之。李蔡所不能記者，貴妃並爲條疏，無所遺脫。因參訪外事，人間有一言一事，貴妃必先知白之。由是益加寵異，冠絕後庭。宦官近習，內外連結，援引宗戚，縱橫不發。賣官鬻獄，貨賂公行。賞罰之命，不出於外。大臣有不從者，因而譖之。於是孔貴嬪、張貴妃之權，熏灼四方。大臣執政，皆從風諂附。孔範與孔貴嬪結爲兄妹，上惡聞過失，每有惡事，孔範必曲爲文飾，稱揚贊美。由是寵遇優渥，言聽計從。羣臣有諫者，輒以罪斥之。中書舍人施文慶頗涉書史，嘗事上於東宮。聰敏彊記，明閑吏職，心算口占，應時條理。由是大被親幸，又薦所善吳興、沈客卿、陽惠朗、徐哲、暨慧景等。云有吏能，上皆擢用之。以客卿爲中書舍人，客卿有口辯，頗知朝廷典故，兼掌金帛局。舊制，軍人士人並無關市之稅，上盛修宮室，窮極耳目，府庫空虛，有所興造，恒苦不給。客卿奏請不問士庶，並責關市之征，而又增重其舊。於是以陽惠朗爲太市令，暨慧景爲尚書金倉都令史。

二人家本小吏。考校簿領，纖毫不差。然皆不達大體，督責苛碎，聚斂無厭。士民嗟怨。客卿總督之，每歲所入，過於常格數十倍。上大悅，益以施文卿爲知人。尤是親重。小大衆事，無不委任。轉相汲引。珥貂蟬者五十人。孔範自謂文武才能，舉朝莫及。從容白上曰：「外間諸將，起自行伍，匹夫敵耳。深見遠慮，豈其所知。上以問施文卿。文卿畏範，亦以爲然。司馬申復贊之。自是將帥微有過失，卽奪其兵。分配文吏，奪任忠部曲，以配範及蔡徵。由是文武解體，以至覆滅。」(至德二年)

按後魏自道武帝後，經明元帝，至太武帝，勇健善用兵，滅北燕，擊夏，破北涼，尋降吐谷渾，遂併吞北方諸國。時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也。於是中國分爲南北兩大國。江北曰北朝，江南曰南朝。先是宋武帝死，有內難，子文帝踐位。後魏明元帝乘機略河南地。太武自北還，自將破宋軍，臨江而還。自是淮水以北之地，全歸魏。後魏起自夷狄，刑罰過濫，文物不修。雖明元太武兩帝，命崔浩定律令，建制度，然多遺憾。至孝文帝時，專任用漢人之

儒者舉行先王禮制。一時文物該備。帝又惡其國俗鄙陋。思有以革之。乃行左法。一自平城遷都洛陽。朝廷儀式。一模中國之風。禁胡服胡語。二使宗室與中國名族結婚。以獎勵臣下國民之與漢人雜婚者。然功臣舊族。多慕國風。不悅新制。或有謀反者。且自是華侈柔弱之風漸行。而國勢之衰兆見。後魏孝文帝死。宣武帝嗣。疎遠宗族。任用嬖倖。國內寢亂。子孝明帝立。年幼。胡太后稱制。內行不修。嬖倖用事。紀綱大壞。初後魏之都平城也。其四鄰置六鎮。以備藩衛。資給優厚。及南遷後。不能如舊。將士怨之。乘朝廷衰微。六鎮悉叛。有爾朱榮者。平定之。以功都督北邊軍事。勢頗張。時帝長與胡太后不協。太后遂毒殺之。於是榮以清君側爲名。入洛陽。弑胡太后。立孝莊帝。榮負功。陰蓄不臣之志。帝待其入謁。手自誅之。榮族並叛。弑帝。立節閔帝。而自專權。朔方鎮將高歡乘爾朱氏失民望。破之。入洛陽。廢帝而立孝武帝。以功進拜大丞相。開府晉陽。

山西太原府太原縣

勢傾朝廷。孝武帝

第四章

南北朝之分治南朝宋齊陳之政俗興衰北朝後魏之變法北齊之圖強

恐謀伐之。歡先擁兵入洛陽。帝西奔。依關西大都督宇文泰。泰乃鮮卑種。至是爲大丞相。已而弑帝。奉文帝征歡。歡立孝靜帝以抗之。相拒於潼關。後魏於是分爲東西。時梁武帝大同元年也。自後魏建國。至是百四十二年。魏雖仍存其國號。而實爲高與宇文之天下。孝明帝以來。權臣得勢。廢立相踵。自東西魏分裂。十三年而高歡死。子澄嗣爲東魏。大丞相河南軍事都督侯景舊與高澄有隙。至是以河南地降南朝。初宋文帝與後魏戰。大敗。其後三傳至明帝。多殺戮宗室。王室藩屏全壞。未幾爲權臣蕭道成篡其國。道成夙在兵間。有威望。明帝之死。受遺詔輔太子劉昱。昱暴虐。因弑之而立其弟順帝。遂迫其傳位。宋五十九年而亡。道成即位。是爲齊。高帝其後五傳。高帝從孫蕭寶卷卽位。用嬖倖。誅大臣。四方亂起。齊之疎族蕭懿者。以鎮定叛亂。威望日隆。寶卷忌而殺之。懿弟蕭衍舉兵。奉寶卷弟蕭寶融。是爲和帝。入建康。和帝立一年而禪位於衍。齊二十三年而亡。蕭

衍卽位是爲梁武帝。方侯景之自東魏來降也。正梁武帝君臨南朝時。武帝遣從子蕭淵明與侯景伐東魏。大敗。淵明被擒。景南走。據梁之壽陽。梁使就鎮其地。已而梁與東魏和。景怨之。舉兵直襲建康。時武帝在位四十八年。江南久無事。武備全廢。且帝喜佛法。尙慈悲。刑辟頗弛。及景叛。舉國崩解。無能防禦者。武帝遂以景爲大丞相。結和未幾。以憂憤死。子簡文帝立。三年而景弑之。立武帝曾孫蕭棟。尋又廢之。自立稱帝。是時梁諸皇子起兵欲討侯景。武帝子蕭繹據江陵。其弟綸據江夏。湖北武昌府治武帝孫蕭詧據襄陽。然骨肉爭權。不和。詧爲繹所迫。求救於西魏。宇文泰乘之。遣兵取梁之巴蜀。更圖湖北地。綸亦爲繹所破。降東魏。時東魏高澄已死。其弟洋爲丞相。受孝靜帝禪。是爲北齊。文宣帝。文宣帝乘梁喪亂。略江淮地。梁之封土日蹙。蕭繹逐諸皇子。乃遣王僧辨討侯景。陳霸先亦起兵。與僧辨誅景。蕭繹卽位。江陵是爲元帝。元帝之未立也。謹事西魏。及疆域已定。乃多不

第四章

南北朝之分治南朝宋齊陳之政俗興衰北朝後魏之變法北齊之圖強

遜·字·文·泰·乃·與·蕭·詧·伐·梁·陷·江·陵·殺·元·帝·立·詧·爲·梁·王·使·保·湖·北·之·地·是·爲·後·梁·實·僅·西·魏·之·屏·藩·而·已·元·帝·之·死·也·陳·霸·先·與·王·僧·辨·共·舉·元·帝·子·蕭·方·智·爲·梁·王·會·北·齊·發·兵·納·蕭·淵·明·於·梁·僧·辨·更·迎·之·與·霸·先·爭·僧·辨·敗·方·智·立·是·爲·敬·帝·三·年·而·霸·先·篡·位·是·爲·陳·武·帝·梁·五·十·六·年·而·亡·梁·亡·之·年·西·魏·字·文·泰·死·子·覺·嗣·翌·年·受·西·魏·禪·是·爲·北·周·孝·閔·帝·於·是·天·下·分·爲·三·國·北·周·領·漢·水·湘·江·一·帶·地·北·齊·佔·江·北·一·帶·地·江·南·之·地·則·歸·陳·

史·理·氏·曰·噫·自·晉·分·裂·而·爲·南·北·朝·強·存·弱·滅·擅·興·疊·代·南·北·對·峙·不·下·十·餘·代·割·據·而·王·者·不·下·數·十·國·然·均·亡·也·忽·焉·鮮·有·歷·世·長·久·者·惟·北·魏·始·於·晉·繼·而·分·爲·東·西·魏·東·魏·始·於·高·歡·西·魏·始·於·字·文·泰·東·西·分·治·歷·世·最·久·東·魏·代·爲·北·齊·西·魏·代·爲·後·周·後·周·並·北·齊·而·傳·之·隋·然·後·南·北·復·混·一·然·則·西·魏·字·文·泰·割·據·尤·久·實·與·南·北·朝·之·分·裂·相·終·始·也·且

夫各國分立。犬牙相錯。競富爭強。最難圖存。國以賢人立。各國分治。則賢人不易羅致。而得人者強。國以民爲本。各國分立。則民心之向背無常。而得民心者強。國以貨殖富。各國分爭。則以鄰國爲壑。而握鹽鐵之利者強。國之強也。胥賴此數者。有一不備。不可以存於競爭之世。而況當時割據一方者。類都豪傑。過人之才。勇相敵。而才相埒。而何以西魏獨能以一姓而睹數姓之存亡哉。豈各國均篡逆。而西魏獨名正歟。然魏自分治之始。宇文泰奉魏王脩。幸長安。脫君難於高歡之手。而繼卽廢之名。何以正謂其善治國乎。然當時各國孰不治。益求治。豈獨一字文泰。蓋天下混一之時。四境界於四夷。夷狄凶悍健鬪。非有精兵數十萬。軍食兩足。不足以備不虞。當夫分裂之世。四境皆敵。龍視虎躍。無事如臨大敵。尤非有足食。足兵之策。不可以圖存。西魏始籍民之才力者。爲府兵。一切免身庸租。調六家供馬糧甲兵。合爲百府。每府一。郎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此卽西魏競

第四章

南北朝之分治南朝宋齊陳之政俗與衰北朝後魏之變法北齊之圖強

政治史 第三篇 國家政治

爭於分裂之世。國存於危亂之秋。而長久不絕之良計也。厥後唐復府兵。以圖吐蕃武功。卓著。雖繼天寶之亂。不沾殺帥。自擅之習。後變爲彊騎。號爲最強。夫西魏用府兵於分割之世。而霸敵國。唐復府兵於混一之時。而威四夷。然則府兵者。分裂之際。利混一之世。亦利。

第五章 隋唐一統政教之興衰唐之被篡五代之形勢

江表自東晉已來。刑法疏緩。世族陵駕寒門。平陳之後。牧民者盡更變之。蘇威復作五教。使民無長幼。悉誦之。士民嗟怨。民間復訛言。隋欲徙之入關。遠近驚駭。於是婺州汪文進。越州高智慧。蘇州沈玄愴。皆起兵反。(隋文帝開皇十年)牛弘等造新律成。凡十八篇。謂之大業律。始頒行之。民久厭嚴刻。喜於寬政。其後征役繁興。民不堪命。有司臨時迫脅。以求濟事。不復用律令矣。(煬帝大業三年)

虞世基容貌沈審。言多合意。特爲帝所親愛。鬻官賣獄。賄賂公行。其門如市。封

德彛以世基不閑吏務密爲指畫宣行詔命詔順帝意羣臣表疏忤旨者皆屏而不奏鞠獄用法多峻文深詆論功行賞則抑削就薄故世基之寵日隆而隋政益壞皆德彛所爲也(恭帝義甯元年)

上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上哂之曰民之所以爲盜者由賦繁役重當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重法耶自是數年之後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唐高祖武德九年)

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東至於海南極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焉(太宗貞觀四年)

宋璟與姚元之協心革中宗弊政進賢良退不肖賞罰盡公請託不行綱紀修舉當時翕然以爲復有貞觀永徽之風(睿宗景雲元年)

韋安石與李日知代姚宋爲政自是綱紀紊亂復如景龍之世矣(景雲二年)

史理氏曰。苗之所以不堅好者。必有蠹賊以害其根。節政之所以抵衰亂者。必有國蠹以害其腹心。故善種苗者。務去其蠹賊。善爲政者。務除其國蠹。未有國蠹不除而政能興者也。亦未有國蠹既除而政不興者也。唐之蠹國者。莫甚於方鎮宦官。方鎮之患起於王元志死。肅宗使視軍中。所欲立者。卽授以旌節。甚而至德宗時。李希烈朱泚李懷光先後犯闕。宦官之患起於肅宗之任魚朝恩李輔國。至文宗時。羣小擅權。卒至有甘露之變。唐之衰亂於此極矣。幸會昌大中之間。鉏方鎮。抑宦官。刈一劉稹之首。而爲方鎮者懼。削一仇士良之爵。而爲宦官者畏。慮刑法之偏頗也。付御史按問。毋得留中。慮游散之流連也。閱諫疏而遂稀。慮諫官之緘默也。使之論事。欲時時聞之。慮兵政之積弊也。不使監軍多占精兵。作雍和殿以睦兄弟。讀金鏡以思太平。作具員御覽以謹用人。其懿行德政。有不勝枚舉者。故四夷賓服。河湟克復。百姓歡呼舞躍。訖唐之亡。人猶思之不置也。且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又云。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孟子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皆言先王之法不可更也。更則必至覆沒。乃宣宗之與武宗。則大不然。會昌四年。減州縣官一千二百一十四員。而大中元年。卽增三百八十三員。會昌五年。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而大中元年。卽敕所廢寺有僧能營葺者。聽自居之。有司毋得禁止。凡會昌所行之政。至大中皆更張易茲。以會昌之政爲不善乎。然武宗行其政。而會昌號爲承平。以會昌之政爲善乎。然宣宗反其政。而大中亦稱爲治安。豈國之治亂。不繫於政哉。蓋古昔先王功德。旣加於世。憂百歲之後。之。或絕也。又極其心思。制爲法度。以垂後昆。身亡而政不亡。故其政不可改焉。後世人君。亦有功業加於當時。而貽厥孫謀。則德有所不及也。身亡而政亦亡。故其政可反焉。此會昌大中之政。所以其興勃其亡忽歟。

上年少政在臣下。南牙北司。互相矛盾。自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斂

愈急。關東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上下相蒙。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爲盜。所在蜂起。州縣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習戰。每與盜遇。官軍多敗。是歲濮州人王仙芝始聚衆數千。起於長垣。(僖宗乾符元年)

初。東都經黃巢之亂。遺民聚爲三城以相保。繼以秦宗權孫儒殘暴。僅存壞垣而已。張全義初至。白骨蔽地。荆棘彌望。居民不滿百戶。全義麾下纔百餘人。相與保中州城。四野俱無耕者。全義乃於麾下選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給一旗。一榜。謂之屯將。使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植旗張榜。招懷流散。勸之樹藝。惟殺人者死。餘但笞杖而已。無嚴刑。無租稅。民歸之如市。又選壯者教之戰陳。以禦寇盜。數年之後。都城坊曲漸復。舊制諸縣戶口率皆歸。復桑麻蔚然。野無曠土。其勝兵者大縣至七千人。小縣不減二千人。乃奏置令佐以治之。全義明察。人不能欺。而爲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綵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

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繭則笑耳。有田荒穢者則集衆杖之。或訴以乏人牛。乃召其鄰里責之曰。彼誠乏人牛。何不助之。衆皆謝。乃釋之。由是鄰里有無相助。故比戶皆有蓄積。凶年不饑。遂成富庶焉。(光啟三年)

昭宗卽位。體貌明粹。有英氣。喜文學。以僖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復前烈之志。尊禮大臣。夢想賢豪。踐阼之始。中外忻忻焉。(昭宗文德元年)

荆南兵荒之餘。止有一十七家。歸州刺史郭禹勵精爲治。撫集彫殘。通商務。農晚年殆。及萬戶。時藩鎮各務兵力。相殘莫以養民爲事。獨華州刺史韓建招撫流散。勸課農桑。數年之間。民富軍贍。時人謂之北韓。南郭。(同上)

朱全忠引兵屯河中。上御延喜樓。朱全忠遣牙將寇彥卿奉表稱邠岐兵逼畿甸。請上遷都洛陽。及下樓。裴樞已得全忠移書。促百官東行。驅徙士民。號哭滿路。罵曰。賊臣崔胤召朱溫來。傾覆社稷。使我曹流離至此。老幼縶屬。月餘不絕。車駕發長安。全忠以其將張廷範爲御營使。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取

其材浮滑沿河而下。長安自此遂巨墟矣。全忠發河南北諸鎮丁匠數萬。令張全義治東都宮室。江浙湖嶺諸鎮附全忠者。皆輸貨財以助之。車駕至華州。民夾道呼萬歲。上泣謂曰。勿呼萬歲。朕不復爲汝主矣。館於興德宮。謂侍臣曰。鄙語云。紇于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下霑襟。左右莫能仰視。車駕至陝。以東都宮室未成。駐留於陝。全忠自河中來朝。上延全忠入寢室。見何后。后泣曰。自今我家夫婦委身全忠矣。(天祐元年)

世宗在藩。多務韜晦。及卽位。破高平之寇。人始服其英武。其御軍號令嚴明。人莫敢犯。攻城對敵。矢石落其左右。人皆失色。而上略不動容。應機決策。出人意料。表又勤於爲治。百司簿籍。過目無所忘。發姦擿伏。聰察如神。閑暇則召儒者讀前史。商榷大義。性不好絲竹珍玩之物。常言太祖養成王峻王殷之惡。致君臣之分不終。故羣臣有過。則面質責之。服則赦之。有功則厚賞之。文武參用。各盡其能。人無不畏。其明而懷其惠。故能破敵廣地。所向無前。然用法太嚴。羣臣職

事小有不舉，往往寘之極刑。雖素有才幹聲名，無所開宥，尋亦悔之。末年寢寬登遐之日，遠邇哀慕焉。宣遺詔命梁王宗訓卽皇帝位，生七年矣。（後周世宗顯德六年）

按北周武帝剛毅賢明，誅護親政，國大治。時北齊文宣帝已死，三傳至帝

緯，性昏愚，嬖倖用事，國政大亂。且陳頰侵其南，封土亦蹙。武帝利北齊之

內憂外患，卽陳宣帝太建九年自將滅之。北齊傳國至是，凡二百八年而亡。翌年武帝

死，經子宣帝至孫靜帝年幼，太后父楊堅輔政，尋受其禪，是爲隋文帝。陳時

宣帝太建十三年文帝卽位七年而併後梁。其翌年伐陳，陳自武帝後四傳而至後

主叔寶，淫佚奢侈，民心離二。隋一舉而滅其國，陳稱帝凡三十二年。自東

晉元帝卽位至是二百七十三年。隋始併江南而統一天下，注意治國，帝

頗有治才，其所更定刑法、官制、實爲唐代制度之根源。爲後世所遵奉，又

輕減賦稅，愛養百姓，故戶口滋殖，天下太平。帝先以事廢長子勇，立次子

廣爲太子已而悔之。廣遂弒帝卽位。是爲煬帝。性喜豪華。內則盛興土木。外則屢事遠征。天下苦役皆懷亂。及帝敗於遼東。諸方豪傑競起。國遂分崩。李密略取河南諸邦。魏公竇建德據河北。稱長樂王。後爲夏王。其他江南之地。則有林士弘據鄱陽。稱楚帝。蕭銑據江陵。稱梁帝。北則有劉武周據馬邑。梁師都據朔方。共臣服突厥。又有小國介立其間。海內麻亂。突厥以事怨隋。屢寇北邊。煬帝以李淵爲太原山西太原府治留守。防之不利。恐獲罪。淵次子世民。聰明有大志。見隋室方亂。勸淵舉兵。淵從之。借援突厥。渡河而西。圍長安。煬帝時巡幸江東。以代王侑留守西京。越王侗留守東都。李淵既取長安。奉代王爲恭帝。禪之。是爲唐高祖。時武德元年隋三十七年而亡。高祖遣世民東向以討羣雄。唐之一天下皆世民功。世民勳望日隆。其兄建成弟元吉等嫉而欲殺之。世民知而先發。遂殺二人。於是太祖立世民爲太子。是爲太宗。太宗卽位。以杜如晦房玄齡等執朝政。魏徵王珪等備顧問。

李勣李靖等掌軍事。國威外耀。政治克修。世稱秦漢以來第一聖主。帝死。太子高宗嗣。高宗初年。長孫無忌褚遂良李勣等文武諸臣受遺詔輔政。天下嚮治。太宗高宗二代爲唐室最盛之期。然太宗高宗功業不在內治。而在外征。唐初四十年間。因外征故。中南東三方之亞細亞大陸。殆皆爲唐所羈縻。氣運實以斯時爲極盛。初高宗之卽位也。聞太宗宮女武氏美。密納之後宮。遂立爲后。褚遂良長孫無忌諫。均被貶。已而高宗多疾。不視朝。武后有才略。時代決政事。皆稱旨。自是大權悉歸武后。稱曰天后。勢傾朝野。高宗死。子中宗立。未幾武氏廢之。立其弟睿宗。而自臨朝稱制。於是李勣孫李敬業高宗弟越王貞等前後舉兵。然皆敗死。武后遂殺唐宗室貴戚。改國號曰周。廢睿宗。而自卽帝位。所謂則天皇后是也。武后多嬖倖。內行不修。恐國民不服。任酷吏。拊制天下。然有權略。善舉賢能。婁師德狄仁傑張柬之等。諸名臣皆集於朝。以宰輔得人。百姓安堵。已而武后病。張

柬之發兵斬嬖倖。迫武后遜位於中宗。先中宗之被廢也。皇后韋氏常侍
 帝。共艱厄。帝深德之。及復位。韋氏亦預朝政。勢傾朝野。已而有淫行。憚帝
 遂弑之。臨朝稱制。睿宗子隆基起兵誅韋氏及其黨。迎睿宗復位。尋傳位
 隆基。是爲玄宗。玄宗卽位。舉姚崇。宋璟等爲相。勵精圖治。賦役寬平。百姓
 殷富。故唐代之治。前稱貞觀。後稱開元。玄宗在位已久。漸好侈樂。及李林
 甫爲相。專迎合帝意。壅閉聰明。於是任安祿山一身統三鎮。負兵力。懷異
 志。及楊國忠代李林甫爲相。素與安祿山有隙。祿山遂反。率大軍南下。河
 北諸州皆望風降賊。賊軍渡河。陷東都洛陽。遂西進。犯長安。官軍防之。潼
 關大敗。玄宗奔蜀。傳位太子。長安陷於賊。祿山都洛陽。稱帝。太子避賊。卽
 位靈武。甘肅靈州是爲肅宗。郭子儀。李光弼等諸名將。來會回紇。西域之援兵
 尋亦至。軍勢大振。是時河北河南地。皆沒賊軍。但以顏真卿據平原。山東省濟南府

陵其從兄顏杲卿據常山。直隸正定府張巡固守睢陽。河南歸德府賊軍不能略山東。祿

山愛少子欲立爲嗣。長子安慶緒怨，乃殺之。未幾，其將史思明又殺慶緒。稱帝，思明亦愛少子，爲其長子史朝義所殺。官軍乘之，先復長安。肅宗及

上皇玄宗歸，遣諸將平定河南北。肅宗死，太子代宗立，請回紇援兵，共討

史朝義，大破之。復洛陽，賊大懼，殺朝義以降。於是內亂始平。賊將張忠志

田承嗣、李懷仙等皆降。朝廷冀無事，以忠志爲成德直隸正定府節度使，承嗣爲

魏博直隸大名府節度使，懷仙爲盧龍直隸北京節度使，三鎮約通婚姻，互爲表裏。募

兵固城，遂不供貢賦。代宗不能制，及德宗嗣位，勵精求治，欲殺藩鎮之勢。

時成德節度使張忠志死，請子惟岳留後。朝廷不許，遂叛。魏博盧龍諸鎮

應之，舉盧龍節度使朱滔爲盟主。淮西河南汝甯府節度使李希烈亦起兵應之。

官軍將征之，以軍費多，府庫不支。時盧杞爲相，勸帝下間架除陌之令。然

天下苦於厚斂，遠近嗟怨。會涇原兵將討關東之叛，道經京師，朝廷待遇

頗薄。於是怒而作亂，奉朱泚爲主，以廢間架除陌法爲名。帝出奔奉天。陝西

乾州以渾瑊李晟等之援得歸長安。德宗後經順宗而至憲宗。英武任賢相。杜黃裳李縫。釐內政。又用名將武元衡。裴度。制外鎮。淮西先破。河北諸鎮。尋降。藩鎮始稍憚朝威。自肅宗代宗皆庸弱。且屢遭蒙塵之禍。宦者常侍左右。遂預機務。又握軍符。憲宗晚年信神仙之說。服金丹。多躁怒。宦者恐弑之。立太子穆宗。穆宗後敬宗嗣。敬宗後文宗嗣。皆由宦者擁立。文宗死。宦者仇士良立其弟武宗。武宗後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四代皆宦者所立。彼等既負擁立功。且以文宗武宗之間宰相不和。朝廷方有朋黨之爭。李宗閔牛僧儒以私怨與李德裕相閔。日以排擠爲事。宣宗初深自韜晦。及卽位。外舉畢誠乘黨。頃吐蕃諸部之衰。復隴西青海地。內任令狐綯。謀欲壓制宦者。時號曰小太宗。然蕃鎮之跋扈。宦者之專橫。其根底已深。終無如何。是時沙陀部長李克用率部下破黃巢。平其亂。賊將朱溫來降。賜名全忠。以爲節度使。鎮汴。河南開封府克用頗輕侮之。全忠怒。發兵襲克用。自是二

人相仇敵。僖宗後弟昭宗立，有英氣，抱恢復之志，與宰相崔胤謀，欲誅宦者，以朱全忠居近而勢大，召其兵。全忠先據汴，已併河南河北諸鎮，有挾天子以令天下之意。於是率兵入京，師殲宦者，宦者之擅威福一百五十餘年，乃無遺類。全忠以功爲梁王，威振四方，竊謀篡奪，殺崔胤，促帝遷都洛陽。全忠既遷，昭宗於洛陽憚其有英氣，及楊行密、李茂貞、王建、李克用等前後起兵，以興復唐室爲名。全忠恐有中變，遂弑之，立其子哀帝。時年十三，後三年而禪位全忠。至是，唐二百九十年而亡。朱全忠已篡唐國號，後梁。然北有晉王李克用，據晉陽，佔山西之地；西有蜀王王建，據成都，領四川；南有吳王楊行密，據揚州，皆獨立一方，頻與後梁爭，遂無能統一天下者。

第六章

北宋一統之政教新舊黨與治亂之關係及遼之政教理亂

范質在相位，下制敕，未嘗破律，命刺史縣令，必以戶口版籍爲急，使者案民田

及獄訟皆召見爲述天子憂勤之意乃遣之時號賢相(宋太祖乾德元年)先是遼主知達里沈厚多智有任重才卽位初卽擢南院大王達里在治所不修邊幅均賦役勸耕稼戶口豐殖時耶律烏珍爲北院大王與達里俱有政跡朝議以爲富民大王故遼主雖暴虐而境內相安(同上)

初太祖詔盧多遜錄時政月送史館多遜訖不能成書於是右補闕直史館胡旦言自唐以來中書樞密院皆置時政記每月編修送史館周顯德中宰相李穀又奏樞密院置內庭日曆自後因循廢闕史臣無凭撰集望令樞密院依舊置內庭日曆委文臣任副使者與學士輪次紀錄送史館帝采其言詔自今軍國政要並委參知政事李昉撰錄樞密院副使一人纂集每季送史館昉因請以所修時政記每月先奏御後付所司從之時政記奏御自昉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

帝召宰臣王旦知樞密院事王欽若等對於崇政殿之西序帝曰去年十一月

二十七日夜將半。朕方就寢。忽一室明朗。驚視之。俄見神人。星冠絳袍。告朕曰。來月三日。宜於正殿建黃籙道場一月。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勿泄天機。朕悚然起對。忽已不見。命筆誌之。十二月朔。卽蔬食齋戒於朝元殿。建道場。結采壇九級。又雕木爲輿。飾以金寶。恭佇神貺。雖越月未敢罷去。適覩皇城司奏。左承天門屋之南角。有黃帛曳於鷗吻之上。朕潛令中使往視。回奏云。其帛長二丈許。緘一物如書卷。纏以青縷。三周封處。隱隱有字。朕細思之。蓋神人所謂天降之書也。帝卽步至承天門。焚香望拜。命內侍周懷政皇甫繼明升屋對捧。以降。王旦跪奉進。帝再拜受書。置輿上。復與旦等步導。郤繖蓋。撤警蹕。至道場。授知樞密院陳堯叟啟封。上有文曰。趙受命興於宋。付於脊。居其器。守於正。世七百九。九定。既去帛。啟緘。命堯叟讀之。其書黃字三幅。詞類尙書洪範。老子道德經。始言帝能以至孝至道紹世。次諭以清淨簡儉。終述世祚延永之意。讀訖。藏以金匱。旦等稱賀於殿之北廡。是夕命旦宿齋中書。晚詣道場。旦趨往而帝已

先至羣臣入賀於崇政殿。賜宴。帝與輔臣皆蔬食。遣吏部尚書張齊賢等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及京城祠廟。(真宗大中祥符元年)

先是五月。帝復言夢見向者神人言。來月上旬。復當賜天書於泰山。密告王欽若。於是欽若奏是月木工董祚於皇城亭北。見黃素書。曳林木之上。有字不能識。言於皇城使王居正。居正見其上有御名。馳告欽若。欽若等就取得之。遂建道場。明日跪授中使捧詣闕。奏至。帝亟召王且等諭其事。欲自出奉迎。卽命且爲導衛使。具儀仗奉迎天書。安於含芳園之正殿。帝再拜受授。陳堯叟啟封。其文曰。汝崇孝奉。育民廣福。錫爾嘉瑞。黎庶咸知。祕守斯言。善解吾意。國祚延永。壽歷遐歲。讀訖。召百官示之。左右奏苑中有雲五色。讀天書次。黃雲如鳳。駐殿上。(同上)

皇城使劉承珪詣崇政殿。上新製天書法物。言有鶴十四來翔。天書扶持使。丁謂奏。雙鶴度天書輦。飛舞良久。翼日帝顧謂曰。昨所睹鶴。但於輦上飛度。若云

飛舞良久。恐不爲實。卿當易此奏也。謂再拜曰。陛下以至誠奉天。以不欺臨物。正此數字所繫。尤深望付中書載於時政記。帝俛首許之。(同上)

詔所經州縣。采訪民間不便事。并市物之價。車服權衡度量。不如法者。舉儀制禁之。有奇才異行。隱淪不仕者。與所屬長吏論薦。鰥寡惇獨。不能自存者。量加賑恤。官吏政跡尤異。民受其惠。及不守廉隅。昧於政理者。孝子順孫。義夫節婦。爲鄉里所稱者。並條析以聞。官吏知民間利病者。亦爲錄奏。(同上)

遼太后明習政事。能用善謀。素嫺軍旅。澶淵之役。親御戎車。指揮三軍。賞罰信明。將士用命。教遼主以嚴。遼主初卽位。或府庫中需一物。必詰其所用。賜及文武臣僚者。與之。不然。不與。遼主既不預朝政。縱心弋獵。左右有與遼主諧謔者。太后知之。必杖責其人。遼主亦不免詰問。御服御馬。皆太后檢校焉。歸政未幾。而殂。遼主哀毀骨立。哭必歐血。(祥符二年)

先是樞密院月錄附史事。送中書編於時政記。及是王欽若陳堯叟等請別撰。

從之。樞密院時政記始此。(祥符五年)

王旦爲宰相，務遵法守度，重於改作，善於論奏，言簡理順，其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居家賓客滿座，必察其可言，及素知名者，別召與語，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獻之，密籍其名以薦人，未嘗知遼人常於歲給外，別假錢幣，且請以歲給三十萬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遼人得之大慚，次年復下有司契丹所借金幣六萬，事屬微末，令仍依常數與之，後不爲比，當是時，兵革不用，海內富實，天下稱爲賢相。(天禧元年)

遼自蕭哈綽、蕭朴相繼爲樞密使，專尚吏才好，自聽訟，時人轉相效習，風俗日衰。遼主下詔曰：朕以國家以南北二院分治契丹漢人，蓋欲去貪枉除煩擾也。若貴賤異等，則怨必生，自今貴戚以事被告，不以事之大小，並命所在官吏案問，具申南北院覆問，得實以聞，其不案輒申及受請託爲奏言者，以本犯人罪罪之。(仁宗天聖四年)

置理檢使。以御史中丞爲之。其登聞檢院。函改爲檢匣。如指陳軍國大事。時政得失。並投檢匣。令畫時。進入常事。五日一進。其稱冤濫枉。屈而檢院鼓院。不爲進者。並許詣理。檢使審問。以聞。時上封者。言自至道三年廢理檢院。而朝廷得失。天下冤枉。浸不能自達。帝讀唐史見。函故事。與近臣言之。夏竦因請復置使。領帝從其議。始命御史中丞王曙兼理檢使。(天聖七年)

遼主殂於大斧河之行宮。年六十一。諡曰文武大孝宣皇帝。廟號聖宗。聖宗守約甚堅。未嘗稍啟邊隙。在位四十九年。理寃滯。舉才行。察貪殘。抑奢僭。錄死事子孫。振諸部貧乏。責近臣迎合。卻高麗女樂。在遼諸帝中。號爲令主。(天聖九年)遼主溺浮屠法。務行小惠。數降赦宥。釋死囚甚衆。聖宗之風替矣。(慶曆六年)

以刑部中知制誥曾公亮爲翰林學士。公亮自爲集賢校理。卽預經筵。凡十餘年。帝每厚遇之。及遷學士。管勾三班。三班吏叢猥老胥。抱文書升堂取判者。皆高下在口。異時長漫不省察。謹占署而已。公亮盡取前後條目。置座側。案以從。

事吏束手無能爲後至者皆以爲法(皇祐二年)

遼知樞密北院事蕭圖固哩辨敏善伺顏色應對合上旨太后嘗曰有大事非圖固哩不能決由是眷遇日隆授北院樞密使許便宜從事圖固哩好聚斂專悞變更法度時皇太叔重元有異志圖固哩爲樞密數月所薦引多重元之黨其姦佞如此(嘉祐七年)

遣御史中丞滕甫知制誥吳充安撫河北時河北地大震涌沙出水壞城池廬舍吏民皆幄寢芟舍甫至獨臥屋下曰民恃吾以生屋摧民死吾當以身同之民始歸安其室乃命葬死者食饑者除田稅察惰吏修隄防繕甲兵督盜賊北道遂安(神宗熙甯元年)

王安石銳意更法而帝信任益專唐介旣死同列無一人敢與之抗者曾公亮屢請老富弼稱疾不視事趙抃力不勝遇一事變更稱苦者數十故當時謂中書有生老病死苦蓋言安石生公亮老富弼病唐介死趙抃苦也(熙甯二年)

立保甲法時王安石言先王以農爲兵今欲公私財用不匱爲宗社長久計當罷募兵用民兵乃立保甲其法十家爲保選主戶有幹力者一人爲保長五十家爲大保選主戶物產最高者一人爲大保長十大保爲一都保選主戶有行止材勇爲衆所伏者爲都保正又以一人爲之副應王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爲保丁授之弓弩教之戰陳每一大保夜輪五人往來巡警遇有盜晝時聲鼓大保長以下率保丁追捕如盜入別保遞相擊鼓應接襲逐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同保犯彊盜殺人彊姦略人傳習妖教造畜蠱毒知而不告依律伍保法餘事非干己及非敕律所聽糾皆無得告雖知情亦不坐若於法鄰保合坐罪者乃坐之其居停彊盜三人經三日保鄰雖不知情科失覺罪逃移死絕同保不及五家併他保有自外入保者收爲同保戶數足則附之俟及十家則別爲保置牌以書其戶數姓名提點刑獄趙子幾迎安石意請先行於幾縣詔行之遂推行於永興秦鳳河北東西五路以達於天下於是諸州籍民爲保甲日

聚而教之。禁令苛急。往往去爲盜。郡縣不敢以聞。(熙甯三年)

王安石秉政五年。更法度。開邊疆。老成正士。廢黜殆盡。儂慧巧佞。超進用事。天下怨之。而帝倚任益專。及鄭俠疏進。安石不自安。求去位。乃以吏部尙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江甯府呂惠卿。使其黨變姓名投匭。留之。安石感其意。因乞韓絳代己。而惠卿佐之。帝從其請。二人守其成規不少失。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熙甯七年)

帝天性孝友。其入事兩宮。侍立終日。雖寒暑不變。親愛二弟。無纖毫之間。終帝之世。乃出居外第。總攬萬幾。小大必親。御殿決事。或日昃不暇食。侍臣有以爲言者。帝曰。朕享天下之奉。非喜勞惡逸。誠欲以此勤報之耳。謙沖務實。終身不受尊號。時承平日久。事多舒緩。帝勵精圖治。欲一振其弊。又以祖宗志吞幽薊。靈武而數敗。兵奮然將雪數世之恥。王安石遂以富彊之謀。進而青苗保甲均輸市易水利諸法。一時並興。天下騷然。痛哭流涕者。接踵而至。帝終不覺寤。方

廢逐元老擯斥諫士行之不疑祖宗之良法美意變壞幾盡馴至靖康之禍(元豐六年)

時呂公著獨相羣賢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號洛黨以程頤爲首而朱光庭賈易爲輔蜀黨以蘇軾爲首而呂陶等爲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爲首而輔之者尤衆是時熙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怨入骨髓陰伺間隙而諸臣不悟各爲黨訾議惟呂大防秦人戇直無黨范祖禹司馬光不立黨哲宗元祐二年

自元祐初一新庶政至是五年人心已定唯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撼在位呂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宿怨謂之調停蘇轍斥非遂止(元祐五年)

太皇太后高氏崩自垂簾以來召用名臣罷廢新法苛政臨政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安杜絕內降僥倖裁抑外家私恩人以爲女中堯舜(元祐八年)

初王安石呂惠卿造立三法悉變祖宗之政多引小人以誤國賴先帝覺悟罷逐兩人而所引羣小已布滿中外不可復去蔡確連起大獄王韶勅取熙河章惇開五溪沈起擾交管沈括徐禧俞充种諤興造西事兵民死傷皆不下二十萬先帝臨朝悼悔謂朝廷不得不任其咎以至吳居厚行鐵冶之法於京東王子京行茶法於福建蹇周輔行鹽法於江西李稷陸師閔行茶法市易於四川劉定教保甲於河北民皆愁痛比屋思亂(同上)

以新除吏部尙書韓忠彥爲門下侍郎忠彥入對陳四事曰廣仁恩開言路去疑似戒用兵太后納之自是忠直敢言知名之士稍見收用時號小元祐(元祐三年)

遼主殂於行宮年七十廟號道宗遺詔燕國王延禧嗣位北面樞密使耶律阿蘇知樞密院事耶律儼同受顧命道宗卽位求直言訪治道勸農桑興學校救災卹患粲然可觀及謗訕之令旣行告訐之賞日重羣邪並進賊及骨肉諸部

浸叛用兵無甯歲。唯一歲飯僧三十六萬。一日而祝髮者三千人。崇尚佛教。罔知國郵。遼亡徵見矣。延禧卽位。樞前羣臣上尊號曰天祚皇帝。(徽宗建中靖國元年)

時蔡京大興工役。民不聊生。變亂法度。吏無所遵。鄭居中每爲帝言。帝亦惡京。專乃拜居中太宰。使伺察之。又以劉正夫議論數與京異。拜爲少宰。居中存紀綱。守格令。抑僥倖。振淹滯。士論翕然望治。(政和六年)

上幸上清寶籙宮。命靈素講道經。自是每設大齋。費緡錢數萬。謂之千道會。令士庶入殿聽講。帝爲設幄其側。靈素居高座。使人於下再拜請問。然所言無殊絕者。時雜以捷給嘲諛。以資嫖笑。復令吏民詣宮受神霄祕籙。朝士之嗜進者。亦靡然從之。(政和七年)

政和初。蔡京被召。帝戲語京子攸。謂須進土宜。遂得檄欖一小株。雜諸草木進之。當時以爲珍。其後又有使臣王永從。士人僉輒皆隸蔡攸。每花石至。動數十

舟盛章守蘇州及歸作開封尹亦主進奉然朱勗之綱爲最四年以後東南郡守二廣市舶率有應奉多主蔡攸至是則又有不待旨者但進物至計會諸閹人閹人亦爭取以獻焉天下乃大騷然矣大率太湖靈璧慈溪武康諸石二浙花竹雜木海錯福建異花荔子龍眼橄欖海南椰實湖湘木竹文竹江南諸果登萊淄沂海錯文石二廣四川異花奇果貢大者越海渡江毀橋梁鑿城廓而置植之皆生成異味珍苞率以健步捷走雖萬里用四三日卽達色香未變也蔡京因奏陛下無聲色犬馬之奉所尙者山林竹石乃人之棄物但有司奉行過當可卽其浮濫而懲艾之乃作提舉人船所命巨閹鄧文誥領焉又詔監司郡守等不許妄進其係應奉者獨令朱勗蔡攸王永從俞鞞陸漸應安道六人聽旨他悉罷之由是稍戢未幾天下復爭獻如故又增提舉人船所進奉花石綱運所過州縣莫敢誰何殆至劫掠遂爲大患(同上)

蔡京暮年卽家爲府干進之徒舉集其門輸資僮奴以得美官者踵相躡綱紀

法度一切爲虛文。患失之心無所不至。根結盤固。牢不可脫。卒以召釁。誤國爲宗。社奇禍。雖以譴死。而海內多以不正典刑爲恨云。（欽宗靖康元年）

童貫握兵二十年。權傾一時。奔走期會。過於制。敕狀魁梧。頤下生鬚十數。皮骨勁如鐵。不類閹人。有度量。能疏財。後宮白妃嬪以下。皆獻饋。結納左右。婦寺譽言日聞。寵煽翕赫。庭戶雜遼。成市。岳牧輔弼。多出其門。窮姦檢禍。流毒四海。死不足償責。（同上）

按後晉高祖之得天下也。契丹力居多。故執臣下禮。及高祖死。從子出帝立。頗失禮於契丹。太宗怒。大舉南下。擒出帝。自據大梁。國號曰遼。河之南北諸州。概降之。遼自太宗後。內訌相繼。世宗卽位。不五年被弑。太宗子穆宗立。耽遊飲酒。國勢頗不振。後周世宗乘之。悉奪瓦橋關。（直隸保定府附近）以南地。偶罹疾死。子恭帝年僅七歲。軍士等以宿將趙匡胤。夙有威望。擁立之。卽位於汴。是爲宋太祖。建國以來。亟亟欲改其宿弊。遂致國力日弱。神宗之

政不但其經略外國之失也。又於國內起黨禍。王安石之新法本以國庫充實爲主。凡民皆不喜之。當時名臣歐陽修、司馬光等以其違宗制，專與相抗。當時學者亦概詆之。神宗死，子哲宗嗣，年幼，太皇太后高氏攝政。退安石之黨，任司馬光以下舊法黨。悉罷新法。未幾光死，舊法黨失其首領，更各分黨相爭。新法黨之首領章惇乘之，漸恢復黨勢。及哲宗親政，握朝廷大權，復行新法。違者貶竄之。徽宗卽位，亦以年幼，太后向氏預政。用韓忠彥等舊法黨，以蔡京握政權。京新法黨首領也。神宗以來，新舊兩黨相爭，政權凡三十年。徽宗闇愚奢侈，大起土木，致四方珍奇。又信道教，建宮觀，寵方士，費用不資。蔡復新法，圖收斂，專事應奉，以固帝寵。遇獨擅國政者，殆二十年。子蔡攸權勢亦亞父，引其族黨，充滿朝廷。蔡京又欲立邊功，以增威望，而厚帝之信任，招致廣西、貴州、雲南諸蕃族。又遣童貫等拓地於西陲，擊吐蕃，復河湟之地。又圖西夏，自是關中、隴西之地復爲兵馬之

區童貫既復河湟自請使遼覘其虛實有馬植者不得志於遼見貫獻策使與金夾擊遼貫大喜伴歸盛稱其計可從徽宗遂遣使自海道以通金於是宋與金之連合始成

史理氏曰自古無不合之天下無不分之天下天演之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當其合也一代之治亂以天朝之政治爲隆污當其分也競爭之勝負以割據之形勝爲遲速蓋據形勝以守則一人守險萬夫不能過藉形勝以戰則鞭撻四鄰有建瓴捲席之勢戰必克守必固是故處競爭之世有一擅形勝之利者必并分爲合自唐合天下二百餘年至五代而四分五裂五代分天下五六十年至宋而又大一統蓋唐之合合於據關中之形勝宋之合合於據大梁之形勝此天時地理所致又豈趙普所謀哉且夫當宋之未合也有蜀北漢南漢南唐後周之競爭兵相敵也財相若也地相埒也然而後周獨霸當後周之未代後漢也而後漢獨霸後漢之未

代後晉也。後晉獨霸梁唐亦然。至有宋之代後周也。且大一統。此無他。蓋梁唐晉漢周均據大梁適中之地。東左南唐江南之富。西右後蜀四川之險。南面南漢兩廣之雄。北背北漢太原之要。和則聯外以安。內戰則居中。以御外。此天險之國。尤利競爭之勢者。爲梁唐晉漢周所割據。此所以雄霸一時也。而宋既據天險之國。又爲民心天命所歸。得趙普之助。西除後蜀。東鋤南唐。南擯南漢。然後北下太原。遂大一統。然而太原一下。西北保障驟失。遂與契丹接境。內寇平而外患又起。夫太原之不可下也。若此。設當雪夜親幸重茵。行酒不納。趙普之謀實行。下太原之計。則北漢必結契丹以相敵。西北既養成強敵。以自貽戚。而東南半壁未可卒圖。四圍皆敵居中。適足以致寇。則宋之爲宋。未可知也。嗚呼。五代解紐。各據一方。犬牙相錯。東唐西蜀。南漢北漢。競爭數十年。終不過偏安一隅。退就藩臣之列。而爲海之宗。執牛之耳者。無論何姓。盤結於大梁適中之地。至宋且大一。

統也。吾故曰競爭之勝負以割據之形勝爲遲速也。

宋新舊黨執政年限如左

帝	王	黨派	首領	年號	年	限	總數
神宗		新法	王安石	熙甯	二至九	八	
哲宗 _{太皇太后}	攝政時代	舊法	司馬光	元祐	元至二	二	
	親政時代	新法	章惇	紹聖	元至 _{元符} 三	七	
徽宗 _{皇太}	攝政時代	舊法	韓忠彥	_{建中靖國} 元	元至 _{崇甯} 元	二	
	親政時代	新法	蔡京	崇甯	二至五	三	

第七章 金之政教理亂南宋末年之糝政及元之政教興衰

金帥宗翰退師。帝北遷。皇后皇太子皆行。由鄭州路進發。凡法駕鹵簿。皇后以下車輅鹵簿。冠服禮器。法物大樂。教坊樂器。祭器八寶九鼎圭璧。渾天儀銅人刻漏古器。景靈宮供器。太清樓祕閣三館書。天下州府圖及官吏內人內侍技

藝工匠倡優府庫蓄積爲之一空帝在軍中頂青氈笠乘馬後有監軍隨之自鄭門而北每過一城輒掩面號泣(靖康二年)

先是金以韓企先爲尙書左丞相召至上京金主見之驚異曰朕疇昔嘗夢此人今果見之於是議定制。度損益舊章企先博通經史知前代故事或因或革咸取折衷焉以改定制。度宣示中外(高宗紹興四年)

金主殂於明德宮年六十一諡曰文烈皇帝廟號太宗後增上尊諡曰體元應運世德昭功哲惠仁聖文烈皇帝太宗在位十三年宮室苑籞無所增益承太祖草創之後以杲宗幹知國政以宗翰總戎事既滅遼破汴卽議禮制度治厯明時經國規摹至是始定云(紹興五年)

金以遷都詔中外改元貞元內外文武皆進官一等改燕京爲大興府號中都爲中京會甯府爲北京汴京開封府爲南京而舊遼陽府爲東京大同府爲西京如故分蕃漢地爲十四路置總管府名都城門十二命近臣書之名太府廟

曰衍慶宮。以奉太祖太宗德宗神主。又作原廟於其東。以奉太祖已上。舊取士無殿試。金主始復之。凡鄉試三人而取一。府試四人而取一。府試分六路。河北及燕人於大興。遼之東北。於會甯。山後及河東人於大同。山東人於東平。河南人於開封。關中於河中。通以五百人爲合格。殿試又黜之。榜首卽授奉直大夫。翰林應奉文字。後又罷經義神童等科。惟以詞賦法律而已。金之用刑。舊有沙袋。熙宗立。始去之。金主立。又去杖脊。凡徒刑止以荆決臀。爲其近人心故也。徒刑五等。自五年至一年。皆使之雜作。滿則釋之。金主又定車蓋之式。后妃車飾以金。三品以上飾以銀。自后妃至五品。皆朱輪。六品已下黑綠而已。舊親王宰執用紫蓋。金主使削之。惟太子用紅。諸妃用紫。三品以上用青。皆以羅。四品五品用青。皆以絹。餘不得用。(紹興二十三年)

初秦檜病篤。招參知政事董德元簽書充樞密院事。湯思退至臥內。以後事囑之。且贈黃金各千兩。德元以爲若不受。則他時病愈。疑我二心。乃受之。思退以

爲檜多疑。他時病愈，必曰：我以金試之，便待我以必死耶？乃不敢受。帝聞之，以思退爲非檜黨，乃以思退兼權參知政事。是夜檜死，年六十六。遺表略曰：願陛下益固鄰國之權盟，深思宗社之大計，謹國是之搖動，杜邪黨之窺覷。初靖康末，檜在中司，爲金所執而去。天下高之，及歸，驟用爲相，力引一時仁賢，如胡安國、程瑀、張燾之徒，布在臺省。士大夫亟稱之。未幾，爲呂頤浩、朱勝非所排，遂不復用。檜以張浚與趙鼎有隙，因薦樞密使張浚罷，鼎復相。諸執政盡逐，而檜獨留。旣而與鼎並居相位，卒傾鼎去之。金人渝盟，軍民皆歸咎於檜。檜傲然不肯退，又使王次翁奏留之。韓世忠、張俊、岳飛方持兵權，檜與張俊密約和議，而以兵權歸張俊。飛旣誅，世忠亦罷。俊居位不去，檜乃使江邈論罷之。由是中外大權盡歸於檜。非檜親黨及昏庸諛佞者，則不得仕宦。忠正之士多避山林間。紹興十二年科舉，諭考試官以其子熺爲狀元。二十四年科舉，又令考試官以其孫塤爲狀元。彗星見，檜不退。頻使臣寮州縣奏祥瑞，以爲檜秉政所致。帝見

江左小安爲檜力任之不疑。檜因結內侍及醫師王繼先希微旨動靜必具知之。日進珍寶珠玉書畫奇玩羨餘。帝寵眷無比。命中使陳腆續瑾賜珍玩酒食無虛日。兩居相位。凡十九年。薦執政。必選無名譽柔佞易制者。不使預事。備員書姓名而已。其任將帥必選駑才。初見財用不足。密諭江浙監司暗增名稅七八。故民力重困。饑死者衆。又命察事卒數百游市間。聞言其姦惡者卽捕送大理獄。殺之上。書言朝政者例貶萬里外。日使士人歌誦太平中興聖治之美。士人稍有政聲名譽者必斥逐之。固寵市權諫官略無敢言其非者。自劉光世薨其建康園第併以賜檜。及張俊歿其房地宅緡值二百千。其家獻於國。檜盡得之。性陰險如崖。深阻不可測。喜賊吏惡廉士。略不用。祖宗法每入省已漏卽出。文案壅滯皆不省。貪墨無厭。監司帥守到闕例要珍寶。必數萬貫。乃得差遣。及其贓污不法爲民所訟。檜復力保之。故賊吏恣橫。百姓愈困。臘月生日。州縣獻香送物爲壽。歲數十萬。其家富於左藏數倍。士大夫投書啟者。臯夔稷契以

爲不足比擬。必曰元聖。或曰聖相。至有請加檜九錫。及置益國官屬者。至於忘讎逆理。陷害忠良。沮宗資之議。其罪尤大。帝漸知檜跋扈。憚之不敢發。至是首勒燬。致仕。欲以次斥逐其黨。而國勢已不振矣。(紹興二十五年)

金世宗殂於福安殿。年六十七。金主在位二十八載。南北講好。與民休息。躬節儉。崇孝弟。信賞罰。重農桑。羣臣奉職。上下相守。家給人足。倉廩有餘。刑部斷罪多不踰二十人。國中號稱小堯舜。皇太孫璟承遺詔。卽皇帝位。(孝宗淳熙十六年)

金平章政事完顏守貞罷。守貞讀書。道法律。明習故事。時金有國七十年。禮樂政刑。因遼宋舊制。雜亂無貫。金主欲更定修正。爲一代法。其儀式條約。多守貞裁定。故明昌之治。號稱清明。又喜推轂士類。接援後進。金主疑其有黨。又爲胥持國所間。遂出知濟南府。仍命卽辭。前舉守貞者。董師中路鐸等。皆補外。以知大興府。尼龐古鑑爲參知政事。(光宗紹熙五年)

金右副元帥赫舍哩執中與其黨完顏綽諾富察祿錦烏庫哩道喇等謀作亂。會金主以元兵日近，而執中日務馳獵，不恤軍事，遣使責之。使者至，執中方飼鷄，擲殺之。遂妄稱知大興府圖克坦南平及其子駙馬都尉穆延謀反，奉詔入討。南平姻家福哈別將兵屯城北，執中以好語招而殺之，奪其兵。自通元門入，先遣一騎馳抵東華門，大呼曰：「達勒達至北關已接戰矣。」既又遣一騎往，亦如之。乃使其黨圖克坦金壽召南平，南平行至廣陽門，執中手槍刺殺之，并殺穆延。符寶祇候善延護衛十夫長完顏實古訥聞亂，遽召漢軍五百人赴難，與執中戰，不勝，皆死之。執中至東華門，門閉，金主遣其子蔣王持詔書投於門下，募能殺執中者，白身除大興尹，世襲千戶。軍民無應者。執中欲縱火焚門，護衛色埒奇爾開門納之。執中進至大安殿，金主遙呼曰：「聖主令臣何往？」執中曰：「歸舊邸耳。」金主退入後宮。執中盡以其黨易宿衛，自稱監國都元帥，居大興府，陳兵自衛。夜召聲妓與其黨會飲，明日以兵逼金主，出居衛邸。執中欲封拜其黨，令

黃門入宮收璽。尚宮左夫人鄭氏掌寶璽，拒之曰：「璽，天子所用，呼沙呼人臣，取將何爲？」黃門曰：「今天時大變，主上且不保，何有一璽？」御侍當思自脫計，鄭氏厲聲罵曰：「若輩宮中近侍，恩遇尤隆，君難不以死報，反爲逆豎奪璽耶？我可死，璽必不與。」遂瞑目不語。黃門出，執中卒取宣命之寶，除拜其黨數十人，召孟鑄、張行信至大興府，問曰：「汝輩向來彈我者耶？」鑄等各以正言對。執中乃遣之出，曰：「且須後命。」丞相圖克坦鑑時以墜馬傷足在告，聞難作，命駕將入省，或告之曰：「省府皆以軍士守之，不可入矣。」少頃，軍士索人於閭巷，鑑乃還第。執中欲僭位，召禮部令史張好禮欲鑄監國元帥印，好禮曰：「自古無異姓監國者。」執中乃止。以鑑人望，乃詣鑑訪之。鑑從容謂曰：「昇王章宗之兄，顯宗長子，衆望所屬。元帥決策立之，萬世之功也。」執中默然，乃遣宦者李思中弑金主於邸。時完顏綱將兵在外，執中使綱子安和作家書，使親信人召綱。綱至，囚之憫忠寺，旋押至市口，數以失四川敗縉山之事殺之。因盡撤沿邊諸軍赴中都，平州騎兵屯薊州。

以自重。遣圖克坦銘等迎昇王從嘉於彰德。至中都，卽皇帝位。拜執中太師，尙書令元帥，封澤王。（憲宗嘉定六年）

元主以穆呼哩有佐命功，拜太師，封國王，承制行事，賜誓券金印，分鴻吉哩等十軍。及蕃漢諸軍，並隸麾下。建行省於燕雲。且謂之曰：太行之北，朕自經略。太行之南，卿其勉之。穆呼哩乃自中都南攻遂城及蠡州，皆下之。初，蠡州拒守，力屈乃降。穆呼哩怒，將屠其城。州人趙璿從穆呼哩爲署百戶，泣曰：母與兄在城中，乞以一身贖一城之命。穆呼哩義而許之。（嘉定十年）

金右丞相珠赫哱果勒齊專固權寵，擅作威福，與平章政事高汝礪相倡和，果勒齊主機務，汝礪掌利權，附己者用，不附者斥。凡言事忤意及負才力，或與己頡頏者，於金主前陽稱其才，使幹當河北，陰置之死地。又以己爲相，不得兼樞密。元帥以攬兵柄，乃與汝礪力勸金主南侵，置河北於不問。凡精兵皆集河南，以苟且歲月。至是使奴薩布殺其妻，因歸罪於薩布，而殺之以滅口。事覺，金主

久知其姦。下果勒齊於獄。殺之。初金主將遷汴。欲置虜軍於平州。果勒齊難之。及發中都。金主命穆延盡忠厚攬虜軍。而盡忠輒殺數人。且勸金主取其元給器用。故有札達之難。而中都已亡。金主嘗歎曰。壞天下者。果勒齊搏多也。是歲復京東河北二府九州四十縣。(嘉定十二年)

元始立中書省。改定官名。以耶律楚材爲中書令。時元主至雲中。諸路所貢課額銀幣。以倉廩物料文簿具陳於前。悉符楚材原奏之數。元主笑曰。卿何使錢幣流入如此。即日授以中書省印。俾領其事。事無巨細。一以委之。鉅祜祿重山爲左丞相。鎮海爲右丞相。楚材奏諸路州縣長吏專理民事。萬戶府專總軍政。課稅所專掌錢穀。各不相統攝。著爲令。又舉鎮海鉅祜祿重山爲左右丞相。與之同事。權貴不得志。燕京路長官舒穆魯咸得卜激怒皇叔烏珍。使奏楚材用南朝舊人。恐有異志。不宜重用。因誣搆百端。必欲寘於死地。鎮海重山等懼。讓楚材曰。何爲強更張。必有今日事。楚材曰。立朝廷以來。每事皆吾自爲。諸公何

預焉。若果獲罪，吾自當之。元主察烏珍之誣，逐其使者，而咸得卜爲人所訴。帝命楚材鞠治。楚材奏曰：此人倨傲，故易招謗。今方有事南方，他日治之未晚也。元主私謂近侍曰：楚材不校私讎，真寬厚長者。汝曹當效之。（理宗紹定四年）

金崔立率甲士二百，橫刃入省中，拔劍指完顏納紳及薩尼雅布曰：京城危困已極，二公坐視何也？二相曰：有事當好議之，何遽如是？立麾其黨先殺薩尼雅布，次殺納紳，及左司郎中納哈塔德輝等十餘人。卽諭百姓曰：吾爲二相閉門無謀，今殺之爲汝一城生靈請命。衆皆稱快。金自南遷後，爲宰執者往往無恢復之謀，無事相習低言緩語，互相推讓，以爲養相體。每有四方災異，民間疾苦，將以奏，必相謂曰：恐聖主心困事至危處，輒罷散曰：俟再議已而復然。或有言當改革者，輒以生事抑之。故所用必擇懦熟無鋒鋷者用之。每元兵壓境，則君臣相對泣下，或殿上發長吁而已。兵退則張大其事，會飲黃閣中矣。（紹定六年）

元主將出獵，耶律楚材以太乙數推之，亟言其不可。左右皆曰：不騎射，何以爲

樂出田四日。還至烏特古呼蘭山。溫都爾哈瑪爾進酒。元主權飲。極夜乃罷。翌日殂於行殿。年五十六。葬起輦谷。廟號太宗。諡英文皇帝。太宗性寬恕。量時度力。舉無過事。境內富庶。旅不齎糧。時稱治平。初有旨以孫實勒們爲嗣。實勒們太宗第四子。庫春之子也。至是皇后尼瑪察氏召楚材問之。楚材曰。此非外姓臣所敢知。自有先帝遺詔。幸行之。后不從。遂稱制於和林。(淳祐元年)

元主殂於杭錫雅爾之地。年四十三。葬起輦谷。廟號定宗。自太宗皇后稱制以來。法度不一。內外離心。至是國內大旱。河內盡涸。野草自焚。牛馬死者十八九。人不聊生。諸王及各部又遣使於諸郡。徵求貨財。或於西蕃回鶻索取珠璣。或於東海搜取鷹鵠。驛騎絡繹。晝夜不絕。民力益困。皇后立庫春子實勒們聽政。諸王大臣多不服。(淳祐八年)

元主殂於釣魚山。壽五十二。後追諡桓肅皇帝。廟號憲宗。史天澤與羣臣奉喪北還。於是合州圍解。憲宗沈斷寡言。不樂宴飲。不好侈靡。雖后妃亦不許之。過

制初定宗朝羣臣擅權政出多門帝卽位凡有詔旨必親起草更易數四然後行之御羣臣甚嚴嘗曰爾輩每得朕獎諭之言卽志氣驕逸志氣驕逸而災禍有不隨至者乎爾輩其戒之性喜畋獵自謂遵祖宗之法不蹈襲他國所爲然酷信巫覡卜筮之術凡行事必謹叩之殆無虛日(開慶元年)

帝有疾崩帝多嗜慾怠於政事經筵性命之講徒資虛談權移姦臣史彌遠丁大全賈似道竊弄威福與相終始兵連禍結疆土日蹙拘留聘使自速滅亡崩年六十一皇太子禛卽位尊皇后謝氏曰皇太后時有議太后垂簾聽政者權參知政事葉夢鼎曰母后垂簾豈是美事乃止(景定五年)

特授賈似道平章軍國政事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治事都堂賜第西湖之葛嶺使迎養其中似道於是五日一乘湖船入朝不赴都堂治事吏抱文書就第呈署大小朝政一切決於館客廖瑩中堂吏翁應龍宰執充位而已似道雖深居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及京尹畿漕一切事不關白不敢行正人端士斥

罷殆盡。吏爭納賂，求美職。圖爲帥，闔監司郡守者，貢獻不可勝計。一時貪風大肆，兵喪於外，匿不以聞，民怨於下，誅責無藝。莫敢言者。大府寺主簿陳蒙嘗入對，極言似道爲相，國政闕失，後爲淮東總領財賦，似道誣以貪污，安置建昌軍籍其家。（度宗咸淳三年）

詔賈似道入朝不拜，每朝退，帝必起避席，目送之。出殿庭始坐，詔十日一朝。時元攻圍襄樊甚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作半閒堂，延羽流，塑己像其中，取宮人葉氏及倡尼有美色者爲妾，日肆淫樂，與故博徒縱博，人無敢窺其第者。有妾兄來立府門，若將入狀，似道見之，縛投火中。嘗與羣妾據地鬪蟋蟀，所狎客戲之曰：「此軍國重事耶？」酷嗜寶玩，建多寶閣，一日一登玩，聞余玠有玉帶已殉葬，發冢取之，人有物求不與，輒得罪。自是或累月不朝。雖朝，享景靈宮，亦不從。駕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一日帝問曰：「襄陽圍已三年，奈何？」似道對曰：「北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適有女嬪言之。」似道詰其人，誣以他事，賜死。由

是邊事雖日急無敢言者（咸淳六年）

元兵既迫臨安戒嚴同知樞密院曾淵子左司諫潘文卿右正言季可兩浙轉運副使許自浙東安撫使王霖龍侍從陳堅何夢桂曾希賢等數十人皆遁朝中爲之蕭然簽書樞密院事文及翁同簽書樞密院事倪普諷臺諫劾己章未上亟出關遁太皇太后聞之詔榜朝堂曰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夫以禮吾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大小臣未嘗有出一言以救國者內而庶僚畔官離次外而守令委印棄城耳目之司既不能爲吾糾擊二三執政又不能倡率羣工方且表裏合謀接踵宵遁平日讀聖賢書自許謂何乃於此時作此舉措生何面目對人死亦何以見先帝天命未改國法尙存其在朝文武並轉二資其負國棄予者御史臺覺察以聞然不能禁也（恭宗德祐元年）

鄭虎臣監押賈似道舟次南劍州黯淡灘虎臣曰水清甚何不死於此似道曰太皇許我不死至漳州木綿庵虎臣曰吾爲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遂拘其子

與妾於別館。卽厠上拉其胸殺之。後陳宜中至福州。捕虎臣斃於獄。(同上)

元巴延至長安鎮。宜中違約不往議事。巴延進次臯亭山。阿喇罕董文炳之師皆會。游騎至臨安北關。文天祥張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已帥衆背城一戰。宜中不許。白太皇太后遣監察御史楊應奎上傳國璽以降。表曰。宋國主焘謹百拜言。焘眇焉幼沖。遭家多難。權姦賈似道背盟誤國。至勤興師問罪。焘非不欲避。以求苟全。奈天命有歸。焘將焉往。謹奉太皇太后命。削去帝號。以兩浙福建江東西湖南二廣四川兩淮見存州郡。悉上聖朝。爲宗社生靈。祈哀請命。伏望聖慈垂念。不忍焘三百餘年宗社。遽至隕絕。曲賜存全。則趙氏子孫。世世有賴。不敢弭忘。巴延受之。遣使召陳宜中出議降事。而使囊嘉特奉璽表赴上。都是夜宜中遁歸溫州之清澳。(德祐二年)

元諭臨安新附府州司縣官吏軍民人等曰。聞者行中書省右丞相巴延遣使來奏。宋母后幼主暨諸大臣百官。已於正月十八日齎璽綬奉表降附。朕惟自

古降王必有朝覲之禮。已遣使特往迎致。爾等各守職業。其勿妄生疑畏。凡歸附前罪。悉從原免。公私逋欠。不得征理。一應抗拒王師。及逃亡嘯聚者。並赦其罪。百官有司。諸王邸第。三學寺。監祕省。史館。及禁衛諸司。各宜安居。所在山林河泊。巨木花果。外餘物。權免征稅。祕書監圖書。太常寺祭器樂器。法服樂工。鹵簿儀衛。宗正譜牒。天文地理圖冊。凡典故文字。并戶口版籍。盡仰收拾。前代聖賢之後。儒醫僧道。通曉天文。歷數。并山林隱逸名士。所在官司。以名聞。名山大川。寺觀廟宇。并前代名人遺跡。不許拆毀。鰥寡孤獨。不能自存之人。量加贍給。於是巴延就遣宋內侍王埜入宮。收宋袞冕圭璧符璽。及宮中圖籍寶玩車輅。輦乘鹵簿。麾仗等物。(同上)

帝度量恢廓。知人善任。使故能混一區宇。擴前古所未有。惟以亟於財用。中間爲阿哈瑪特。盧世榮。僧格所蔽。卒能知其罪而正之。立綱陳紀。殷然欲被以文德。規模亦已宏遠矣。(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

帝大漸免朝賀。崩於玉德殿。國語稱鄂勒哲圖皇帝。承世祖混一之後。善於守成。惟末年連歲寢疾。凡國家政事。內則決於宮壺。外則委於宰臣。幸去世祖未遠。守其成憲。不至廢墜。(成宗大德十一年)

帝崩於玉德殿。在位五年。壽三十一。葬起輦谷。帝承世祖成宗承平之業。慨然欲創制改法。而封爵太盛。多遙授之官。賜賚太優。泛賞無節。至元大德之政。於是乎變。(武宗至大四年)

帝崩於光天宮。年三十六。太子哀毀過禮。素服寢於地。日飲一粥。帝天性恭儉。通達儒術。兼曉釋典。每日明心見性。佛教爲深。修身治國。儒道爲大。在位七年。不事遊畋。不喜征伐。尊賢重士。待宗戚勳舊。始終有禮。有司奏大辟。每慘惻。移時。其孜孜爲治。一遵世祖成思云。(仁宗延祐七年)

帝性剛明。嘗以地震戒羣臣曰。卿等居高位。食厚祿。當勉圖報。苟或貧乏。朕不惜賜汝。若爲不法。則必刑無赦。巴爾濟蘇下獄。謂左右曰。法者祖宗所制。非朕

所得私巴爾濟蘇雖事朕日久。今有罪當論如法。嘗御鹿頂殿。謂拜珠曰。朕以幼冲。嗣承大業。錦衣玉食。何求不得。惟我祖宗。櫛風沐雨。戡定萬方。曾有此樂耶。卿元勳之裔。當體朕至懷。毋忝爾祖。拜珠頓首謝曰。創業維艱。守成不易。陛下言及此。億兆之福也。又謂大臣曰。中書選人署事。未旬日。御史臺即改除之。臺除亦然。今山林之士。遺逸良多。卿等不能盡心求訪。惟以親戚故舊。更相引用耶。其明斷如此。然以果於刑戮。姦黨懼誅。遂搆大變云。(英宗至治三年)

按金有完顏部。

宋仁宗康定時

曰烏古迺者。為其部長。雄武而縱。近鄰諸部勢漸張。

遼命為生金節度使。烏古迺死。其後嗣皆力拓境土。勢益張。自烏古迺五

傳至其孫阿骨打。乘機連破遼兵。降混同江附近諸部。

時宋徽宗政和五年

遂建國號。

曰金。稱皇帝。所謂太祖是也。金既滅遼。與宋接壤。乃日南下。伺吞併河北

之機。金太宗聞宋罷李綱。移都於南。乃乘機三道南伐。使婁室西向。破潼

關。以下關中。兀朮東向。略山東地。粘沒喝取中道。向河南。宋宗澤募四方

政治史 第三篇 國家政治

義士固守汴京。兀朮粘沒喝等不能進。已而宗澤沒。金軍長驅至揚。高宗

渡江避難杭州。浙江省杭州府金軍尋渡江。高宗遂奔溫州。浙江省溫州府而使韓世忠防禦

江淮。張浚防禦關西。各當一面。已而太宗疾篤。金軍引還。宋帝亦北還。杭

州奠都焉。金熙宗卽位以來。當國政者先有粘沒喝。後有兀朮。國富兵強。

從弟迪古乃弑之而自立。移國都於燕。營土木。事征伐。欲統一天下。先南

侵宋。於是兩國之和復破。遷都以來。金之國風漸流於奢侈。文弱。世宗夙

聞後魏孝文帝因改國風。遂陷衰微。鑑其故。轍禁國人冒漢姓。著中國服

飾。且就一切經史譯成女直文字。建女直大學。力求保其國風。稱金室中

興英主。世宗死。時宋孝宗淳熙十六年孫章宗嗣。章宗卽位之初。銳意圖治。國內太平。

及後嬖臣胥持國用事。國勢漸不振。宋乘之欲恢復中原。於是兩國之戰

始復開。金世宗死之年。宋孝宗亦禪位於子光宗。光宗惑於皇后李氏言。

頗失禮於父皇。於是羣臣國人不服。與汝愚韓侂胄謀擁立光宗子甯宗。

使卽位。汝愚爲相，任用大儒朱熹。侂胄原負擁立功，恩賞不滿意，深怨汝愚。以其爲外戚，故漸得甯宗親幸，先構隙，逐朱熹，竄汝愚而自專國政。韓侂胄旣專內政，又事外征。時宋甯宗開熹二年伐金，章宗逆擊，大破之，乘勢南下，連陷諸郡。宋人懼，殺侂胄，送其首於金，請和。斡難克魯倫二河水源，卽不罕。特肯山附近，實元族之根據地也，故屬室韋一部，世爲遼金屬。及合不勒爲部長，金册合不勒爲蒙輔國王。宋高宗紹興十七年至其孫也，速該頻吞併近鄰諸部，勢轉強。後爲塔塔部所殺，部衆分崩。長子鐵木眞復糾合義衆，國勢漸挽。會諸部君長於斡難河源，卽大汗之位，號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滅西夏之年，更欲由西方以侵金，至六盤山。甘肅省鞏昌府附近死，時年七十三，稱曰太祖。元諸王諸將等開庫里爾泰會，擁立太祖第三子阿窩臺爲元大汗，卽太宗也。至是元遣使於宋，議與宋夾擊金。時宋甯宗已死，太祖十世孫理宗在位，遣孟珙與元軍合陷蔡州，滅金。時宋理宗端平元年金稱帝，凡一百二十年而亡。宋乘是

機頗欲恢復中原。急發兵入汴京。遂元守兵。太宗怒宋背盟。使其子闊端率諸將伐宋。元軍直逼江淮。又自漢中入四川。雖宋將孟珙、杜杲力相防禦。而州郡次第陷於元邊境。日蹙。元太宗已死。長子貴由自歐州歸。宋理宗淳祐五年

年遂爲庫里爾泰所推爲元大汗。是爲定宗。宋理宗淳祐十一年拖雷子蒙哥爲庫里

爾泰所推。卽大汗位。是爲憲宗。憲宗卽位之初。使皇忽必烈總理漠南軍

國事。大理吐蕃交趾既降。元憲宗欲大舉滅宋。使皇帝阿里不哥留守喀

喇和林。時宋理宗寶祐六年自將南下。四川諸城俱下。遂圍合州。四川重慶府忽必烈別由河

南渡江圍鄂州。湖北武昌府兀良哈台自交趾北上侵潭州。湖南長沙府時宋理宗猶在

位。使賈似道防元。似道至鄂州。遣密使詣忽必烈。約稱臣納幣以和。時憲

宗已死於合州。阿里不哥陰懷爲元大汗之志。忽必烈以方有後顧患。乃

命宋納江北地及歲幣銀絹各二十萬許。和。匆匆收軍還至開平。內蒙古多倫諾爾之

北以部下諸王及諸將勸進。不待庫里爾泰推許。遽爲元大汗。是爲世祖。

世祖既征服阿里不哥，新奠都於燕京，名曰大都，而以開平爲上都。又立國號曰元。初賈似道與元和而還師，深匿納幣之事，故理宗賞其功，寵遇無比。權勢傾朝。及世祖卽位，發使者徵前約，皆爲似道所囚。世祖大怒，及阿里不哥降後，乃遣伯顏大舉南侵。伯顏降漢陽、鄂州，逼宋都杭州。時理宗之後，經度宗而恭帝在位。黜賈似道，徵勤王兵。文天祥、張世傑各起兵入衛，然皆敗。恭帝遂降。元時宋恭帝德祐元年也。宋自建國凡三百十六年而亡。元自太祖太宗之際，任用耶律楚材，稍定法制。然終憲宗之世，方有事於外，未遑盡力內治。始祖拓地東南，用兵西北，連年事戰爭，以是國用不給。於是擢用回教徒阿合馬特使，謀充實國庫。尋盧世榮、桑哥輩亦以長於理財見任。彼等濫發紙幣，稱曰交鈔，又增課鹽鐵、酤酒之稅。或以外國貿易及牧畜爲官業，專事貨殖。雖得救一時之急，然元之衰微實萌於此。元之相續法不必父子世及，故承位之際常不免篡奪，必起紛爭。權

臣負擁立功。擅威福者四十年。叛徒大興。遂亡元室。

史理氏曰。宋累葉相傳。明君代不乏人。奠國家於苞桑之固。置百姓於衽席之安。迨徽宗時。童貫使遼。以李良嗣歸。薦諸朝。遂有約金攻遼之舉。及金人滅遼。張穀以平州來降。帝納之。金人責我納叛。用此興師。二聖被虜。舉室北轅。康王遂卽位南京。遷都臨安。其誰爲此厲階哉。孟子曰。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神宗用王安石爲相。更祖制。立新法。徽欽因而革。宋之禍。蓋萌於惡。舊喜新。成於約金滅遼。幸高宗由藩而帝。論靖康大臣。誤國之罪。旌拒金諸臣。殉節之忠。有中興之氣象焉。天之尙欲存宋。於此可見矣。雖然。烏得爲中興哉。中興云者。撥亂世。反之正。而能光復舊業者也。乃二帝爲虜。而不能報。不共戴天之仇。三鎮及河東河北相繼淪亡。而不能復中原尺寸之土。古之中興者。果如此乎。且不有宰輔出奇畫謀於內。不可以中興。不有將帥致

果敵愾於外。不可以中興。不有本宗之子。以繫民望。不可以中興。而高宗內有李綱。趙鼎。則不患無出奇畫謀者矣。外有宗澤。岳飛。則不患無致果敵愾者矣。己爲徽宗第九子。蓋民望所繫者也。以此恢復中興。豈不易哉。乃李綱請撫河東北。以固根本。宗澤留守東京。結山水寨。以振遠圖。此恢復之上策也。而高宗不從。從汪伯彥。黃潛善之割地求和。李綱謂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復中原。而有西北。請暫幸南陽。乃還汴都。此恢復之奇謀也。而高宗不用。用汪伯彥。黃潛善之避敵遷都。殊不知國家事變。方興主戰者爲開邊釁。主和者爲維大局。至兵連禍結。則主和者爲苟延殘喘計。主戰者爲恢復大業計。李綱等屢請還舊都。誠以還舊都。則有居上臨下之勢。可制敵耳。汪伯彥輩數請遷徙。蓋以和之不足恃。遷徙則幸免於難耳。孰得孰失。昭昭然矣。高宗終不悟。何哉。然猶有可原者。二帝在虜。或此舉征伐之師。彼行鼎鑊之

烹於心。更有所不忍。故姑求和爲脫。二帝計耳。然建炎三十一年。金主使王全來求地。已聞靖康之喪矣。然終不聞稱師問罪。何其畏蕙。苟安一至。此耶。無怪其有中興之名。而無中興之實也。

第八章 明之政教興衰東林黨派與宦官之紛爭

朱元璋之取集慶也。克城之日。凡得軍民五十餘萬。元璋入城。召官吏父老諭之曰。元失其政。所在紛擾。生民塗炭。吾率衆至此。爲民除害耳。汝等各守舊業。無懷疑懼。賢人君子。有能相從立功者。吾禮用之。舊政有不便者。吾除之。於是城中軍民皆喜悅。更相慶慰。嘉福壽之忠。爲棺衾以禮葬之。改集慶路爲應天府。置天興建康翼統軍大元帥府。以廖永安爲統軍元帥。命趙忠爲興國翼元帥。以守太平。得儒士夏煜孫炎楊憲等十餘人。皆錄用之。(順帝至正十六年)

吳國公入城。下令禁戢軍士剽掠。民皆安堵。改婺州路爲甯越府。置中書分省。召儒士許元葉瓚胡翰汪仲山等十餘人。皆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敷陳治

道以王宗顯知甯越府。宗顯和州人。少攻儒業。博涉經史。於是命宗顯開郡學。延宿儒。葉儀。宋濂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沈。徐厚爲訓道。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弦誦聲無不欣悅。(至正十八年)

監察御史言。綽斯戠矯殺丞相。秦費音盜用鈔板。私家草詔。任情放選。鬻獄賣官。費耗庫藏。居廟堂前後十數年。使天下八省之地。悉致淪陷。乃誤國之姦臣。究其罪惡。大赦難原。曩者姦臣阿哈瑪特之死。剖棺戮尸。綽斯戠之罪。視阿哈瑪特有加。今雖死。必剖棺戮尸爲宜。詔從之。而臺臣言尤不已。遂復沒其家產。竄其子宣政。使觀音努於遠方。齊喇氏四代爲丞相者八人。世臣之家。鮮與比盛。而綽斯戠早有才望。及居相位。人皆仰其有爲。遭時多事。顧乃守之以懦。濟之以貪。遂使天下之亂日甚。一日論者謂元之亡。綽斯戠之罪居多。(至正二十四年)

明太祖爲吳王建百官。設四部於中書。分掌錢穀禮儀刑名營造之務。以李善

長爲右相國。徐達爲左相國。常遇春。俞通海。爲平章政事。諭之曰。立國之初。當先正紀綱。元氏闇弱。威福下移。馴至於亂。今宜監之。以劉基爲太史監令。(至正二十四年)

帝自踐阼後。頗好釋氏。詔徵東南戒德僧。數建法會於蔣山。應對稱旨者。輒召入禁中。賜坐與講論。吳印。華克勤之屬。皆拔擢至大官。時時寄以耳目。由是其徒橫甚。讒毀大臣。舉朝莫敢言。給事中陳汶輝上疏曰。自古帝王。未有縉紳縉流雜居同事。可以相濟者。今勳舊耆德。咸思辭祿去位。而縉流儉夫。乃益之讒間。如劉基。徐達之見猜。李善長。周德興之被謗。視蕭何。韓信之危疑。相去幾何哉。帝不聽。諸僧怙寵者。遂請爲釋氏創立職官。是年始置僧錄司。設左右善世。闡教講經。覺義。皆高其品秩。置道錄司亦然。度僧尼道士。至踰數萬。大理寺卿李仕魯疏言。陛下方創業。凡意指所向。卽示子孫萬世法程。奈何捨聖學而崇異端乎。不聽。仕魯性剛介。由儒術起。方欲推明朱氏學。以闢佛。自任。旣言不見。

用爭之力。章數十上。最後請於帝前曰。陛下深溺其教。毋惑乎臣言之不入也。還陛下笏。乞賜骸骨歸田里。遂置笏於地。帝大怒。命武士摔搏之。立死階下。後數歲。帝漸知諸僧所爲多不法。有詔清理釋道二教。云（明太祖洪武十五年）是時。帝勵精圖治。楊士奇等同心輔佐海內。號爲治平。帝乃倣古君臣豫遊事。每歲首賜百官旬休。車駕亦時幸西苑萬歲山。諸學士皆從賦詩賡和。從容問民間疾苦。有所論奏。帝皆虛懷聽納。（宣宗宣德七年）

是時朝政已移於中官。吏部尙書馬文升年八十。日懷去志。御用監中官王瑞請用新汰傳奉官七人。文升不奉詔。給事中安奎劾瑞納賄。瑞恚劾文升抗旨。更下廷議。皆是文升。帝終不聽。文升因乞歸。不許。兩廣缺總督。文升推熊繡。繡怏怏不欲出。御史何天衢劾文升徇私欺罔。文升復連疏求去。許之。賜璽書乘傳。月廩歲隸有加。文升旣家居。非事未嘗入州城。語及時事。輒顰蹙不答。（武宗正德元年）

張綵言於劉瑾曰。今天下所饋公者。非必皆私財。往往貸於京師。歸則以庫金償。或剝小民。彼借公名自厚。入公者未十一。而怨悉歸公。何以謝天下。瑾大然之。會御史胡節巡按山東。還厚遺瑾。瑾發之。捕節下獄。少監李宣侍郎張鸞指揮同知趙良按事福建。還饋瑾白金二萬。瑾疏納金於官。而按二人罪。其他御史歐陽雲等。以故事入賂得禍者甚衆。乃遣給事中張禴等十四人分道察核庫藏。有司爭厚歛。以補帑苴苞之風。少衰而培克益盛。天下騷然。(正德三年)喬宇自爲選郎。有掄人鑿。及是銓政一清。帝求治銳甚。宇與林俊彭澤孫交。皆海內重望。帝以委任之。凡爲權倖所黜者。皆起列庶位。天下欣欣望治。(十六年)致仕南京禮部侍郎呂柟卒。年六十四。高陵人。爲罷市者三日。解梁及四方學者聞之。皆設位持心喪。訃聞。上輟朝一日。賜祭葬。柟受業渭南薛敬之。接河東薛瑄之傳。學以窮理實踐爲主。仕三十餘年。家無長物。終身未嘗有惰容。時天下學者不歸王守仁。則歸湛若水。獨守程朱不變者。惟柟與羅欽順云。(世宗嘉

東林書院。宋楊時講道處也。顧憲成與弟允成倡修之。偕高攀龍錢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輩講學其中。力闢王守仁無善無惡心之體之說。當時士大夫抱道忤時者。率退處林野。聞風響附。學舍至不能容。憲成嘗曰。官輦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邊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無取焉。故其講習之餘。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風者。多遙相應和。由是東林名大著。
(神宗萬曆二十二年)

顧憲成之講學東林也。好臧否人物。于王玄黃正賓輩附麗其間。頗有輕浮好事名。李三才撫淮久。結交徧天下。與憲成相得尤深。三才揮霍有大略。以折稅監得民心。淮徐歲祲。又請振卹。蠲馬價。淮人愈德之。三才屢加至戶部尚書內閣缺人。建議者謂當參用外僚。意在三才。及都御史缺。需次內召。由是忌者日衆。謗議紛然。工部郎中邵輔忠首劾三才大奸似忠。大詐似直。列其貪僞險橫。

四大罪。御史徐兆魁繼之。三才四疏力辨。且乞休。給事中馬從龍。御史董兆舒。及彭端吾。金士衡相繼爲三才辨。葉向高言三才已杜門待罪。宜速定去留。爲漕政計。帝皆不報。已而南京兵部郎中錢策。給事中王紹徽。徐紹吉。周永春。姚宗文。朱一桂。李瑾。御史劉國縉。喬應甲。南京御史張邦俊。王萬祚。復連章劾三才。胡忻。曹于汴。段然。史學遷。史記事。馬孟禎。王基洪。又交章論救。朝端聚訟數月。憲成乃貽書向高。力稱三才廉直。又貽書孫丕揚。力辨之。吳亮以兩書附刻邸抄中。由是議者益譁。應甲復兩疏攻三才。列其十貪五奸。帝皆不省。王元翰之去也。論者猶未息。及是左右元翰者。又往往左右三才。而湯賓尹爲祭酒。與諭德顧天竣。各收召朋徒。干預時政。謂之宣黨。崑黨。賓尹宣城人。天竣崑山人也。御史劉光復。房杜麗。及兆魁。應甲。紹徽。紹吉。鄭繼芳等。與之聲勢相倚。力排異己。遂指三才。元翰。及從龍。忻等。併憲成。謂之東林黨。向高欲調濟羣情。輯和異同。而齊楚浙三黨。且以向高。管右。東林。目之爲黨魁。諸人以帝一無所問。益

植黨求勝朝端闕然（萬曆三十八年）

黨人既指東林爲黨爭欲以顧憲成爲口實徐兆魁劾憲成黨李三才陰持計典且謂澹墅有小河東林專其稅爲書院費關使至憲成輒以書招之卽不赴必致厚饋講學所至僕從如雲縣令館穀供億非二百金不辦會時必談時政郡邑行事偶相左必令改圖又受黃正賓賄其言絕無左驗光祿寺丞吳炯上疏爲一一致辨因言憲成貽書救三才誠爲出位臣嘗咎之憲成亦自悔今憲成被誣天下將以講學爲戒絕口不談孔孟之道國家正氣從此而損非細事也行人劉宗周言東林憲成講學處高攀龍劉永澄姜士昌劉元珍皆賢人于玉立丁元薦較然不欺其志有國士風諸臣摘流品可也爭意見不可攻東林可也黨宣崑不可太常寺少卿洪文衡言今兩都九列強半無人仁賢空虛識者浩歎所堪選擇而使者祇此起廢一途今憲成尙在田間已膺羅網俾聖心愈疑連茹無望貽禍賢者流毒國家實兆魁一疏基之帝皆不報黨人益大譁

宗周遂請告歸(萬曆三十九年)

趙煥素有清望。驟起田間。於朝臣本無所左右。顧雅不善東林。諸攻東林者。乘間入之。所舉措往往不協清議。先後爲御史李若星給事中孫振基所劾。帝皆優詔慰留。兵部主事卜履吉爲署部事。都御史孫瑋所論煥。以履吉罪輕。扣俸三月。給事中趙興邦劾煥徇私。煥疏辨。再乞罷。葉向高言。今國事艱難。人才日寡。在野者旣賜環無期。在朝者復晨星無幾。乃大小臣工日尋水火。甚非國家福也。臣願自今以後。共捐成心。憂國事。議論聽之言官。主張聽之當事。使大臣得展布。而毋苦言官之掣肘。言官得發舒。而毋患當事之摧殘。天下事尙可爲也。因請諭煥起視事。煥乃出。(萬曆四十年)

吏部尙書鄭繼之素有清望。然年八十餘。耄而憤。倚信文選郎中王大智。且一聽黨人意。指以年例出。潘之祥張篤敬及給事中張鍵。御史宋槃於外。皆嘗攻湯賓尹熊廷弼者。不令都察院吏科與聞。考選科道。中書舍人張光房知縣趙

運昌張廷拱曠鳴鸞濮中玉當預而持議頗右于玉立李三才遂改授部曹大智同官趙國琦以爲言大智怒構于繼之逐國琦去孫居相周起元及得張五典等援年例故事以爭且爲光房等五人稱枉吏科給事中李瑾亦以失職抗疏劾大智御史唐世濟則右吏部詆居相等居相怒交章劾世濟過庭訓李徵儀趙興邦周永春姚宗文吳亮嗣及御史劉光復任有功王萬祚等羣起助世濟排擊居相居相連疏摺拄尋引疾去馬孟禎言光房等不宜抑且云廷弼聽勘一事業逐去一總憲兩言官矣獨介介於之祥科場一案亦去兩侍郎兩言官矣復斷斷於篤敬毋乃已甚乎由是黨人益忌孟禎(萬曆四十二年)

吏部出給事中張國儒及馬孟禎徐良彥於外復不咨都察院吏科國儒已陪推京卿法不當出外孟禎良彥則素忤黨人故文選郎胡來朝抑之鄭繼之不能禁也李瑾復疏爭詆繼之來朝甚力來朝等不能難其黨思以衆力勝之諸御史羣起攻瑾瑾爭之強疏三上來朝等亦三疏詆訐詞頗窮來朝乃言年例

協議之旨。實秉國者調停兩袒。非可爲制。乞改前令從事。帝一無所處分。瑾方奉使。自引去。(萬歷四十三年)

劉光復既下獄。翟鳳翀上疏救之。忤旨。切責。太僕寺少卿史孟麟。駙馬都尉王昂復。以爲言。帝褫昂冠帶。謫孟麟兩浙鹽運判官。李三才乃疏請釋光復。而力爲東林辨。曰。自沈一貫假撰妖書。擅僇楚宗。舉朝正人。攻之以去。繼湯賓尹。韓敬科。場作奸孽。由自取於人。何尤。而今之黨人。動與正人爲仇。王士昌及光復。尤爲戎首。挺身主盟。力爲一貫報怨。騰說百端。攻訐千狀。大臣之賢者言之。則葉向高去矣。王象乾。孫瑋。王圖。許宏綱去矣。曹于汴。胡忻。朱吾弼。葉茂。才。南企仲。朱國禎等去矣。近又攻陳薦。汪應蛟去矣。以小臣之賢者言之。梅之煥。孫振基。段然。吳亮。馬孟禎。湯北京。周起元。史學遷。錢春等去矣。李朴。鮑應鰲。丁元薦。龐時雍。吳正志。劉宗周等去矣。合於己則留。不合則逐。陛下第知諸臣之去。豈知諸黨人驅之乎。今奸黨讎正之言。一曰東林。一曰淮撫。所謂東林者。顧憲成。

讀書講學之所從之游者。高攀龍、姜士昌、錢一本、劉元珍、安希范、岳元聲、薛敷、教並束身厲名行。何負國家哉。偶曰東林。便成陷穽。如鄒元標、趙南星等。被以此名。卽力阻其進。所朝上而夕下者。惟史繼偕諸人耳。人才邪正。實國祚攸關。惟陛下察焉。疏入。衆益恨。吳亮嗣等既往。勘久之無得。第如光復言還報。遂落三才職爲民。(同上)

時邪黨愈熾。正人屏斥。殆盡。後進當入爲臺諫者。必鈎致門下。以爲羽翼。當事大臣莫敢撓其鋒。是歲鄉試。至以六經亂天下語入鄉試策問。丁元薦家居。馳疏極詆亂政之叛高皇。邪說之叛孔子。黨人益惡之。(同上)

左都御史鄒元標自還朝以來。不爲危言激論。與物無猜。宵小以其東林也。猶忌之。朱童蒙及同官郭允厚、郭興治。慮明年京察不利。已潛謀驅逐。會元標與副都御史馮從吾建首善書院。集同志講學。童蒙首請禁之。元標疏辨求去。帝已慰留。而允厚復疏劾。語尤妄誕。魏進忠方竊柄。傳旨謂宋室之亡。由於講學。

將加嚴譴。葉向高力辨，且乞同去，乃得溫旨。從吾言，宋之不競，以禁講學故。非以講學故也。我二祖表章六經，天子經筵，皇太子出閣，皆講學也。臣子以此望君而已，則不爲可乎？先臣王守仁當兵事倥傯，不廢講學，卒成大功。此臣等所以不卹毀譽而爲此也。興治允厚，復交章力攻元標。興治至比之山東妖賊，從吾言，臣壯歲登朝，卽與楊起元、孟化鯉、陶望齡輩立講學會。京師講學，昔已有之。何至今日遂爲詬厲？與元標皆連疏求去，並罷。（熹宗天啟二年）

故事閣中止首輔一人秉筆。魏廣微欲分韓爌權，屬魏忠賢傳旨諭爌同寅協恭，而責次輔毋伴食。爌抗疏乞休，略言臣備位綸扉，咎愆日積，如詰戎宜先營衛，而觀兵禁掖，無能杼宵旰憂忠直，尙稽召還，而榜掠朝堂，無能回震霆怒。後先諸臣之罷斥，諭旨中出之紛更，不能先時深念，有調劑之方，又不能臨事執持，爲封還之戇，皆臣罪之大者。陛下釋此不問，責臣以協恭，責同官以協贊，同官奉詔以從事，臣欲補過無由矣。乞亟褫臣官，爲佐理溺職之戒，得旨卿親承

顧命當竭忠盡職。乃歸非於上。退有後言。今復悻悻求去。可馳驛還籍。諸輔臣請如故事。加以禮貌。不報。爨疏謝。有左右前後務近端良。重綸紱以重仕途。肅紀綱以肅朝宇。語忠賢及其黨。益恨。(天啟四年)

時朱國禎代韓爌爲首輔。魏廣微視之蔑如。李蕃復上疏劾之。國禎三疏引疾。魏忠賢謂其黨曰。此老亦邪人。但不作惡。可令善去。加國禎少傅。廕子中書舍人。遣行人護歸。月廩輿夫。皆如制。顧秉謙遂爲首輔。楊漣之劾忠賢也。疏有門生宰相語。秉謙見之。恨甚。及魏大中劾廣微助祭後期。二人決意傾善類。點搢紳便覽一冊。以葉向高。趙南星等百餘人爲邪黨。而以黃克纘。王永光等六十餘人爲正人。由奄人王朝用進之。俾忠賢據是爲黜陟。御史崔呈秀督三殿工。忠賢以閱工故。日至外朝。相與屏人密語。呈秀造天鑿同志諸錄。紹徽造點將錄。皆以鄒元標。顧憲成。葉向高。趙南星。劉一燝等爲魁。盡羅入不附忠賢者。號曰東林黨人。獻於忠賢。清流之禍於斯烈矣。廣微以札通忠賢。簽其函曰。內閣

家報時稱曰外魏公(同上)

庶吉士太倉張溥與同里臨川知縣張采共學齊名。集郡中名士相與復古學。名其文社曰復社。既成進士。以葬親乞假歸。四方噉名者爭走其門。盡名爲復社。溥亦傾身結納。交游日廣。聲氣通朝。右所品題。甲乙頗能爲榮辱。諸奔走附麗者。輒以嗣東林自矜。執政大僚由此惡之。(莊烈帝崇禎四年)

張溥之倡復社也。里人陸文聲者。輸資爲監生。求入社。不許。張采又嘗以事挾之。文聲乃詣闕言。風俗之弊。皆由於士子。溥采爲主盟。倡復社。亂天下。溫體仁庇文聲。事下所司。遷延久之。提學御史倪元珙兵備參議馮元颺太倉知州周仲連言。復社無可罪。元珙等皆貶斥。嚴旨窮究不已。蘇州推官周之夔坐事罷去。疑溥爲之。恨甚。聞文聲訐溥。遂伏闕言。溥等把持計典。已罷職。實其所爲。因及復社恣橫。巡撫張國維等言之。夔去官。無預溥事。(崇禎十年)

張溥已卒。而復社事猶未竟。蔡奕琛繫獄。未知溥卒也。訐溥遙握朝柄。已罪由

溥因言溥結黨亂政。詔責溥及張采。回奏。采奏上。先以溫體仁張至發薛國觀皆不喜東林。故所司不敢覆奏。至是周延儒當國。事始得解。(崇禎十四年)

河南凡八郡。三在河北。自六年蹂躪後。賊未再犯。其南五郡十一州七十三縣。靡不殘破。有再破三破者。城郭邱墟。人民百不存一。朝廷亦不復設官。間有設者。不敢至其地。遙寄治他所。其遺黎僅存者。率結山寨自保。多者數千人。小者數百。最大者洛陽。則李際遇。汝甯。則沈萬登。南陽。則蕭應訓。劉洪起兄弟。各擁衆數萬。而諸小寨悉歸之。或附賊。或受朝命。陰陽觀望。其後諸人自相吞併。中原禍亂。於是爲極。帝特下詔。蠲五郡賦三年。諭諸人赦其罪。斬僞官者授職。捕賊徒者資金。復城獻俘者不次擢用。然事已不可爲矣。(崇禎十六年)

史理氏曰。明成祖盡戮建文諸臣。懷疑不自安。於是設東廠。以尙銘主之。憲宗時。妖人李子龍謀不軌。錦衣官校發其事。於是別置廠於靈濟宮前。號西廠。以汪直領之。東西廠者。皆所以訪緝逆謀大奸者也。孔斌謂魏安

釐王曰。燕雀處屋子。母相哺。啣啣相樂。竈突炎。上棟宇。將焚燕雀。顏不變。猶不知禍之將及已也。賈誼上疏於漢文帝曰。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夫變難恒藏於事之隱微。伏於人之所忽略。出於時之不及防。故雖魏釐漢文之君。不免習而易之也。今成祖戮建文諸臣。慮臣之有不測也。設東廠以防之。憲宗懲子龍之變。慮人之效尤也。置西廠以防之。如二君者。可不謂之防災於未然。而弭禍於未形乎。雖然。吾觀置東西廠而知二君之愚惑矣。東西廠者。何所以訪緝士大夫之姦惡也。主東西廠者。誰宦官也。何竟以宦官而訪緝士大夫哉。蓋以宦官同起居。共宴樂。習而狎親於己者也。公卿大夫有君臣之分。有堂陛之隔。肅而嚴。疏於己者也。故宦官尚銘以獲盜。聞而遂以爲內廷之宦官。無不可恃者矣。妖人李子龍。謀不軌而遂以爲外朝之士大夫。無一可用者矣。此士大夫所以爲宦官所訪緝也。嗚呼。何其重宦官而輕

士大夫一至此邪夫既知士大夫有謀逆者矣有逞奸者矣則當側身勵行修德以鎮之君之德盛則妖孽篡逆諸事不禁而自息成祖憲宗不能修德以弭其禍而欲遣廠以防之其廠之不足防奸逆也姑不必論即使能防之也自古防患難者患難卽出於所防之中故秦防周諸侯之岨疆易封建而爲郡縣而秦卽以創郡縣亡漢防秦王室之孤立大建庶孽而漢卽以建庶孽弱今明欲防士大夫之逆謀大奸任宦官而遣東西廠吾恐士大夫逆謀大奸之患息而宦官逆謀大奸之患又將起矣且士大夫習禮義知廉恥所謂奸逆者或人之誣告之也卽有不肖之士大夫眞爲奸逆矣無恩寵以逞其所欲無權勢以縱其所爲其禍猶淺也若奸逆出於宦官則宦官近在肘腋出入衽席君之動靜云爲纖悉盡知欲行其叵測之心易如反掌耳設若此吾不知彼二君者又將遣何廠以防之也是不置東西廠則奸逆之患猶遲而小置東西廠而奸逆之患轉速而大也

豈不愚哉。豈不惑哉。

第四篇 地方吏治

第一章 周漢郡守縣令之德化

晏平仲治東阿三年。齊景公召而數之。曰：子治而亂。將加大誅。晏子曰：臣請改道易行。三年不治。臣當死之。明年上計。公曰：善矣。晏子曰：臣前治東阿。舉儉罰偷。情民惡之。決獄不畏彊貴。彊貴惡之。事貴人不能過禮。貴人惡之。屬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君以爲罪。臣後日之治。皆反於前。民飢過半矣。願乞骸骨。避賢者路。公謝之。曰：子彊爲我治東阿。寡人無復與焉。（周景王元年）

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以爲繭絲乎。仰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及智伯攻趙氏。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

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以國人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竈產鼃。民無叛意。(威烈王二十三年)

北海太守朱邑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勃海太守龔遂入為水衡都尉。先是勃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故昌邑郎中令龔遂拜為勃海太守。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敕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為賊遂單車獨行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即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各以口率種樹畜養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獄訟止息。漢宣帝地節四年

東海太守河東尹翁歸以治郡高第入為右扶風翁歸為人公廉明察郡中吏

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輒披籍。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其爲扶風。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爲右職。接待有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故尤得名譽於朝廷。(元康元年)

潁川太守黃霸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窮者。然後爲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爲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浮淫之費。其治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他陰伏。以相參考。聰明識事。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毫釐不敢有所欺。姦人去。入他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丞老病。讜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尙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因緣。絕簿書。

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長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元康三年)

韓延壽爲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修治學宮。春秋鄉射。陳鍾鼓管弦。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爲大事。吏民敬畏趨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負之。何以此。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由是入爲馮翊。延壽出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旣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臥傳舍。閉閣思過。一縣莫知所爲。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

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郡中歛然莫不傳相敕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敢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神爵三年)

是歲尚書令潁川鍾元爲大理潁川太守陵陽嚴詡本以孝行爲官謂掾史爲師友有過輒閉閣自責終不大言郡中亂王莽遣使徵詡官屬數百人爲設祖道詡據地哭掾史曰明府吉徵不宜若此詡曰吾哀潁川士身豈有憂哉我以柔弱徵必選剛猛代我到將有僵仆者故相弔耳詡至拜爲美俗使者徙隴西太守何並爲潁川太守並到郡捕鍾元弟威及陽翟輕俠趙季李款皆殺之郡中震栗(平帝元始三年)

初宛人卓茂寬仁恭愛恬蕩樂道雅實不爲華貌行己在於清濁之間自束髮至白首未嘗與人有所爭競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哀平間爲密令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親愛不忍欺之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民笑之鄰城聞者皆蚩其不能河南郡爲置守牧茂不爲嫌治事自若

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遷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王莽居攝以病免歸上卽位先訪求茂茂時年七十餘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光武建武元年)

集

南陽太守杜詩政治清平興利除害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建武七年)

資

宋均爲九江太守五日一聽事悉省掾史閉督郵府內屬縣無事百姓安業九江舊多虎暴常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下記屬縣曰夫江淮之有猛獸猶北

通

地之有雞豚也今爲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無復虎患(明帝永平七年)

史

史理氏曰夫西漢之治本雜霸術逮其末年流爲嚴酷長官恒以明察自詡故翁歸之守河東以善發姦邪而擢爲扶風黃霸之守潁川以能尋陰

伏而入爲京兆大都太守倚掾史爲爪牙而掾史又恃太守爲護符蓋掾

史之敢爲暴由來久矣。夫西漢之末，民日思亂，治亂國用重典，固舍此不可。然東漢初，基民氣未復，苟不更張簡易，何以結民心而培國本？故宋均獨倡更苛察爲簡易，應省之政，固衆特以掾史爲嚆矢，固不關其善不善也。噫！西漢二百餘年之嚴酷，而宋均一人矯之；東漢二百餘年之德澤，而宋均一人基之。若宋均者，可不謂之開前繼後者哉！

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太守廉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以爲便，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絀。（章帝建初六年）

雒陽令廣漢王渙，居身平正，能以明察發擿姦伏，外行猛政，內懷慈仁。凡所平斷，人莫不悅服。京師以爲有神，是歲卒官。百姓市道，莫不咨嗟流涕。渙喪西歸，道經弘農，民庶皆設槃案於路，吏問其故，咸言平常持米到雒，爲吏卒所鈔，恒亡其半。自王君在事，不見侵枉，故來報恩。雒陽民爲立祠作詩，每祭輒弦歌而

薦之。太后詔曰：夫忠良之吏，國家之所以爲治也。求之甚勤，得之至寡。今以渙子石爲郎中，以勸勞勤。（和帝元興元年）

劉寵爲會稽太守，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治。徵爲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老叟，自若邪山谷間出，人齎百錢，以送寵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他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爲人選一大錢受之。（桓帝延熹四年）

交趾土多珍貨，前後刺史多無清行，財計盈給，輒求遷代。故吏民怨叛，及賈琮到部，訛其反狀，咸言賦歛過重，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遙遠，告冤無所，民不聊生，故聚爲盜賊。琮卽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爲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閒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爲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靈帝中平元年）

第二章 宋至隋守令之德政

杜慧刺交州爲政纖密一如治家吏民畏而愛之城門夜開道不拾遺（宋武帝

永和元年）

行

謝方明爲丹陽尹方明善治郡所至有能名承代前人不異其政必宜改者則以漸移變使無跡可尋（永初三年）

益州刺史劉道濟信任長史費謙別駕張熙等聚斂興利傷政害民立官治禁民鼓鑄而貴賣鐵器商賈失業吁嗟滿路流民許穆之變姓名稱司馬飛龍自云晉室近親往依氏王楊難當侵擾益州招合蜀人得千餘人攻殺巴興令逐陰平太守於是蜀士僑舊俱反（文帝元嘉九年）

政

隋主如岐州岐州刺史安定梁彥光有惠政隋主下詔褒美賜束帛及御傘以厲天下之吏久之徙相州刺史岐俗質厚彥光以靜鎮之奏課運爲天下最及居相部如岐州法鄴自齊亡衣冠士人多遷入關唯工商樂戶移實州郭風俗

險誠好興謠訟。目彥光爲著帽。錫帝聞之。免彥光官。歲餘拜趙州刺史。彥光白請復爲相州。帝許之。豪猾聞彥光再來。皆嗤之。彥光至。發擿姦伏。有若神明。豪猾潛竄。闔境大治。於是招致名儒。每鄉立學。親臨策試。褒勤黜怠。及舉秀才。祖道於郊。以財物資之。於是風化大變。吏民感悅。無復訟者。時又有相州刺史陳留樊叔略。有異政。帝以璽書褒美。班示天下。徵拜司農。新豐令房恭懿。政爲三輔之最。帝賜以粟帛。雍州諸縣令朝謁。帝見恭懿。必呼至榻前。咨以治民之術。累遷德州司馬。帝謂諸州朝集使曰。房恭懿志存體國。愛養我民。此乃上天宗廟之所祐。朕若置而不賞。上天宗廟必當責我。卿等宜師範之。因擢爲海州刺史。由是州縣吏多稱職。百姓富庶。(陳宣帝太建十三年)

初。貴鄉長弘農魏德深。爲政清靜。不嚴而治。遼東之役。徵稅百端。使者旁午。責成郡縣。民不堪命。唯貴鄉閭里不擾。有無相通。不竭其力。所求皆給。元寶藏受詔捕賊。數調器械。動以軍法從事。其鄰城營造。皆聚於聽事。官吏遞相督責。晝

夜喧囂猶不能濟德深聽隨便修營官府寂然恒若無事唯戒吏以不須過勝餘縣使百姓勞苦然民各自竭心常爲諸縣之最民愛之如父母(隋恭帝義甯元年)

第三章 宋遼金元節鎮守令之略

初河北大水流民入京東者不可勝數富弼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擇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卽民所聚選老弱瘠病者廩之山林陂澤之利有可取以爲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爲奏請使他日得以次受賞於朝率五日遣人以酒肉飯糗勞之人人爲盡力流民死者爲大家葬之謂之叢冢自爲文祭之及流民將復其業又各以遠近受糧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爲兵者又萬餘人帝聞之遣使慰勞就遷其秩弼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饑民聚爲疾疫及

相蹈藉死。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名爲救而實殺之。弼所立法簡便，周天下。傳以爲式。（宋仁宗皇祐元年）

初，范純仁以著作佐郎知襄陽城。縣俗不蠶織，乃下令勸使植桑。有犯罪輕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民益慕效。後呼爲著作林。及徙襄邑，縣有牧地，初不隸縣。衛士縱馬民田，純仁取一人杖之。主者怒，白其事於朝。有詔劾純仁。純仁言：「兵須農以養，卹兵當先卹農。朝廷是之，釋不問，且聽牧地隸縣。牧地隸縣，自純仁始。」（英宗治平元年）

沈遘爲人輕俊明敏，通達世務。前知杭州，民或貧不能葬，給以公使錢嫁孤女數百人。倡優養良家女者，奪歸其父母。接遇士大夫，多得其歡心。部吏皆樂傾盡爲之耳目。刺里巷長短，纖悉必知。故事，至立斷，衆莫不駭伏。小民有犯，情稍不善，不問法輕重，輒刺爲兵，姦猾屏息。（治平二年）

趙抃爲吏，善因俗施設，寬猛不同。典成都尤爲世所稱道。帝每詔二郡守必舉

抃爲言。要之以惠利爲本。知越州時。諸州皆榜衢路。禁增米價。抃獨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米商輻輳。價乃更賤。人無飢者。(神宗元豐七年)

遼國舅祥袞。蕭文知易州。兼西南面安撫使。高陽土沃民富。吏其邑者。每黷於貨。文始至。悉去舊弊。務農桑。崇禮教。屬縣有蝗。方議捕除。文曰。蝗天災。捕之何益。但反躬自責。蝗盡飛去。遺者亦不食。苗散在草莽。爲烏鵲所食。時議以文可大用。遷唐古部節度使。高陽勒石頌之。(哲宗元符元年)

京湖制置大使趙方。知青陽縣。告其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為名言。守襄漢十年。以戰爲守。合官民爲一體。通總制司爲一家。許國之忠。應變之略。隱然有樽俎折衝之風。故金人南侵。淮蜀大困。而京西獨全。既歿。人皆思之。(甯宗嘉定十四年)

是歲中書省課績。以濟南爲第一。先是河南民北徙。至濟南。都元帥知府事張榮。下令民間分屋與地居之。俾得樹畜。且課其殿最。曠野闢爲樂土。榮歷城人。

也（理宗端平三年）

樞密院編修官兼權都官何式言蜀事。帝曰：正好乘暇作工夫。時方倚任余玠，故言及之。先是蜀中財賦入戶部三司者五百餘萬緡，入四總領所者二千五百餘萬緡，金銀綾錦之類不預焉。自寶慶三年失關外，端平三年蜀地殘破，所存州縣無幾。國用益窘，十六年間凡授宣撫使者三人，制置使者九人，副使四人，人或老或暫，或庸或貪，或慘刻繆戾，或遙領而不至，或生隙而罕謀。兩川民不聊生，監司戎將各專號令，蜀日益壞。及余玠至，大更弊政，遴選守宰，築招賢館於府之左，供張一如帥所居。下令曰：集衆思，廣忠益。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士欲有謀以告我者，近則徑詣公府，遠則自言於所在州縣，以禮遣之。高爵重賞，朝廷不吝，豪傑之士趣期立事。今其時矣。士之至者，玠不厭禮接，咸得其歡心。言有可用，隨才而任，不可用亦厚遣謝之。播州冉璉及弟璞有文武才，隱居蠻中，前後闖帥辟召，皆不至。聞玠賢，兄弟相率詣謁。玠賓禮之，館穀加厚，居數月。

無所言。玠乃更別館以處之。且日使人窺其所爲。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踞以堊畫地。爲山川城郭之形。起則漫去。如是者又旬日。請見玠。屏人曰：爲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勝於十萬師遠矣。玠大喜。遂不謀於衆。密聞於朝。請不次官之。詔以璣爲承事郎。權發遣合州。璞爲承務郎。權通判州事。徙城事悉以任之。命下一府皆誼然。以爲不可。玠怒曰：城成則蜀賴以安。不成玠獨坐之。諸君無預也。卒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爲壘。碁布星分。爲諸郡治所。又移金州兵於大獲。以護蜀口。移沔州兵於青居。興州兵先駐合州舊城。移守釣魚。共備內水。移利州兵於雲頂。以備外水。於是如臂使指。聯絡屯兵。聚糧爲必守計。民始有安土之心。玠又作經理四蜀圖以進。曰：幸假十年。手挈四蜀之地。還之朝廷。然後歸老山林。臣之願也。（淳祐三年）

以余玠薨。輟朝。玠之治蜀也。任都統張實。任軍旅。安撫王維忠。治財賦。監簿朱文炳。接賓客。皆有常度。至於修學養士。輕徭以寬民力。薄徵以通商賈。蜀既富實。乃罷京湖之餉。邊關無警。又撤東南之戍。自寶慶以來。蜀闔未有能及之者。然久假便宜之權。不顧嫌疑。昧於勇退。遂來讒口。又置機捕房。雖足以廉得事。情然寄耳目於羣小。故人多懷疑懼。及聞召不自安。一夕暴卒。或謂仰藥死。蜀人莫不悲之。(寶祐元年)

元張文謙以中書左承行省。西夏中興等路董文用爲行省郎中。以河渠副使。郭守敬從中興。白瑄搭哈之亂。民間相恐動。竄匿山谷。文用爲書置通衢諭之。民乃安。羌俗素鄙野。事無統紀。文謙得蜀士陷於俘擄者五六人。理而出之。使習吏事。旬月間。簿書有品式。子弟亦知讀書。俗爲一變。先是古渠在中興者。一名唐來。其長四百里。一名漢延長。二百五十里。他州正渠十。皆長二百里。支渠大小六十八。灌田九萬餘頃。兵亂以來。廢壞淤淺。守敬更立牘堰。皆復其舊。遂

墾中興西涼甘肅瓜沙等州之土爲水田。民之歸者四五萬。悉授田。文用造舟黃河中。受諸部落及潰叛之來降者。時諸王遜克特穆爾鎮西方。其下縱橫。需索無厭。行省不能支。文用坐幕府。輒面折以法。其徒積忿。譖文用於王。王怒。召文用使左右雜問之。意叵測。文用曰。我天子命吏。非汝等所當問。願得與天子所遣爲王傅者辨之。王卽遣其傅訊文用。傅故中朝舊臣。不肯順王意。文用曰。我漢人。生死不足計。所恨仁慈寬厚如王。以重威鎮遠方。其下毒虐百姓。凌暴官府。傷王威名於事體。不使。因歷指其不法者數十事。其傅驚起曰。王卽召文用謝之曰。非郎中我殆不知。郎中持此心事朝廷。宜勿怠。由是譖不行。而省府事始立。(理宗景定五年)

詔擢烏克遜澤爲海北海南廉訪使。故例。圭田。至秋乃入租。後遂計月受之。烏克遜澤視事三月。民輸租計米五百石。澤曰。夫子有言曰。先其事。後其食。吾泄政日淺。而受祿四倍。非情所安。量食而入。餘悉委學官。給諸生以勸業。常曰。事

非儉無以養廉。非廉無以養德。身衣布袍。妻子樸素無華。人皆言之。澤不以爲意也。雷州地近海。潮汐齧其東南陂塘。讎農病之。而西北廣衍平袤。宜爲陂塘。澤行視城陰曰。三溪使走海而不能灌溉。此史起所以薄西門豹也。乃教民浚故湖。築大隄。竭三溪。瀦之爲斗門者七。隄竭六。以制其贏耗。醜爲渠二十有四。以達其轉輸。渠皆支別爲牯。設守視者。時其啟閉。得良田數千頃。瀕海廣瀉。並爲膏土。(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

朝議以江浙行省地大人衆。非世臣有重望者。不足以鎮之。帝乃以虎賁衛親軍都指揮使托克托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始至嚴飭左右。無預公家事。且戒其掾屬曰。僕從有私屬者。慎勿聽。若軍民諸事於關有利害者。則言之。當言而不言。爾之責也。言而不聽。我之咎也。有豪民白晝殺人者。托克托立命有司按法誅之。自是豪猾屏息。民賴以安。(成宗大德三年)

景州蓆縣尹呂思誠。差民戶爲三等。均其徭役。刻孔子像。令學社祀之。每歲春

行田樹畜勤敏者賞以農器人爭趨事地無遺力民石安兒等流離積年至是聞風復業印識文簿俾社長藏之季月報縣不孝弟不事生業者悉書之罰其輸作胥吏至社者何人用飲食若干多者責償其值豪猾竄名職田戶思誠盡祛其弊天旱道士持青蛇曰盧師谷小青謂龍也禱之卽雨思誠以其惑人殺蛇逐道士雨亦隨至遂有年縣多淫祠動以百餘計刑牲以祭者無虛日思誠悉命毀之唯存漢董仲舒祠(文宗天曆二年)

清江范梈以朝臣薦爲翰林院編修官秩滿擢海南海北道廉訪司照磨巡歷遐僻不憚風波瘴癘所至興學教民雪理冤滯甚衆遷福建閩海道知事閩俗素汚文綉局取良家子爲綉工無別尤甚梈作歌詩一篇述其弊廉訪使取以上聞皆罷遣之其弊遂革未幾移疾歸是歲卒(至順元年)

以連年水旱民多失業選臺閣名臣二十六人出爲守令許以民間利害實封呈省參知政事魏中立言於帝曰必欲得賢守無如參議韓鏞者帝乃特書鏞

姓名授饒州路總管。饒俗尚鬼，有覺山廟者，能禍福人，盜將行劫，必往卜之。鏞至，即徹其祠。沈士偶於江，凡境內淫祠皆毀之。人初大駭，已而皆歎服。鏞乃選民俊秀入學，求尊宿有學行爲五經師，朔望幅巾深衣謁先聖，每月課試，以示勸勉。由是人人自勵於學。鏞居官自奉淡泊，僚屬化之。先是朝使至外郡者，所奉一不厭其欲，還卽騰謗於朝。其使饒者，鏞延見郡舍中，供以糲飯，退終無後言。尋有旨以緘幣脆薄，遣使笞行省臣及諸郡長吏，獨鏞無預焉。(順帝至正七年)

明吳良守江陰十年，仁恕儉約，聲色貨利無所好。夜宿城樓，枕戈達旦，訓將諫兵，常如寇至，暇則延儒生講論經史，新學宮，立社學，大開屯田，均徭省賦，封疆晏然。太祖嘗召至，應天勞曰：吳院判保障一方，我無東顧憂，功甚大，車馬珠玉不足旌其勞。命學士宋濂等爲詩文美之。(至正二十六年)

第四章 明節鎮守令之治績及久任

廷臣薦魏觀才出爲蘇州知府。前守陳寔苛刻人呼爲陳烙鐵。觀盡改寔所爲。以明教化。正風俗爲治。建鬻舍。聘周南老王行徐用誠與教授。貢穎之定學儀。王彝高啟張羽定訂經史政化大行。(明太祖洪武五年)

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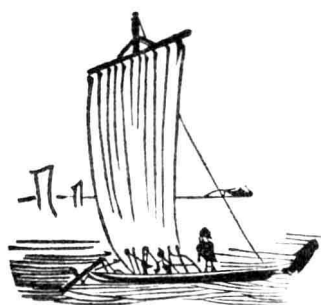
政

西番入寇四川。燒黑崖關。蜀王椿請於朝。遣都指揮瞿能隨藍玉出大渡河邀擊平之。時諸王皆備邊。練士椿獨以禮教守西上。造安車賜長史陳南賓。聞義烏王紳名聘至。待以客禮。詣郡學。知諸博士貧。分祿餼之。月一石。後爲定制。紳緯之子也。前代兩川之亂。皆內地不逞者。鈎致諸番爲患。有司私市蠻中物。或需索啟爭端。椿請繪錦香扇之屬。從王邸定爲常貨。此外悉免宣索。蜀人由此安業。日益殷富。川中二百年不被兵革。椿力也。(洪武二十三年)

時遠方初定。軍旅未息。庶務繁劇。黃福隨事制宜。咸有條理。於是編氓籍。定賦稅。興學校。置官師。數召父老。宣諭德意。戒屬吏毋苛擾。專務寬大。拊循其民。羣臣以細故謫交趾者。福咸加拯卹。甄其賢者與共事。由是至者如歸。(成祖永樂

考覈北畿山東郡縣長吏。以汶上知縣史誠祖治行爲第一。賜璽書勞之。特擢濟甯知州。仍視縣事。下易州同知張騰於獄。誠祖解州人。洪武末。詣闕陳鹽法利弊。太祖納之。命知汶上。爲治廉平寬簡。旣得旌。益勤於治。屢當遷職。輒爲民奏留。閱二十九年。竟卒於任。士民哀號。留葬城南。歲時奉祀。時青田知縣謝子襄。錢塘知縣黃信。中開化知縣夏升。並九載課最當。遷其都民相率訴於上官。乞再任。事聞。擢子襄處州知府。信中杭州知府。升衢州知府。俾治其故縣。又東河知縣貝秉彝。以禮義導民。尤善綜畫。凡廢鐵敗皮。朽索故紙。悉藏之。暇令工匠煮膠鑄杵。擣紙絞索。貯於庫。帝北巡。敕有司建席殿。秉彝出所貯濟用工。遂速竣。帝將召之。耆老百餘人詣闕請留。報許。其後縣令久任者。嵩縣知縣吳祥。閱三十二年。遵化知縣李信。閱二十七年。鄒縣知縣房岳。閱二十餘年。吏民皆愛戴之。吉水知縣錢本忠。亦卒官。留葬其地。得民如誠祖。(永樂七年)

周忱既久任江南，與吏民相習，若家人父子。每行村落，屏去騶從，與農夫餉婦相對，從容問所疾苦，爲之商略處置。其馭下也，雖卑官冗吏，悉開心訪納。遇長吏有能，如況鍾、趙泰輩，則推心與咨畫，務盡其長。故事無不舉，嘗謁松江相視水利，見嘉定上海間沿江生茂草，多淤流，乃濬其上流，使崑山顧浦諸水迅流駛下，壅遂盡滌。暇時以匹馬往來江上，見者不知其爲巡撫也。（英宗正統六年



財

政

史

集權資憲通史

行政部

吳縣曹恭翊滌新編纂

財政史

第一章

周末西漢之重民食及武帝開邊釁財力竭桑弘羊諸臣理財之政策

集 權 資 憲 通 史

(1)

趙田部吏趙奢收租稅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之趙奢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強國強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爲賢言之於王王使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周赧王四十四年)

韓欲疲秦人使無東伐乃使水工鄭國爲間於秦鑿涇水自仲山爲渠並北山東注洛中作而覺秦人欲殺之鄭國曰臣爲韓延數年之命然渠成亦秦萬世之利也乃使卒爲之注填闕之水溉舄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六斛四斗關

第一章

周末西漢之重民食及武帝開邊釁財力竭桑弘羊諸臣理財之政策

中。由。是。益。富。饒。(秦始皇元年)

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於今。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飢色。是從事焉尙寡。而吏未加務。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與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漢文帝十二年)

詔曰。間者數年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歟。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歟。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廢無用之事。或多歟。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益加。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爲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歟。細大之義。吾未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後元年)

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女工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爲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爲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強毋攘弱，衆毋暴寡，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僞爲吏，吏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姦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脩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景帝後二年）

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爲幣用，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爲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贓爲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後三年）

大司農鄭當時言穿渭爲渠，下至河。

渠起長安旁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

漕關東粟徑易，又可以溉渠。

下民田萬餘頃，詔發卒數萬人穿渠，如當時策。三歲而通，人以爲便。（武帝元光

六年)

漢擊匈奴。於是大司農經用竭。不足以奉戰士。詔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臧罪。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至千夫者。得先除爲吏。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矣。(元朔六年)

行

政

有司言縣官用度太空。而富商大賈冶鑄煮鹽財。或纍萬金。不佐國家之急。請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于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算用事。咸陽齊之大煮鹽。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纍千金。弘洛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爲侍中。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詔禁民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鈇左趾。沒入其器物。公卿又請令諸賈人末作。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及民有輜車。若船五丈以上者。皆有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其法大抵出張湯。湯每朝奏事。語

國家用日晏。天子忘食。百姓騷動不安。其生咸指怨湯。(元狩四年)

初。河南人卜式數請輸財縣官以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不願也。使者問曰。家有冤乎。式曰。何故見冤。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上由是賢之。欲尊顯。以風百姓。乃拜爲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未幾。又擢式爲齊太傅。(同上)

上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矣。義縱以爲此亂民。部吏捕其爲可使者。天子以縱爲廢格沮事。棄縱市。(元狩六年)

自造白金五銖錢後。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者不可勝計。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犯者衆。吏不能盡誅。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六人分循郡國。舉兼并之徒。及守相爲吏有罪者。(同上)

是歲孔僅爲大農令。而桑弘羊爲大農中丞。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白金稍賤。民不寶用。竟廢之。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均輸鍾官辨銅令鑄錢。令天下非

(6)

三官錢不得行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惟真工大奸乃盜爲之(元鼎二年)

行

左內史兒寬勸農桑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繼屬不絕課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寬(元鼎四年)

政

先是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管天下鹽鐵弘羊作平準之法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欲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而萬物不得騰踊至是天子巡狩郡縣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山東漕粟歲益六百萬石一歲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元封元年)

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饒(太始二年)

趙過爲搜粟都尉過能爲代田

班志一歲三耨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耨田以二耨爲耦廣尺深尺曰剛長終畝一畝三剛一夫三百剛而播種於三剛中師古曰

代易也

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以教民用力少而得穀多民皆便之(征和四年)

詔有司問郡國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權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示以節儉桑弘羊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罷榷酤官(昭帝始元六年)

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歲數豐穰穀賤農人少利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上從其計壽昌又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增其價而糴穀貴時減價而糴名曰常平倉民便之(宣帝五鳳四年)

第二章

西漢末王莽之奪商利壞錢法並東漢之節流及劉虞撫幽足用之政

第一章

周末西漢之重民食及武帝開邊發財力竭桑弘羊諸臣理財之政策

國師公劉秀言周有錢府之官。收不受與欲得。即易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爲非者也。莽乃下詔曰。周禮有賒貸。樂語有五均。傳記各有筦焉。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筦者。所以齊衆庶。抑兼并也。遂於長安及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立五均司市錢府官。司市常以四時仲月定物上中下之價。各爲其市。平民賣五穀布帛絲綿之物。不售者均官考檢厥實。用其本價取之。物貴過平一錢。則可以平價賣與民。賤減平者。聽民自相與市。又民有乏絕。欲賒貸者。錢府予之。每月百錢。收息三錢。又以周官稅民。凡田不耕爲不殖。出三夫之稅。城郭中宅不樹藝者爲不毛。出三夫之布。民浮游無事。出夫布一匹。其不能出布者。冗作。縣官衣食之。諸取金銀連錫鳥獸魚鼈於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嬪婦桑蠶。織紵紡績。補縫。工匠醫巫卜祝。及他方技商販賈人。皆各自占所爲。於其所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分之。而以其一爲貢。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實者。盡沒入所采取。而作

縣官一歲義和魯匡復奏請權酒酤。莽從之。又禁民不得挾弩鎧。犯者徙西海。

(王莽始建國二年)

集 權 質 憲 通 史

(9)

莽以錢幣訖不行。復下書曰：寶貨皆重。則小用不給。皆輕則儻載煩費。輕重大小各有差品。則用便而民樂。於是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錢貨六品。金貨一品。銀貨二品。龜貨四品。貝貨五品。布貨十品。凡寶貨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鑄作錢布。皆用銅。殺以連錫。百姓潰亂。其貨不行。莽知民愁。乃但行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二品並行。龜貝布屬。且侵盜鑄錢者不可禁。乃重其法。一家鑄錢。五家坐之。沒入爲奴婢。吏民出入持錢。以副符傳。不持者廚傳勿舍。關津苛留。公卿皆持以入宮殿門。欲以重而行之。是時百姓安漢五銖錢。莽錢大小難行。又數變改不信。皆私以五銖錢市買。訛言大錢當罷。莫肯挾。莽患之。復下書。諸挾五銖錢。言大錢當罷者。比非井田制。投四裔。及坐賣買田宅奴婢鑄錢。自諸侯大夫。至於庶民。抵罪者不可勝數。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人至涕。

泣於市道(同上)

初顯宗之世治虜沱石白河從都慮至羊腸倉欲令通漕太原吏民苦役連年不成死者不可勝算帝以郎中鄧訓爲謁者監領其事訓考量隱括知其難成具以上言詔罷其役更用驢輦歲省費億萬計全活徒士數千人(章帝建初三年)

舊交趾七郡貢獻轉運皆從東冶汎海而至風波艱阻沈溺相係鄭弘奏開零陵桂陽嶠道自是夷通遂爲常路所省息以億萬計遭天下旱邊方有警民食不足而帑藏殷積弘又奏宜省貢獻減徭費以利飢民帝從之(八年)

尚書張林上言縣官經用不足宜自煮鹽及復修武帝均輸之法朱暉固執以爲不可曰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民窮怨誠非明主所宜行(元和中元年)

詔減太官導官尚方內署諸服御珍膳靡麗難成之物自非供陵廟稻粱米不

得導擇朝夕一肉飯而已。舊太官湯官經用歲且二萬萬。自是裁數千萬。及郡國所貢皆減其過半。悉斥賣上林鷹犬。離宮別館。儲峙米糒薪炭。悉令省之。(漢帝延平元年)

是歲初開西邸賣官。入錢各有差。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次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一。於西園立庫以貯之。或詣闕上書。占令長。隨縣好醜。豐約有賈。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然後倍輸。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初帝爲侯時。常苦貧。及卽位。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曾無私錢。故賣官。聚錢以爲私藏。(靈帝光和元年)

詔發州郡材木。文石部送京師。黃門常侍輒令譴呵不中者。因強折賤買。僅得本價十分之一。復貨之。宦官復不爲卽受。材木遂至腐積。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又令西園騶分道督趣。恐動州郡。多受賕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材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郡至二三千萬。餘各有差。當之官。

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中平二年)
 帝作翻車渴烏施於橋西用灑南北郊路以爲可省百姓灑道之費(中平三年)
 先是幽部應接荒外資費甚廣歲常割青冀賦調二億有餘以足之時處處斷
 絕委輸不至幽州牧劉虞敝衣繩履食無兼肉務存寬政勸督農桑開上谷胡
 市之利通漁陽鹽鐵之饒民悅年登穀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難歸虞者百餘萬
 口虞皆收視溫卹爲安立生業流民皆忘其遷徙焉(獻帝初平元年)

第三章

東漢末曹操乘天下大亂民棄農桑遂屯田權鹽以饒軍用故能兼并
 羣雄司馬懿亦廣漕開渠以足軍食

中平以來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無終歲之計飢則寇掠飽
 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
 江淮取給蒲贏民多相食州里蕭條羽林監棗祇請建置屯田曹操從之以祇
 爲屯田都尉以騎都尉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

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并羣
雄軍國之饒起於祇而成於峻（獻帝建安元年）

曹操使治書侍御史河東衛凱鎮撫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關中諸將多引爲
部曲凱書與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餘萬家聞
本上安甯皆企望思歸而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以爲部曲郡縣貧弱
不能與爭兵家遂強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亂來放散宜如舊
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
民間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隸校尉留治關中以爲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
盛此強本弱敵之利也彧以白操操從之始遣謁者僕射監鹽官司隸校尉治
弘農關中由是服從河東安邑鹽池舊有鹽官鹽之爲利厚矣齊用管子鬻筴而霸晉之定都諸大夫必欲
其近鹽至漢武之世幹之以佐軍興及唐安史之亂第五琦權鹽以贍國用自此遂爲

經賦其利居天下歲入之半（建安四年）

朝廷欲廣田畜穀於揚豫之間使尚書郎汝南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

第三章

東漢末曹操乘天下大亂民棄農桑遂屯田權鹽以饒軍用故能兼并羣雄廣司馬懿亦漕開渠以足軍食

爲昔太祖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出征，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二萬人，淮南三萬人，什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益開河渠，以增溉灌。通漕運，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二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太傅懿善之。是歲始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興軍衆，汎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餘而無水害。（魏御陵厲公正始二年）

第四章

魏馬鈞制造之機巧東晉弛庚戌土斷制生計遂窘

詔復立崇華殿，更名曰九龍。通引穀水過九龍殿前，爲玉井綺欄，蟾蜍含受，神龍吐出，使博士扶風馬鈞作司南車，水轉百戲。傅玄曰：人有上百戲而不能動，帝問鈞可動否？對曰可動，其巧可益否？對曰可益。爰詔作之，以大木雕構，使其形若輪，平地施之，潛以水發焉。設爲女樂舞象，至令木人擊鼓吹簫，作山嶽使

木人跳繩擲劍緣繩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春磨鬪雞變巧百端(魏明帝青龍三年)

庚戌朔大閱戶口令所在土斷嚴其法制謂之庚戌制(東晉哀帝興甯二年)

江州刺史劉楨專務商販殖財百萬會有司奏今朝廷空竭百官無祿惟資江州漕運而楨商旅繼路以私廢公請免官書下楨不即歸罪方自申理郭默矯詔誅楨掠女及諸妾并金寶還船初云下都既而停楨故府(成帝咸和四年)

時三吳大飢戶口減半會稽減什三四臨海永嘉殆盡富室皆衣羅紈懷金玉閉門相守餓死(安帝元興元年)

劉裕上表曰大司馬溫以民無定本傷治為深庚戌土斷以一其業於時財阜國豐實由於此自茲迄今漸用頽弛請申前制於是依界土斷唯徐兗青三州居晉陵者三州都督治晉陵不在斷例諸流寓郡縣多所併省(義熙九年)

第五章 南朝宋錢法之弊梁生計之迫齊屯田之足食北朝西東魏之經營賦

初高祖既貴命藏微時耕具以示子孫帝至故宮見之有慚色近侍或進曰大舜躬耕歷山伯禹親事水土陛下不覩遺物安知先帝之至德稼穡之艱難乎

(宋文帝元嘉四年)

沈慶之復啟聽民私鑄錢由是錢貨亂敗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鵝眼錢劣於此者謂之縷環錢貫之以縷入水不沈隨手破碎市井不復料數十萬錢不盈一掬斗米一萬商貨不行

(明帝泰始元年)

西魏自天安以來比歲旱飢重以青徐用兵山東之民疲於賦役顯祖命因民貧富爲三等輸租之法等爲三品上品輸平城中輸他州下輸本州又魏舊制常賦之外有雜調十五至是悉罷之由是民稍贍給

(五年)

東魏丞相高歡以諸州綢絹不依舊式民甚苦之奏令悉以四十尺爲疋魏自喪亂以來農商失業六鎮之民相帥內徙就食齊晉歡因之以成霸業東西分

裂連年戰爭。河南州郡鞠爲茂草。公私困竭。民多餓死。歡命諸州濱河及津梁。皆置倉積穀。以相轉漕。供軍旅。備饑饉。又於幽瀛滄青四州傍海煮鹽。軍國之費。粗得周贍。至是東方連歲大稔。穀斛至九錢。山東之民稍復蘇息矣。(梁武帝大同六年)

時江南連年旱蝗。江揚尤甚。百姓流亡。相與入山谷江湖。采草根木葉菱芡而食之。所在皆盡。死者蔽野。富室無食。皆鳩面鵠形。衣羅綺。懷珠玉。俯伏牀帷。待命聽終。千里絕煙人跡。罕見白骨成聚。如邱隴焉。(簡文帝大寶元年)

初齊顯祖之末。穀糴踴貴。濟南王即位。尙書左丞蘇珍芝建議。修石鼈等屯。自是淮南軍防足食。肅宗卽位。平州刺史嵇擘建議。開督亢陂。置屯田。歲收稻粟數十萬石。北境周贍。又於河內置懷義等屯。以給河南之費。由是稍止轉輸之勞。(陳文帝天嘉元年)

第六章

隋開皇時之富庶及末年生計奇窘並唐楊思齊精制造劉晏善理財

第五章

南朝宋錢法之弊梁生計之迫齊屯田之足食北朝西東魏之經營賦稅農桑鹽鐵

及兩河用兵搜羅商錢之無濟

隋主以長安倉廩尙虛。是歲詔西自蒲陝。東至衛汴。次十三州。募丁運米。又於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輸。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長安。(長城公至德元年)

有司上言。府藏皆滿。無所容積於廊廡。帝曰。朕旣薄賦於民。又大經賜用。何得爾也。對曰。入者常多於出。略計每年賜用。至數百萬段。曾無減損。於是更闢左藏院。以受之。詔曰。盜積於人。無藏府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時天下戶口歲增。京輔及三河地少而人衆。衣食不給。帝乃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畝。老少又少焉。(隋文帝開皇十二年)

唐兵圍洛陽。城中乏食。絹一疋直粟三升。布十疋直鹽一升。服飾珍玩。賤如土芥。民食草根木葉。皆盡。相與澄取浮泥。投米屑作餅食之。皆病。身腫脚弱。死者相枕倚於道。皇泰主之遷民入宮城也。凡三萬家。至是無三千家。雖貴爲公卿。

糠覈不充。尚書郎以下親白負戴。往往餒死。

（唐高祖武德四年）

工部尚書段綸奏徵巧工楊思齊。上令試之。綸使先造傀儡。上曰：「得巧。」工庶供國事。卿令先造戲具。豈百工相戒無作淫巧之意耶？」

（太宗貞觀七年）

集 權 資 憲 通 史

劉晏初爲轉運使。獨領陝東諸道。陝西皆度支領之。末年兼領。未幾而罷。晏有精力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遞相望。覘報四方物價。雖遠方不數日皆達。使司食貨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握。國家獲利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常以爲辦集衆務在於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至於句檢簿書出納錢穀。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常言士陷賊賄則淪棄。於時名重於利。故士多清修。吏雖潔廉終無顯榮。利重於名。故吏多貪污。然惟晏能行之。他人效者終莫能逮。其屬官雖居數千里之外。奉教令如在目前。起居語言無敢欺。給當時權貴或以親故屬之者。晏亦應之。使俸給多少。遷次緩速。皆如其志。然無得親職事。其場院要劇之官。必盡一時之選。

第六章

隋開皇時之富庶及末年生計奇窘並唐楊思齊精制造劉晏善理財及兩河用兵搜羅商錢之無濟

及晏沒之後。掌財賦有聲者。多晏之故吏也。晏又以爲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以愛民爲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縣雨雪豐歉之狀。白使司。豐則貴糶。歉則賤糶。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及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檢之端。先申至某月。須如干蠲免。某月須如干救助。及期晏不俟申請。卽奏行之。應民之急。未嘗失時。不待其困弊流亡。餓殍然後賑之也。由是民得安其居業。戶口蕃息。晏始爲轉運使時。天下見戶不過二百萬。其季年乃三百餘萬。在晏所統。則增非晏所統。則不增也。其初財賦歲入不過四百萬緡。季年乃千餘萬。緡晏專用權鹽法。充軍國之用。時自許汝鄭鄧之西。皆食河東池鹽。度支主之。汴滑唐蔡之東。皆食海鹽。晏主之。晏以爲官多則民擾。故但於出鹽之鄉。置鹽官收鹽戶所煮之鹽。轉鬻於商人。任其所之。自餘州縣不復置官。其江嶺間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其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餘萬緡。由是國用

充足而民不困。弊其河東鹽利，不過八十萬緡，而價復貴於海鹽。先是運關東穀入長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則爲成勞，受優賞。晏以爲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船。教漕卒，江船達揚州，汴船達河陰，河船達渭口，渭口達太倉。其間緣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或至百餘萬斛，無斗升沈覆者。船十艘爲一綱，使軍將領之。十運無失，授優勞官。其人數運之後，無不斑白者。晏於揚子置十場造船，每艘給錢千緡。或言所用實不及半，虛費太多。晏曰：不然。論大計者固不可惜小費，萬事必爲永久之慮。今始置船場，執事者至多，當先使之私用無窘，則官物堅牢矣。若遽與之屑屑校計，錙銖安能久行乎？異日必有患吾所給多而減之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其後五十年，有司果減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計費以給之，無復羨餘。船益脆薄，易壞。漕運遂廢矣。晏爲人勤力，事無閒劇，必於一日中決之，不使留宿。後來言財利者皆莫能及之。（德宗建中元年）

第六章

隋開皇時之富庶及末年生計奇窘並唐楊思齊精制造劉晏善理財及兩河用兵搜羅商錢之無濟

時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緡。府庫不支數月。太常博士章都賓陳京建議。以爲貨利所聚。皆在富商。請括富商錢。出萬緡者。借其餘。以供軍計。天下不過借一二千商。則數年之用足矣。上從之。詔借商人錢。令度支條上判度支杜佑大索長安中商賈所有貨。意其不實。輒加撈捶。人不勝苦。有縊死者。長安囂然如被寇盜。計所得纔八十餘萬緡。又括灑櫃實錢。凡畜積錢帛粟麥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百姓爲之罷市。相率遮宰相馬。自訴以千萬數。盧杞始慰諭之。勢不可遏。乃疾馳自他道歸。計并借商所得纔二百萬緡。人已竭矣。(德宗建中三年)

車駕之在華州也。商賈輻湊。韓建重征之。二年得錢九百萬緡。至是朱全忠盡取之。(昭宗天復元年)

第七章 五代時偏安一方者理財致富之政策

湖南判官高郁請聽民自采茶。賣於北客。收其征。以贍軍士。楚王殷從之。殷奏

於汴荆襄唐郢復州置回圖務運茶於河南北賣之以易繒纈戰馬而歸仍歲貢茶二十五萬斤詔許之湖南由是富贍(後梁太祖開平二年)

孔目吏孔謙勤敏多計數善治簿書晉王以爲支度務使謙能曲事權要由是

寵任彌固

爲孔謙以指克亂唐張本

魏州新亂之後府庫空竭民間疲弊而聚三鎮之兵戰於

河上殆將十年供億軍須未嘗有闕謙之力也然急徵重歛使六州愁苦歸怨於王亦其所爲也(末帝貞明元年)

先是吳有丁口錢又計畝輸錢錢重物輕民甚苦之齊丘說徐知誥以爲錢非耕桑所得今使民輸錢是教民棄本逐末也請蠲丁口錢自餘稅悉輸穀帛綃絹疋直千錢者當稅三千或曰如此縣官歲失錢億萬計齊丘曰安有民富而國家貧者耶知誥從之由是江淮間曠土盡闢桑柘滿野國以富強(貞明四年)初楚王馬殷旣得湖南不征商旅由是四方商旅輻湊地多鉛鐵殷用軍都判官高郁策鑄鉛鐵爲錢商旅出境無所用之皆易他貨而去故能以境內所餘

之物易天下百貨國以富饒湖南民不事桑蠶郁命民輸稅者皆以帛代錢未幾民間機杼大盛(後唐莊宗同光三年)

第八章

宋太祖始革留使留州貢奉諸弊財賦遂悉送三司並太祖之簡約

自天寶以來方鎮屯重兵多以賦入自贍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殊鮮五代方鎮益強率令部曲主場院厚歛以自利其屬三司者補大吏臨之輸額之外輒入己或私納貨賄名曰貢奉用冀恩賞帝始卽位猶循前制牧守來朝皆有貢奉及趙普爲相勸革去其弊申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以助軍實悉送都下無得占留又方鎮闕帥稍命文臣權知所在場院間遣京朝官廷臣監臨復置轉運使爲之條禁文簿漸爲精密由是利歸公上而外權削矣建隆初貢賦悉入左藏庫及取荆湖下西蜀儲積充足帝顧左右曰軍旅飢饉當豫爲之備不可臨事厚歛於民乃於講武殿內別爲內庫以貯金帛號曰封樁庫凡歲終用度贏餘之數皆入焉(宋太祖乾德三年)

詔曰：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倘規致於羨餘，必深務於掎克。知光化軍張全操上言：三司令諸處場院主吏，有羨餘粟及萬石，芻五萬束以上者，上其名，請行賞典。此苟非倍納民租，私減軍食，何以致之？宜追寢其事，勿復頒行。除官所定耗外，嚴加止絕。（乾德四年）

先是劉鋹於海門鎮募兵，能採珠者二千人，號媚川都。凡采珠必繫石於足，腰繩而沒焉。深或至五百尺，溺死者甚衆。鋹所居棟宇皆飾以玳瑁珠翠，窮極侈靡。及爲宋師所焚，潘美等於煨燼中得所餘諸珍寶以獻。且言采珠危苦之狀。帝亟命小黃門持示宰相，速降詔罷之。（開寶五年）

永慶公主出，嘗衣貼繡鋪翠襦入宮。帝見之，謂主曰：汝當以此與我。自今勿復爲此飾。宮闈戚里必相效。京城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展轉販易，傷生寢廣。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豈可造此惡業之端？主慚謝。（同上）

又主嘗因侍坐，與皇后同言曰：官家作天子日久，豈不能用黃金裝肩輿，乘以

出入。帝笑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悉飾金銀，力亦可辦，但念我爲百姓守財耳。豈可妄用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以自奉養爲意，百姓何仰哉。(同上)

行 帝以京西諸州錢幣不登，命李符知京西南面轉運事。書李符到處，似朕親行八字，賜之，令揭於大旗，常以自隨。符前後條奏便宜凡百餘條，其四十八事皆施行著於令。(同上)

第九章

自財政悉歸三司，有司有闕輒貸內藏，不能償輒除其籍。並太宗、眞宗時三司之籌劃及屯田置倉之良法。

政 初西南夷不供朝貢，刑部郎中許仲宣爲西川轉運使，親至大渡河，諭以順逆。夷人皆率服，在職逾三歲，會有言仲宣當江表用兵時，乾沒官錢者，召還令御史臺盡索財計簿，鈎校歲餘而畢，卒無欺隱。乃以仲宣爲嶺南轉運使，仲宣有心計，江表用兵軍中需索百端，皆預儲蓄，無闕。曹彬怪之，嘗攻城取陶器數萬。

事分給。攻城卒然燈。自照仲宣已預料。置如其數。付之其材。幹類此。(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

朝廷自克平諸國。財力雄富。然聚兵京師。外州無留財。天下支用。悉出三司。故費用浸多。帝孜孜庶務。動以愛民惜費爲本。有司言油衣帑幕破損者數萬段。欲毀棄之。帝令煮浣。染以雜色。制爲旗幟數千。(太宗淳化四年)

度支判官陳堯叟梁鼎上言。自漢魏晉唐以來。於陳許鄧穎暨蔡宿毫。至於壽春。用水利墾田。陳跡具在。望選稽古通方之士。分爲諸州長吏。兼管農事。大開公田。以通水利。發江淮下軍散卒。及募民以充役。每屯十人。人給牛一頭。治田五十畝。雖古制一夫百畝。今且墾其半。俟久而古制可復也。畝約收三斛。歲可得十五萬斛。凡七州之間。置二十七屯。歲可得三百萬斛。因而益之。數年必致倉廩充實。可省江淮漕運。其民田之未闢者。官爲種植。公田之未墾者。募民墾之。歲登所取其數。如民間主客之例。此又敦本勸農之要道也。帝覽奏嘉之。卽

第九章

自財政悉歸三司。有司有闕輒貸內藏。不能償輒除其籍。並太宗眞宗時三司之籌劃及屯田置倉之良法。

財政史

遣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乘傳往諸州案視經度其事(至道元年)

以吏部侍郎陳恕爲尙書左丞知開封府恕在三司前後踰十數年利病條例多所改創及寇準爲三司卽檢其前後所改創事類爲方冊其曉諭榜帖悉以新版別書齎詣恕第請署恕一一爲署之不復辭準拜謝去故三司多循恕舊貫自準始(真宗咸平六年)

始置常平倉先是言事者請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江淮兩浙每州計戶口多少量留上供錢自千貫至二萬貫令轉運使擇清幹官主之專委司農寺總領三司無得移用每歲夏秋準市估加錢收糴貴則減價出糴俟十年有增羨則以本錢還三司詔三司集議請如所奏大率萬戶歲糴萬石止於五萬石或三年以上不糴則回充糧廩別以新粟補之(景德三年)

自乾德開寶以來用兵及水旱賑給慶賜賞賚有司計度支所闕者必稽其數以貸於內藏俟課賦有餘卽償之淳化後二十年間歲貸百萬有至三百萬者

累歲不能償。則除其籍。帝命陳彭年撰內藏庫記。述其事以示王旦等。曰：此庫乃爲計司備經費耳。計司有闕。必取於民。苟非節用。何以獲救。（景德四年）

帝以江淮兩浙路稍旱。即水田不登。乃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萬斛。分給三路。令擇民田之高仰者。蒔之。蓋旱稻也。仍出種法。付轉運使揭榜諭民。其後又取種於玉宸殿。（大中祥符五年）

第十章

仁宗英宗經營茶鹽錢屯之沿革並當時財賦出入之大略青苗錢取

法於李參三司會計創始於韓絳

先是茶制惟川陝廣南聽民自買賣。禁其出境。餘悉權征。犯者有刑。在淮南則蘄黃廬舒壽光六州。官自爲場。遣使總之。爲之山場者十三。六州采茶之民皆隸焉。謂之園戶。歲課作茶輸其租。餘則官悉市之。其售於官者。皆先受錢而後入茶。謂之本錢。又百姓歲輸稅。願折茶者。謂之折稅茶。總爲歲課八百六十五萬餘斤。其出鬻皆就本場。在江南則宣歙江池饒信洪撫筠袁十州。廣德興國

第十章

仁宗英宗經營茶鹽錢屯之沿革並當時財賦出入之大畧青苗錢取法於李參三司會計創始於韓絳

臨江建昌南康五軍兩浙則杭蘇明越婺處溫台湖常衢睦十二州荆湖則江陵府潭鼎澧鄂岳歸峽七州荆門軍福建則建劍二州歲如山場輸租折稅餘則官悉市而歛之總爲歲課江南二十七萬餘斤兩浙百二十七萬九千餘斤荆湖二百四十七萬餘斤福建三十九萬三千餘斤皆轉輸要會之地曰江陵府曰眞州曰海州曰漢陽軍曰無爲軍曰蘄州之蘄口爲六權貨務凡民欲茶者皆售於官其以給日用者謂之食茶出境則給券商賈之欲貿易者入錢若金帛京師權貨務以射六務十三場茶給券隨所射與之謂之交引願就東南入錢若金帛者聽計直予茶如京師(仁宗天聖元年)

先是趙賀通判漢州蜀吏喜弄法而賀精明吏不敢欺人稱謂趙家關言如關梁不可越也後爲江淮制置發運使所部漕船舊皆由主吏自遣受賕不平或數得詣富饒郡因以商販貧者至不堪其役賀乃籍諸州物產厚薄分劇易爲三等視其功過自裁定由是吏巧不得施(同上)

初蜀民以鐵錢重私爲券謂之交子以便貿易富民十六戶主之其後富者稍衰不能償所負爭訟數起大中祥符末薛田爲轉運使請官置交子務以權其出入久不報寇瑊守蜀遂乞廢交子不復用會瑊去而田代之詔田與轉運使張若谷度其利害田若谷議廢交子不復用則貿易非便但請官爲置務禁民私造詔從其請始置益州交子務以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爲額城臨汝人若谷南劍人也(同上)。

孫奭等言十三場茶積而未售者六百一十三萬餘斤蓋許商人貼射則善者皆入商人其入官者皆麤惡不時故人莫肯售又園戶輸歲課不足者使如商人入息而園戶皆細民貧弱力不能給繁擾益甚又姦人倚貼射爲名強市盜販侵奪官利其弊如此不可不革請罷貼射法官復給本錢市茶而商人入錢以售之於是茶法復壞(天聖三年)

遼主清暑永安山西南招討司奏陰山中產金銀請置冶從之復遣使循遼河

第十章

仁宗英宗經營茶鹽錢屯之沿革並當時財賦出入之大畧青苗錢取法于李參三司會計創始于韓絳

北求產金銀之所由是興治采鍊人賴其利(天聖五年)

自唐以來民計田輸賦外增取他物復折爲賦謂之雜變亦謂之沿納名品煩細官司歲附帳籍並緣侵擾民以爲患帝詔三司沿納物以類并合於是三司請悉除諸名品并爲一物夏秋歲入第分粗細二色百姓便之(明道二年)

都知張永和建議請收民房錢十之三以助軍費事下三司王堯臣持不可永和密使人致意曰能行此則大用矣明日入見具爲帝言因曰此衰世事唐德宗所以致亂者非平時所可行也濰畏永和勢助之甚力堯臣奏罷濰(慶曆三年)

初洛州肥鄉縣田賦不平久莫能治轉運使楊偕患之大理寺丞郭諮曰事無難者得一往可立決也偕卽以諮攝令并遣祕書丞孫琳與其事諮等用千步方田法括地得其數除無地之租者四百家正無租之地者百家收通賦八十八萬流民乃復而王素爲諫官建議均天下田賦歐陽修卽言諮與琳方田法簡

而易行。願召二人者。三司亦以爲然。且請於亳壽汝蔡四州擇尤不均者均之。於是遣諮與琳先往蔡州。首括上蔡一縣。得田二萬六千九百三十餘頃。均其賦於民。既而諮言州縣多逃田。未可盡括。遂罷。諮趙州人也。(同上)

張方平見帝問曰。河北再權鹽。何也。帝曰。始議立法。非再也。方平曰。其算歲爲額錢十五萬緡。上封者嘗請禁權。以收遺利。(慶曆六年)

上封者言諸路轉運司。廣要出剩。求媚於上。民輸賦稅。已是大半之賦。又令加耗。謂之潤官。此但粗引一路之弊耳。况天下賦稅之饒。其弊無極。臣恐諸路轉運司。尚有以此無名刻削。願陛下閱其奏目。或有橫加收歛。名爲出剩。乞賜黜貶。爲便。帝覽之曰。古稱聚歛之臣。過於盜賊。今如此。培歛。是爲朕結怨於民也。亟下詔止絕之。(慶曆七年)

三司使張方平言。勘會陝西用兵以來。內外所增置禁軍。八百六十餘人。指揮約四十餘萬人。內馬軍一百二十餘。指揮若馬數全足。計六萬有餘匹。其係三

第十章

仁宗英宗經營茶鹽錢屯之沿革並當時財賦出入之大畧青苗錢取法於李參三司會計創始於韓絳

路保捷振武宣毅武衛清邊蕃落等指揮并本道土兵連營仰給約二十餘萬人比屯駐戍兵當四十萬人又自慶曆三年以後增添給送西北銀絹內外文武冗官日更增廣所以三司經用不贍天下山澤之利茶鹽酒稅諸色課入比之先朝以前例皆大有增剩可謂無遺利矣而有司調度交見匱乏直以支費數廣不量入爲出所致耳方今急務莫先食貨食貨不足何以爲國伏望令中書樞密院審加計議裁於聖斷早爲之所猶須效在累年之後如救焚援溺則益不及矣(同上)

先是范祥請變兩池鹽法及是復申前議其法舊禁鹽地一切通商鹽入蜀者亦恣不問罷九州軍入中芻粟令入實錢以鹽償之視入錢州軍遠近及所指東西南鹽第優其直東南鹽又聽入錢永興鳳翔河中歲課入錢總爲鹽三十七萬五千大席授以要券卽池驗券案數而出盡弛兵民輦運之役又以延慶環渭原保安鎮戎德順地近烏白池姦人私以青白鹽入塞侵利亂法乃募人

入中池鹽予券。優其直。還以池鹽償之。以所入鹽官自出鬻。禁人私售。峻青白鹽之禁。並邊舊令入中鐵炭瓦木之內。皆重爲法。以絕之。其先以虛估受券。及已受未鬻者。悉計直使輸虧官錢。又令三京及河中河陽陝虢解晉絳濮慶成廣濟官。仍鬻鹽。須商賈流通乃止。以所入緡錢。市並邊九州軍芻粟。悉留權貨務錢幣。以實中都行之數年。猾商貪賈。無所僥倖。關內之民得安其業。公私以爲便。云。(慶歷八年)

命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入內。都知王守忠。右司諫陳旭與三司較天下每歲財賦出入之數。以聞。自康定元年。陝西募人入中。並邊芻粟。始加數。給東南鹽。而河北稍用三說法。亦以東南鹽代。京師所給緡錢。數足卽止。及慶歷二年。三司又請如康定元年法。募人入中。乃詔入中陝西河東者。持券至京師。償以錢。及金帛各半之。不願受金帛者。予香藥茶鹽。惟其所欲。而東南鹽利特厚。商旅不復受金帛。皆願得鹽。至八年。河北行四說法。鹽居其一。而並邊芻束。皆有虛

數騰躍至數倍。券至京師，反爲畜買所抑，鹽八百斤，舊售錢十萬，至是止六萬。商人以賤估券，取鹽不復入錢，京師帑藏益乏。於是詔三司詳定，堯臣等請復入錢京師。法視舊入錢數，稍增予鹽，而並邊入中，元得券受鹽者，河東陝西入芻粟，直錢十萬，止給鹽直七萬。河北又損爲六萬五千，且令入錢十萬於京師，乃聽兼給，謂之對貼。自是入錢京師稍復。故（皇祐二年）

自軍興，諸路經略使多貸三司錢，以佐軍，謂之隨軍錢。軍罷，乃償。李參權慶州，鉤攷得所貸八萬緡，悉償之，遂廢其庫。又戍兵多而食苦不足，參視民闕乏，時令自隱度穀麥之入，預貸以官錢，穀麥熟則償，謂之青苗錢。數年兵食常有餘，其後青苗法蓋取諸此。（皇祐五年）

初，官旣權茶，民私蓄販皆有禁，臘茶之禁尤嚴。犯者其罰倍，凡告捕私茶，皆賞。然約束愈密，而冒禁愈蕃。歲報刑辟，不可勝數。園戶困於征取，官司旁緣侵擾，因而陷於罪戾，以至破產逃匿者，歲比有之。官茶所在，陳積縣官獲利無幾，論

者皆謂宜弛禁。便景祐中，葉清臣嘗上疏乞弛禁。三司議皆以爲不可。至是，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職王嘉麟又皆上書請罷給茶本錢，縱園戶貿易，而官收其租錢，與所在征算歸權貨物，以償邊糴之費，可以疏利源而寬民力。嘉麟爲登平致頌書十卷，隆衍視成策二卷。上之淮南轉運副使沈立，亦集茶法利害爲十卷，陳通商之利。宰相富弼、韓琦、曾公亮等決意嚮之，力言於帝，命翰林學士韓絳知諫院，陳旭及知雜御史呂景初卽三司置局議之。(嘉祐三年)

江湖上供米，舊轉運使以本路綱輸，眞楚泗州轉般倉載鹽以歸，舟還其郡，卒還其家。而汴州至轉般倉運米輸京師，歲摺運者四河冬涸，舟卒以還營。至春復集，名曰放凍，卒得番休，逃亡者少。而汴船不涉江路，無風波沈溺之患。其後發運使權益重，六路上供米，團綱發船，不復委本路，獨發運使專其任。文移並并事日繁夥，有不能檢察，則吏胥可以用意於其間。操舟者賦諸吏，輒得詣富郡市賤賈貴，以趨京師。自是江汴之舟，混轉無辨，挽舟卒有終身不還其家。老

第十章

仁宗英宗經營茶鹽錢屯之沿革並當時財賦出入之大畧青苗錢取法於李參三司會計創始於韓絳

死河路者籍多空名漕事大敝皇祐中發運使許元奏近歲諸路因循糧綱法壞遂令汴綱至冬出江爲他路轉漕兵不得息宜敕諸路增船載米輸轉般倉充歲計如故事於是言利者多以元說爲然詔如元奏會元去不果行既而諸路綱不集復下詔切責有司江淮兩浙轉運司期以期年各造船補卒團本路綱自嘉祐五年汴綱不復出江(同上)

時生齒益繁田野加闢獨京西唐鄧間尙多曠土唐州閒田尤多或請徙戶實之或請以卒屯或請廢州爲縣知州事比部員外郎趙尙寬言土曠可益墾闢民稀可益招徠而州不可廢乃案圖記得召信臣故迹益發卒復大三陂一大渠皆溉田萬餘頃又教民自爲支渠數十轉相浸灌而四方之民來者雲集尙寬復請以荒田計口授之及貸民官錢買牛比三年廢田盡爲膏腴增戶萬餘監司上其狀三司使包拯亦以爲言詔留再任(嘉祐五年)

始張詠鎮蜀時春糴米秋糴鹽官給券以惠貧弱歲久券皆轉入富室韓絳削

除舊籍召貧民別予券。且令三歲視貧富輒易之。豪右不得逞。及在三司。又請以川峽四路田穀輸常平倉。而隨其事。道里差次給直。以平物價。先是宮中所用財費。悉以合同憑由取之。絳請有例者悉付有司。於是三司始得會計。(英宗治平二年)

第十一章

神宗時王安石行新法之政策附和各輩並當時苦新法之現象

行免役法。先是詔條例司講立役法。條例司言。使民出錢募人充役。卽先王致民財以祿庶人在官者之意。命呂惠卿曾布相繼草具條貫。踰年始成。計民之貧富分五等輸錢。名免役錢。凡輸錢先定州。若縣應用顧直多少。隨戶等均取。顧直又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闕。謂之免役寬剩錢。用其錢募人代役。既試用其法於開封府。遂推行於諸路。(神宗熙寧三年)

行市易法。自王韶倡爲緣邊市易之說。王安石善之。以爲與漢平準法同。可以制物低昂而均通之。遂用草澤魏繼宗議。以內藏庫錢帛置市易務於京師。凡

貨之可市及滯於民而不售者平其價市之願以易官物者聽以抵當物力多少均分賒請相度立限歲出息二分納還以戶部判官呂嘉問爲提舉嘉問上建置三十條其一云兼并之家較固取利令市易務覺察申三司按置以法帝削去此條御史劉孝孫言於此見陛下寬仁愛民之至安石曰孝孫稱頌此事以爲聖政臣愚竊謂此乃聖政之闕也自是諸州上供蓆席黃蘆之類悉令計直從民願者市之以給用尋改在京市易務爲都提舉市易司秦鳳兩浙滁州成都廣州鄆州六市易司皆隸焉(熙寧五年)

先是內批付王安石聞市易買賣極苛細市人籍籍怨謗以爲官司浸淫盡收天下之貨自作經營可令但依魏繼宗元擘畫施行於是安石留身自帝曰必有事實乞宣示帝曰聞榷貨賣冰致民賣雪都不售又聞買梳朴卽梳扑貴買脂麻卽脂麻貴又聞立賞錢捕人不來市易司買賣者安石曰果爾則是臣欲以聚歛誤陛下也臣素行陛下所知何緣有此事帝曰恐所使令未體朝廷意

更須審察耳。安石曰：此事皆有迹。容臣根究勘會，別有聞奏。(同上)

帝患田賦不均，詔司農重定方田及均稅法。頒之天下，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歲以九月，縣委令佐分地計量，隨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墟而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色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其稅。則至明年三月畢，揭以民一季無訟，卽書戶帖，連莊帳付之，以爲地符。均稅之法，縣各以其租額稅數爲限，嘗收蹙奇零如米不及十合而收爲升，絹不滿十分而收爲寸之類。今不得用其數，均攤增展，致溢舊額。凡越額增數皆禁，若瘠鹵不毛及衆所食利山林陂塘溝路墳墓皆不立稅。凡四方之角立土爲峰，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帖有戶帖，有分烟析產典賣割移，官給契，縣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爲正。令既具，乃以鉅野尉王曼爲指教官，先自京東路行之。諸路倣焉。(同上)

時免役法出人，以爲苦。雖負水拾髮擔粥提茶之屬，非納錢者不得販鬻。稅務

索市利錢其末或重於本商人至以死爭如是者不一挾因東美列其事未幾詔小夫負販者免征商之重者日損其七他皆無所行至是大旱東北流民扶攜塞道羸瘠愁苦身無完衣並城民買麻粃麥麩合米爲糜或茹木實草根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纍纍不絕俠知王安石不可諫乃繪所見爲圖具疏詣閤門不納遂稱密急發馬遞上之銀臺司其略曰竊聞南征北伐者皆以其勝捷之勢山川之形爲圖來獻料無一人以天下之民質妻鬻子斬桑壞舍流離逃散皇皇不給之狀圖以上聞者臣謹案安上門逐日所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覽亦可流涕况於千萬里之外有甚於此者哉疏奏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遂命開封體放免行錢三司察市易司農發常平倉三衛具熙河所用兵諸路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並罷凡十有八事民間懽相賀是日果雨(熙甯七年)

時免役出錢或未均司農寺言五等丁產簿多隱漏不實呂惠卿川其弟曲陽

縣尉和卿計勑手實法請行之。其法官爲定立物價使民各以田畝屋宅資貨畜產隨價自占。凡居錢五當蕃息之錢一。非用器食粟而輒隱落者許告獲實以三分之一充賞。預具式示民令依式爲狀。縣受而籍之。以其價列定高下分爲五等。既該見一縣之民物產錢數。乃參會通縣役錢本額而定所當輸錢。詔從其言。于是民家尺椽寸土檢括無遺。至雞豚亦徧抄之。初惠卿勑是法猶令災傷五分以上不豫。蒲湖察訪使蒲宗孟上言。此天下之良法。使民自供。初無所擾。何待豐歲。願詔有司勿以豐凶弛張其法。從之。民由是益困。(同上)

薛向善商財。計算無遺策。然不能無病民。所上課間失實。時方尙功利。王安石從中主之。御史數有言不聽也。向以是益得展奮其業。(元豐元年)

杭州頻海水泉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導西湖作六井。民以足用。及白居易復浚西湖。引水入運河。溉田且千頃。然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浚治。宋興廢之。葑積爲田。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而取給于江湖。水游河泛溢闔闔。三

行

年一浚爲居民大患六井亦幾廢軾始至濬茆山鹽橋二河以茆山一河專受江湖以鹽橋一河專受湖水復以餘力修治六井民稍獲其利軾曰若取葑田積之湖中爲長隄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乃取救荒之餘復請于朝得度牒以募役者隄成南北徑十三里植芙蓉楊柳于其上望之如畫圖杭人名之蘇公隄(哲宗元祐四年)

史理氏曰古之君天下者視天地所產山海所畜人力所聚皆己之財財之藏于民者如藏于囊橐也藏于商賈者如藏于倉廩也藏于士大夫者如藏于府庫也民貢財以應君之用猶君自取其財于帑藏也君頒財以濟民之急猶君仍納其財于帑藏也後世則不然藏于君者謂君之財藏于士農工商者謂士農工商之財名爲財聚于上其實財散于下噫此古之所以不言財而天下皆其財今之所以曰言財而天下終無財歟逮財用不足言利之臣設法以取之抑知天之生財僅有此數利彼必不利此

政

苟無良法財聚則民散矣。民爲盜資財爲寇用。如隋貯洛口倉而爲李密所囚。東都積布帛。王世充資之。西京府庫。唐太宗用之。往往然也。管子之理財。其言曰。請君伐薪煮水爲鹽。禁北海之衆。無得聚庸煮鹽。梁趙宋衛濮陽用鹽。獨甚。桓公乃使糶之。得金萬斤。是其所與爭財者。鄰國也。桑宏羊之理財。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貴賣賤買。商賈無所牟大利。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劉晏之理財。以養民爲先。覘知四方物價。輕重之權。悉制掌握。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是其所與爭財者。商賈也。王安石之理財。有青苗市易兩法。皆稱貸於民。而重責其息。過期有罰。是其所與爭財者。民也。夫民不可使貧。食爲民天。民爲邦本。商賈不可使富。商裕則農困。操贏居奇。貧富懸絕。鄰國不可使強。強則侵疆。虎耽鷹視。蠢然欲逞。管子與鄰國爭財。則弱鄰國矣。桑宏羊。劉晏與商賈爭財。則貧商賈矣。王安石乃與民爭財。民得無病乎。故王安石之青苗市易。遠不及桑宏羊。劉晏。

財政史

之平準轉輸也。桑宏羊、劉晏之平準轉輸，又不及管子之禁鐵鬻鹽也。爭鄰國財者富，爭商賈財者存，爭民財者亡。

第十二章

南宋內侍楊戩、王黼等之掊歛殃民，並張愨、趙開之善理財軍國度支，賴以不乏及賈似道公田經界之騷擾。

內侍楊戩少給事掖庭，善測伺人主意，自崇甯後，日有寵，首建期門行幸事，以固其權勢。與梁師成、埒累官節度使，檢校少保，至太傅，有胥吏杜公才者，獻策於戩，立法索民田契，自甲之乙，乙之丙，展轉究尋，至無可證，則度所出，增立賦租，始於汝州，浸淫於京東西、淮西北，括廢隄棄堰，荒山退灘，及大河淤流之處，皆勒民主佃，額一定後，雖衝蕩回復，不可減一邑，率於常賦外，增租錢至十餘萬緡。水旱蠲稅，此不得免。擢公才爲觀察使，至是戩死，以內侍李彥繼之。與王黼表裏，置局汝州，臨事愈劇。凡民間美田，使他人投牒告陳，皆指爲天荒，雖執印券，皆不省。魯山闔縣，盡括爲公田，訴者輒加刑威，致死者千萬。田主既輸租，

其舊歲轉運使亦不爲奏除。乃均諸別州。京西提舉官及京東州縣吏皆助彥爲虐。民不勝忿痛。發物供奉。大抵類朱勛責辦于民。無休息期。農不得之田。牛不得耕墾。殫財糜芻力竭。餓死。或自繫轅輓。(宋徽宗宣和三年)

自得燕地。悉出河北河東山東之力。以往饋官軍。率十數石致一石。纔一年三路皆困。詔西京淮浙江湖四川閩廣措置調夫各數十萬。並約免夫錢。每夫三十貫。委漕臣限督之。違者從軍法。用王黼言也。尋又詔宗室戚里宰執之家。及宮觀寺院一例均敷。於是徧率天下所得纔二千萬緡。而結怨四海矣。(宣和六年)

時更軍旅之後。諸道財賦亡於兵火。委於川途。乾沒於吏胥者不可勝計。張懋在河朔時。以心計爲帝所知。自長地官。至於執政。帝獨委以理財。嚴明通敏。文移所至。東南諸路。惕息承命。國用賴以毋乏。然懋在中書。至於自作酒肆。議者以爲苛碎馬。(高宗建炎元年)

第十二章

南宋內侍楊織王黼等之持斂殃民並張懋趙開之善理財軍國度支賴以不乏及貴似道公田經界之騷擾

起居舍人程克俊言河南故地復歸版圖。父老苦劉豫煩苛久矣。賦歛及於絮縷。割剝至於蔬果。宿債未償。欠牘具在。欲望明詔新疆州縣。取劉豫重歛之法。焚於通衢。詔如所請。豫之儻也。凡民間蔬圃之田。皆令三季輸稅。又令民間供贍射士。宣諭官方庭實。嘗口言其不便。事下諸路漕臣措置。故克俊及之。(紹興九年)

右文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趙開卒。年七十六。自金人侵陝蜀。開職饋餉者十年。軍用得以毋乏。一時賴之。開既黜。主計之臣。率三四易於開條畫。毫髮無敢變更者。人偉其能。然議者咎開竭澤而漁。使後來者無所施其智巧。凡茶鹽權酷激賞零畸絹布之征。遂爲西蜀常賦。故雖累經減放。而害終不去焉。(紹興十一年)

軍器監主簿沈該直祕閣。知盱眙軍。措置權場之法。商人貲百千以下者。十人爲保。保留其貨之半。赴泗州權場博易。俟得北物。復易其半以往。大商悉拘之。以

待北價之來。兩邊商人各處一廊。以貨呈主管官。牙人往來評議。毋得相見。每交易千錢。各收五釐息。錢入官。其後又置場於光州棗陽。安豐軍花廳鎮。而金人亦於蔡泗唐鄧秦鞏洮州鳳翔府置場。凡棗陽諸場。皆以盱眙爲準。(紹興十二年)

賈似道奏公田已成。若復以州總之。恐害不除。而利不可久。請以江陰平江公田隸浙西憲司。安吉嘉興公田隸兩浙運司。常州鎮江公田隸總所。每歲租輸之官倉。特與饒減二分。或水旱則別議放數。仍立四分司。以主管公田繫銜平江嘉興安吉各一員。鎮常江陰共一員。每鄉置官以富饒者充。應兩歲一更。每租一石。明減二斗。不許多收。時毗陵澄江務爲迎合。欲買數之多。凡六七斗。皆作一石。及收租之時。元額有虧。別取足於田主。遂爲無窮之害。或內有磽瘠。及租佃頑惡之處。又從田主責換。其禍尤慘。(理宗景定五年)

賈似道請行經界推排法於諸路。由是江南之地。尺寸皆有稅。而民力益竭。似

道又以物貴由於楮賤。楮賤由於楮多。乃更造銀關。每一準十八界會之三。出奉宸庫珍貨。收敝會於官。廢十七界會。不用其制。上一黑印。始西字。中三紅印。相連如目字。下兩旁各一小長黑印。宛然一賈字也。自銀關行。物益貴。而楮益賤。(同上)

第十三章

金之行錢鈔及創區種法。元楊奐廬世榮理財之異策及置徵理司

定更鈔法國用遂大乏

金主以交鈔事令戶部尙書孫鐸侍郎張復亨議於內殿。復亨以三合同鈔可行。鐸言民間鈔多。宜收歛。院務課程及諸窠名錢。須要全收。交鈔秋夏稅本色外。盡令折鈔。不拘舊例。農民知之。迺漸重鈔。比來州縣抑配行市。買鈔無益。徒擾之耳。請罷諸處鈔局。惟省庫仍舊。小鈔無限。路分可令通行。金主令速行之。自是而後國虛。民貧。經用不足。專以交鈔愚百姓。而法又不常。世宗之業衰焉。

(甯宗嘉泰二年)

先是金御史中丞孟鑄言今歲愆陽已近五月比至得雨恐失播種之期可依種麻菜法擇地形稍下處撥畦種穀穿土作井隨宜灌溉金主從其言區種法自此始(嘉泰四年)

元耶律楚材薦楊奐爲河南路徵收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奐將行言於楚材曰僕誤蒙不次之用以書生而理財賦已非所長況乎河南兵荒之後遺民無幾烹鮮之喻正在今日急而擾之糜爛必矣願假以歲月使得撫摩瘡痍以爲朝廷愛養基本萬一之助楚材甚善之奐既至以簡易爲治按行境內親閱監務月課有以增額言者奐責之曰剝下欺上汝欲我爲之耶卽減元額四之一公私便之(理宗嘉熙元年)

初耶律楚材定元課稅銀額每歲五十萬兩及河南降戶口滋息增至一百十萬兩至是回回部人溫都爾哈瑪爾請以二百二十萬兩撲買之楚材持不可曰雖取五百萬兩亦可得不過嚴設法禁陰奪民利耳反復爭論聲色俱厲言

與涕俱下。元主曰：爾欲搏鬪耶？又曰：爾欲爲百姓哭耶？姑令試行之。楚材力不能止，乃太息曰：民之困窮，將自此始矣。（嘉熙三年）

盧世榮言於帝前曰：自王文統後，鈔法虛弊已久，宜括銅鑄錢，并製綾券，與鈔參行。又奏於泉杭二州立市舶都轉運司，給民錢，令商販諸番，官取其息七，民取其三。禁私販海者，拘其先所蓄寶貨，官賣之，匿者許告，沒其財，以其半給告者。令各路雖設常平倉，名存實廢，宜取權豪所擅鐵冶鑄器鬻之，以其息糶粟平糶，則可均物價，而獲厚利。民間酒課太輕，宜官給鈔，行古權法，仍禁民私酤米一石，取鈔十貫，可得二十倍。國家雖設平準，然無曉規運者，宜令各路立平準周急庫，輕其月息，以貸貧民。如此則貸者衆，而本且不失。又隨朝官吏增俸，州郡未及，可於各路立市易司，領諸牙儉人計商人物貨，四十分取一，以十爲率，四給牙儉，六給官吏俸。本朝以兵得天下，不籍糧餽，惟資羊馬，宜於上都隆興諸路，以官錢買幣帛，易羊馬於北方，送蒙古牧之，歲收其皮毛筋角酥酪之

用以十之二與牧者而馬以備軍興羊以充賜予帝皆善而行之至是請立規措所用官吏以善賈爲之於是擢用甚衆羣小旣用事每借法以逞其欲州縣鄉村深山窮谷各分地方以搜索民財率衆入人家笥篋盡發謂之打勘歲一二次打勘民不聊生羣兇旣飽世榮輒又設法以取之時人目謂鷓鴣勾當以鷓鴣得魚旣滿其頷卽爲人抖取也(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

置徵理司專治合追財穀以甘肅行省參政圖喇延哈簽省吳誠並爲徵理使自立尙書省凡倉庫諸司無不鉤攷先摘委六部官至是僧格復以爲不專請置徵理司日以理算爲事毫分縷晰司錢穀無不破產及當更代人皆棄家避之(至元二十五年)

先是僧格遣實都王巨濟等理算天下錢穀已徵入數百萬未徵者已數千萬害民特甚民不聊生自殺者相屬逃山林者則發兵捕之於是集賢直學士趙孟頫爲阿喇根薩里言宜請天下盡與蠲除庶幾天變可弭阿喇根薩里素與

孟頫善入奏具如孟頫言從之詔草已具僧格怒謂必非帝意孟頫曰此錢穀未徵者其人死亡已盡何所從取非及是時除免之他日言事者倘以失陷錢穀數千萬歸罪尙書省豈不爲丞深累耶僧格悟遂赦天下民得稍蘇(至元二十七年)

定更鈔之議以中統交鈔一貫省權銅錢一千文準至元寶鈔二貫仍鑄至正通寶錢與歷代錢並用以寶鈔法行之未久物價騰踊至逾十倍及兵興所在郡縣皆以物貨相貿易公私所積者皆不行國用由是大乏(順帝至正十年)

第十四章

明周忱善理財掌鹽漕鹽漕大殖李賢周經孫交握財權之惜民及

命中官監理財政

初周忱由庶告士歷刑部員外郎浮沈二十年人無知者獨夏元吉奇之洪熙改元忱遷越府長史頃之有薦爲郡守者元吉曰此常調也安足盡周君帝以天下財賦多不理而江南爲甚蘇州一郡積逋至八百萬石思得才力重臣往

釐之。楊榮薦忱。而帝知于謙才可大任。而增設各部右侍郎。巡撫兩京各省總督糧稅。超擢趙新吏部侍郎。撫江西。兵部侍郎趙倫。戶部侍郎撫浙江。禮部員外郎吳政。本部侍郎撫湖廣。謙兵部侍郎撫河南山西。刑部員外郎曹宏。本部侍郎撫北直隸府州縣及山東。忱工部侍郎撫南直隸蘇州等府州縣。以胡概爲南京右都御史。葉春爲刑部侍郎。謙年僅三十三。至官輕騎徧歷所部。延訪父老。察時事所宜興革。具疏言之。一歲凡數上。忱至蘇州。召父老問逋稅。故皆言豪戶不肯加耗。并徵之細民。民貧逃亡。而稅額益缺。忱乃創爲平米法。令大小戶出耗必均。又請敕工部頒鐵斛。下諸縣準式。革糧長之大入小出者。舊例糧長正副三人。以七月赴南京戶部領勘合。既畢。復齎送部。往返滋費。皆科歛充之。忱止設正副各一人。循環赴領。訖事。有司類收上之。部民大便。忱見諸縣收糧無團局。糧長卽家貯之。曰。此致逋之由也。遂令諸縣於水次置囤。囤設糧頭。囤戶各一人。名轄收。至六七萬石以上。始立糧長。總之名總收。民持帖赴囤。

官爲監納糧長但奉期會而已。置撥運綱運二簿。撥運記支撥起運之數。預計所運京師通州諸倉耗。以次定支。綱運聽其填註。剝淺諸費。歸以償之。支撥羨餘存貯在倉。日餘米次年餘多。則加六徵。先是。概用法嚴。忱一切治以簡易。告訐者輒不省。或面訐。忱公不及。胡公忱笑曰。胡鄉救旨在祛除民害。朝廷命我。但云撫安軍民。委寄正不同耳。(明宣宗宣德五年)

淮揚災。鹽課虧。救周忱巡視。忱奏令蘇州諸府撥餘米一二萬石。運揚州鹽場。聽抵明年田租。竈戶得納鹽給米。時米貴鹽賤。官得積鹽。民得食米。公私大濟。尋敕忱兼理松江鹽課。華亭上海二縣。逋課六十三萬餘引。竈丁逃亡。忱謂田賦宜養農夫。鹽課宜養竈丁。條上鑄鐵釜。卹鹵丁。選總催嚴私販四事。命速行之。忱爲節竈戶運耗。得米三萬二千餘石。倣濟農倉法。置瞻鹽倉。益補逃亡缺額。由是鹽課大殖。(英宗正統三年)

初帝卽位。詔凡課程門灘。俱遵洪武舊額。不得藉口鈔法妄增。尋以于謙奏革。

直省稅課司額領其稅於有司。及是軍旅四出，耗費動以鉅萬，府庫空虛。從王佐請，增市廛稅鈔，置彰義門官房，稅收商稅課鈔，復設直省稅課司官，征權漸繁矣。(正統十一年)

言官猶交章劾周忱，請正其罪。帝素知忱賢，大臣亦多保持之者，但令致仕。忱性機警，錢穀鉅萬一屈指無遺，算其治以愛民爲本，濟農倉之設，雖與民爲期約，多不追取。每歲徵收畢，踰正月中旬，輒下檄放糧，曰：「此百姓納與朝廷贖數，今還與百姓用之，努力種朝廷田，秋間又納朝廷稅也。」諸府餘米數多，至不可校。忱益務廣大，修葺廡舍，學校先賢祠，墓橋梁道路，及崇飾寺觀，贈中朝官資。藉過客，無稍吝惜。胥吏漁蠹其中，亦不甚訾省。以故屢召人言，然當時言理財無出忱右者。(景帝景泰二年)

時歲有邊警，天下大水，江南北尤甚。李賢外籌邊計，內請寬百姓罷一切，征求帝用其言。四方得蘇息，年富在戶部，酌贏縮，謹出納，躬親會計，事關利害者，僚

屬或不敢任。富曰：第行之。吾當其責。諸君毋署名可也。由是部事亦大。理(英宗天順四年)

督漕都御史李敏爲戶部尙書。先是敏巡撫大同。見山東河南轉饟至者道遠耗費。乃會計歲支外。悉令輸銀。民輕齎易達。而將士得以其贏治軍裝。交便之。至是并請畿輔山西陝西州縣歲輸糧各邊者。每糧一石徵銀一兩。以十九輸邊。依時值折軍饟有餘。則召糴以備軍興。帝從之。自是北方二稅皆折銀。由敏始。(憲宗成化二十三年)

周經爲戶部尙書。時帝寬仁。而戶部尤奸蠹所萃。挾勢行私者不可勝數。少不如意。讒毀隨之。經悉按祖宗成憲。無所顧寬。逋緩征裁節冗濫。四方告災。必覆奏蠲除。每委官監稅課入多者。與下考一切之。風爲之少衰。(孝宗弘治九年)時承武宗侈汰之後。庫藏殫虛。孫交裁冗食。定經制。宿弊爲清。嘗會廷臣議發內帑給軍廩。官俸已報可。爲中官梁諫等所沮。交言宮府異同。令出復反。非新

政所宜。中官監督倉場者。初止數人。正德中增至五十五人。以交言罷撤過半。其後復漸增。帝已罷三十七人。交欲盡去之。並臨清徐淮諸倉。一切勿遣。帝令自今毋更加而已。守珠池中官。詔毋得預守土事。而安川黃緣復故。交劾川。命如前詔。正德中上林苑內臣至九十九人。侵奪公私地無算。帝即位。命留十八人。如弘治時。已復傳奉至六十二人。交乞汰如初。且盡歸侵奪地。報許。（世宗嘉

靖元年）

司禮太監張彝憲總理戶工錢糧。又命唐文征提督京營戎政。王坤監饗宣府。劉文忠監饗大同。劉允中監饗山西。以彝憲有心計。故令鈎校出入。如涂文輔故事。爲建專署名曰戶工總理。其權視外總督內團營提督給事中。宋可久。馮元颺。熊開元。御史李世琪。工部主事馮元颺。及姜思睿等十餘人。相繼論諫。不聽。彝憲遂按行兩部議。設座於部堂。工部尙書曹珖不可。彝憲命郎中以下謁見。工部主事金鉉再疏爭。并約兩部諸僚私謁者。衆唾其面。彝憲愠甚。元颺元

財政史終

颺弟也

(莊烈帝崇禎四年)

財政史



教育列傳

集權資憲通史

立行部

吳縣曹恭翊滌新編纂

教育列傳

第一章 教育家

周孔子傳

有一足鳥飛集魯定公庭翼而跳孔子曰是商羊見則有大水俄而大霖雨（周敬王十一年）

集 權 資 憲 通 史

陳有隼集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弩其長尺有咫陳湣公使人問于仲尼對曰昔武王克商分陳以肅慎氏之矢使求之金犢果得之（二十八年）

魯人顏回子淵閔損子騫冉耕伯牛冉雍仲弓宰子子我冉求子有曾參子輿澹臺滅明子羽宓不齊子賤樊須子遲有若子有公伯僚子周公西赤子華公冶長子長南宮适子容衛人端木賜子貢仲由子路卜商子夏吳人言偃子游

陳人顓孫師子張。巫馬施子期。陳亢子禽。齊人高柴子高。宋人原憲子思。司馬耕子牛。蔡人漆雕開子若等。異能之士七十二人。其餘受業者三千人。

孔子之所嚴事于周則老子。于衛蘧伯玉。于齊晏平仲。于楚老萊子。于鄭子產。于魯孟公綽。數稱臧文仲。柳下惠。銅鞮伯華。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不並世。(三十六年)

漢董仲舒傳

董仲舒少治春秋。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者皆師尊之。及爲江都相。事易王。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匡正。王敬重焉。(漢武帝建元元年)

鄧禹傳

鄧禹內行淳備。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爲後世法。資用國邑。不修產利。(光武帝建武十三年)

魯恭在公位。選辟高第。至列卿郡守者數十人。而門下蒼生或不蒙薦舉。至有怨望者。恭聞之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諸生不有鄉舉者乎。終無所言。亦不借之議論。學者受業。必窮核問難。道成然後謝遣之。學者曰。魯公謝與議論。不可虛得。(安帝永初三年)

楊震傳

楊震孤貧好學。明歐陽尚書。通達博覽。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教授二十餘年。不答州郡禮命。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鄧騭聞而辟之。時震年已五十餘。累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者。密愧而出。後轉涿郡太守。性公廉。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或欲令爲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永初四年)

立

行

汝南太守山陽王龔政性寬和好才愛士以袁閔爲功曹引進郡人黃憲陳蕃等憲雖不屈蕃遂就吏閔不修異操而致名當時蕃性氣高明龔皆禮之由是羣士莫不歸心憲世貧賤父爲牛醫潁川荀淑至慎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閔所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甯識之乎閔曰見吾叔度耶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耶對曰良不見叔度自以爲無不及既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固難得而測矣陳蕃及同郡周舉嘗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矣太原郭泰少游汝南先過袁閔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泰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

(安帝延光元年)

集 權 資 憲 通 史

郭泰博學善談論。初游雒陽。時人莫識。陳留符融一見嗟異。因以介於河南尹李膺。膺與相見曰。吾見士多矣。未有如郭林宗者也。其聰識通朗。高雅密博。今之華夏。鮮見其儔。遂與爲友。於是名震京師。復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膺唯與泰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泰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周游郡國。茅容年四十餘。耕於野。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泰見而異之。因請寓宿。且日。容殺雞爲饌。泰謂爲已設。容分半食。母餘半。度置。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泰曰。卿賢哉。遠矣。林宗猶減三牲之具。以供賓旅。而如此。乃我友也。起對之。揖勸令從學。卒爲盛德。鉅鹿孟敏客居太原。荷甌墮地。不顧而去。泰見而問其意。對曰。甌已破矣。視之何益。泰以爲有分決。與之言。知其德性。因勸令游學。遂知名。當世。陳留中屠蟠家貧。傭爲漆工。鄆陵庾乘少給事縣廷。爲門士。泰見而奇之。其後皆爲名士。自餘出於屠沽卒伍。因泰獎進。成

(5)

名者甚衆。陳國童子魏昭請於秦曰：經師易遇，人師難遭。願在左右，供給洒掃。秦許之。秦嘗不佳，命昭作粥。粥成，進秦。秦呵之曰：爲長者作粥，不加意敬，使不可食，以杯擲地。昭更爲粥，重進。秦復呵之。如此者三。昭姿容無變。秦乃曰：吾始見子之面，而今而後，知卿心耳。遂友而善之。（桓帝延熹七年）

北魏索敞常爽合傳

時魏朝方尙武功，貴游子弟不以講學爲意。索敞爲博士十餘年，勤於誘導，肅而有禮，貴游皆嚴憚之多所成立。前後顯達，至尙書牧守者數十人。常爽置館於溫水之右，教授七百餘人。爽立賞罰之科，弟子事之如嚴君。由是魏之儒風始振。高允每稱爽訓厲有方。曰：文翁柔勝，先生剛克，立教雖殊，成人一也。（宋文帝元嘉十六年）

宋明起傳

白鹿洞在廬山之陽，洞主明起常聚生徒數百人。江南後主時，割善田數十歲。

取其租廩給之。選太學通經者授以他官。俾領洞事。日與諸生講誦。至是明起建議以其田入官。故爵命之白鹿洞。由是漸廢。(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

种放傳

終南山隱士种放。七歲能屬文。與其母偕隱山谷。以講習爲業。學者多從之。得束脩以養母。母亦樂道。薄滋味。善辟穀。性嗜酒。嘗種秫自釀。因號雲溪醉侯。會陝西轉運使宋維幹言放才行。詔使徵之。其母恚曰。嘗勸汝無聚徒講學。今果爲人知。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放乃稱疾不起。其母盡取筆硯焚之。與放轉居窮僻。人跡罕至。帝嘉其節。詔京兆府歲時存問。以錢三萬賜之。(淳化三年)

邢昺傳

帝幸國子監。閱書庫。問祭酒邢昺書板幾何。昺曰。國初不及四千。今十餘萬。經史正義皆具。臣少時業儒。每見學徒不能具經疏。蓋傳寫不給。今版本大備。士

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時之幸也。先是印書裁截餘紙，皆鬻之以供監中雜費。昉請歸此錢於三司，裨國計。自是學者公費不給，講官亦厭其寥落云。(真宗景德二年)

戚綸傳

戚綸善談名理，喜言民政，頗近迂闊。事兄維，友愛敦厚。士子謁見者，必詢其所業，訪其志尚，隨才誘掖之。嘗云：歸老後，得十年在鄉閭，講習亦可以恢道濟世矣。樂於薦士，每一奏十數人，皆當時知名者。晚節爲權倖所排，遂不復振。(天禧三年)

孫奭傳

判國子監孫奭言：知兗州日，建立學舍以延生徒，至數百人。臣雖以俸錢贍之，然常不給。自臣去郡，恐漸廢散，乞給田十頃爲學糧，從之。諸州給學田，始此。(乾興元年)

晏殊傳

晏殊出知宣州。數月改應天府。延范仲淹以教生徒。自五代以來天下學校廢興。學自殊始。(仁宗天聖五年)

胡瑗傳

以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胡瑗管句太學。始瑗以保甯節度推官教授湖州。科條纖悉備具。以身先之。雖盛夏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親愛如其父兄。從游者常數百人。慶歷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瑗既爲學官。其徒益衆。太學至不能容。瑗教人隨材高下。衣服容止有度。人遇之雖不識。皆知其爲瑗弟子也。於是擢爲經筵。治太學如故。(嘉祐元年)

孫復傳

孫復治春秋。著聞於時。既疾。韓琦言請選書吏給紙札。命其門人祖無擇卽家錄之。書藏祕閣。特官其子。復卒。又賜錢十萬。復惡胡瑗爲人。在太學常相避。瑗

治經不如復而教養諸生過之。(嘉祐二年)

周希孟傳

往時閩人專用賦以應舉。蔡襄得希孟，專以經術傳授。襄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爲諸生先。延見處士陳烈，尊以師禮。州人陳襄、鄭穆，學行著稱，襄皆折節待之。閩俗治喪尚浮屠，務豐侈，往往破家。襄下令禁止，至於巫覡主病，蠱毒殺人之類，皆痛斷絕之。閩俗以變。(嘉祐三年)

鄭俠傳

徙鄭俠英州。既至，得僧屋將壓者居之。英人無貧富貴賤，皆加敬，爭遣子弟從學，爲築室以遷焉。(神宗熙寧八年)

劉摯傳

劉摯性峭直，有氣節，不爲利怵威誘。自初輔政，至爲相，修嚴憲法，辨自邪正，孤立一意，不受請謁。然勇於去惡，竟爲朋讒奇中，天下惜之。(哲宗元祐六年)

劉摯教子弟先行實而後文藝。每日士當以器識爲先。一號爲文人。無足觀矣。
(紹聖四年)

程頤傳

宣義郎致仕程頤卒。年七十五。頤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爲標指。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嘗言吾無功澤及人。唯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耳。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淵源所漸。皆爲名士。謝良佐游酢呂大臨尹焞楊時尤著。世稱頤爲伊川先生。(徽宗大觀元年)

朱熹傳

提舉南京鴻慶宮朱熹卒。自僞學有禁。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自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邱壑。依阿巽懦者。更名宅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笑而不答。及疾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門人黃幹而卒。熹平居惓惓。無一念

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難進易退。不貶道以求合。故與世動輒齟齬。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天下惜之。將葬。右正言施康年言。四方僞徒。欲送僞師朱熹之葬。臣聞僞師在浙東。則浙東之徒盛。在湖南。則湖南之徒盛。每夜三鼓。聚於一堂。僞師身據高坐。口出異言。或吟哦怪書。如道家步虛之聲。或幽默端坐。如釋氏入定之狀。至於遇夜則入。至曉則散。又如姦人事魔之教。今熹已歿。其徒畫像以事之。設位以祭之。會聚之間。非妄談世人之短長。則謬議時政之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於是門生故舊。不敢送葬。惟李燔等數人視窆。不少怵。熹自少有志於聖道。其爲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自經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所著書爲學者所宗。(甯宗慶元六年)

初元破許州獲金軍資庫使姚樞楊惟中見之以兄事樞與之偕謁元主至是南伐詔樞從惟中卽軍中求儒釋道醫卜之徒樞招至稍衆及破棗陽特穆爾岱欲坑士人樞力與辨得脫死者數十既破德安得儒者趙復復以儒學見重於世及被獲不欲北行力求死樞譬說百端曰徒死無益隨吾而北可保無他復強從之至燕名益著學徒百人由是北方始知經學而樞亦得覩程頤朱熹之書(理宗端平三年)

竇默薦姚樞呼必賚遣趙璧召之聞其至大喜待以客禮樞爲治道書數千言首陳二帝三王之道以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爲八目曰修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列救時之弊爲條三十各疏其弛張之方於下本末兼該呼必賚奇其才動必召問(淳祐四年)

楊惟中傳

元建太極書院於燕京時周敦頤之名未至河朔楊惟中於蜀湖京漢得名士

數十人。乃收集伊洛諸書。載送燕京。及還。與姚樞謀建太極書院。及周子祠。以程顥程頤張載楊時游酢朱熹配食。請趙復爲師。王粹佐之。選俊秀有識度者爲道學生。由是河朔始知道學。(嘉熙二年)

宋子貞傳

元東平萬戶嚴忠濟請以宋子貞參議東平路事。兼提舉太常禮樂。從之。時經厯商挺亦勸忠濟興學。養士。忠濟尤敬子貞。聽其言。子貞作新廟學。延前進士康暉及王磐爲教官。招致生徒幾百人。出粟贍之。俾習經藝。每季程試。必親臨之。齊魯儒風爲之一變。(淳祐元年)

許衡傳

元皇弟呼必賚徵河內許衡爲京兆提學。衡從姚樞得程頤朱熹之書。慨然以道自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嫁娶。必徵於禮。以倡其鄉。學者浸盛。是時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衡

來人人莫不喜幸。於是郡縣皆建學。(寶祐三年)

元中書左丞許衡上疏論阿哈瑪特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諸事，不報。因以老病請解機務。元主不許，且命舉自代者。衡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也。臣下汎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拜衡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卽燕京南城舊樞密院設學。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因請徵其弟子王梓、耶律有尚、姚燧等十二人爲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穉，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如君臣。其爲教，因覺以明善，因善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爲張弛。課誦少暇，卽習禮或習書算。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徧久之。諸生人人自以爲得師。(度宗咸淳七年)

許衡病革，會家人祀先。衡曰：吾一日未死，甯可不有事於祖考。起奠獻如儀。既徹而卒。年七十三。衡善教，其言煦煦。雖與童子言，如恐傷之。故所至無貴賤賢

不肖皆樂之。服其教者如金科玉條。終身不敢忘。或未嘗及門。傳其緒餘。而折節改行者。往往有之。後贈司徒。追封魏國公。諡文正。(元世祖至元十八年)

廉希憲傳

元廉希憲既安輯荆南之民。歎曰。教不可緩也。遂大興學教。選教官。置經籍。希憲仍親詣講舍。以厲諸生。由是思播田楊二氏及西南溪峒。皆越境請降。元主聞之曰。先朝非用兵不可得地。今希憲能令數千百里外。越境納土。其治化可見也。(帝熙德祐元年)

家鉉翁傳

初宋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家鉉翁來使。世祖欲官之。不受。遂安置河間。以春秋教授弟子。數爲諸生談及宋興亡之故。輒流涕太息。至是年踰八十。詔賜號處士。放還鄉里。錫予金幣皆不受。尋卒。(至元三十一年)

耶律有尚傳

集賢學士兼國子祭酒耶律有尙前後五居國學其教法一遵許衡之舊而勤謹有加諸生知趨正學尊經術尙躬行宗仰有尙猶舊時之宗仰許衡也（成宗大德八年）

蕭颯傳

詔求山林間有德行文學識治道者徵原任陝西儒學提舉蕭颯赴闕且曰或不樂於仕可試一來與朕語當卽遣歸令有司給以安車颯初爲府史與上官語不合卽引退南山讀書者三十年於是博極羣書及門受業者甚衆鄉人有暮行遇盜者詭曰我蕭先生也盜驚愕釋去世祖時辟爲陝西儒學提舉不赴後累授集賢直學士國子司業改集賢侍讀學士皆不赴省憲大臣卽其家具宴爲賀使一從史先詣颯舍颯方汲水灌園從史至不知其爲颯也使飲其馬卽應之不拒及冠帶迎賓從史見之有懼色颯殊不爲意（大德九年）

吳澄傳

召吳澄爲國子監丞。國學自許衡後漸失舊法。澄至。旦然燭堂上。諸生受業。日昃退燕居之室。執經問難者接踵而至。澄各因其材質。反覆訓誘之。每至夜分。雖寒暑不易。(武宗至大元年)

前翰林學士吳澄卒。澄答問疊疊。使人渙若冰釋。四方之士來學者。不下千數百人。稱爲草廬先生。卒年八十五。贈江西行省左丞。追封臨川郡公。諡文正。(順帝元統元年)

齊諾傳

是歲中書平章政事商議樞密院事。齊諾乞致仕。許之。仍給半俸。終其身。齊諾退居濮上。築先聖燕居祠堂於歷山之下。聚書萬卷。延名師教其鄉里子弟。出私田百畝以供養之。有司以聞。賜額歷山書院。家居七年而卒。年七十一。諡景憲。(仁宗延祐五年)

明曹端傳

霍州學正曹端卒年五十九。端專心性理。務躬行實踐。遭親喪。五味不入口。一切浮屠巫覡風水時日之說。屏不用。爲學正。修明聖學。諸生服從其教。郡人皆化之。恥爭訟。改蒲州。霍州。上章爭之。得請。先後在霍十六載。及卒。諸生服心喪三年。霍人罷市巷哭。童子皆流涕。端倡明絕學論者。推爲明初理學之冠。(明宣宗宣德九年)

薛瑄傳

初薛瑄爲山東提學僉事。首揭白鹿洞學。規開示學者。延見諸生。親爲講授。才者樂其寬。而不才者憚其嚴。皆呼爲薛夫子。王振語楊士奇。楊溥。吾鄉誰可爲京卿者。以瑄對。召爲大理左少卿。士奇溥以用瑄出振意。欲瑄一往見李賢。語之。瑄正色曰。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爲也。其後議事東閣。公卿見振多趨拜。瑄獨屹立。振趨揖之。亦無加禮。振由是銜瑄。(英宗正統六年)

李時勉傳

國子監祭酒李時勉連疏請致仕。朝臣及國子生餞都門外者幾三千人。或遠送至登舟。候舟發乃去。時勉爲祭酒六年。列格致誠正四號。訓勵甚切。崇廉恥。抑奔競。別賢否。示勸懲。諸生貧不能婚葬者。節省餐錢爲贍給。督令讀書。吟誦聲達旦不絕。張輔暨諸侯伯。嘗奏願偕詣國子監聽講。帝命以三月三日往。時勉升師席。諸生以次立。講五經各一章。畢事。設酒饌。諸侯伯讓曰。受教之地。當就諸生列坐。惟輔與抗禮。諸生歌鹿鳴之詩。賓主雍雍。盡暮散去。人稱爲太平盛事。(正統十二年)

羅倫傳

致仕修撰羅倫。卒年四十八。倫爲人剛正。嚴於律已。義所在。毅然必行。於富貴名利泊如也。里居。倡行鄉約。相率無敢犯。衣食粗惡。晨炊絕。不以爲意。以金牛山人跡不至。築室讀書。四方從學者甚衆。稱爲一峯先生。(憲宗成化十四年)

陸桴傳

周藩宗正睦樛舉文行卓異。睦樛幼端穎，覃精經學，尤邃於易春秋。內行修潔，事親晨昏不離側，喪三年居外舍，有弟五人，親爲教督，盡推遺產與之。爲宗正，約宗生以三六九日講五經，盛寒暑不輟，嘗以古人經解殘闕，放失乃訪求繕寫。若李鼎祚易解、張洽春秋傳，皆叙而傳之。訪購古書圖籍，得江都葛氏章、李氏書萬卷。丹鉛歷然，論者以方漢之劉向。(神宗萬曆五年)

第二章 體育家

漢張良傳

張良素多病，從上入關，卽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讐，強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

臣光曰：夫生之有死，譬猶夜旦之必然，自古及今，固未有超然而獨存者也。以子房之明辨達理，足以知神仙之爲虛詭矣。然其欲從赤松子游者，其智

性理史

可知也。夫功名之際，人臣之所難處。如高帝所稱者三傑而已。淮陰誅夷，蕭何繫獄，非以履盛滿而不止耶？故子房託於神仙，遺棄人間，等功名於外物，置榮利而不顧，所謂明哲保身者，子房有焉。（漢高祖五年）

鄧仲況傳

延岑護軍鄧仲況，擁兵據陰縣。而劉歆、孫龔爲其謀主。前侍中扶風蘇竟以書說之，仲況與龔降，竟終不伐其功，隱身樂道。壽終於家。（光武帝建武三年）

嚴光傳

帝少與嚴光同遊學。及卽位，以物色訪之，得於齊國。累徵乃至，拜諫議大夫，不肯受。去耕釣於富春山中，以壽終於家。（建武五年）

范滂傳

汝南范滂，少厲清節，爲州里所服。嘗爲清詔使，按察冀州。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守令臧汙者，皆望風解印綬去。（桓帝延熹二年）

周處膂力絕人。不修細行。鄉里患之。處嘗問父老曰：「今時和歲豐。而人不樂。何耶？」父老歎曰：「三害不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父老曰：「南山白額虎。長橋蛟。并子爲三矣。」處曰：「若所患止此。吾能除之。」乃入山求虎射殺之。因投水搏殺蛟。遂從陸機。陸雲受學。篤志讀書。砥節礪行。比及期年。州府交辟。（晉武帝泰始十年）

史理氏曰：嗚呼！近代之曰德義。曰節烈。曰君子者。皆始而姦邪。後而德義也。始而讒賊。後而節烈也。始而小人。後而君子也。何則？蓋人之能全其本然之性者。一。二大聖大賢而已。其他鮮不爲私欲所蔽。不能不卽於惡。卽於惡而能不久安於惡。則無害其爲聖賢也。無害其爲堯舜也。故人之爲善也。不曰爲善。而曰遷善。人之無過也。不曰無過。而曰改過。言人之始固皆善。而無過也。今特遷之。改之。已耳。顧其遷改之也。有一知而卽改者。有困而後改者。知而卽改。此不留宿慝。困而後改。此爲惡已稔。人之惡之也。

已形於辭色而改之也。鋤惡之誠，知而改先於困，而改遷善之效，困而改猛於知，而改故周處之未弱冠也。馳驅田獵，不修細行，縱情肆欲，州里患之。至并南山，獸長橋蛟爲三害人，聞其死，皆相慶賀，其惡可謂至矣。亟矣，然而一旦幡然而改勵學問，敦節義，有軼於賢人君子者。梁王彤之違法也，處深文按之，及氐人齊萬年反，彤爲征西大將軍，賊衆七萬屯梁山，彤命處以五千兵擊之，將戰，軍人未食，彤促令速進，而絕其後繼，自旦至暮，斬首萬計，弦絕矢盡而沒噫，處者得不謂之節義之大者乎？其西征也，非天子選其膂力方剛而使之也，亦非賢士大夫舉其將才而使之也，特朝貴惡其彊直，梁王彤欲陰報其深文之案，故使之耳。處卽辭而不行，於義亦無所害，蓋一身不足惜，奈喪師辱國，何況又有孫秀爲之計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也。陳準請於朝曰：宜詔孟觀以精兵萬人爲處前鋒，必能殄寇，苟一辭也，卽不得如孫秀之策，奉養老母，而遂不西征，亦必得許陳準。

之請。駕馭萬人。而藉資前鋒。則成敗生死。未可知也。乃處不屑。爲此。以身。徇國。爲貴戚所陷。尙爲國捐軀。視死如歸。若爲君國。其節義更可知矣。噫。始之惡。且至以山獸比其猛。橋蛟擬其暴。及幡然而改。繼之善。且堪以麒麟喻其德。騶虞方其仁。蓋困而改者。其始之惡愈大。則其後之善愈著。使處始不如獸。如蛟。則後亦未必如麟。如虞也。人之重處者。以德義可頌。而吾之重處者。以改過不悛也。

宋呂大防傳

舒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呂大防卒。大防赴循。至虔州信豐而病。語其子景山曰。吾不復南矣。吾死汝歸。呂氏尙有遺種。遂卒。年七十一。其兄大忠請歸葬。許之大防。身長七尺。聲音如鐘。自少持重。無嗜好。過市不左右游。目燕居如對賓客。每朝會。威儀翼如。神宗嘗目送之。與大忠及弟大臨同居。論道攷禮。昏喪祭。一本於古。關中言禮樂者推呂氏。(宋哲宗紹聖四年)

太子太保致仕潞國公文彥博卒年九十二。彥博追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元祐間。契丹使耶律永昌劉霄來聘。蘇軾館客。與使入覲。望見彥博於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耶。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同上)

第三章 德育家

商微子箕子比干合傳

紂淫亂昏虐滋甚。微子數諫。度紂終不從。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問于太師疵。少師強。對曰。國治身死。不恨。爲死終不得治。不如去。箕子諫。不聽。人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之惡。不忠也。爲人臣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爲也。乃被髮佯狂。爲奴。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紂囚之。王子

比干見箕子爲奴。曰爲大臣者主暴不諫。非忠也。畏死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非勇也。見過卽諫。不用卽死。忠之至也。諫三日不去。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乃殺比干。剖視其心。剖比干妻。以視其胎。(商紀)

商容傳

商容賢者。爲百姓所愛。紂廢之。商容執羽籥。憑于馬徒。欲伐紂而不能。遂去。伏于太行山。王以爲三公。商容曰。吾嘗欲伐紂而不能。愚也不爭而隱。無勇也。愚而無勇。不足以備三公。固辭不受。(周武王元年)

伯夷傳

武王既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采薇而食之。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于首陽山。(同上)

劉恕曰。易稱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孔子曰。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又

誰怨二者意殊志戾。聖人並稱之。蓋言湯武所以懼後世之爲人君者。舉夷齊所以戒後世之爲人臣者。道悖而同歸于教。雖萬世無弊焉。(同上)

周周公傳

初周公避流言之難。居東。思公劉太王居豳之職。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序已志。後成王迎之攝政。致太平。其出入也。一德不回。純似公劉太王之所爲。太師述其志。主意于豳公之事故。別其詩爲豳國變風焉。(周成王七年)

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奉持于前。洞洞焉。若將失之。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文武之業。履天子之位。聽天下之政。征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負扈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聲懾海內。可謂能武矣。成王既壯。周公致政。北面而臣事之。請而後爲。復而後行。無擅恣之志。無矜伐之色。可謂能臣矣。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應時也。(周成王後元年)

左儒傳

初王將殺其臣杜伯而非其罪。伯之友左儒爭之于王。九復之而王不許。王曰：汝別君而異友也。儒曰：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帥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則死。儒曰：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臣能明君之過，以死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宣王四十六年）

欒共叔傳

晉曲沃伯稱伐翼，韓萬御戎，獲晉哀侯。及欒共叔，晉人立哀侯子，是爲小子侯。曲沃伯止欒共叔曰：苟無死，吾以子見天子。令子爲上卿，制晉國之政。辭曰：民非父不生，非君食不長，非師教不知。故壹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從君而貳君，焉用之？遂鬪而死。（桓王十一年）

介子推傳

窮犯曰：臣聞國君弊士，無所取忠；臣大夫弊游，無所取忠。友臣在所弊之中，故

不勝哀也。乃以璧授重耳曰：臣過多矣，請從此辭。重耳曰：禍福利害，不與舅氏同者，河伯視之。投璧于河。介子推笑曰：天開公子，而子犯要市于君，固足羞也。吾不忍與同位，乃去而隱。(襄王十六年)

晏子傳

崔杼弑齊莊公，令士大夫皆脫劍入盟，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十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楮血仰天歎曰：嗚呼！崔杼不忠而弑其君，杼曰：子從我，與子分國，不與吾。吾將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句之。晏子曰：回以利而背其君，非仁也。劫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可回乎？崔子舍之。晏子趨出，授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曰：麋鹿在山林，其命在庖厨，馳不益生，綏不益死。按之成節而去。(靈王二十四年)

晏子事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于齊。在朝，君語及之，卽危；言語不及之，卽危。行國有道，卽順命；無道，卽衡命。以此三世顯名于諸侯。(敬王四年)

柱厲叔傳

昔柱厲叔事莒敖公。自以爲不知。而去居于海上。夏則食菱芡。冬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將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爲不知。故去。今又死之。是知不知無異別也。柱厲叔曰。死而弗往。是果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人主之不知其臣者。所以激君人之行。而厲人臣之節也。(景王十七年)

老子傳

老子。楚苦縣人。在孕八十一歲。剖母左腋而生。生而白首。故謂之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又有老聃之號。周守藏室之史也。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孔子嘗適周。問禮焉。老子見周衰。迺去。至闕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老子乃著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老子百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蓋道不同。不相爲謀。(敬王三十六年)

申鳴傳

(32)

立

行

初申鳴以孝聞。楚惠王以爲相，不受。曰：不可。舍父之孝子，爲王之忠臣。父曰：吾欲汝相也。鳴遂入相。遇白公之亂，將死之。父曰：棄父可乎？鳴曰：去子事君，得無死乎？鳴以兵圍白公，白公取其父，持之以兵，告鳴曰：子不與吾父將死矣。鳴流涕曰：吾已不爲父之孝子，乃君之忠臣也。遂殺白公而定王室。惠王復位，鳴之父亦死。鳴曰：食祿避難，非忠臣也。定國殺父，非孝子也。名不可兩立，行不可兩全。遂自殺。(敬王四十一年)

原憲傳

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資，廢著鬻財于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爲饒益，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嘗相魯衛，家累千金。原憲不厭糟糠，匿于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排藜藿過之。原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病乎？憲曰：吾聞無財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夫希世而行，比周而

交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爲也子貢面有愧色不辭而去原憲曳杖拖履行歌商頌而反聲滿天地如出金石子貢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劉恕曰顏回原憲之才之德不屈於衰亂之世歌頌夫子之文章優游六藝之富簞食瓢飲在陋巷而不改其樂攝敝衣冠曳杖拖履而歌商頌樂道忘勢可以謂之賢矣若夫閭巷賤隸才卑志下凍餒艱苦行歌坐嘯愚於雀鼠曾何足道哉（元王八年）

漢張歐傳

張歐事帝於太子宮中雖治刑名家爲人長者帝由是重之用爲九卿歐爲吏未嘗言按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爲長者亦不敢大欺（漢景帝元年）

直不疑傳

直不疑爲郎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金意不疑不

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以此稱爲長者。稍遷至中大夫。人或廷毀不疑。以爲盜嫂。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後元年)

萬石君傳

萬石君無文學。而恭謹無與比。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責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皆以孝謹聞乎郡國。及趙綰王臧以文學獲罪。竇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其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內史。建在上側。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上以是親之。慶嘗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爲簡易矣。(武帝建元二年)

疏廣疏受傳

太傅疏廣謂少傅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卽日父子俱移病。乞骸骨。皆

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五十斤。公卿故人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爲之下泣。廣受歸鄉里。日令其家賣金共具。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或勸廣以其金爲子孫。頗立產業者。廣曰。吾豈老詩。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爲贏餘。但教子孫忘墮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其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宣帝元康三年)

韋元成傳

扶陽節侯韋賢薨。長子宏有罪繫獄。家人矯賢令。以次子大河都尉元成爲後。元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卽陽爲病狂。臥便利。妄笑語昏亂。既葬。當襲爵。以狂不應召。丞相御史遂以元成實不病。劾奏之。元成不得已受爵。帝高其節。以元成

爲河南太守（元康四年）

孔光傳

孔光領尚書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政事。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強諫爭。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稿以爲彰。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並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答以他語。其不泄如是。（成帝永始二年）

逢萌傳

北海逢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卽解冠掛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平帝元始三年）

龔勝傳

遣使者奉璽書印綬。安車駟馬迎龔勝。卽拜爲師友祭酒。使者與郡太守縣長

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使者欲令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病篤爲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拖紳使者付璽書奉印綬內安車駟馬進謂勝曰聖朝未嘗忘君制作未定待君爲政思聞所欲施行以安海內勝對曰素愚加以年老被病命在旦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無益萬分使者要說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須秋涼乃發有詔許之使者五日壹與太守俱問起居爲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病宜移動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爲子孫遺大業暉等白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卽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今年老矣且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勝因敕以棺斂喪事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隨俗動吾冢種柏作祠堂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時七十九矣是時清名之士又有琅琊紀遼齊薛方太原郇越郇相沛唐林唐尊皆以明經飭行顯名於世紀遼兩唐皆仕莽封侯貴重厯公卿位唐林數上

疏諫正有忠直節。唐尊衣敝履空。被虛僞名。郇相爲莽太子。四友病死。莽太子遣使稅以衣衾。其子攀棺不聽。曰：死父遺言。師友之送。勿有所受。今於皇太子。得託友官。故不受也。京師稱之。莽以安車迎薛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強致。初。隃麋郭欽爲南郡太守。杜陵蔣詡爲兗州刺史。亦以廉直爲名。莽居攝。欽詡皆以病免官。歸鄉里。臥不出戶。卒於家。哀平之際。沛國陳咸以律令爲尙書。莽輔政。多改漢制。咸心非之。及何武、鮑宣死。咸歎曰：易稱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卽乞骸骨去職。及莽篡位。召咸爲掌寇大夫。咸謝病不肯應。時三子參、欽、豐皆在位。咸悉令解官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悉收斂其家律令書文。壁藏之。又齊栗融、北海禽慶、蘇章、山陽曹竟皆儒生。去官不仕於莽。

班固贊曰：春秋列國卿大夫。及至漢興。將相名臣。耽寵以失其世者多矣。是

故清節之士於是爲貴。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王貢之才優於龔鮑。守死善道。勝實蹈焉。貞而不諒。薛方近之。郭欽蔣詡。好遜不汙。絕紀唐矣。(新莽始建國三年)

王良傳

王良。歷沛郡太守。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布被瓦器。妻子不入官舍。後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拒之。良慙。自後連徵不應。卒於家。(光武帝建武五年)

來歙傳

來歙與蓋延等。進攻公孫述將王元。環安大破之。遂克下辨。乘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殊。馳召蓋延。延見歙。因伏悲哀。不能仰視。歙叱延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

乎刃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耶。延收淚強起受所誠。歎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爲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爲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爲本。太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願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陛下哀憐。數賜教督。投筆抽刃而絕。(建武十一年)

毛義鄭均合傳

廬江毛義。東平鄭均。皆以行義稱於鄉里。南陽張奉慕義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陽令。義捧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辭去。後義母死。徵辟皆不至。奉乃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爲親屈也。均兄爲縣吏。頗受禮遣。均諫不聽。乃脫身爲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爲廉潔。(章帝元和元年)

薛包傳

初汝南薛包少有至行。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

扑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洒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晨昏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及父母亡。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帝聞其名。令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加禮如毛義。(安帝建光元年)

樊英傳

初南陽樊英少有學行。名著海內。隱於壺山之陽。州郡前後禮請。不應。公卿舉賢良方正有道。皆不行。安帝賜策書徵之。不赴。是歲帝復以策書元纁備禮徵英。英固辭疾篤。詔切責郡縣。駕載上道。英不得已到京。稱疾不肯起。彊輿入殿。猶不能屈。帝使出就太醫養疾。月致羊酒。其後帝乃爲英設壇。令公車令導尙書奉引。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篤。詔以爲光祿大夫。令所在送穀。以歲時致牛酒。英辭位不受。有詔譬旨勿聽。英初被

立

行

詔命衆皆以爲必不降志。南郡王逸素與英善，因與其書，多引古譬諭，勸使就聘。英順逸議而至，及後應對無奇謀深策，談者以爲失望。河南張楷與英俱徵，謂英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斯民也。而子始以不訾之身，怒萬乘之主，及其享受爵祿，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順帝永建二年）

荀淑陳寔合傳

荀淑少博學，有高行，當世名賢李固、李膺皆師宗之。在朗陵蒞事，明治，稱爲神君。有子八人，儉緝靖，燾汪爽肅，專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更名其里曰高陽里。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敎署爲文學掾。陳寔時爲功曹，知非其人，懷檄請見，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寔乞從外署，不足以塵明德。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爲尙書，謂人曰：「吾前爲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敎還，而於外白署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者也。」寔固

自引愆天下服其德鍾皓兒子瑾母膺之姑也膺謂瑾曰孟子以爲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於是何太無阜白耶瑾嘗以膺言白皓皓曰元禮祖父在位諸宗並盛故得然乎昔國子好招人過以致怨惡今豈其時耶必欲保身全家爾道爲貴(桓帝建和三年)

魏桓傳

帝徵安陽魏桓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捐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延熹二年)

王成傳

李固旣訖知不免禍遣三子基茲燮皆歸鄉里燮年十三姊文姬密與二兄謀豫藏匿燮有頃難作州郡收基茲皆死獄中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乃將燮乘江東下

入徐州界。變姓名爲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積十餘年。梁冀旣誅。燮遂還鄉里。追行喪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姊戒燮曰。吾家血食將絕。弟幸得濟。豈非天耶。宜杜絕衆人。勿妄往來。慎無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唯引咎而已。燮謹從其誨。(延熹三年)

杜密劉勝合傳

杜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以激己。對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己。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聞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慙服。待之彌厚。(延熹九年)

李篤孔褒孔融何顓袁紹袁術袁閔合傳

張儉亡命。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就席。曰。張儉負罪亡命。篤

豈得藏之。若審在此。此人名士。明廷甯宜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蘧伯玉恥獨爲君子。足下如何專取仁義。篤曰。今欲分之。明廷載半去矣。欽歎息而去。儉經北海。戲子然家。遂入漁陽。出塞。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連引收考者。布徧天下。宗親並皆殄滅。郡縣爲之殘破。儉與魯國孔褒。有舊。亡抵褒。不遇。褒弟融。年十六。匿之。後事泄。儉得亡。走國。相收褒。融送獄。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不能決。乃上讞之。詔書竟坐褒。及黨禁解。儉乃還鄉里。後爲衛尉卒。南陽何顓。素與陳蕃。李膺善。亦被收捕。乃變名姓。匿汝南間。與袁紹爲奔走之交。常私入雒陽。從紹計議。爲諸名士。罹黨事者。求救。援設權計。使得逃隱。所全免甚衆。初。太尉袁湯。孫紹。術。紹壯健。有威容。愛士。養名賓客。輻輳歸之。輜輶柴穀。填接街陌。術亦以俠氣聞。從兄闕。少有操行。以耕學爲業。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爲驕奢。與亂世。

爭權。此卽晉之三郤矣。及黨事起。欲投跡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爲戶。自牖納飲食。母思闕。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潛身十八年。卒於土室。(靈帝建寧二年)

晉嵇紹王裒合傳

嵇紹以父康得罪。屏居私門。不就徵召。王裒痛父儀非命。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未嘗西向而坐。廬於墓側。且夕攀柏悲號。涕淚著樹。樹爲之枯。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爲。之。廢。蓼。莪。家。貧。計。口。而。田。度。身。而。蠶。人。或。饋。之。不。受。助。之。不。聽。諸。生。密。爲。刈。麥。裒。輒。棄。之。遂。不。仕。而。終。(晉武帝

行

泰始十年)

後周馮道傳

中書令瀛文懿王馮道卒。道少以孝謹知名。唐莊宗世始貴顯。自是累朝不離。將相三公三師之位。爲人清儉寬宏。人莫測其喜愠滑稽。多智浮沈。取容嘗著

長樂老叙自述累朝榮遇之狀。時人往往以德量推之。（後周太祖顯德元年）
臣光曰。天地設位。聖人則之。制禮立法。內有夫婦。外有君臣。婦之從夫。終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無貳。此人道之大倫也。苟或廢之。亂莫大焉。范質稱馮道厚德稽古。宏才偉量。雖朝代遷貿。人無間言。屹若巨山。不可轉也。臣愚以爲正女不從二夫。忠臣不事二君。爲女不正。雖復華色之美。織紵之巧。不足賢矣。爲臣不忠。雖復材智之多。治行之優。不足貴矣。何則。大節已虧。故也。道之爲相。歷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視過客。朝爲仇敵。暮爲君臣。易面變辭。曾無愧怍。大節如此。雖有小善。庸足稱乎。或以爲自唐室之亡。羣雄力爭。帝王興廢。遠者十餘年。近者四三年。雖有忠志。將若之何。當是之時。失臣節者。非道一人。豈得獨罪道哉。臣愚以爲忠臣憂公如家。見危致命。君有過則強諫。力爭國敗亡則竭節致死。智士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或滅跡山林。或優游下僚。今道尊寵則冠三師。權任則首諸相。國存則依違拱嘿。竊位素餐。國亡

則圖全苟免。迎謁勸進。君則興亡接踵。道則富貴自如。茲乃奸臣之尤。安得他人爲比哉。或謂道能全身遠害於亂世。斯亦賢已。臣謂君子有殺身成仁。無求生害仁。豈專以全身遠害爲賢哉。然則盜跖病終。而子路醢。果誰賢乎。抑此非特道之愆也。時君亦有責焉。何則。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爲家。不忠之人。中君羞以爲臣。彼相前朝。語其忠。則反君事讎。語其智。則社稷爲墟。後來之君。不誅不棄。乃復用以爲相。彼又安肯盡忠於我。而能獲其用乎。故曰。非特道之愆。亦時君之責也。(同上)

歐陽修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況爲大臣。而無廉恥。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叙。見其自述以爲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人。十有五。皆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得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歟。抑君天下者不

足顧而莫能致之歟。予嘗聞五代時有王凝者，家青齊之間，爲虢州司戶參軍，以疾卒於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妻李氏攜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於旅舍，主人不納。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慟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爲人所執耶！卽引斧自斷其臂，見者爲之嗟泣。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厚卹李氏，而答其主人。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乎哉！（同上）

宋薛居正傳

薛居正卒，贈太尉中書令，諡文惠。居正性寬儉，不好苛察，自參政至，爲相凡十八年，恩遇始終不替。因服丹砂遇毒，方奏事，疾作，輿歸，遂卒。居正無子，養子惟吉，素無行。於是帝臨其喪，出涕，其妻出拜喪側，帝存撫數四，因問不肖子安在，頗改節否。惟吉伏喪側，驚懼不敢起，自是盡革故態，稍涉獵書史，親賢士。帝知其修飭，數委以大藩，所至稱治。累遷左千牛衛大將軍，遭母喪，故事卒哭當起。

復惟吉懇求終制。優詔不許。時論異之。(宋太宗太平興國六年)

曹彬傳

曹彬。仁恕。清謹。被服雅同。儒者尤疏財。未嘗聚蓄。伐二國。秋毫無所取。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造其門者。皆爲掛客。不名下吏。每白事。不冠不見。其爲藩帥。遇朝士於途。必引車避之。過市則戒騶御。不令傳呼。北征之失律也。趙昌言表請行軍法。及昌言知延州還。因事被劾。不得入見。彬在宥密。遽爲帝請。乃許朝謁。彬歸休。閉閣門。無雜賓。保功名。守法度。近代良將。稱爲第一。(真宗咸平二年)

呂端傳

呂端。有器量。雖屢經擯退。未嘗以得喪介懷。平居不蓄資產。及爲相。持重識大體。以清淨簡易爲務。太宗時欲相端。左右或曰。端爲人糊塗。太宗曰。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遂決意相之。趙普在中書。端時爲參政。普嘗謂人曰。吾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真台輔器。端兩使絕域。其國歎重之。後有使

往者每問端爲宰相否其名顯如此。(咸平三年)

李宗諤傳

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李宗諤卒帝甚悼之謂宰相曰國朝將相家能身名自立不墜門閥者惟李昉曹彬家耳因厚賻之宗諤風流儒雅內行淳至事繼母以孝聞二兄早卒奉嫂字孤閨門之內兒無常父賞延所及必先羣從及沒而已子有未仕者好賢獎善薦拔寒素士論歸之。(大中祥符六年)

邢惇傳

雍邱邢惇以學術稱隱居不出帝之幸亳也王曾薦之及還自亳召對問治道惇不對帝問其故惇曰陛下東封西祀皆已畢矣臣復何言帝悅除許州助教遣歸惇衣服居處一如平日鄉人不覺其有官也既卒乃見其敕與廢紙同束置屋梁間。(大中祥符七年)

王旦傳

王且性冲澹寡欲。所居甚陋。帝欲爲治之。日以先人舊廬懇辭。每有賜予。見家人列置庭下。輒歎曰。生民膏血安用許多。被服質素。家人服飾稍過。卽瞑目不視。有貨玉帶者。子弟以爲佳。呈且。且命繫之曰。還見佳否。曰。繫之安得自見。且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亟還之。生平不置田宅。曰。子孫當念自立。何必田宅。徒使爭財爲不義耳。祥符間。每有大禮。輒奉天書以行。嘗悒悒不樂。臨終語其子曰。我別無過。惟不諫天書一節爲過。莫贖我死之後。當削髮披緇。以歛諸子欲奉遺令。楊億以爲不可。乃止。(天禧元年)

曹璨傳

曹璨起貴胄。以孝謹稱。習知韜略。雖無攻戰之效。然累厯邊任。領禁衛十餘年。善撫士卒。晚節頗傷吝嗇。物議少之。璨母嘗閱其家帑。見積錢數萬。召璨謂曰。汝父履厯中外。未嘗有此積也。可知不及汝父遠矣。(天禧三年)

王曙傳

以前西京留守推官安福歐陽修爲館閣校勘樞密使王曙所薦也始歐陽修及尹洙爲留守西京官屬皆有時名游飲無節王曙留守西京時數加戒敕常厲色謂修等曰諸君知寇萊公晚年之禍乎正以縱酒過度耳衆客皆唯唯修獨起對曰寇公之禍以老不知止耳曙默然終不怒更薦修及洙置之館閣議者賢之（仁宗景祐元年）

孔叟傳

賜汝州龍興縣處士孔叟粟帛叟孔子四十六代孫性孤潔喜讀書有田數百畝賦稅嘗爲鄉里先遇歲饑分所餘周不足者未嘗計有無聞人之善若出於己動止必依禮法環所居百里人皆愛慕見叟於路輒斂衽以避葬其父廬墓三年臥破棺中日食米一溢壁間生紫芝數十本州以行義聞故有是賜又詔給復其家（慶歷七年）

杜衍傳

太子太師致仕杜衍卒。衍退寓南京。凡十年。性不植產。第室卑漏。才數十楹。居之裕如也。出入從者十餘人。烏帽皂履。綈袍革帶。親故或言宜爲士服。衍曰。老而謝事。尙可竊高士名乎。王洙謁告歸。應天府有詔撫問。及病。帝遣中使賜藥。挾醫往視。不及卒。年八十。贈司徒兼侍中。謚正獻。衍臨終戒其子薄葬。自作遺疏。其略曰。無以久安而忽邊防。無以旣富而輕財用。宜早建儲副以安人心。語不及私。(嘉祐二年)

韓琦傳

韓琦。識量英偉。喜愠不見於色。論者以厚重比周勃。政事比姚崇。嘉祐治平間。再決大策。以安社稷。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爲。或諫曰。公所爲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琦歎曰。是何言也。人臣盡力事君。死生一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預憂其不濟。遂輟不爲哉。子忠彥使遼。遼主聞知其貌類父。卽命工圖之。其見重如此。琦姿朴忠家。無留資。尤以獎拔人材爲急。公論所與。雖

意所不悅。亦收用之。與富弼。齊名。號稱賢相。時謂之富韓。云（神宗熙寧八年）

曾公亮傳

太傅兼侍中曾公亮卒。年八十。帝臨哭。輟朝三日。贈太師中書令。初諡忠獻。禮官劉摯駁曰。公亮居三事。不聞薦一士。安得爲忠家。累千金。未嘗濟一物。安得爲獻。衆莫能奪。改諡宣靖。及葬。御篆其碑。首曰。兩朝顧命。定策亞勳之碑。公亮性吝。嗇殖貨。至巨萬。力薦王安石。以間韓琦。持祿固寵。爲世所譏。（神宗元豐元年）

司馬光傳

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司馬光卒。年六十六。太皇太后哭之慟。帝亦感泣。不已。明堂禮畢。皆臨奠。贈太師溫國公。諡文正。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光居洛陽十五年。天下以爲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爲君實也。及爲門下侍郎。蘇軾自登州召還。緣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

馬相公母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遼人救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切毋生事開邊隙光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殉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爲戒光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既沒其家得遺奏八紙皆手札論當世要務百姓聞其卒罷市而往弔鬻衣而致奠巷哭而過車蓋以萬千數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歸葬陝州四方來會者數萬人光孝友忠信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者耳於學無所不通唯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蘇軾嘗論光所以感人心動天地者而蔽以二言曰誠曰一君子以爲篤論（哲宗元祐元年）

鄒浩傳

初鄒浩以氣節相激厲浩除正言田晝適監廣利門往見浩問曰平生與君相許者何如今君爲何官浩謝曰上遇羣臣未嘗假以辭色獨於浩差若相喜天

下事固不勝言。意欲待深相信而後發。貴有益也。晝然之。既而謝病歸里。邸狀報立后。晝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志完。浩字也。浩得罪。晝迎諸塗。二人流連三日。臨別。浩出涕。晝正色責之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歎曰。君之贈我厚矣。浩之將論事也。以告其友宗正寺簿仙遊王回。回曰。事有大於此者乎。子雖有親。然移忠爲孝。亦太夫人素志也。及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斂交遊錢。與浩治裝。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邏者以聞。逮詣詔獄。衆爲之懼。回居之晏如。御史詰之。回曰。實嘗預謀。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幾二千言。獄上。除名停廢。回卽徒步出都門。行數十里。其子追及。問以家事。不答。(哲宗元符二年)

劉安世傳

寶文閣待制劉安世卒。安世少從學於司馬光。平居坐不傾倚。書不草率。不好。

聲色貨利忠孝正直皆取。則於光除諫官在職累年。正色立朝。其面折廷諍。或逢盛怒。則執簡卻立。俟威少霽。復前抗辭。旁立者見之。蓄縮悚汗。目之曰殿上虎。年既老。羣賢凋喪。略盡歸然。獨存以是名望益重。梁師成用事。心服其賢。求得小吏吳默。常趨走前後者。使持書略以卽大用。默因勸爲子孫計。安世笑曰。吾若爲子孫計。不至是矣。且吾廢斥幾三十年。未嘗有一點墨與權貴。吾欲爲元祐全人。見司馬光於地下耳。還其書不答。蘇軾嘗評元祐人物曰。器之真。鐵漢器之安。世字也。(徽宗宣和七年)

胡安國傳

詔以胡安國解釋春秋成書。進職加賜。翼日詔安國進一官致仕。命未下。而安國卒矣。安國風度凝遠。言必有教。動必有法。燕居獨處。未嘗有怠慢。而與人談論。氣怡詞簡。若中無所有。性本剛急。晚更沖澹。在官不登六載。雖數以罪去。其愛君之心。遠而愈篤。(高宗紹興八年)

遼西北招討使蕭德勒岱自恃后族慢侮僚吏成長耶律棠古不爲屈乃罷之棠古性坦率好別黑白人有不善必盡言無隱時號強棠古（徽宗崇甯二年）

元竇默傳

元呼必賚圖壘第四子也思大有爲於天下訪求賢才虛己咨詢先是懷仁趙璧侍藩邸爲呼必賚所信任呼以秀才而不名董文用俊之子也主文書講說帳中因命馳驛四方聘名士時肥鄉竇默以經術教授於鄉遣文用召之默變姓名以白晦文用俾其友人往見而微服踵其後默不得已乃拜命既至問以治道默首以三綱五常爲對呼必賚曰人道之端孰大於此否則無以立於世矣默又言帝王之道在正心誠意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於正呼必賚深契其言敬待加禮不令暫去左右（理宗淳祐四年）

博果密傳

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行御史中丞事博果密卒年四十六帝聞之驚悼士大夫皆哭失聲博果密素貧窮自爨汲妻織紵以養母後囚使還而母已卒號痛嘔血幾不起平居服儒素不尚華飾祿賜有餘則散施親舊明於知人多所薦拔丞相哈喇哈斯達喇罕亦其所薦也其學先躬行而後文藝居則簡默及帝前論事吐辭宏暢以天下之重自任知無不言世祖嘗語之曰太祖有言人主理天下如右手持物必資左手承之然後能固卿實朕之左手也每侍燕閒必陳說古今治安世祖每拊髀歎曰憾卿生晚不得早聞此言然亦吾子孫之福臨崩以白璧遺之曰他日持此以見朕也博果密既卒貧無以葬帝賜鈔五百錠賻之後贈太傅追封魯國公諡文貞(元成宗大德四年)

鄭文嗣傳

浦江鄭文嗣家十世同居凡二百四十餘年一錢尺帛無敢私者文嗣卒從弟大和繼主家政益嚴而有恩家庭中凜如官府子弟稍有過頌白者猶鞭之遇

歲時大和坐堂上。羣從子姪皆盛衣冠雁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畢皆肅容拱手。自右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者。見者嗟慕。謂有三代遺風。有司以狀聞。詔表其門。復其役。大和方正不奉浮屠老子教。冠婚喪葬必稽朱熹家禮而行。執親喪三年不御酒肉。子孫從化皆孝謹。雖嘗仕宦不敢一毫違家法。諸婦惟事女工。不使預家政。宗族閭里皆懷之以恩。家畜兩馬。一出則一爲之不食。人以爲孝義所感。(武宗至大二年)

察罕傳

中書平章察罕致仕。察罕暮年居白雲山別墅。以白雲自號。嘗入見。帝目逆之。曰。白雲先生來也。初以病請告。暨還朝。與李孟入謝。帝曰。白雲病愈耶。頓首對曰。荷陛下哀矜。放歸田里。不覺沈疴去體耳。帝謂李曰。知止不辱。今見其人。察罕天性孝友。田宅在河中者。悉分與諸昆弟。昆弟貧來歸者。復分與田宅。奴婢縱放爲民者甚衆。既致仕。優游八年。以壽終。(仁宗延祐元年)

明權謹傳

(62)

立

行

徐州人。權謹奉母至孝。薦授樂安知縣。遷光祿署丞。以省侍歸。母年九十。終廬墓。三年。致泉湧。兔馴之異。有司以聞。命馳驛赴闕。出其事狀。令侍臣朗誦以示百僚。拜文華殿大學士。謹辭。帝曰。朕擢卿以風天下爲子者。他非卿責也。(明仁宗洪熙元年)

梁昉傳

御史梁昉言。臣先任蕭山。見致仕尚書魏驥與里人稠處。教子孫孝弟力田。增隄浚湖。捍禦災患。所行動應禮法。倡理學。勗後進。雖在林野。有補治化。生平學行。醕篤政術。正大諳世事。瞭國體。里居二十餘年。年九十八歲。齒德有餘。爵在上卿。乞下所司。議優崇之典。帝覽奏嘉歎。遣行人存問。賜羊酒。命有司給米三十石。(憲宗成化七年)

陳有年傳

前吏部尚書陳有年卒。贈太子太保。諡恭介。有年風節高天下。兩世膺仕。無宅居。其妻孥至以油幕章漏。其歸江西。故廬火。乃僦一樓居。妻孥而身居僧舍。其刻苦如此。(神宗萬曆二十六年)

第四章 智育家

周商子傳

伯禽嘗與康叔朝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答。康叔有駭色。與伯禽問于商子。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曰喬。二子盍往觀乎。見喬竦焉實而仰。商子曰。喬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名梓。二子盍往觀乎。見梓勃焉實而俯。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安見對曰。見商子。周公曰。君子哉。(周成王元年)

陽處父傳

晉陽處父如衛。舍于逆旅。甯嬴氏嬴謂其妻曰。吾求君子久矣。今乃得之。舉而

從之。陽子道與之語。及山而還。曰。吾見其貌而欲之。聞其言而惡之。且剛而主。能不本而犯怨之。聚也。是故去之。期年。乃有賈季之難。陽子死之。(襄王三十年)

劉康公傳

劉康公聘魯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孫行父。仲孫蔑。儉能足用。族可以庇其長處。魯乎。叔孫僑如。公孫歸父。侈則不恤。匱憂必及之。人臣而侈。國家弗堪。亡之道也。(定王八年)

范文子傳

晉范文子反自鄆。謂其宗祝曰。以德勝者。猶懼失之。況驕泰乎。君多私。今以勝歸。私必昭。難必作。吾恐及焉。爲我所死。先難爲免。文子卒。(簡王十二年)

季文子傳

魯子服宅諫。季文子曰。子相二君。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以子爲愛。且不華國。文子曰。德榮爲國。華吾觀。國人食粗而衣惡者多。文子以告其父。仲孫蔑。蔑囚

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箠不過稂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民之上也。使爲上大夫。(靈王四年)

季札傳

吳季札出聘通嗣君。至魯見叔孫穆子說之。請觀周樂。至齊說晏平仲。謂之曰：納邑與政。乃免于難。故晏子因陳桓子納政與邑。札至鄭見子產如舊相識。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鰭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如晉見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及叔向而說之。

初季札北過徐。徐君好季札寶劍。口弗敢言。季札心許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死于楚。乃解劍致之嗣君。從者曰：此吳國之寶也。季子曰：以死倍吾心。是欺也。愛劍僞心。廉者不爲。嗣君曰：先君無命。孤不敢受。季子以劍繫其墓樹而去。徐人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帶邱墓。(景王元年)

士鞅傳

晉士鞅聘于魯。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曰：先君獻武之諱。鞅歸戒其所知曰：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爲笑焉。唯不學也。木有枝。葉猶庇陰。人況君子之學乎。
(二十四年)

萇宏傳

萇宏周之執數者。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歷之數。無所不通。(敬王十年)

計然傳

計然南遊于越。范蠡卑身師事之。計然姓辛。名研。字文子。葵邱濮上人。其先晉國亡公子也。研狀貌似不及人。博學無所不通。明陰陽。歷數尤善。計算不肯自顯于諸侯。(二十九年)

隰斯傳

齊田恆與隰斯登靈臺觀望。三面皆暢。獨南面以隰子之家樹蔽之。田恆不言。

而欲去之。隰子知其意，歸使人伐樹。俄復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速乎？」隰子曰：「古者以愚全身。今田子將有大事，而我知其微禍，莫大焉。」田恆執簡公于舒州。
 (三十九年)

范蠡傳

句踐滅吳，反至五湖。范蠡乃歎曰：「計然之策，十用其五，而得意。既以施國，吾欲用之家，裝其輕寶珠玉，與私徒屬乘舟浮于五湖，莫知其所終極。」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號鴟夷子皮。苦身戮力，耕于海畔。父子治產，致數千萬，乃盡散其財，而懷其重寶，閒行以去。止于陶，以爲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可以致富。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資累巨萬。范蠡善治產，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間，三徙所止，必成名。再散。(元王五年)

猗頓傳

魯之窮士猗頓，耕桑而常飢寒。聞朱公富，往問術焉。朱公告之曰：「畜五牝，乃適

西河大畜牛羊于猗南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資擬王公以富興于猗氏故曰猗頓或曰頓用鹽鹽起邯鄲郭縱以鑄冶成業皆與王者埒富(同上)

藺相如傳

藺相如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之不肯與會每朝常稱病不欲爭列出而望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皆以爲恥相如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驚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強秦所以不敢加兵于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至門謝罪遂爲刎頸之交(報王三十六年)

韓非傳

韓非者善刑名法術之學見韓之削弱數以書干韓王王不能用于是非韓非疾治國不務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實之上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

用介冑之士。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五十六篇。十餘萬言。非爲韓使於秦。上書王悅之。未任用。李斯嫉之下獄。治非。斯使人遺藥。令早自殺。王後悔赦之。非已死矣。(秦始皇十四年)

漢陸賈傳

帝謂陸賈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漢高祖十一年)

蕭何傳

蕭何置田宅。必居窮僻處。爲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惠帝二年)

賈誼傳

洛陽人賈誼。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帝愛其辭博。一歲中超遷至太中大夫。賈生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以立漢制。更秦法。帝謙讓未遑也。(文帝元年)

穆生傳

初。楚元王好書。與魯申公。穆生。白生。俱受詩於浮邱伯。及王楚。以三人爲中大。夫。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及子夷王孫王戊卽位。常設。後乃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戊因坐削地事。遂與吳通謀。申公。白生。諫。戊胥靡之衣之赭衣。使雅舂於市。(景帝前三年)

河間王德淮南王安合傳

河間王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以金帛招求四方善書。得書多。與漢朝等。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采禮樂古事。稍增輯。至五百餘篇。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游。武帝元光四年

劉秀傳

上令劉秀典領五經。卒父前業。秀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凡書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其敘諸子。分爲九流。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法。曰名。曰墨。曰縱橫。曰雜。曰農。(成帝綏和二年)

揚雄傳

揚雄恬於勢利。好古樂道。欲以文章成名於後世。及作太元以綜天地人之道。又見諸子各以其智舛馳。大抵詆訾聖人。卽爲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雖小

辯終破大道而惑衆。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故時人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號曰法言。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時人皆忽之。唯劉秀及范滂敬焉。而桓譚以爲絕倫。鉅鹿侯芭師事焉。(新莽天鳳五年)

馬援傳

馬援少時。以家用不足。辭其兄。況欲就邊郡田牧。況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遂之北地。田牧常謂賓客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後有畜數千頭。穀數萬斛。旣而歎曰。凡殖財產。貴其能賑施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於親舊。(光武建武元年)

北海敬王睦傳

北海敬王睦少好學。嘗遣中大夫詣京師朝賀。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敢不以實對。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趣之行也。大夫其對以孤。爵襲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

犬馬是好。乃爲相愛耳。其智慮畏慎如此。(明帝永平十七年)

杜根傳

初鄧太后臨朝。杜根爲郎中。與同時郎上書言帝年長宜親政事。太后大怒。皆令盛以縑囊。於殿上撲殺之。旣而載出城外。根得蘇。太后使人檢視。根遂詐死。三日。目中生蛆。因得逃竄。爲宜城山中酒家保。積十五年。成翊世以郡吏亦坐諫。太后不歸政。抵罪。帝皆徵詣公車。拜根侍御史。翊世尙書郎。或問根曰。往者遇禍。天下同義。知故不少。何至自苦如此。根曰。周旋民間。非絕跡之處。邂逅發露。禍及親。知故不爲也。(安帝建光元年)

李固傳

李固少好學。嘗改易姓名。杖策驅驢。負笈從師。不遠千里。遂究覽墳籍。爲世大儒。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業諸生知其爲郃子也。(順帝永建二年)

魏何晏傳

何晏性自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尤好老莊之書。與夏侯元荀粲及山陽王弼之徒。競爲清談。祖尙虛無。謂六經爲聖人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爭慕效之。遂成風流。不可復制焉。(魏卽陵厲公嘉平元年)

晉王衍樂廣傳

是時王衍爲尙書令。樂廣爲河南尹。皆善清談。宅心事外。朝野人爭慕效之。衍神情明秀。廣性沖約。與物無競。王澄及阮咸咸從子。脩泰山胡母輔之。陳國謝鯤。城陽王尼。新蔡畢卓。皆以任放爲達。至於醉狂裸體。不以爲非。胡母輔之嘗酣飲。其子謙之闕而厲聲呼其父。字曰彥。國年老。不得爲爾。輔之歡笑。呼入共飲。畢卓嘗爲吏部郎。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甕間盜飲之。爲掌酒者所縛。明日視之。乃畢吏部也。(晉惠帝元康七年)

陶侃傳

陶侃性聰敏。恭勤終日。斂膝危坐。軍府衆事。檢攝無遺。未嘗少閑。嘗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但逸游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或以讌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搗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將吏則加鞭扑。曰。樛捕者。牧豬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益實用。君子當正其威儀。何有蓬頭跣足。自謂宏達耶。有奉饋者。必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參倍。若非理得之。則切厲訶辱。還其所饋。嘗出游。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爲。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佃。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是以百姓勤於農作。家給人足。嘗造船。其木屑。竹頭。侃皆令籍而掌之。人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聽事前餘雪猶濕。乃以木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丁裝船。其綜理微密。皆類此。(明帝太甯三年)

石勒傳

趙主石勒雖不學。好使諸生讀書而聽之。時以其意論古今得失。聞者莫不悅。

服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驚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及聞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成帝咸和七年)

北魏崔浩傳

魏崔浩善占天文常置銅鋌於酢器中夜有所見卽以鋌畫紙作字以記其異

(宋文帝元嘉六年)

宋文帝傳

帝雅好藝文使丹陽尹廬江何尚之立立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并雷次宗儒學爲四學

光曰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然則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餘事至於老莊虛無固非所以爲教也夫學者所以求道天下無二道安有四學哉(元嘉十五年)

王晞傳

帝欲以王晞爲侍郎，苦辭不受。或勸晞勿自疎，晞曰：「我少年以來，閱人多矣。得志少，時鮮不顛覆。且吾性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爛熟耳。」（陳文帝天嘉元年）

傅奕傳

太史令傅奕，精究術數之書而終不之信。遇病不呼醫，餌藥。有僧自西域來，善呪術，能令人立死。復呪之，使蘇。上擇飛騎中壯者試之，皆如其言。以告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使呪臣，必不能行。」上命僧呪奕，奕初無所覺。須臾，僧忽僵仆。若爲物所擊，遂不復蘇。有婆羅門僧言得佛齒，所擊前無堅物。長安士女輻輳如市，奕時臥疾，謂其子曰：「吾聞有金剛石，性至堅，物莫能傷。唯羚羊角能破之，汝往試焉。」其子往見佛齒，出角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奕臨終戒其子無得學佛書。時年八十五。又集魏晉以來駁佛教者爲高識傳十卷，行於世。（唐太宗貞觀十三年）

裴行儉傳

(78)

立

行

裴行儉。有知人之鑒。初爲吏部侍郎。前進士王勣。咸陽尉。欒城蘇味道。皆未知名。行儉一見。謂之曰。二君後當相次掌銓衡。僕有弱息。願以爲託。是時勣弟勃。與華陰楊炯。范陽盧照鄰。義烏駱賓王。皆以文章有盛名。司列少常伯李敬玄。尤重之。以爲必顯達。行儉曰。士之致遠。當先器識。而後才藝。勃等雖有文華。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楊子稍沈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幸矣。旣而勃度海墮水。炯終於盈川。令照鄰惡疾不愈。赴水死。賓王反誅。勣味道皆典選。如行儉言。(高宗永淳元年)

後唐周玄豹傳

初。晉陽相者周玄豹。嘗言帝貴不可言。帝卽位。欲召詣闕。趙鳳曰。玄豹言陛下當爲天子。今已驗矣。無所復詢。若置之京師。則輕躁狂險之人。必輻輳其門。爭問吉凶。自古術士妄言。致人族滅者多矣。非所以靖國家也。帝乃就除光祿卿。

致仕厚賜金帛而已。(後唐明宗天成二年)

宋竇儀傳

上命宰相譔前世所無年號以進。既平蜀，蜀宮人有入掖庭者，帝閱其奩具，得舊鑑，其背有乾德四年鑄字，帝大驚，出鑑以示宰相，皆不能答。乃召學士陶穀，竇儀問之，儀曰：「此必蜀物。昔僞蜀王衍有此號，當是其歲所鑄也。」(宋太祖乾德四年)

吳淑傳

職方員外郎丹陽吳淑上言：「諸路所納閏年圖，當在職方收掌。近者並納儀鸞司，伏以天下山川險要，皆王室之祕，奧國家之急務。故周禮職方氏掌天下圖籍，又詔士訓以來，王室漢祖入關中，蕭何獨取秦圖籍，由是周知險要，豈有忽而不顧哉？請令以今閏所納圖，並上職方。又州郡地理，犬牙相入，向者獨畫一州地形，則不可以傅合他郡，望令諸路轉運使，每十年各畫本路圖上職方，使

知天下山川險要從之。(真宗咸平四年)

王曾傳

陳恕歎曰。王曾名世才也。吾得曾不媿知人矣。或謂曾曰。狀元一生喫著不盡。曾正色答曰。平生之志不在溫飽。(咸平五年)

蔡伯希傳

童子蔡伯希爲祕書省正字。伯希家本福州。隨父龜從至京師。才四歲。誦詩百餘篇。帝召入禁中。應對周詳。所誦精習。因命以官。又以龜從久場籍。善於訓子。召試中書。授校書郎。(大中祥符八年)

馮元傳

馮元性簡厚。非慶弔。未嘗過謁兩府。執親喪。自括髮至祥練。皆案禮變服。不爲世俗齋薦。遇祭日。與門生對誦孝經而已。多識古今臺閣品式。與孫奭齊名。凡議典禮。多出二人。然論者謂元所陳。但務廣博。不如奭之能折衷也。(仁宗景佑

劉敞傳

劉敞學問淵博。寢食坐臥。未嘗不以六經自隨。嘗得先秦彝鼎數十。銘識奇奧。皆案而讀之。因以攷知三代制度。尤珍惜之。每日我死。子孫以此蒸嘗我。朝廷每有禮樂之事。必就其家以取決焉。歐陽修每於書有疑。折簡來問。敞對使答之。筆不停手。修輒歎服。慶厯以前。學者守注疏之說。至敞爲七經小傳。始與諸儒異。後王安石修經義。蓋本於敞而新奇抑又甚矣。(神宗熙寧元年)

邵雍傳

穎州團練推官邵雍卒。雍受易於李之才。探賾索隱。衍伏羲先天之旨。著書十萬餘言。富弼司馬光呂公著在雒。雅敬雍。爲市園宅。雍名其居曰安樂窩。以薦授將作主簿。後補穎州團練推官。皆固辭。及受命。竟稱疾不之官。程頤嘗與議論。終日退而歎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熙寧十年)

曾鞏傳

(82)

立

行

中書舍人曾鞏卒。鞏爲文自成一家。少與王安石游。安石聲譽未振。鞏導之於歐陽修。及安石得志。遂與之異。帝嘗問安石何如人。對曰。安石文學行義。不減揚雄。以吝故不及。帝曰。安石輕富貴。何吝也。曰。臣所謂吝者。謂其勇於有爲。吝於改過耳。呂公著嘗言於帝曰。鞏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故不至大用。

(元豐六年)

王安石傳

王安石性強愷自信。所見執意不回。至議變法。在廷交執不可。安石傳經義出己意。辨論輒數百言。衆不能訕。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罷黜中外老成人。幾盡。多用門下儂慧少年。久之。以旱引去。洎復相。歲餘罷。終神宗世。不復召。安石著目錄七十卷。如韓琦富弼文彥博司馬光呂公著范鎮呂誨蘇軾。及一時之賢者。皆重爲詆毀。晚居金陵。於鍾山書室。多寫福建子三

字蓋恨爲呂惠卿所誤也。及卒，司馬光於病中聞之，亟簡呂公著曰：「介甫文章節義頗多過人，但性不曉事而喜遂非，今方矯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謝世，反覆之徒必詆毀百端，光以爲朝廷特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其不修怨如此。」（哲宗元祐元年）

蘇軾蘇轍合傳

蘇軾與弟轍，師父洵爲文，常自謂文章如行云流水，初無定質，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自爲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爲本，忠規讜論，挺挺大節，但爲小人忌惡，不得久居朝廷。（元符三年）

劉棟傳

詔訪聞棣州士人劉棟，蔬食葆神，虛心契道人之隱奧，洞然照知處方書符，每有應驗，可令敦遣赴尚書省審驗外，於上清寶籙宮安下，仍給路費驛券遞馬，無令失所。（徽宗政和六年）

甲辰申酉間。天大赤。夜將旦。亦如之。金宰相薦信安杜時昇。博學知天文。可大用。時昇謂所親曰。吾觀正北赤氣如血。東西互。天下當大亂。亂而南北當合。爲一消息。盈虛循環。無端察往。攷來。孰能爲之。時金國風俗侈靡。紀綱大壞。時昇乃南渡河。隱居嵩洛山中。(甯宗嘉泰三年)

王鶚劉侃合傳

金之亡也。左右司郎中王鶚將就戮。兀萬戶張柔見而異之。釋其縛。輦歸館於保州。呼必賚遣使聘之。及至。使者數輩迎勞。召對。請講孝經書易及齊家治國之道。古今事物之變。每夜分乃罷。呼必賚曰。我雖未能卽行汝言。安知異日不能行之耶。鶚旋乞還。賜之馬。仍命近侍庫庫柴楨等五人從之學。邢臺劉侃少爲令史。居常鬱鬱不樂。一日投筆歎曰。丈夫不遇於世。當隱居以求其志。安能汨沒爲刀筆吏乎。卽棄去。隱武安山中。旋爲僧。名子聰。游雲中。居南唐寺。時僧

海雲赴呼必資之。召過雲中，聞其博學多才藝，邀與俱行。既入，見應對契意，屢有詢問。子聰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易。旁通天文律算三式之屬，論天下事如指掌。呼必資大愛之。海雲歸，子聰遂留藩邸。(理宗淳祐四年)

元劉秉忠傳

元太保劉秉忠，薨。秉忠好學，至老不衰。雖位極人臣，而齋居蔬食，終日澹然。扈從至上都，其地有南屏山，築精舍居之。至是無疾端坐而逝。元主驚悼，謂左右曰：秉忠事朕三十年，小心慎密，不避艱險，言無隱情，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不得與聞也。遣官護其喪，還葬大都。謚文貞。(度宗咸淳十年)

姚燧傳

前翰林學士承旨姚燧卒。謚曰文燧。少學於許衡，其爲文宗韓愈，衡賞其詞，且戒之曰：弓矢爲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之。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

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均罪也非周身入世之道燧自是反躬實踐爲世名儒當時爭求其文詞無溢美高麗番王欲求燧詩文燧不與奉詔乃與之王贈謝幣帛金玉名畫五十篋燧卽時分散於人一無所取或問之燧曰彼藩邦小國唯以貨利爲重吾能輕之使知大朝不以是爲意其器識過人類如此(元仁宗皇慶元年)

明劉基傳

劉基抵家疾篤以天文書授子璉曰亟上之無令後人習也又謂次子璟曰夫爲政寬猛如循環當今之務在修德省刑祈天永命諸形勝要害之地宜與京師聲勢連絡我欲爲遺表惟庸在無益也敗後上必思我有所問以是密奏之遂卒年六十五基虬髯貌脩偉慷慨有大節論天下安危義形於色帝察其至誠任以心膂每屏人密語移時基亦自謂不世遇知無不言遇急難勇氣奮發計畫立定人莫能測暇則敷陳王道帝恭己以聽呼老先生而不名曰吾子房

也。又曰：數以孔子之言，導子帷幄，語祕莫能詳，而世所傳爲神奇，多陰陽風角之說，非其至也。（明太祖洪武八年）



兵

政

史

集權資憲通史

行政部

吳縣曹恭翊滌新編纂

兵政史

歷代戰事

第一章

戰國各相連盟互相援救及弭兵會之無效

初鄭武公嘗欲伐胡以女妻胡君因問羣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曰胡可伐武公怒曰胡兄弟之國奈何伐之戮關其思胡公以爲親己不設備鄭人襲胡取之(周平王二十七年)

(1)

集 權 資 憲 通 史

初齊桓公曰魯與寡人近其救宋也疾寡人將誅焉管仲曰有土之君不勤于兵不忌于辱不輔其過不然則危公不聽伐魯敗于長勺公曰吾兵尙少吾參圍之安能圍我乃修兵同甲十萬車五千乘謂管仲曰吾士旣練吾兵旣多寡人欲服魯管仲喟然嘆曰齊國危矣君不兢于德而兢于兵天下之國帶甲十

(2)

行

政

萬者不鮮。吾欲發小兵以服大兵。內失吾衆。諸侯設備。吾人設詐。國欲無危。得乎。公不聽。伐魯。魯不敢戰。去國五十里而爲之關。請比關內以從于齊。齊亦毋得侵魯。桓公許諾。盟于柯。魯人請去兵。桓公令從者毋以兵。莊公曹劌俱懷劍至壇上。莊公左搏桓公。右抽劍自承。曰：魯國去境數百里。今去境五十里。惟死而已。均之死也。戮死于君前。管仲鮑叔進。曹劌按劍當兩階之間。曰：魯城壞。壓齊境。二君將改圖。無有進者。管仲曰：君歸侵地。以汶爲境。桓公許諾。退而欲倍其約。管仲曰：貪小利。以自快。棄信于諸侯。不如與之。乃割曹劌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桓公歸而修于政。不修兵革。自圜辟人以過。弭師。（釐王元年）

陽人不服。晉文公圍之。將殘其民。倉葛呼曰：陽樊懷我。我德未從于晉。謂君布德以懷柔之。今將大泯其宗。祓蔑殺其人民。宜我不敢服也。陽人有夏商之嗣。典周室之師。旅樊仲之官。守非官。守則皆王之父兄。甥舅也。若之何。虐之。公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陽民。（襄王十七年）

晉文公伐原，令以三日之糧，三日而原不降，公疏軍而去之。諜出曰：「不過三日矣。」公曰：「信不可失，乃去之。」及孟門而原請降。(同上)

晉圍曹，文公令人告僖負羈曰：「軍旅薄城，吾知子不違也。表其閭，令軍勿犯。曹人帥親戚而保其閭者七百餘家，晉人曹令無入僖負羈之宮。魏驪顛頡蕪僖負羈氏，魏驪傷于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乃舍之，使斷顛頡之脊以徇，以舟之僑代魏驪爲戎右，人皆懼曰：『顛頡有寵，況于我乎？』乃無犯禁者。晉國大治，晉執曹共公，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襄王二十年)

晉嘗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寡人之過，如何其辱諸大夫？」大夫曰：「君之時，晉不伐楚，及臣之身，而晉伐楚，是臣之罪也。請擊之。」莊王俛泣而起，拜諸大夫。晉聞之，曰：「君能下其臣，而君臣爭以過爲在己，上一心未可攻也。」乃夜還師。(定王二年)

楚莊王爲夏氏亂，陳欲伐之，使人視之，還報曰：「其城高溝深，而畜積多，寧國也。」

王曰。可伐陳小國。而畜積多。必賦歛重。而民怨。上城高。溝深。而民力殫矣。王遂興兵伐陳。謂陳曰。無驚。吾誅徵舒而已。遂入陳。殺夏徵舒。(九年)

初。莊王欲伐晉。使豚尹觀焉。反曰。其憂在上。其樂在下。賢臣沈駒在焉。不可伐也。明年。又使觀之。反曰。可矣。沈駒已死。諂諛多在君之廬。其君好樂而無禮。其下危處。以怨上。上下離心。伐之民必先叛。莊王從之。(同上)

魯衛乞師于晉。以伐齊師于靡笄之下。陳于鞏。郤克傷曰。余病喑。張侯曰。三軍之心。在此車也。其耳目在于旗鼓。車無退表。鼓無退聲。軍事集焉。吾子忍之。不可以言病。受命于廟。受賑于社。甲冑而效死。戎之政也。病若未死。祇以解志。三軍從之。齊師大敗。(十八年)

晉厲公伐鄭。楚救鄭。壓晉軍。厲公使擊之。欒書請俟齊魯之師。郤至曰。楚師將退。我擊之。必以勝歸。鄭將顧楚。楚將顧夷。莫有鬪心。不可失也。公說。敗楚師于鄆陵。射共王中其目。欒書是以怨郤至。楚師宵遁。晉將穀范文子曰。吾庸知天

之不授。晉且以勸楚乎。德福之基也。無德而福隆，猶無基而厚墉也。其壞無日矣。(簡王十一年)

宋向戌善于趙文子，又善于楚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晉楚齊秦許之。皆告小國爲會于宋，盟于宋。子木欲襲晉軍，曰：若盡晉師而殺趙武，則晉可弱也。叔向謂趙文子曰：何患焉？忠不可暴，信不可犯。合諸侯以爲不信，諸侯何望焉？荆敗我，諸侯必叛之。子何愛于死死，而可以固晉國之盟？主何懼焉？楚人固請先。欽叔向謂趙文子曰：霸王之勢在德，不在敵。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爲荆蠻，置茆蕝，設望表，與鮮卑守燎，故不與盟。今將與狎主諸侯之盟，唯有德也。務德所以服楚也。無爭先，乃先楚，是行也。晉以藩爲軍，攀輦卽利，而舍候遮捍衛，不行。楚人不敢謀，畏晉之信也。(靈王二十六年)

諸侯會于虢，尋宋之盟。魯伐莒，取鄆。楚以魯食言，將以叔孫穆子爲戮。晉樂王鮒求貨于穆子，穆子不與，曰：國有罪，我以貨私免，其若諸侯之事？何余非愛貨。

(6)

行

政

患其不衷也。罪非我之由，爲戮何害。趙文子曰：子盍逃之，不幸必及于子。穆子曰：豹也受命于君，以從諸侯之盟，爲社稷也。苟可以安君利國，美惡一心也。文子固請于楚而免之。穆子歸，季武子勞之。穆子曰：吾不難爲戮，養吾棟也。棟折，懷崩，吾懼壓焉。旣免，大恥而忍小忿，可以爲能乎。乃見之。（景王四年）

晉中行穆子伐鮮虞，圍鼓。餽聞倫曰：鼓之嗇夫聞倫知之，請無罷武夫而鼓可得。穆子弗應。曰：聞倫爲人佞而不仁，若下之，可勿賞乎。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晉國將舍仁而爲佞。雖得鼓焉，用之，鼓人請以城叛。穆子不受。曰：守而二心，姦之大者。賞善罰姦，國之憲法。許而弗予，失吾信也。若其子之賞大姦而教吾邊鄙，貳也。令軍旅呼城，傲將攻，未博而鼓降，以鼓子苑支來。旣獻而反之。（十八年）

簡子嘗將兵攻衛，及戰遠立，又居犀蔽屏櫓之下。鼓之而士不起。簡子嘆曰：士之弊一若此乎。行人燭過，免冑橫戈而進，曰：亦君不能耳。昔獻公卽位五年，兼

國十九用此士也。惠公淫包暴慢，秦人襲我，遜去絳十七里，用此士也。文公城濮之戰，五敗荆人，圍衛，取曹，定天子之位，用此士也。簡子乃去犀蔽屏櫓而立矢石之所及一鼓而士畢，乘之簡子曰：吾得革車千乘，不如聞燭過之一言。（敬王二十三年）

韓懿侯與趙成侯合兵伐魏，戰于濁澤，大破之，遂圍魏。成侯曰：殺罃立公中綏，割地而退，我二國之利。懿侯曰：不可。殺魏君暴也，割地而退，貪也。不如兩分之。魏分爲兩，不疆于宋衛，則我終無魏患矣。趙人不聽。懿侯不悅，以其兵夜去。趙成侯亦去，罃遂殺公中綏而立是爲惠王。

太史公曰：魏惠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國之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烈王七年）

魏龐涓伐韓，齊使孫子爲師以救韓，直走魏都。龐涓聞之，去韓而歸。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

里而趨利者。歷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乃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知齊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陁。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於是令齊師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到斫木下。見白書。以火燭之。嘆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大破魏師。(顯王二十八年)

初。樂毅伐齊。六月之間。下齊七十餘城。及燕惠王使騎劫代毅。齊人田單守卽墨。令城中食必祭其先祖于庭。飛鳥皆翔舞而下。燕人怪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懼燕軍之剄。所得齊卒。置之前行。卽墨敗矣。燕人如其言。城中見降者。盡剄。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言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冢墓。燒死人。齊人從城上望見。皆流涕。共欲出戰。怒自十倍。

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鍤。與士卒分功。妻妾編于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乞降于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卽墨富豪遺燕將曰。卽降。願無虜掠吾族家。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牛千餘。爲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于角。而灌脂束葦於其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隨其後。牛尾熱。怒而犇燕軍。燕軍大驚。視牛皆龍文。所觸盡死傷。而城中鼓噪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殺騎劫。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叛。燕復爲齊。齊七十餘城皆復焉。乃迎立襄王。(赧王三十六年)

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連。仲連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不克。齊小兒謠曰。大冠若箕。脩斂挂頤。攻狄不能下。壘枯骨成立。田單乃懼。問仲連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聞其說。魯仲連曰。將軍之在卽墨。坐則織。費立則仗。鍤爲士卒倡。曰。無可往矣。宗廟亡矣。今日尙矣。歸于何黨矣。當

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聞君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田單曰單之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立于矢石之所援枹鼓之狄人乃下(同上)

武安君伐韓拔野王上黨路絕上黨守馮亭以上黨歸趙趙受之秦王齧攻上黨拔之趙廉頗軍于長平以按據上黨民王齧因伐趙趙軍數戰不勝趙王遂以趙括代頗將其母上書言括不可使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鄉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于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願王勿遣卽如有不稱妾請無隨坐趙王許之趙括至軍悉更約束易置軍吏出擊秦師武安君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括乘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

軍之後。又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爲二。糧道絕。武安君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趙軍食絕。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急來攻壘。趙括自出銳卒搏戰。秦人射殺之。趙師大敗。卒四十萬人。皆降。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五十五年)

第二章

西漢韓信張耳背水破趙東漢馮異處詡設計平賊

韓信張耳以兵數萬東擊趙。趙王及成安君陳餘聞之。聚兵井陘口。李左車說陳餘曰。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其勢糧食必在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於麾下。否則必爲禽矣。陳餘自稱義兵。不用其策。韓信大喜。乃敢引兵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革山而望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吾。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

戰良久。信與張耳佯棄旗鼓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旗鼓逐信耳。水上軍皆殊死戰。不可敗。奇兵二千騎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卒趙軍欲還壁。壁皆漢赤幟。兵遂亂遁走。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禽趙王歇。(漢高祖三年)

鄧禹數戰不利。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衆。禹不能定。帝乃遣馮異代禹討之。敕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醜。元元塗炭。無所依訴。將軍今奉辭討諸不軌。營降者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壞其營壁。無使復聚。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鬪。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敕。無爲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布威信。羣盜多降。

臣光曰。昔周人頌武王之德曰。敷時繹思。我徂惟求定。言王者之兵志在布陳威德安民而已。觀光武之所取關中。用是道也。豈不美哉。(光武建武二年)

馮異與赤眉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且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少出兵以救之。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之於崤底。降男女八萬人。帝降璽書勞異曰。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可謂矢之東隅。收之桑榆。方論功賞。以答大勳。(三年)

時百姓飢餓。黃金二斤。易豆五升。道路斷隔。委輸不至。馮異軍士悉以果實爲糧。詔拜南陽趙匡爲右扶風。將兵助異。并送糲穀。異兵穀漸盛。乃稍誅擊豪傑。不從令者。褒賞將帥有功勞者。悉遣諸營渠帥詣京師。散其衆歸本業。威行關中。唯呂鮪張邯蔣震遣使降蜀。其餘悉平。(同上)

帝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鄧禹賈復知帝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去甲兵。敦儒學。遂罷左右將軍官。耿弇等亦上大將軍印綬。皆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奉朝請。(十

三年)

(14)

行

政

青徐幽冀四州盜賊並起。遣使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回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擒討爲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有盜賊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懼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爲負。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於他郡賦田受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不收。邑門不閉。(十六年)

妖賊單臣傅鎮等相聚入原武城。數攻不下。東海王陽獨曰。妖巫相劫。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宜小挺緩。令得逃去。逃亡則一亭長足以禽矣。帝然之。卽敕言撤圍緩賊。賊衆分散。拔原武。斬臣鎮等。(十九年)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虞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之。詡笑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槃根錯節。無以別利器。此乃吾立功之秋也。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稜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乃在朝歌。甚爲

君憂之。詔曰：此賊犬羊相聚，以求溫飽耳。願明府不以爲憂。稜曰：何以言之？詔曰：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太行，臨黃河，去放倉不過百里，而青冀之民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成臯，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闔而已。及到官，設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爲下，收得百餘人，詔爲饗會，悉貫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備作賊衣，以采線縫其裾，有出市里者，吏輒擒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縣境皆平。（安帝永初四年）

蒼梧桂陽賊攻郡縣，零陵太守楊琰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設弓弩，及戰，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征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靈帝光和三年）

第三章 三國鼎立之戰事及晉之平吳混一

(16)

行

政

袁紹亡卒詣操。云田豐勸紹襲許。操解穰圍而還。張繡率衆追之。劉表遣兵救繡。屯於安衆。守險以絕軍後。操與荀彧書曰。吾到安衆。破繡必矣。及到安衆。操軍前後受敵。操乃夜鑿險僞遁。表繡悉軍來追。操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他日彧問操前策。賊必破何也。操曰。虜過吾歸師。而與吾死地。吾是以知勝矣。繡之追操也。賈詡止之曰。不可追也。追必敗。繡不聽。進兵交戰。大敗而還。詡登城謂繡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謝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今已敗。奈何復追。詡曰。兵勢有變。促追之。繡素信詡言。遂收散卒更追。合戰。果以勝還。乃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克。悉如公言。何也。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曹公軍新退。必自斷後。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既無失策。力未盡。而一朝引退。必國內有故也。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

(獻帝建安)

三年)

曹操自江陵將順江東下。諸葛亮與魯肅求救於孫權。時曹操遣權書曰。今治水軍八十萬衆。與將軍會獵於吳。長史張昭等曰。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也。我共之矣。不如迎之。周瑜曰。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尙在關西。爲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川兵之患也。禽操直在今日。孫權遂以周瑜程普爲左右督。將兵與備并力。逆操。以魯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衆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

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烟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絕其後，雷鼓大震。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遇泥湓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爲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衆。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操至南郡，兼以饑疫，死者大半。操乃留征南將軍曹仁、橫野將軍徐晃守江陵，折衝將軍樂進守襄陽，引軍北還。（建安十三年）

操遣鍾繇討張魯，馬超等十部皆反，據潼關。操自將擊超等，議者多言關西兵習長矛，非精選前鋒不可當也。操曰：「戰在我，非在賊也。」賊雖習長矛，將使不得以刺。諸君但觀之。操至潼關，與超等夾關而軍。操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以步騎四千人渡蒲阪津，據河西爲營。操自潼關北渡河，兵衆先渡，操獨與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馬超將步騎萬餘人攻之，矢下如雨。操猶據胡牀不動，校

尉丁斐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牛馬。操乃得渡。遂自蒲阪渡西河。循河爲甬道而南。超等退拒渭口。操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爲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超等夜攻營。伏兵擊破之。超等屯渭南。遣使求割河以西。請和。操不許。操進軍悉渡渭。超等數挑戰。又不許。固請割地。求送任子。僞許之。操與韓遂有舊。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操乃與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之。諸將問操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操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賊悉衆南守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擅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以二將之軍也。連車樹柵。爲甬道而南。旣爲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爲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爲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爲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十六年)

時三道伐吳。王昶母丘儉聞東軍敗，各燒屯走。朝議欲貶黜諸將，大將軍師曰：「我不聽公休。」諸葛誕以至於此。此我過也。諸將何罪，悉宥之。是歲雍州刺史陳泰求敕并州并力討胡，師從之。未集而新興、鴈門二郡胡以遠役遂驚反，師又謝。朝士曰：「此我過也，非陳雍州之責，是以人皆愧悅。」

習鑿齒論曰：司馬大軍引二敗以爲己過，過消而業降，可謂智矣。若乃諱敗推過，歸咎萬物，常執其功而隱其喪，上下離心，賢愚解體，謬之甚矣。君人者，苟統斯理，以御國行，失而名揚，兵挫而戰勝，雖百敗可也。況於再乎？（魏邵厲

公嘉平五年）

羊祜歸自江陵，務修德信，以懷吳人。每交兵，刻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計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爲晉兵所得者，皆送還之。於是吳邊人皆悅服。祜與陸抗對境，使命常通，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

抗疾求藥於祜。祜以成藥與之。抗即服。之人多諫。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抗告其邊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吳主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况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祜，無傷也。吳主用諸將之謀，數侵盜晉邊。陸抗上疏曰：昔有夏多罪，而殷湯用師，紂作淫虐，而周武授鉞。苟非其時，雖復大聖，亦宜養威自保，不可輕動也。今不務力農富國，審官任能，明黜陟，任刑賞，訓諸司以德，撫百姓以仁，而聽諸將徇名，窮兵黷武，動費萬計，士卒彫瘁，寇不爲衰，而我已大病矣。今爭帝王之資，而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姦，便非國家之良策也。昔齊魯三戰，魯人再克而亡，不旋踵，何則？大小之勢異也。况今師所克獲，不補所喪乎？吳主不從。

（晉武帝泰始八年）

杜預滅吳，還襄陽，以爲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乃勤於講武，申嚴戍守。又引滢清水以浸田，萬餘頃，開揚口通谷，桂之漕，公私賴之。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用

兵制勝諸將莫及。(太康元年)

詔曰。昔自漢末。四海分崩。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今天下爲一。當韜戢干戈。刺史分職。皆如漢民故事。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交州牧陶璜上言。交廣東西數千里。不賓屬者六萬餘戶。至於服從官役。纔五千餘家。二州唇齒。唯兵是鎮。又甯州諸夷。接據上流水陸。並通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僕射山濤亦言。不宜去州兵。武備。帝不聽。及永甯以後。盜賊蜂起。州郡無備。不能禽制天下。遂大亂。如濤所言。然其後。刺史復兼兵民之政。州鎮愈重矣。(同上)

杜曾威震江沔。使豫章太守周訪擊之。訪有衆八千。進至沌陽。曾銳氣甚盛。訪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曾先攻左右甄。訪於陣後射雉。以安衆心。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趙胤力戰。敗而復合。馳馬告訪。訪令更進。胤號哭還戰。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

之。敕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曾兵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赴。曾遂大潰。殺千餘人。遂定漢沔。(元帝建武元年)

第四章

南朝與北朝之戰事並南朝兵政之得失

祖逖將韓潛與後趙將桃豹分據陳川故城。豹居西臺。潛居東臺。豹由南門。潛由東門。出入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使數人擔米息於道。豹兵逐之。棄擔而走。豹兵久飢得米。以爲逖士衆豐飽。益懼。後趙將劉夜堂以驢千頭。運糧饋豹。逖使韓潛及別將馮鐵。邀擊於汴水。盡獲之。豹宵遁。屯東燕城。逖使潛進屯封丘。以逼之。馮鐵據二臺。逖鎮雍丘。數遣兵邀擊。後趙兵後趙鎮戍歸。逖者甚多。境上漸蹙。詔加逖鎮西將軍。逖在軍。與將士同甘苦。約己務。施勸課。農桑撫納。新附雖疎賤者。皆結以恩禮。河上諸塢。先有任子在。後趙者。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僞抄之。明其未附。塢主皆感恩。後趙有異謀。輒密以告。由是多所克獲。自河以南。多叛。後趙歸於晉。逖練兵積穀。爲取河北之

計後趙王勒患之。乃下幽州。爲逖修祖父墓。置守冢二家。因與逖書。求通使。及互市。逖不報書。而聽其互市。收利十倍。逖牙門童建殺新蔡內史周密。降於後趙。勒斬之。送首於逖。曰：「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逖深德之。自是後。趙人叛歸逖者。逖皆不納。禁諸將不使侵暴後趙之民。邊境之間。稍得休息。」(東晉元帝太興三年)

趙將王擢擊涼。司馬張毗言於張重華曰：「國之存亡在兵。兵之勝敗在將。今議者舉將多推宿舊。夫韓信之舉。非舊德也。蓋明主之舉。舉無常人才之所堪。則授以大事。今疆寇在境。諸將不進。人情危懼。主簿謝艾兼資文武。可用以禦趙。重華召艾。問以方略。艾願請兵七千人。必破趙。以報重華。拜艾中堅將軍。給步騎五千。使擊之。艾引兵出振武。夜有二梟鳴於牙中。艾曰：「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克敵之兆也。進與趙戰。大破之。斬首五千級。重華封艾爲福祿伯。」(穆帝

桓溫伐漢。至彭模。議者欲分爲兩軍。異道俱進。以分漢兵之勢。袁喬曰。今懸軍深入萬里之外。勝則大功可立。不勝則噍類無遺。當合勢齊力。以取一戰之捷。若分兩軍。則衆心不一。萬一偏敗。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棄去釜甑。齎三日糧。以示無還心。勝可必也。溫從之。溫進遇李權。三戰三捷。漢兵散走。歸成都。溫軍於成都之十里陌。李勢悉衆出戰於成都之笮橋。溫前鋒不利。參軍龔護戰死。矢及溫馬首。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進鼓。袁喬拔劍督士卒力戰。遂大破之。溫乘勝長驅至成都。李勢降。(永和三年)

燕大司馬恪圍段龕於廣固。恪曰。龕兵尙衆。未有離心。濟南之戰。非不銳也。但龕用之無術。以取敗耳。今憑阻堅城。上下戮力。我盡銳攻之。計數日可拔。然殺我士卒必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暫息。吾每念之夜而忘寐。奈何輕用其死乎。要在取之。不必求功之速也。諸將皆曰。非所及也。軍中聞之。人人感悅。於是爲高牆深塹以守之。齊人爭運糧以饋燕軍。嬰城自守。樵采路絕。城中人相食。龕

悉衆出戰，恪破之於圍裏，先分騎屯諸門，寵身自衝盪，僅而入，餘兵皆沒於城中，氣沮，莫有固志，寵面縛出降，并執朱秃送薊，恪撫安新民，悉定齊地。（永和十二年）

是時朝廷方以秦寇爲憂，詔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謝安以兄子玄應詔，玄募驍勇之士，得彭城劉牢之等數人，以牢之爲參軍，常領精銳爲前鋒，戰無不捷，時號北府兵，敵人畏之。（孝武帝太元二年）

魏主珪圍中山，久未下，軍食乏，問計於羣臣，崔逞對曰：「桑椹可以佐糧，飛鴉食椹而改音，詩人所稱也。」珪雖用其言，聽民以椹當租，然以逞爲侮慢，心銜之。（安帝隆安三年）

東土遭孫恩之亂，因以饑饉，漕運不繼，桓元禁斷江路，公私匱乏，以稔橡給士卒。（元興元年）

初，劉道規使劉遵爲遊軍，衆咸以爲強敵在前，唯患衆少，不應分割見力，置無

用之地及破徐道覆卒得遊軍之力衆心乃服(義熙六年)

秦王興遣楊佛嵩帥嶺北見兵以擊夏行數日興謂羣臣曰佛嵩每見敵勇不自制吾常節其兵不過五千人今所將既多遇敵必敗行已遠追之無及將若之何佛嵩與夏王勃勃戰果敗爲勃勃所執絕亢而死(八年)

宋檀道濟等伐魏食盡自懸城引還軍士有亡降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衆懼將潰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道濟資糧有餘以降者爲妄而斬之時道濟兵少魏兵甚盛騎士四合道濟命軍士皆被甲己白服乘輿引兵徐出魏人以爲有伏兵不敢逼稍稍引退道濟全軍而返(文帝元嘉八年)

魏人凡破南兗徐兗豫青冀六州殺傷不可勝計丁壯者即加斬戮嬰兒貫於槩上盤舞以爲戲所過郡縣赤地無餘春燕歸巢於林木魏之士馬死傷亦過半國人皆尤之上每命將出師常授以成律交戰之時亦待中詔是以將帥趨

趙莫敢自決。又江南白丁輕進易退。此其所以敗也。自是邑里蕭條。元嘉之政衰矣。(二十八年)

蕭衍留鄭紹叔守尋陽。與陳伯之引兵東下。謂紹叔曰。卿吾之蕭何寇恂也。前塗不捷。我當其咎。糧運不繼。卿任其責。紹叔流涕拜辭。比克建康。紹叔督江湘糧運。未嘗乏絕。(齊和帝中興元年)

譙州刺史湛僧智圍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於廣陵。魏將軍元顯伯救之。司州刺史夏侯夔自武陽引兵助僧智。夔至城下。慶和舉城降。夔以讓僧智。僧智曰。慶和欲降公。不欲降僧智。今往必乖其意。且僧智所將。應募烏合之人。不可御以法。公持命素嚴。必無侵暴。受降納附。深得其宜。夔乃登城。拔魏幟。建梁幟。慶和束兵而出。吏民安堵。獲男女四萬口。

臣光曰。湛僧智可謂君子矣。忘其積時攻戰之勞。以授一朝新至之將。知己之短。不掩人之長。功成不取。以濟國事。忠且無私。可謂君子矣。(梁武帝普通

魏爾朱榮使大都督尖山侯淵討韓樓於薊。配卒甚少。騎止七百。或以爲言。榮曰。侯淵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總大衆。未必能用。今以此衆擊此賊。必能取之。淵遂廣張軍聲。多設供具。親率數百騎。深入樓境。去薊百餘里。值賊帥陳周馬步萬餘。淵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尋還馬仗。縱令入城。左右諫曰。旣獲賊衆。何爲復資遣之。淵曰。我兵旣少。不可力戰。須爲奇計以離間之。乃可克也。淵度其已至。遂帥騎夜進。且叩其戟門。韓樓果疑降卒爲淵內應。遂走。追禽之。幽州平。以淵爲平州刺史。鎮范陽。(中大通元年)

東魏大行臺尙書司馬子如大都督竇泰。太州刺史韓軌等攻潼關。魏丞相秦軍於霸上。子如與軌回軍。從蒲津宵濟。攻華州。時修城未畢。梯倚城外。比曉。東魏人乘梯而入。刺史王羆臥尙未起。聞閣外匈匈有聲。袒身露髻。徒跣持白梃。大呼而出。東魏人見之。驚郤。羆遂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子如等遂引去。

註兵以氣勢爲用兵之勇怯恃主帥以爲氣勢王罷勇於赴敵(同上)而其左右又勇於戰此其所以於不備不虞之中而能卻敵也

江陵之陷。巴湘之地。皆入於周。陳太尉侯瑱等將兵逼湘州。周賀若敦將步騎救之。軍於湘州。會秋水汎溢。盛敦糧援斷絕。分軍抄掠。以供資費。敦恐瑱知其糧少。乃於營內多爲土聚。覆之以米。召旁村人陽訪問。隨即遣之。瑱聞之。良以爲實。敦又增修營壘。造廬舍爲久留之計。湘羅之間。遂廢農業。瑱等無如之何。先是土人亟乘輕船。載米粟鷄鴨以餉瑱軍。敦患之。乃僞爲土人裝船。伏甲士於中。瑱軍人望見。謂餉船之至。逆來爭取。敦甲士出而擒之。又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瑱者。敦乃別取一馬。牽以趣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馬畏船不上。然後伏兵於江岸。使人乘畏船馬。以招瑱軍。詭云投附。瑱遣兵迎接。競來牽馬。馬既畏船不上。伏兵發。盡殺之。此後實有饋餉及亡降者。瑱猶謂之詐。並拒擊之。(陳文帝天嘉元年)

初齊顯祖之世。周人常懼齊兵西渡。每至冬月。守河推冰。及世祖卽位。嬖倖用

事朝政漸紊。齊人推冰以備周兵之逼。斛律光憂之曰：「國家常有吞關隴之志。今日至此。而唯翫聲色乎？」（五年）

第五章

唐李世民之創業。張說分兵農以壞府兵。李晟激義氣以挫方鎮。並後周武備之由弱轉強。

李淵使建成世民將兵擊西河。時軍士新集。咸未閱習。建成世民與之同甘苦。遇敵則以身先之。近道采果。非買不食。軍士有竊之者。輒求其至償之。亦不詰竊者。軍士及民皆感悅。至西河城下。民有欲入城者。皆聽其入。郡丞高德儒閉門拒守。攻拔之。執德儒至軍門。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爲鸞。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興義兵。正爲誅佞人耳。遂斬之。自餘不戮一人。秋毫無犯。各尉撫使復業。遠近聞之大悅。建成等引兵還晉陽。往返凡九日。淵喜曰：「以此行兵。雖橫行天下。可也。」遂定入關之計。（隋恭帝義甯元年）

初。王須拔掠幽州。中流矢死。其將魏刀兒代領其衆。竇建德斬之。唯冀州刺史

麴稜不下。稜塔崔履行。自言有奇計。可使攻者自敗。稜信之。履行命守城者皆坐毋得妄鬪。曰：賊雖登城，汝曹勿怖。吾將使賊自縛。於是爲壇，夜設章醮。然後白衣衰絰，仗竹登北樓慟哭。又令婦人升屋，四面振裙。建德攻之急，稜將戰，履行固止之。俄而城陷，履行哭猶未已。

自古以來信妖人言以喪師亡城者多矣。後世之人猶有信而不悟者。若高駢、李守貞之徒是也。

（唐高祖

武德元年）

先是王世充將郭士衡許羅漢掠唐境。王君廓以策擊郤之。詔勞之曰：卿以十三人破賊一萬，自古以少制衆，未之有也。（二年）

初，裴行儉至朔州，謂其下曰：用兵之道，撫士貴誠，制敵貴詐。前日蕭嗣業糧運爲突厥所掠，士卒凍餒，故敗。今突厥必復爲此謀，宜有以詐之。乃詐爲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持陌刀勁弩，以羸兵數百爲之援。且伏精兵於險要，以待之。虜果至，羸兵棄車散走，虜驅車就水草，解鞍收馬，欲取糧。壯士自車中躍出擊之，虜驚走，復爲伏兵所邀，殺獲殆盡。自是糧運行者，虜莫敢近。（高宗永

隆元年)

先是緣邊戍兵常六十餘萬。張說以時無疆寇，奏罷二十餘萬，使還農。上以爲疑，說曰：「臣久在疆場，具知其情。將帥苟以自衛，及役使營私而已。若禦敵制勝，不必多擁冗卒，以妨農務。」陛下若以爲疑，臣請以闔門百口保之。上乃從之。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雜徭，浸以貧弱。逃亡略盡，百姓苦之。張說建議，請召募壯士充宿衛，不問色役，優爲之制。逋逃者必爭出應募。上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兵農之分，從此始矣。(玄宗開

元十年)

先是，折衝府皆有木契銅魚，朝廷徵發，下敕書契魚，都督郡府參驗皆合。然後遣之。自募置曠騎，府兵日益墮壞，死及逃亡者，有司不復點補。其馱馬牛器械糗糧，耗散略盡。府兵入宿衛者，謂之侍官，言其爲天子侍衛也。其後本衛多以假人役使如奴隸。長安人羞之，至以相詬病。其戍邊者又多爲邊將苦使，利其

(33)

史通憲資權集

死而沒其財。由是應爲府兵者皆逃匿。至是無兵可交。李林甫奏停折衝府。上下魚書。是後府兵徒有官吏。其折衝果毅。又歷年不遷。士大夫亦恥爲之。其彊騎之法。天寶以後。稍亦變廢。應募者皆市井負販。無賴子弟。未嘗習兵。時承平日久。議者多謂中國兵可銷。於是民間挾兵器者有禁。子弟爲武官。父兄擯不齒。猛將精兵皆聚於西北。中國無武備矣。(天寶六年)

史理氏曰。善哉。唐之府兵也。分天下爲十道。置府八百。隸十六衛。府凡三等。千二百人爲上。千人爲中。八百人爲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凡發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慮兵食之不足也。於是軍設坊。置主一人。以督農桑。慮內輕外重也。於是置五百府於關中。分天下兵力之半。慮禁旅之空虛也。於是使府兵更番宿衛。無遠近一月而代。慮徵調之不便捷也。於是制府兵都尉皆領於諸衛。慮將帥之擁兵恣睢也。於是令罷兵後將歸朝。兵歸

野防微。杜漸至。纖至。悉。唐太宗蓋以爲勁旅百萬。頤指如意。傳之萬世。永無兵革之禍也。然而甫至高宗。府兵以大壞。戎器馱馬。鏑幕糗糧。皆廢一變而爲彊騎。再變而爲方鎮。卒至亡天下。其故何哉。蓋兵大小異。勢彊弱異。形險易異。備最異者。莫如守與戰。戰欲勝。其法宜簡而直。守欲不可敗。其法宜繁而曲。司馬法曰。以萬二千五百人而均之於八陳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齊者。是以多爲之曲折。以盡其數。以極其變。鉤聯蟠屈。各有條理。此繁而曲者。周之所以守天下而不可敗之法也。至諸葛欲用以取天下。卒無尺寸之功矣。管子三分齊國爲三軍。如貫繩。如碁局。疏暢洞達。此簡而直者。齊之所以霸天下而戰必勝之法也。故王孫維教夫差行陣皆徹。無有隱蔽。晉師大駭。今府兵雖盡善盡美。然無奇正什伍相參之道。其制至爲簡略。此爭戰之兵也。夫唐旣以兵定天下矣。繼大亂之後。當偃武修文。治以詩書。以養斯民之元氣耳。卽或兵不可不備。則亦使其不可敗而

已矣。乃不師周之繁而曲者以制兵。使不可敗以休息斯民而效齊之簡。而直者以制兵欲戰必勝以雄視天下。錢累鉅萬而不用閱數十年則貫朽而不可校矣。粟充溢露積而不食閱數十年則腐敗而不可食矣。當其時無有兵革之事。卽或有戰更番征調以天下之府兵計之數十年不及一次。嗚呼有精壯數十萬飽食暖衣逸居無事欲其不敗何待哉。雖然後世欲強兵於天下者無出府兵之右矣。

史思明引兵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詣城下挑戰。龍仙恃勇舉右足加馬鬣上。慢罵李光弼。光弼顧諸將曰。誰能取彼者。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爲。左右言裨將白孝德可往。光弼召問之。孝德請行。光弼問須幾何兵。對曰。願挺身取之。光弼壯其志。然固問所須。對曰。願選五十騎出壘門爲後繼。兼請大軍助鼓譟以增氣。光弼撫其背而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亂流而進。半涉懷恩賀曰。克矣。光弼曰。鋒未交。何以知之。懷恩曰。觀其攬轡安閑。知其萬全。龍仙見

其獨來甚易之。稍近將動。孝德搖手示之。若非來爲敵者。龍仙不測而止。去之十步。乃與之言。龍仙慢罵如初。孝德息馬良久。因瞋目謂曰。賊識我乎。龍仙曰。誰也。曰。我白孝德也。是何狗彘。孝德大呼。運矛躍馬搏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仙矢不及發。環走隄上。孝德追及斬首。擁之以歸。賊衆大駭。(肅宗乾元二年)

是時李懷光朱泚連兵聲勢甚盛。車駕南幸。人情擾擾。李晟以孤軍處二疆寇之間。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激將士。故其衆多。單弱而銳氣不衰。又以書遺李懷光。辭禮卑遜。維示尊崇。而諭以禍福。勸之立功補過。故懷光慙慙未忍擊之。(德宗興元元年)

初宿衛之士累朝承恩。務求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田。由是羸者居多。但驕蹇不用命。實不可用。每遇大敵。不走卽降。其所以失國亦多由此。如唐閔帝路王是也帝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養甲士一。奈

何浚民之膏澤。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何所勸。乃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者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爲藩鎮所蓄。詔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太祖皇帝選其尤者。爲殿前諸班。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彊。近代無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選練之力也。(後周世宗顯德元年)

第六章

宋賀令圖倡伐遼。種諤倡伐夏。狄青倡伐蠻。後北釀澶州之禍。西致

靈州之悔。惟狄青成功。宋武備之由弱轉強。

政

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簡其驍勇者。升爲上軍。而命諸州長吏。選所部兵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彊壯卒。定爲兵樣。分遣諸道。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卽送闕下。由是獷悍之士。皆隸禁籍矣。又懲唐以來藩鎮之弊。立更戍法。分遣禁旅。戍守邊城。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逸。自是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至於驕惰。皆趙普之謀也。(宋太祖建隆元年)

帝嘗命有司爲洛州防禦使。郭進治第。凡庭堂悉用甌瓦。有司言惟親王公主

始得用此。帝怒曰：郭進控扼西山逾十年，使我無北顧憂，我視進豈減兒女耶？亟往督役，勿妄言。帝寵異將帥類此，故能得其死力。（太祖開寶三年）

遣盧多遜爲江南生辰國信使，多遜至江南，得其臣主歡心，及還，艤舟宣化口，使人白國主曰：朝廷重修天下圖，吾經史館獨缺江東諸州，願各求一本以歸。國主亟令繕寫與之。於是江南九州形勢屯戍遠近，戶口多寡，多遜盡得之。歸卽言江南衰弱可取狀，帝嘉其謀，始有意大用。（六年）

遼師始卻，遂定蔚州。是役也，邊民之驍勇者，競團結以禦敵，或夜入城壘，斬取首級來歸。帝聞而嘉之，曰：此等生長邊陲，閑習戰鬥，若明立賞格，必大有應募者。乃下詔募民有能糾合應援王師者，資以糧食，假以兵甲，禽酋豪者，隨職名高下補署。獲生口者，人賞錢五千，得首級者三千，馬上等十千，中七千，下五千。平幽州後，願在軍者，優與存錄，願歸農者，給復三年。自是應募者益衆。（太宗雍

熙三年）

初賀令圖與父懷浦首謀北伐。一歲中父子皆敗。當時以爲口實。然自後邊將莫敢有議取幽燕者矣。(同上)

威魯軍糧餽不繼。遼人欲窺取之。時正運糧數千乘。裕悅耶律休格聞之。率精銳數萬騎來邀北面。緣邊都巡檢浚儀尹繼倫屬領步騎千餘人。案行塞上。遇戰潰敗而去。遼人自是數年不敢南下。以繼倫面黑。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端拱二年)

延贊初從太宗征太原。左右言自此取幽州。猶熱熬翻餅耳。贊獨曰。此餅難翻。言者不足信也。太宗不從。卒無功而還。(真宗咸平三年)

帝以陝西二十三州圖示輔臣。歷指山川險易。蕃部居處。又指秦州曰。此州在隴山之外。號爲富庶。且與羌戎接畛。昨已命張雍出守。冀其綏撫有方也。次復指殿北壁靈州圖曰。此馮業所畫。頗爲周悉。山川形勢如此。安得知勇之士。爲朕守之乎。又指南壁甘伊涼等府圖。及東壁幽州以北契丹圖曰。契丹所據地。

南北千五百里東西九百里封域非廣也而燕薊淪陷深可惜耳(四年)

集

權

資

憲

通

史

以定州蒲陰縣當高陽關會兵路詔葺其城供奉官闔門祇候謝德權兼掌其事一日乘傳詣闕求對言沿邊民庶多挈族入城居止前歲契丹入境傅潛閉壘自固康保裔被擒王師未有勝捷臣以爲今歲必復入寇兵聚一處尤非利便願速分戍鎮定高陽三路天雄城壁闊遠請急詔蹙之仍葺澶州北城浚德清軍隍塹以爲豫備帝變色曰此大事非爾所當言德權曰臣蒙恩驅策冒萬死求見願陛下留意臣實慮蒲陰工作未訖敵必暴至帝慰遣之既而遼人果圍蒲陰(五年)

靜戎軍王能奏以軍城東新河之北開田廣袤相去皆五尺許深七尺狀若連鎖東西至順安威魯軍界必能限隔戎馬縱或來侵亦易於防捍仍以地圖來上帝召宰相李沆等示之沆等曰沿邊所開方田臣累上言朝廷繼以商權皆以難於設防恐有奔突尋即罷議今專委邊臣漸爲之制斯可矣乞并威魯順

第六章

宋賀令圖倡伐遼種諤倡伐夏狄青倡伐蠻後北釀瀘州之禍西致靈州之悔惟狄青成功宋武備之由弱轉強

行

政

安軍皆依此施行。且慮興功之際，敵或侵軼，可選兵五萬人，分據險要，漸次經度之。是日詔靜戎順安威魯界竝直方田，鑿河以遏敵騎。(六年)

時遼師深入，急書一日五至，寇準不發，飲笑自如。明日同列入聞，帝大駭，以問準。準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爾。因請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有難色，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等不得見，大事去矣。請無還而行。帝乃議親征。參知政事王欽若、江南人密請帝幸金陵，僉署樞密院事陳堯叟、蜀人又請幸成都。帝以問準。時欽若堯叟在傍，準心知之，乃陽曰：誰爲陛下畫此策者？罪可斬也。今天子神武，將帥和協，若車駕親征，敵自當遁去。不然，則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衆，勞逸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委棄宗社，遠之楚蜀耶？帝乃止。二人由是怨準。(同上)

先是，詔王超等率兵赴行在，逾月不至。遼師益南侵，帝駐蹕韋城，羣臣復有以金陵之謀告帝，宜且避其鋒者。帝意稍惑，乃召寇準問之。準曰：今敵騎追近，四

方危心。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諸軍，日夜望鑿興至，士氣當百倍。每回輦數步，則萬衆瓦解。敵乘其後，金陵亦不可得而至矣。帝意未決。高瓊奏曰：寇準言是。且曰：隨駕軍士，父母妻子盡在京師，必不肯棄而南行。中道即亡去耳。願陛下亟幸澶州。臣等效死，契丹不難破。準又言：機不可失，宜趣駕。時王應昌帶御器械侍側，帝顧之，應昌曰：陛下奉將天討，所向必克。若逗遛不進，恐敵勢益張。帝意遂決。晨發，左右以寒甚，進貂裘絮帽。帝卻之曰：臣下暴露寒苦，朕獨安用此耶？多次衛南縣，遣侍讀學士潘慎修先赴澶州。(景德元年)

先是，詔分邊兵，部置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三千人，有寇則官卑者先出。范仲淹曰：不量賊衆寡而出戰，以官爲先後，取敗之道也。乃分州兵爲六將，將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賊不敢犯。旣而諸路皆取法焉。夏人相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蓋指雍云。(仁宗康定元年)

第六章

宋賀令圖倡伐遼，種諤倡伐夏，狄青倡伐蠻，後北釀澶州之禍，西致靈州之悔，惟狄青成功，宋武備之由弱轉強。

詔河北河東路彊壯陝西京東西路新遣弓手皆以二十五人爲團置押官四團爲都置正副都頭各一人五都爲指揮置指揮使各以階級伏事年二十係籍六十免取家人或他戶代之聽私置弓弩每歲十月後正月前分番上州教閱半月即遣歸農或遇非時旬集守城及捕盜日給糧二升以籍上兵部案舉不如法者(同上)

詔京東西路九路增募鄉兵置宣毅軍大州兩指揮小州一指揮爲就糧禁軍合十萬餘人用彌之言也著作佐郎張方平言其非便再疏不報(慶曆元年)韓琦奏曰自元昊寇擾西鄙陝西點民爲弓手以助防守有警則赴集無事則歸農武藝廢而不修禁約輕而易犯致有雇人應名更相爲代官中了不可別每遇上州防託多結衆逃避以此州郡徒有人數若倚以戰適足敗事臣謂揀刺士兵自是祖宗舊法今或以刺手背及充保毅弓箭手名目終與民不殊請黥爲禁軍人給刺面錢二千無用例物詔從琦請簡陝西弓手悉刺面充保捷

指揮仍給例物。凡刺保捷軍一百八十五指揮。(三年)

初曹瑋開山外地。置籠竿等四寨。募弓箭手。給田使耕戰自守。其後將帥失撫。御稍侵奪之。衆怨怒。遂劫德勝寨主姚貴閉城叛。堯臣適過境上。作書射城中。諭以禍福。且發近兵討之。吏白堯臣曰。公奉使且還。歸報天子耳。貴叛非公事也。堯臣曰。貴土豪。頗得士心。然初非叛者。今不乘其未定。速招降。後必爲朝廷患。貴果出降。堯臣爲申明約束。如瑋之舊。乃歸。(三年)

時承平久。將率多因循。軍士縱弛。昭亮本將家子。習軍事。旣統宿衛。一切尙嚴。萬勝龍猛軍。捕博爭勝。徹屋椽相擊。市人惶駭。昭亮捕斬之。杖其軍主。諸軍股栗。及帝祀南郊。有騎卒亡。所挾弓。會赦當釋去。昭亮以爲宿衛不謹。不可貸。卒配隸下軍。禁兵自是頗肅。(五年)

知桂州余靖言。交趾累移文乞會兵討賊。而朝廷久未報。觀其要約甚誠。縱未能滅賊。亦可使相離貳。朝廷從其請。已而狄青奏李德政聲言將步兵五萬騎。

第六章

宋賀令圖倡伐遼。種諤倡伐夏。狄青倡伐蠻。後北釀澶州之禍。西致靈州之悔。惟狄青成功。宋武備之由弱轉強。

一千赴援。此非情實。且假兵於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橫蹂二廣。力不能討。乃假蠻夷兵。蠻夷貪得忘義。因而啟亂。何以禦之。願罷交趾兵。勿用。且檄靖無通交趾時人。咸服。青有遠略云。(皇祐四年)按賊爲廣蠻儂智高。

先是張忠、蔣偕皆輕敵。取死軍聲大沮。狄青戒諸將無得妄與賊鬪。聽吾所爲。陳曙恐青獨有功。乘青未至。輒以步卒八千犯賊。潰於崑崙關。其下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晨會諸將堂上。掛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二人。案所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孫沔、余靖相顧。逡然。靖嘗迫曙出戰。因離席而拜曰。曙失律。亦靖節制之罪。青曰。舍人文臣。軍旅非所任也。諸將皆股栗。狄青旣戮曙。乃案軍不動。更令調十日糧。衆莫測。賊覘者還。以爲軍未即進。翼日遂進軍。青將先陳。孫沔將次陳。余靖將後陳。以一晝夜絕崑崙關。時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宴將佐。次夜宴從軍官。三夜享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青忽稱疾。暫起入內。久之。又諭沔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勸勞坐客。至曉各

集

權

資

憲

通

史

(47)

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三鼓已奪崑崙關矣。初，賊諜知青宴樂，不爲備。是夜大風雨，青旣度關，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爲矣。彼謂夜半風雨，吾不敢來也。遂出歸仁鋪爲陳，賊悉其衆，列三銳陳以拒。官軍執大盾標槍，衣絳衣，望之如火。及戰，前軍稍卻，右將開封孫節死之。(五年)

初，陝西用兵，朝廷多假借邊帥。及孫沔與呂溱相繼得罪，自是守帥之權益微。(嘉祐四年)

先是，令種諤與沈括密議，諤乃言疾雷不及掩耳，今以籍籍輕兵，不可用。勢當成軍進討。於是入對，大言曰：夏國無人，常秉孺子。臣往提其臂而來耳。帝壯之，乃決意西征，命諤副括。(神宗元豐四年)

先是，詔涇原兵聽高遵裕節制，仍令環慶與涇原合兵，擇便路進討。夏人之謀者，以爲環慶阻衡山，必從涇原取胡盧河大川出塞，故悉河南之力以支涇原。旣而環慶兵不至，劉昌祚與姚麟率本路蕃漢兵五萬獨出，離夏界，堪哥平十

第六章

宋賀令圖倡伐遼，種諤倡伐夏，狄青倡伐蠻，後北釀澶州之禍，西致靈州之悔，惟狄青成功，宋武備之由弱轉強。

五里遇夏人三萬餘衆，扼磨臍隘口，不得進。將欲舍而東出章州，與環慶合。昌祚曰：「遇賊不擊，枉道自全，是謂無次。且爲客利速戰。古今所聞，公等去此，自度能免乎？」乃謀分軍度胡盧河，奪隘，牌手當前，神臂弓次之，弩又次之，選鋒馬在後，諭衆以立功者三倍。熙河之賞，衆驩甚，響震山谷。昌祚旣挾兩牌先登，弓弩繼前，與夏統軍國母弟梁大王戰。自午至申，夏人小卻，大軍乘之。夏人遂大敗，追奔二十里，斬獲大首領十五級，小首領二百十九級，擒首領統軍姪吃多理等二十二人，斬二千四百六十級，獲僞銅印一，自是大軍通行無所礙。(同上)

白熙甯開邊以來，凡得夏葭蘆、吳保義、合米、脂浮、圖塞門六堡，而靈州、永樂之役，官軍死者六十萬人，錢粟銀絹以萬數者，不可勝計。帝始知邊臣不足任，深悔用兵無意西伐矣。(五年)

第七章

遼敗於金，由蕭奉先護兄肆赦，宋敗於遼及西夏，由童貫諱敗報捷。

西遼服西域，由耶律達實近交遠攻。

遼主好畋獵。怠於政事。每歲遣使市名鷹於海上。道出生女直。使者貪縱。徵索無藝。女直厭苦之。及阿古達襲節度使。乃召其所屬。告以伐遼之故。使備衝要。建城堡。修戎器。以聽後命。是月。女直阿古達舉兵伐遼。進軍甯江州。次寥晦城。博勒和徵兵。後期杖之。復遣督軍。諸路兵皆會於拉林水。得二千五百人。申告於天地曰。世事遼國。恪修職貢。有功不省。而侵侮是加。今將問罪於遼。天地其鑒佑之。遂命諸將傳檄而誓曰。汝等同心盡力。有功者奴婢部曲爲良。庶人官之。先有官者叙進。輕重眦功。苟違誓言。身死槌下。家屬無赦。師將至遼界。先使宗幹督士卒。夷慙旣度。遇渤海軍攻左翼。七穆昆衆少卻。遼兵直抵中軍。杲出戰。哲垓先驅。阿古達曰。戰不可易也。遣宗幹止之。宗幹馳出。杲前控止。導騎哲垓之馬。杲遂與遽還。遼兵從之。耶律色寶墜馬。遼人前救。阿古達射救者斃。并射色寶中之。騎突前。又射之。徹札洞胸。色寶拔箭走。追射之中。其背債而死。宗幹與數騎陷遼軍中。阿古達救之。免胄戰。或自旁射之。矢拂於額。阿古達顧見

第七章

遼敗於金。由蕭奉先護兄肆赦。宋敗於遼。及西夏由童貫諱敗。報捷西遼。服西域。由耶律達實近交遠攻。

行

政

射者一矢而斃。謂將士曰：盡敵而止。衆從之。勇氣自倍。遼軍大奔。蹂踐死者十七八。薩哈在別路不及會戰。阿古達使人以戰勝告。薩哈遣其子宗翰及完顏希尹來賀。且勸稱帝。阿古達曰：一戰而勝。遂稱大號。何示人淺也。軍至甯江州。填塹攻城。甯江人自東門出邀擊。盡殪之。遼統軍司以聞。遼主射鹿於慶州。略不介意。遣海州刺史高仙壽統渤海軍應援而已。甯江州陷。防禦使大藥師努被獲。阿古達陰縱之。使招諭遼人。遂引兵還。謁富察氏。以所獲頒宗族耆老。初女直部民皆無徭役。壯者悉爲兵。平居則漁畋射獵。有警則下令諸部之長。凡步騎之仗糗。皆自備焉。其部長曰貝勒。行兵則稱曰明安。穆昆。明安猶千夫長。穆昆猶百夫長也。遼主聞甯江州陷。召羣臣議。漢大行宮副部署蕭托斯和曰：女直雖小。其人勇而善射。我兵久不練。若遇彊敵。稍有不和。諸部離心。不可制矣。今莫若大發諸道兵。以威厭之。北院樞密使蕭德裕曰：如托斯和之謀。徒示弱耳。但發滑水兵。足以拒之。乃以司空蕭嗣先爲東北路都統。蕭托卜嘉副。

之發契丹奚軍三千人，中京禁兵及土豪二千人，選諸路武勇二千餘人，屯出河店。(徽宗政和三年)

遼都統蕭嗣先等將步騎諸軍，會於鴨子河北。阿古達帥衆來禦，未至鴨子河，會夜，阿古達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三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卽鳴鼓舉燧而行。黎明，及河，遼人方壞陵道。阿古達選壯士千人擊走之。因帥衆繼進，遂登岸。與遼兵遇於出河店，會大風起，塵埃蔽天。阿古達乘風奮擊，遼兵潰，遂至斡論灤，殺獲不可勝計。遼將士得免者十有七人。樞密蕭奉先懼，兄嗣先得罪，輒奏東征潰軍所至劫掠，若不肆赦，恐聚爲患。遼主從之。嗣先但免官而已。於是諸軍相謂曰：「戰則有死，無功退則有生，無罪故士無鬪志。」見敵輒潰。(四年)

時永興、鄜延、環慶、秦鳳、涇原、河西各置經略安撫使，以童貫總領之。於是西北兵之柄皆屬於貫。(同上)

遼東京有惡少年十餘，乘酒執刃，踰入留守府，問留守蕭保先所在。今軍變，請

第七章

遼敗於金，由蕭奉先護兄肆赦，宋敗於遼，及西夏由童貫諱敗報捷，西遼服西域，由耶律達實近交遠攻。

爲備保先出刺殺之。戶部使大公鼎聞亂，卽攝留守事，與副留守高清明、集奚漢兵千人，盡捕其衆，斬之，撫定其民。東京故渤海地，遼太祖力戰二十餘年，乃得之，而保先嚴酷，北海苦之，故有是變。其裨將渤海高永昌，時以兵三千屯入，餽口見遼政日衰，金勢方彊，遂覬覦，非常誘渤海并戍卒入遼陽，據之。旬日之間，遠近響應，有兵八千人，因僭稱號大元。建元隆基。遼主遣蕭伊蘇、高興順招之，永昌拒命不從。(六年)

童貫令熙河經略使劉法取朔方，法不欲行，彊遣出。至統安城，遇夏主弟察哥，率步騎三陳，以當法前軍，而別遣精騎登山，出其後。大戰移七時，兵飢馬渴，死者甚衆。法乘夜遁，比明走七十里，至盍米崕，守兵追之。法墜崖折足，乃斬首而去。是役也，喪師十萬，貫隱其敗，而以捷聞。察哥見法首，惻然語其下曰：劉將軍前敗我古骨龍仁多泉，吾嘗避其鋒，謂天生神將，豈料今爲一小卒梟首哉！其失在恃勝，輕出不可不戒。遂乘勝圍震武，震武在山峽中，熙秦兩路不能餉，自

築後三歲間。知軍李明孟清皆爲夏人所殺。至是城又將陷。察克曰。勿破此城。留作南朝病塊。乃自引去。宣撫使司以捷聞。受賞數百人。(宣和元年)

童貫遣劉延慶將兵十萬出雄州。以郭藥師爲鄉導。渡白溝。延慶軍無紀律。藥師諫曰。今大軍拔隊而行。不設備。若敵人遣伏邀擊。首尾不相應。則望塵決潰矣。不聽。至良鄉。蕭幹率衆來拒。延慶與戰而敗。遂閉壘不出。藥師曰。幹兵不過萬人。今悉力拒我。燕山必虛。願得奇兵五千。倍道襲之。誠可得也。因請延慶子光世簡師爲後繼。延慶許之。遣大將高世宣。楊可世與藥師率兵六千。夜半渡盧溝。倍道而進。質明常勝軍甄五臣領五千騎。奪迎春門以入。藥師等繼至。陳於憫忠寺。遣人諭蕭妃使速降。蕭妃密報蕭幹。幹舉精甲三千還燕巷戰。光世渝約不至。藥師失援而敗。與可世棄馬縋城而出。殺傷過半。世宣死焉。延慶營於盧溝南。幹分兵斷餉道。擒獲糧將王淵。得漢兵二人。蔽其目。留帳中。夜半僞相語曰。吾師三倍漢兵。當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左右翼爲應。舉火爲期。殲之。

第七章

遼敗於金由蕭奉先護兄肆赦宋敗於遼及西夏由童貫諱敗報捷西遼服西域由耶律達實近交遠攻

無遺。既言乃陰逸一人歸報。延慶聞而信之。明日見火起。以爲敵至。即燒營而遁。士卒蹂踐死者百餘里。幹因縱兵追至涿水而去。自熙豐以來。所儲軍實。殆盡退保雄州。燕人知宋之無能。爲作賦及歌詩以諷之。(四年)

行

初耶律達實北行三日。過黑水。兄白達勒達詳袞崇烏魯獻馬四百。駝二十。羊若干。西至哈屯城。駐北庭都護府。會西鄙七州及十八部王諭之曰。我祖宗艱難。艱業。歷世九主。歷年二百。金以臣屬逼我國家。殘我黎庶。屠翦我州邑。使我天祚皇帝蒙塵於外。日夜痛心疾首。我今仗義而西。翦我仇敵。復我疆宇。惟爾衆庶亦有思共救君父濟生民之難者乎。遂得精兵五萬餘。於是置官吏立排甲具器仗。以青牛白馬祭天地祖宗。整旅而西。先遣書回鶻王。必勒哈曰。吾與爾國非一日之好。今我將西至大食。假道爾國。其勿致疑。必勒哈得書。即迎至邸。大宴三日。臨行獻馬駝羊。願質子孫爲附庸。送至境外。所過敵者勝之。降者安之。兵行萬里。歸者數國。獲財畜不可勝計。軍勢日盛。至塔什干。西域諸國舉

政

兵十萬。號呼拉沙來拒戰。兩軍相望二里許。諭將士曰。彼軍雖多而無謀。攻之則首尾不救。我師必勝。乃遣蕭額哩埒耶律拾山等將兵攻其右。蕭蘇拉布耶律穆蘇等將兵攻其左。自以衆攻其中。三軍俱進。呼拉沙大敗。僵屍數十里。駐軍塔什干。凡九十日。回國。王來降。貢方物。又西至奇爾愛雅。文武百官册立達實爲帝。以是月五日即位。改元延慶。號噶爾汗。復上漢尊號曰天祐皇帝。世謂之西遼。(七年)

第八章

南宋李綱布置沿河兵備宗澤吳玠劉錡之敗外敵張浚岳飛韓世

忠之平內寇

李綱方入對。外報敵攻通天景陽門一帶甚急。帝命綱督將士捍禦。綱請禁備衛班直善射者千人以從。敵方渡壕。以雲梯次城。班直乘城射之。皆應弦而倒。將士無不賈勇。近者以手礮。櫺木擊之。遠者以神臂弓射。又遠者以牀子弩坐礮及之。而金人有乘筏渡壕而溺者。有登梯而墜者。有中矢石而踣者。紛紛甚。

第八章

南宋李綱布置沿河兵備宗澤吳玠劉錡之敗外敵張浚岳飛韓世忠之平內寇

衆又募壯士數百人。縋城而下。燒雲梯數十座。斬獲酋首數十級。敵又攻陳橋。封邱。衛州等門。矢集城上如蝟毛。綱登城督戰。帝遣中使勞問。手割褒諭。給內庫酒銀。椀米絹等。以頒將士。人皆歡呼。殺獲凡數千。乃退。武泰軍節度使何灌死之。(欽宗靖康元年)

行

政

王稟與張孝忠同守太原。宗翰併力攻城。列礮三十座。凡舉一礮。聽鼓聲齊發。礮石入城者。大於斗。樓櫓中礮。無不壞者。稟乃先設虛柵。下又置糠布袋。在樓櫓上。雖爲所壞。即時復成。宗翰又爲填壕之法。先用洞子。下置車轉輪。上安巨木。狀如屋形。以生牛皮縵上。裹以鐵葉。人在其內。推而行之。節次以續。凡五十餘輛。皆運土木柴薪於其中。其填壕先用大枝薪柴。次以薦覆。然後置土。在上增覆如初。稟預穿壁爲竅。致大鞴在內。俟其薪多。卽放燈於水。其燈下水。尋木能燃濕薪。火旣漸盛。令人鼓鞴。其焰至天。焚之立盡。宗翰又爲車如鵝形。下亦用車輪。冠以皮鐵。使數百人推行。欲上城樓。稟於城中設跳樓。亦如鵝形。使人

在內迎敵。先以索絡巨石置被鵝車上。又令人在下。以搭鉤及繩拽之。其車前倒不能進。然人衆糧乏。三軍先食牛馬騾。次烹弓弩皮甲。百姓煮萍實糠粃草。菱以充腹。既而人相食。城破。稟猶率羸卒巷戰。突圍出。金兵迫之急。遂負太原廟中太宗御容赴汾水。死。子苟殉之。孝忠亦死於難。(同上)

好事者言郭京能施六甲法。可以生擒金二帥。而掃蕩無餘。其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九人。朝廷深信不疑。命以官賜金帛數萬。使自募兵。無問技藝能否。但擇年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市井浮惰。旬日而足。敵攻益急。京談笑自如。云擇日出。兵三百可致。太平直襲擊。至陰山。乃止。孫傅與何植猶尊信之。或謂傅曰。自古未聞以此成功者。姑少付以兵。俟有尺寸功。乃稍進任。今委之太過。懼必爲國家羞。傅怒曰。京殆爲時而生。敵中瑣微無不知者。幸與傅言。若告他人。將坐阻師之罪。揖使出。又有劉孝竭等募衆。或稱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闕大將。大率效京所爲。識者危之。(靖康二年)

副元帥宗澤自大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遂以書勸康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會北道總管趙野、西河宣撫范訥，知興仁府曾懋，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爲狂，不答。澤遂以孤軍進至衛南。先驅之前有敵營，澤揮衆直進，連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澤將王孝忠戰死，前後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金。」大敗，退卻數十里。澤計其勢必復來，乃亟徙其營。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又敗之。(同上)

李綱請以河北之地，建爲藩鎮。朝廷量以兵力援之。沿河、淮、江置帥府，要郡次要郡以備控扼。沿河帥府十一，京東二路治青、徐，西路治鄆、宋，京西北路治許、洛，南路治襄、鄧，永興軍路治京、兆，河北東路治魏、滄，沿淮帥府二，治揚、廬，沿江帥府六，治荆、南、江、甯、府、潭、洪、抗、越、州。大率自川、陝、廣、南、外，總分爲九路。每路文臣爲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總一路。兵政許便宜行事，武臣副之。要郡以文臣

知州領兵馬鈴轄。次要郡以文臣知州領兵馬都監許參軍事。皆以武臣爲之。副如朝廷調發軍馬。則安撫使措置辦集。以授副總管。若帥臣自行。則漕臣一員隨軍。一員留攝帥事。憲臣文武各一員。彈壓本路盜賊。沿河帥府八軍。要郡六軍。次要郡三軍。非要郡二軍。沿淮帥府五軍。要郡三軍。次要郡二軍。非要郡一軍。沿江帥府五軍。要郡三軍。次要郡一軍。非要郡半軍。軍二千五百人。自帥府外。要郡四十。次要郡三十六。總爲兵九十六萬七千五百人。非要郡不預。又別置水軍帥府兩軍。要郡一將。(高宗建炎元年)

時有降寇趙海者。屯板橋。暫路以阻行者。管軍勅芻者八人。過其壘。海怒而鬻之。覘事者以告。宗澤召之。海以甲士五百自衛而入。澤方對客。具狀卽械之。繫獄。客曰。彼甲士甚衆。姑徐之。澤笑謂其次將曰。領衆還營。明日誅海於市。聞者股慄。統制官楊進屯城南。王善者有衆二千餘。皆山東游手之人。先進來降。屯城北。二人氣不相下。一日各率所部千餘。相拒於天津橋。都人頗恐。澤以片紙

諭之曰：爲國之心固如是耶？當戰陳立功時，勝負自見，二人相視慙沮而退。（二年）

行

政

鼎州人鐘相以左道惑衆，自號大聖，言有神靈與天通，能救人疾患，陰語其徒則曰：法分貴賤，貧富非善法也。我行法當等貴賤，均貧富。持此語以動小民，故環數百里間，小民無知者，翕然從之。備糧謁相，謂之拜父。如此者二十餘年，相以故家貲鉅萬，及湖湘盜起，相與其徒結集爲忠義民兵，士大夫避亂者多依之。相所居邨有山曰天子岡，遂即其處築壘浚濠，以捍賊爲名。會孔彥舟入澧州，相乘人情驚擾，因託言拒彥舟以聚衆。至是起兵，鼎澧荆南之民響應相，遂稱楚王。改元天載。一方騷然。時鼎州闕守臣，而湖南提點刑獄公事王彥成單世卿皆挈家順流東下，僅以身免。賊遂焚官府城市寺觀，及豪右之家。凡官吏儒生僧道巫醫卜祝之流，皆爲所殺。自是鼎州之武陵桃源辰陽沅江澧州之澧陽安鄉石門慈利荆南之枝江松滋公安石首潭州之益陽甯鄉湘陰江化

峽州之宜都岳州之華容辰州之阮陵凡十九縣皆爲盜區矣。(四年)

韓世忠先遣中後左右四軍渡江逼劉忠寨而屯先是世忠既移屯乃奕茗飲酒按兵不動者累日衆莫窺其際一夕獨與親信蘇格便服聯小騎直穿賊營警夜者呵問世忠曰我也蓋已諜知賊中約以我字爲號故所躡不疑遂周覽賊營而去出喜曰天賜我也即下令明日破賊會食遂命諸軍拔柵前行而潛令銳卒二千銜枚夜進伏於山上。(紹興二年)

川陝宣撫使都統制吳玠敗金人於仙人關初金右都監宗弼連戰未決玠遙與宗弼相見宗弼遣人謂曰趙氏已衰不可扶持公來當擇善地百里而王之玠謝曰已事趙氏不敢有貳金人遣生兵萬餘擊玠營之左玠分兵擊郤之敵怒擁衆乘城玠遣統制官楊政以刀槍手深入統制官吳璘以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敢退者斬金人分爲二陳宗弼陳於東將軍韓常陳於西南軍苦戰久遂退屯第二隘時軍中頗有異議欲別擇形勝以守璘曰方交而退是不

戰而卻也。吾度此敵走不久矣。政亦言於玠曰：此地爲蜀扼塞，死不可失。當守以強弩，彼不敢捨此而攻關。玠從之。金人進攻第二隘，人被兩鎧，鐵刃相連，魚貫而上。璘督士死戰，矢下如雨。金兵死者復踐而登，完顏杲駐馬四視，久之曰：吾得之矣。翼日，命諸軍併力攻營之西北樓，統領官隴千姚仲登樓死戰，樓已歛。仲以帛爲繩，曳使復正。金人以火焚樓柱，仲取酒滅之。玠又遣政與統領官田晟以銳兵持強力大斧，擊其左右，夜布火，四山大震，鼓隨之。夜壘中大出兵，遣右軍統領王慶及王武等諸將分紫白旗入金營，金兵驚潰。將軍韓常射損左目，敵不能支，遂引兵宵遁。右軍統制張彥劫橫山寨，斬千餘級。玠遣統制官王浚設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是舉也，金人決意入蜀，自完顏杲已下皆盡室以來，既不得志，遂還鳳翔。授甲士田爲久留計，自是不復圖蜀矣。金人之始入也，玠檄召金房鎮撫使王彥熙，河路總管關師古來援。師古已叛，彥亦不至。獨綿威茂石泉軍安撫使劉錡以所部會之。玠聞師古叛，并其軍，麾下厚資給。

焉。由是玠軍益以精強。(三年)

淮東宣撫使前軍統制解元與金人戰於承州。敗之初，金人至近郊，元知之，逆料金人翊日食時必至城下，乃伏百人於路要之。又伏百人於城之東北嶽廟下，自引四百人伏於要路之一隅。令曰：金人以高郵無兵，不知我在高郵，必輕易而進。俟金人過，我當先出掩之。伏要路者見我麾旗，則立幟以待。金人進退無路，必取嶽廟走矣。果然，則伏者出，又密使人伏樊良。俟金人過，則決河岸以隔其歸路。時金人果徑趨城下，元密數之，有一百五十騎，乃以伏兵出麾旗以招伏要路者，伏兵皆立幟以待。金人大驚，遂向嶽廟走。元率兵追之，擒一百四十八人，戰馬器械皆爲元所得。(四年)

詔韓世忠紀律嚴明，岳飛治軍有法，竝令學士院降詔獎諭。時世忠移屯淮甸，軍行整肅，秋毫無犯，飛移軍潭州，所過不擾，鄉民私遺士卒酒食，即時償直。帝聞之，故有是詔。(五年)

行

政

岳飛至鼎州城外，置寨列艦。飛素有威望，而軍律甚嚴，乃遣潭州兵馬鈐轄楊華入賊營招降。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戰，萬無生理，遂降。飛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遣子至湖中，視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參政席益疑飛玩寇，欲以聞。張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何可易言。』益慚而止。時大旱，湖水涸如深冬，賊益懼。」(同上)

先是湖南統制官任士安、王俊、郝叟等領兵二萬餘，不稟王夔號令，遂至於敗。及飛始至，鞭士安以折其氣，使爲賊餌。令曰：『三日不能平賊，皆斬。』先揚言岳太尉將二十萬兵至矣。及是見士安等軍，賊併力拒之。三日，飛乃以大兵四合一戰，破賊衆殆盡。乘其舟以入水寨。楊欽等迎降。欽在賊中最悍，所至常先諸賊。楊太恃以爲強，飛厚待之。賊愈喪氣。浚承制授欽武略大夫。(同上)

岳飛既降，楊欽率統制官牛臯、傅選、王剛乘勝擊攻水寨。飛入水寨，殺賊衆殆

盡惟夏城寨三面臨大江背倚峻山官軍陸攻則入湖水攻則登岸至是飛親往測其淺處乃擇善罵者二十人夜往罵之且悉衆運草木上流賊聞罵聲爭擲瓦石擊之草木爲瓦石所壓一旦填滿飛長驅入寨遂執誠果八日而湖寇悉平浚嘆曰岳侯神算也初賊恃其險曰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爲讖(同上)

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引兵至宿遷縣時劉豫聚兵淮陽世忠欲攻之乃引兵踰淮泗旁符離而北前一日遣統制官岳超以二百人探知邳州賈舍人者亦以千騎南來與之遇衆欲不戰超曰遇敵不擊將何以報敵鳴鼓率衆突入陳中出入數四敵乃還翼日世忠引大軍進趨淮陽城下命統制官呼延通前行世忠自以一騎隨之行三十餘里遇金人而止世忠陞高邱以望通軍通騎至陳前請戰金將葉赫貝勒大呼令解甲通曰我乃呼延通也我在祖宗時殺契丹立大功誓不與契丹俱生況爾與我讐我肯與爾俱生乎葉赫即馳刺與通交

鋒轉戰移時不解。皆失杖，以手相格。去陳已遠，逢坎而墜。二軍俱不知。葉赫刃通之腋，通扼其吭而擒之。既而世忠爲敵所圍，乃按甲不動。俄麾其衆曰：「視吾馬首所向，奮戈一躍，已潰圍而出，不遺一鏃。」世忠曰：「敵易與耳。」復乘銳掩擊，敵敗去。(同上)

兵部尚書兼都督府參謀軍事呂祉往淮西撫慰諸軍。祉初在建康，每有平敵之志。張浚大喜。浚以劉光世持不戰之論，欲罷之。參知政事張守以爲不可。浚不從。守曰：「必欲改圖，須得有紀律聞望素高能服諸兵官之心者一人，乃可。」浚曰：「正爲有其人，故欲易之也。」時祉亦自謂若專總一軍，當生擒劉豫父子。然後盡復故疆。及光世罷，乃命祉先往淮西。直秘閣詹至聞之，遺浚書曰：「呂尚書之賢，固一時選。然於此軍恩威曲折，卵翼成就，恐不得比前人。兼此軍今以付王德德，雖有功而與酈瓊輩故等夷。恐其下有不能平者，願更擇偏裨素爲軍中所親附者，使爲德副，以通下情。會祉還朝，而瓊與其下八人列狀訟德於都。」

督府且乞回避。都督府爲德爲直，寢不行。瓊等又訟於御史臺，德亦言瓊之過。乃詔德還建康，以所部一軍隸都督府。復命祉往廬州節制之。祉將行，賜以鞍馬，犀帶象笏，撫諭甚寵。皆非從官故事。中書舍人張燾見浚言祉書生，不更軍旅，何得輕付？浚不從。祉又辟都督府準備差遣。陳克自隨，資政殿學士葉夢得與克厚，謂之曰：「呂安老非馭將之才，子高詩人非國士也。淮西諸軍方互有紛紛之論，是行也危矣哉！亦弗聽。祉克皆留其家，以單騎從軍。安老祉字子高克字也。」(六年)

自酈瓊叛，張浚擅棄盱眙而歸。諸將稍肆，王庶素有威嚴，臨發勞師於都教場，軍容嚴整。庶便服坐壇上，自楊沂中而下，悉以戎服步由轅門庭趨受命，拜賜而出。莫敢仰視。(八年)

時金兵圍順昌已四日，乃移寨於城東，號李村，距城二十里。劉錡遣驍將閻充以銳卒五百募土人前導，夜劫其寨。至軍中，旣帳數重，朱漆奚車，有一帥遽被

甲呼曰：留得我即太平，不聽竟殺之。既而報都元帥宗弼親擁兵至，先是宗弼左龍德宮得告急之報，即索靴上馬，麾其衆出軍，頃刻而集。過淮甯，留一宿，治戰具，備糗糧，自東京往復千二百里，不七日而至。錡呼帳下曹成等二人諭之曰：吾遣爾爲間，事捷有厚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殺我，今遣騎探路，置汝隊中。汝遇敵必墜馬，使爲所得。敵帥問我何人，則曰：邊帥子喜聲也。朝廷以兩國講好，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遣探騎，果遇敵，二人被執。宗弼問對如言，宗弼喜曰：可蹴此成耳。遂下令不用負鵝車礮具，行翼日。錡行城上，見二人遠來，心知其歸，即縋上敵械，二人以文書一卷繫於械，錡取焚之。(十年)

先是宗弼至順昌，責諸將用兵之失。衆曰：今者南兵非昔之比，國王臨城自見。宗弼至城下，見其城陋，謂諸將曰：彼可以靴尖趨倒耳。即下令來早，府治會食。諸軍所得玉帛子女，聽其自留。男子長成者皆殺，且折箭爲誓，以激其衆。平明敵兵攻城，惟東西兩門受敵。錡所部不滿二萬，而可出戰者僅五千。金兵先攻

東門。錡出兵應之。金兵退。宗弼自帶牙兵三千往來爲援。皆帶重甲。三人爲伍。貫韋索號鐵浮屠。每進一步。即用拒馬子遮蔽。示無反顧。復以鐵騎爲左右翼。號拐子馬。悉以女直充之。前此攻所難下之城。竝用此兵。故又名長勝軍。時金諸帥各居一部。衆欲擊韓常軍。錡曰。擊韓雖退。宗弼雄兵。尙不可當也。法當先擊宗弼。宗弼一動。則餘軍無能爲矣。時天大暑。敵遠來疲敝。晝夜不解甲。錡先遣毒潁水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飲於潁。金士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乏。錡士氣閑暇。軍皆番休。更食羊馬。垣下方早涼。錡按兵不動。未申間。忽遣數百人出西門。金兵方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短兵極力與戰。統制官趙撙韓直皆被數矢。戰不肯已。錡急令扶歸。士殊死鬪。入敵陳中。斫以刀斧。至有奮手捽之。與俱墜於濠者。金兵大敗。殺其衆五千。橫屍盈野。宗弼乃移寨於城西。掘塹以自衛。欲爲困官軍之計。是日大雨。平地水深尺餘。錡兵劫之。上下皆不甯處。(同上)

酈瓊在亳州。張浚以大軍至城下。都統制王德已下宿州。卽乘勝趨亳州。與浚會。瓊聞之。謂葛王裒曰。夜叉又來矣。其鋒未易當。請避之。遂率衆遁去。浚軍至城下。父老列香花迎之。浚引兵入城。時浚兵威甚盛。而知謀勇敢。賴德爲多。德亦先計。後戰。故未嘗敗。(同上)

第九章

南宋韓世忠張浚岳飛禦金方勝秦檜班師而金勢遂烈惟劉錡虞允文畢再遇能抑之餘軍皆敗

時秦檜將班師。故命陳規易鎮淮右。先是帝賜劉錡空名告身千五百。命書填將佐之有功者。錡復繳上。謂不若自朝廷給之爲榮。至是始具功狀以聞。凡統兵官之立功者。皆以上所賜椀帶予之。其有過者。則杖責之。斥爲士伍。金人之始至也。游弋軍統領田守忠正將李忠恃勇深入。皆手殺數十人。而後死。錡厚加優恤。遂以犒軍銀帛十四萬匹。兩均給將士。軍無私焉。於是錡方欲進兵。乘敵虛而檜召錡還。徽猷閣待制洪皓時在燕山。密奏順昌之役。敵震懼喪魄。燕

之珍寶悉取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王師亟還。自失機會。可惜也。(同上)

岳飛留大軍於潁昌。命諸將分道出戰。自以輕騎駐郟城。兵勢甚銳。金宗弼患之。會諸將欲併力一戰。飛聞之曰。金人技窮矣。乃日出挑戰。且詈之。宗弼怒。合諸將逼郟城。飛遣子雲與金人戰。數十合。金兵屍布地。宗弼以拐子馬萬五千來。飛戒步卒以麻扎刀入陳。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飛軍奮擊。統制官楊再興單騎入敵陳。欲擒宗弼。不獲。身被數槍。猶殺敵數百人。遂大破之。宗弼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馬勝。今已矣。因復益兵而前。飛步將王剛以五十騎覘敵。遇之。奮斬其裨將。飛出視戰。望見塵起。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同上)

岳飛奏金人銳氣已沮。將棄輜重渡河。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秦檜欲畫淮以北棄之。諷臺臣請班師。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召諸將。太尉保成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楊沂中爲淮北宣撫副使。武泰軍節度使沿

淮制置使兼權知順昌府劉錡爲淮北宣撫判官爲退守計也。(同上)

初張浚在相位以諸大將久握重兵難制欲漸取其兵屬督府而以儒臣將之會淮西軍叛浚坐謫去趙鼎繼相王庶在樞府復議用偏裨以分其勢張浚覺之然亦終不能奪其柄至是同獻計於秦檜請皆除樞府而罷其兵權檜納之乃密奏於帝以柘臯之捷召韓世忠張浚岳飛並赴行在論功賞時世忠浚已至而飛獨後檜與參知政事王次翁憂之謀以明日率三大將置酒湖上欲出則語直省官吏曰姑待岳少保來益令堂廚豐其燕具如此展期以待至六七日及是飛乃至上即召同入諭令與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林待聘分草三制以揚武翊運功臣太保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節制鎮江府英國公韓世忠安民靖難功臣少師淮南西路宣撫使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濟國公張浚並爲樞密使少保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岳飛爲樞密副使並先押赴本院治事世忠既拜乃製一字中都堂則裹之

出則以親兵自衛。檜頗不喜。飛被服雍容。檜尤忌之。(十一年)

帝謂韓世忠張浚岳飛曰。朕昔付卿等。以一路宣撫之權。尚小。今付卿等。以樞府本兵之權。甚大。卿等宜各爲一心。勿分彼此。則兵力全。而莫之能禦。顧如宗弼。何必掃除乎。是日。詔宣撫使並罷。遇出師。臨時取旨。逐司統制官已下。各帶御前字入銜。且依舊駐劄。將來調發三省樞密院取旨施行。仍令統制官等各以職次高下輪替入見。(同上)

先是。金主命戶部尙書梁球。兵部尙書蕭德溫。計女直契丹奚三部之衆。不限丁數。悉簽起之。凡二十有四萬。以其半壯者爲正軍。弱者爲阿里善。一正軍一阿里善。副之又簽中原漢兒渤海十七路。除中都路造軍器。南都路修汴京。免簽外。吏部侍郎高懷正等十五人。分路帶銀牌而出。號曰宣差簽軍使。每路各萬人。合蕃漢兵通二十七萬。倣唐制。分爲二十七軍。簽數已定。遂以百戶爲穆昆。千戶爲明安。萬戶爲統軍。其統軍則有正副諸軍。悉以蕃漢相兼。無獨用一

第九章

南宋韓世忠張浚岳飛禦金方勝秦檜班師而金勢遂烈惟劉錡虞允文畢再遇能抑之餘軍皆敗

色人者(二十九年)

先是李寶自行在還。即謀進發軍士。爭言西北風力尙勁。迎之非利。寶下令大計已定。不復可搖。敢有再出一語者斬。遂發。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洪遵。竭資糧器械濟之。放蘇州大洋行三日。風怒甚。舟散漫不得收。寶慷慨謂左右曰。天欲以試李寶耶。此心如鐵石不變矣。即酌酒自誓。風亦隨止。退泊明州關澳。追集散舟。不浹旬復故。而裨將邊士甯自密州還。言魏勝已得海州矣。寶大喜。促其下乘機速發。而大風復作。波濤如山者經月。未得進。(三十一年)

政

金主分諸道兵爲神策神威神捷神銳神毅神翼神勇神果神略神鋒武勝武定武威武安武捷武平武成武毅武銳武揚武翼武震威定威信威勝威捷威烈威毅威威略威果威勇三十二軍。置都總管副總管各一員。分隸左右領軍大都督。及三道都統制府。置諸軍巡察使副各一員。以太保樞密使昂爲左領軍大都督。尙書右丞李通副之。尙書左丞赫舍哩良弼爲右領軍大都督。判

太宗正事富里瑋副之。御史大夫圖克坦貞爲左監軍。同判太宗正事圖克坦爲右監軍。皆從金主出壽春。以工部尙書蘇保衡爲浙東道水道都統制。益都尹程嘉副之。由海道趨臨安。太原尹劉萼爲漢南道行營都統制。濟南尹布薩烏哲副之。進自蔡州。以河南尹圖克坦哈喜爲西蜀道行營都統制。平陽尹張宗彥副之。由鳳翔取散關。金主以昂爲舊將。使帥諸軍。以從人望。實使通專其事。遂宴諸將於尙書省。親授方略。金主曰。太師梁王連年南伐。淹延歲月。今舉兵必如彼。遠則百日。近止旬月。惟爾將士無以征行爲勞。戮力一心。以成大功。當厚加旌賞。其或弛慢刑茲。無赦。以武勝武定武捷三軍爲前鋒。圖克坦貞將兵二萬入淮陰。金主恐糧運不繼。命諸軍渡江。無以童僕從行。行者莫不嗟怨。

(同上)

初淮南轉運副使楊抗令州縣鄉村臨驛路十里置一烽火臺。其下積草數千束。又令鄉民各置長槍。催督嚴切。人甚苦之。至是金入滁州界。方以乏馬芻爲

患而所得精草甚衆。又鄉民皆棄槍而去。盡爲金人所取。蕭琦之深入也。每過險阻。憂必爲備。至則全無守禦。如蹈無人之境。金甚笑其失計焉。(同上)

金人侵樊城。先是都統制吳供至襄陽。欲屯萬山小寨。或襄陽失利。則西入蜀。諸軍皆洶洶不定。時荆南軍新創。金將劉萼擁衆十萬。揚聲欲取荆南。又欲分軍自光黃擣武昌。朝廷以金昔嘗由此入江西。慮搖根本。令供遣兵護武昌。一帶津渡。供將引兵回鄂。宣諭使汪澈聞之。馳書止供。而自發鄂之餘兵進戍黃州。供還襄陽。嘗編蹠不自已。會劉萼取通化軍。前一夕。牛首鎮莊家三人縋城入襄陽。告以金人且至。供疑之不爲備。翼日。金騎三千忽至樊城。欲奪浮橋。徑至城下。自講好後。樊城不修築。多缺壞。副將翟貴部將王進時以兵二百戍焉。統制官張順通以百騎巡遠。與敵遇。擊之。會繫浮橋未成。敵不得濟。二將引兵出戰。供登城。漸出兵禦之。敵少郤。金人三郤至竹林下。鐵騎突出。官兵遂敗。供以四舟渡師助之。阻風不至。二將俱死。士卒半掩入水中。至晚。金兵退。是役也。

以大捷聞武功大夫張平未嘗出兵亦以奇功遷中衛大夫軍中謂之樊城功賞(同上)

集

權

資

憲

通

史

左武大夫建康府駐劄御前破敵軍統制姚興與金人戰於尉子橋死之先是王權既屯昭關將士猶有欲戰之心權引兵先遁金以鐵騎追及尉子橋興以所部三千人力戰權置酒僊山上以刀斧自衛殊不援興自辰至申興出入三四殺敵數百統制官戴臯下道避敵敵遂假立權幟以誘興奮入與其徒拱衛大夫忠州防禦使鄭通等五十人俱陷死之事平贈興容州觀察使即其地立廟(同上)

杜莘老爲帝言今親征與曩日事異宜皆從簡以幸所過郡縣帝曰此行中宮及內人不往止與建王行欲令徧識諸將耳乃命王府直講史浩從行自金人侵攻江淮一時宿將莫不震怖惕息獨王處之恬然不懼廷臣有奏請王爲元帥者及扈行邊日至王預料某所可守某所可攻某人可用後率如所言(同上)

第九章

南宋韓世忠張浚岳飛禦金方勝秦檜班師而金勢遂烈惟劉錡虞允文畢再遇能抑之餘軍皆敗

鎮江府左軍統領員劉錡及金人戰於揚州阜角林。敗之初，金人既得揚州，即遣兵逐劉錡，與南軍相尾。至是全軍來爭瓜洲渡，錡命統制官賈和、仲和、吳超等拒之於阜角林。錡陷重圍，下馬死戰數十合。中軍第四將王佐以步卒百有四人往林中設伏，金兵既入，強弩俄發，金人以運河岸狹，非騎兵之有稍引去，遂大敗之。斬統軍高景山，俘數百人。時諸處旗報行在者，絡繹於道。市人語曰：日聞報捷可喜，但一報近如一報，亦可憂。督視軍馬葉義問讀錡捷報，至金兵又添生兵，顧謂侍吏曰：生兵是何物？聞者皆笑。當時謂之兔園樞密（同上）。

中書舍人督視江淮軍馬府參謀軍事虞允文督舟師敗金兵於東采石。允文未至采石十餘里，聞鼓聲振野。允文見官軍十五五坐路傍者，問之，衆曰：王節使在淮西，聲鼓令棄馬渡江，我曹皆騎士，今已無馬，我曹不解步戰也。從者皆勸允文還建康，曰：事勢至此，皆爲他人壞之。且督府直委公犒師耳，非委督戰也。奈何代人任責？允文不聽，策馬至采石，趨水濱，望江北敵營，不見其後，而

王權餘兵才萬八千人。馬數百而已。金主亮遣武平軍都總管阿林武捷軍副總管阿薩率舟師先濟。宿直將軍溫都沃喇國子司業梁欽等皆從戰。金主亮登高臺。張黃蓋。被金甲以觀戰。南師已爲遁計。允文召其統制張振王琪時戴臯盛新等與語。謂之曰。敵萬一得濟。汝輩走亦何之。今前控大江。地利在我。孰若死中求生。且朝廷養汝輩三十年。顧不能一戰報國。衆曰。豈不欲戰。誰主者。允文曰。汝輩止坐王權之謬至此。今朝廷已別選將此軍矣。衆愕立曰。誰也。允文曰。李顯忠。衆皆曰。得人矣。允文曰。今顯忠未至。而敵已過江。我當身先進死。與諸軍戮力決一戰。且朝廷出內帑金帛九十萬緡。給節度承宣觀察使告身。皆在此。有功即發帑賞之。書告授之。衆皆曰。今既有主。請爲舍人一戰。允文即與浚等謀。整步騎。陳於江岸。而以海鰐及戰船載兵。駐中流。擊之時。水軍將蔡甲韓乙各有戰艦。皆唯唯不動。乃急命當塗民兵登海鰐船踏車。軍人說諭民兵曰。此是必死之地。若齊心求生。萬一有得歸之理。民兵皆然之。布陳始畢。風

第九章

南宋韓世忠張浚岳飛禦金方勝秦檜班師而金勢遂烈惟劉錡虞允文畢再遇能抑之餘軍皆敗

大作。金主亮自執小紅旗。麾舟自楊林口尾尾相銜而出。金所用舟皆撤和州民居屋板以造。及掠江兵渡舟。舟中之指可掬。敵始爲采石無兵。且諸將盡伏山崦。未之覺也。一見大驚。欲退不可。敵舟將及岸。南軍小郤。允文往來行間。顧見張浚。撫其背曰。汝膽略聞四方。今立陳後。則兒女子耳。浚回顧曰。舍人在此。即手揮雙長刀出陳。江風忽止。南軍以海鰈船衝敵舟。舟分爲二。南軍呼曰。王師勝矣。遂併擊金人。金人所用舟底闊如箱。行動不穩。且不諳江道。皆不能動。其能施弓箭者。每舟十數人而已。遂盡死於江中。有一舟漂流至薛家灣者。采石之下數里。有王琪軍在焉。以勁弓齊射。舟不得著岸。舟中之人。往往綴屍於板而死。是役也。戰艦終不出。允文追蔡韓二將。各鞭之百。金士卒不死於江者。金主亮悉敲殺之。怒其舟不能出江也。初。金主亮問頃年梁王何以得渡江。或答曰。梁王自馬家渡過江。江之南雖有兵。望見我軍即奔走。船既著岸。已無一人。一騎。金主亮曰。吾渡江亦猶是矣。楊林口出舟。當塗之民。在采石上下。登山。

以觀者十數里不斷。金主亮望之曰：吾放舟出江，而山上人皆不動，何也？方敵舟未退，會淮西潰卒三百人自蔣州轉江而至。允文授以旗鼓，使爲疑兵。敵旣敗去，允文即具捷以聞。且椎牛酒以勞軍。夜半復布陳待敵。琪、德子新，亳州人。張浚下亳州，新挈家來歸。浚奏授正使，兼閣職。漸陞爲正將，隸中軍。至是爲水軍統制（同上）。

初，金主亮軍令慘急，迫欲渡江。驍騎高僧欲誘其黨以亡，事覺，命衆刀剗之，乃下令軍士亡者殺其領隊，部將亡者殺其主帥。由是衆益危懼。期以明日渡江，敢後者死。衆欲亡歸，決計於浙西路都統耶律元宜。於是明安唐古烏頁曰：前阻淮水，過渡即成擒矣。不若共行大事。元宜曰：待吾子旺祥至謀之。時旺祥爲驍騎都指揮使，在別軍。宜密召之至，遂相與定約。詰旦，衛軍番代即爲變。元宜曰：新天子已立於遼陽，今當共行大事。然後舉軍北還。衆許諾。黎明，元宜旺祥與武勝軍總管圖克坦守素、明安唐古烏頁等率衆犯御營。金主亮聞亂，以爲

南師奄至。近侍大慶善曰：事急矣，當出避之。金主亮曰：避將安往？方取弓，已中箭仆地。亂兵進刃，手足猶動，遂縊殺之。驍騎指揮使大磐整兵來救，旺祥出語之曰：無及矣。大磐乃止。軍士攘取行營服用皆盡，乃取大磐衣巾，裹其尸焚之。元宜行左領軍副大都督事，以南伐之謀，皆起於尙書右丞李通。近侍局使梁琬而監軍圖克坦永年，乃通之姻戚。浙西路副都統郭安國，衆所共惡，皆殺之，并殺大慶善。(同上)

邵州防禦使知文州節制軍馬向起爲鄂州觀察使，右武大夫達興州前軍統制節制軍馬吳挺爲榮州刺史，右武大夫達州刺史興州前軍統制劉海爲拱衛大夫，賞秦州之捷也。時四川宣撫使吳璘在河池，遣中軍統制杜寶傳令起等曰：軍行竝從，隊伍勿亂，次勿殿，後勿踐毀民舍，勿取民財。逢敵欲戰，必成列爲陳，甲軍弓弩手竝坐視，敵兵距陳約百五十步，神臂弓兵起立，先用箭約射之，箭之所至，可穿敵陳，即前軍俱發，或敵兵直搗拒馬，令甲軍槍手密依拒馬。

枕槍攬次。忠義人亦如之。違者竝處斬。如敵已敗。許忠義人乘其後追擊之。必生獲金人。與其首級。乃議賞。否則闕。其有以他地兵爲金人冒賞者。罪亦如之。凡布陳之式。以步軍爲陳心。爲左右翹翼。馬軍爲左右肋。拒馬環於左右肋之內。以衛步軍。以一陳約之。主管敵陳。統制一。統領四。主陳撥發各一。正副將準備將部隊。將則因其隊爲多寡。陳兵三千二百六十有三。步軍居陳之內者一千二百有七。爲陳心者一千有六。輿拒馬者二百。居陳外分兩翹。副翼者五百六十有六。左翼二百八十有三。右翼亦如之。馬軍居陳之外爲左肋。二百六十有一。右肋亦如之。雖間有貼撥輔陳增益之不同。而大略如此。璘遂遣興元都統制姚仲以東路兵自奏亭出據鞏州。而金都統制王彥以其分兵屯商虢。陝華。虢華爲金人所取。金人去復得之。陝州方與敵相持。然亦未退。(三十二年)

金人破信陽軍及隨州。又圍襄陽府。金主遣使諭布薩揆曰。前得卿奏。先鋒已得潁口。偏師又下安豐。斬馘之數。或以萬計。近又西師奏捷。棗陽光化。旣爲我

第九章 南宋韓世忠張浚岳飛禦金方勝秦檜班師而金勢遂烈惟劉錡處允文畢再遇能抑之餘軍皆敗

有樊城鄧城亦自潰散。又聞隨州闔城歸順。山東之衆久圍楚州。隴右之軍尅期出界。卿提大軍攻合肥。趙擴聞之。料已破膽。失其神守。度彼之計。乞和爲上。昔嘗書三事付卿。以今事勢計之。徑度長江。亦其時矣。淮南旣爲我有。際江爲界。理所宜然。如使趙擴奉表稱臣。歲增貢幣。縛送賊魁。還所俘掠。亦可罷兵。卿宜廣爲渡江之勢。使彼有必死之憂。從其所請而縱之。餘息偷生。豈敢復萌他慮。卿於此時經營江北。勞來安集。除其虐政橫賦。以良吏撫字疲民。以精兵分守要害。雖未繫趙擴之頸。而朕前所書三事。上功已成矣。機會難遇。卿其勉之。

(甯宗開禧二年)

金布薩揆進軍攻和州。中軍副統穆延斯賚塔中流矢死。斯賚塔形不過中人。而拳勇善鬪。所用槍長二丈。軍中號爲長槍副統。又工用手箭。箭長不盈握。每用百數。散置鎧中。遇敵抽箭。以鞭揮之。或以指鉗取。飛擲數矢。齊發無不中。敵以爲神。克安豐戰。霍邱花靨功居多。及死。將士皆惋惜之。時宋軍萬五千騎屯

六合揆偵知之。即以右翼掩擊。斬首八千級。進屯瓦梁河。以扼眞陽諸路之衝。乃整列軍騎。沿江上下。畢張旗幟。江表大震。金完顏匡圍德安府。別以兵徇下安陸。應城。雲夢。孝感。漢川。京山等縣。(同上)

鎮江副都統制畢再遇在楚州與金人相持。濠滁相繼失守。謂諸將曰。楚州城堅兵多。而敵糧草已空。所慮獨淮西耳。六合最要害。敵必并力攻之。乃引兵赴六合。金人屯所距六合二十五里。再遇登城偃旗鼓。伏兵南門。列弩手於城上。敵方臨濠。衆弩俱發。遂出戰。聞鼓聲。城上旗幟盡舉。金人驚遁。大敗之。金散將完顏圖拉等以十萬騎駐成家橋馬鞍山。進兵圍城數重。欲燒壩木。決濠水。再遇令勁弩射退之。既而赫舍哩子仁合兵進攻益急。城中矢盡。再遇令人張青蓋往來城上。金人意其主兵官也。爭射之。須臾矢集樓牆如蝟。旋又增兵環城。四面營帳亘三十里。再遇令臨門作樂。以示閒暇。而間出奇兵擊之。金人晝夜不得休。乃引退。再遇追至滁。大雨雪。乃還。時金圍楚州已三月。列屯六十里。再

第九章

南宋韓世忠張浚岳飛禦金方勝秦檜班師而金勢遂烈惟劉錡虞允文畢再遇能抑之餘軍皆敗

遇遣將分道撓擊。遂解圍去。再遇乃更造輕甲。長不過膝。披不過肘。兜鍪亦殺重爲輕。馬甲以皮。車牌易以木。而設轉軸其下。使一人之力。可推可擊。軍中甚以爲便。金人常以水櫃取勝。再遇夜縛藁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儼立成行。味爽鳴鼓。金人驚視。亟放水櫃。後知其非。意甚沮。乃出攻之。金人大敗。又嘗引金人與戰。且前且卻。至於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煮豆布地。復前搏戰。佯敗走。金人乘勝追逐。馬饑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反攻之。金人死者不可勝計。又嘗與金人對壘。度金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留旗幟於營。縛羊置前。足於鼓上。擊鼓有聲。金人不覺爲空營。相持數日。及覺欲追之。則已遠矣。時諸將用兵。皆敗。惟再遇數有功。詔以爲鎮江都統。權山東京東招撫使公事。(同上)

第十章

金元爭戰之烈。宋孟宗政敗金。金不敢窺襄陽。宋元合謀而亡金。

元攻雲中九原諸郡。拔之。進取撫州。金命招討使赫舍哩糾堅監軍。完顏萬努

等援之。或謂糾堅曰：元新破撫州，方以所得賜其下，馬牧於野，宜乘其不備，掩擊之。糾堅曰：此危道也。不若馬步俱進，爲計萬全。乃遣其麾下舒穆魯明安曰：汝嘗使北方，素識元主，其往問以舉兵之由，不然即詬之。明安至元軍中，如糾堅所教，俄請降。元主命縛以俟，陳於獾兒觜。時金兵三十萬，號四十萬。元穆呼哩曰：彼衆我寡，弗力戰，未易破也。率敢死士策馬橫戈，大呼陷陳。元主麾諸軍並進，大敗金兵，追至澮河，僵尸百里。元主目明安，詰之曰：爾何先詈而後降也？明安對曰：臣素有歸志，向爲糾堅所使，恐其見疑，故如所言。不爾何由瞻奉天？顏元主善其言，釋之，使領元軍撫定雲中。東西兩路既而元主欲休兵於北，明安諫曰：金有天下，一十七路，今我所得，惟雲中東西兩路而已。若置不問，待彼成謀，併力而來，則難矣。且山前民庶久不知兵，今以重兵臨之，傳檄可定，兵貴神速，豈宜猶豫？元主然之，即命明安引兵而南。（嘉定五年）

金人恃居庸之塞，治鐵錮關門，布鐵蒺藜百餘里，守以精銳。元兵距關百餘里，

不能前。乃召薩巴勒問計。薩巴勒曰：「從此而北，黑樹叢中有間道，騎行可入。臣向嘗過之。若勒兵銜枚以出，終夕可至。」元主留克特卜齊與金兵相持，乃自簡銳卒與哲伯潛發，令薩巴勒前導。日暮入谷，黎明諸軍已在平地，疾驅入紫荊口。金人猶睡未知也。比驚起，倉卒逆戰於五回嶺，大敗，流血被野。耶律阿哈言於元主曰：「好生乃聖人之大德，興創之始，願止殺掠，以應天心。」元主納之，進拔涿易二州。遼人呼嚕布勒等獻北口，哲伯遂取居庸，與克特卜齊會。(六年)

金中都久被圍，右丞相都元帥承暉以右丞穆延盡忠久在軍旅，委以腹心，而已總持大綱。期於保完都城，及富察齊錦叛，中都益急。金主遣左監軍永錫左都監烏庫哩慶壽將兵三萬九千，御史中丞李英運糧，大名行省富珠哩德裕調遣繼發以救中都。承暉遣間使奉礬書奏曰：「齊錦既降，城中莫有固志。臣雖以死守之，豈能持久。一失中都，遼東河朔皆非我有。諸軍倍道來援，猶冀有濟。永錫軍至涿州之旋風寨，與元兵遇而潰。李英請滄義軍數萬以進，遇元兵於

霸州英馭衆素無紀律又值被酒大敗盡失其所運糧英死士卒殲焉慶壽軍聞之亦潰歸由是中都孤立內外不通(七年)

元舒穆魯明安攻金之萬甯宮克之取富昌豐宜二關拔固安中都危在旦夕承暉與穆延盡忠會議期同死社稷盡忠不從承暉怒即起還第然兵柄既皆屬盡忠承暉無如之何乃辭家廟召左司郎中趙思文謂之曰事勢至此惟有一死以報國家承暉作遺表付尙書省令史師安石書之皆論國家大計及果勒齊姦狀且謝不能終保都城之罪從容若平日盡出財物召家人隨年勞多寡分給之舉家號泣承暉神色泰然方與安石舉白引滿曰承暉於五經皆經師授謹守而力行之不爲虛文旣被酒取筆與安石訣最後倒寫二字投筆曰遽爾謬誤得非神志亂耶謂安石曰子行矣安石出門聞哭聲則已仰藥死矣家人忽忽葬庭中凡在中都妃嬪聞盡忠將南奔皆束裝至通元門盡忠給之曰我當先出爲諸妃啟途乃與愛妾及所親者先出城不復反顧元兵入城戶

部尙書任天寵知大興府高霖皆及於難。宮室爲亂兵所焚。及明安至。官屬父老出迎。明安曰。負固不服。以至此極。非汝等罪。守者之責也。悉令安業。時元主避暑桓州。聞中都破。遣使勞明安等。悉輦其府庫之寶北去。於是金祖宗神御及諸妃嬪皆淪沒。盡忠行至中山。謂所親曰。若與諸妃偕來。我輩豈得至此。安石奉承暉遺表至汴。贈承暉尙書令。廣平郡王諡忠肅。盡忠旋亦至。金主釋其罪不問。仍以爲平章政事。(同上)

金人圍隨州。棗陽軍孟宗政初視事。愛僕犯令。立斬之。軍民股慄。於是築隄積水。修治城堞。簡閱軍士。完顏薩布擁步騎圍城。宗政與扈再興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輒敗。忿甚。周城開濠。列兵濠外。以絢鈴吠犬白警。宗政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隨州守許國援師至白水。鼓聲相聞。宗政率諸將出戰。金人潰奔。(十年)

金完顏額爾克擁步騎傅棗陽城。孟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樓柵。列甕瀦水。以防

火募礮手擊之一礮輒殺數人。金人選精騎二千號弩子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銀鑛石工，晝夜堦城，運茅葦直抵圍樓下，欲焚樓。宗政先毀樓，掘深坑，防地道，荆戰柵，防城損穿，穿才透，即施毒煙，烈火鼓鞴以薰之。金人窒以濕氈，析路以剗土城，頹樓陷。宗政撤樓，益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槍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數丈，築偃月城，袤百餘丈，翼傅正城。金人摘強兵，披厚鎧，氈衫鐵面具而前，又濕氈濡革，蒙火山覆以冰雪，擁雲梯徑抵西北圍樓，登城。城中以長戈椿其喉，殺之。敢勇軍自下夾擊，金兵墜死，燎焰宗政激將士血戰，凡十五陳。金人連不得志，會扈再興許國兩道竝進，掠唐鄧境，焚其城柵糧儲。金屯兵棗陽城下八十餘日，趙方知氣竭，乃召國再興還，併東師隸於再興，尅期合戰。再興敗金人於灤河，又敗之城南。宗政自城中出擊，內外合勢，士氣大振。賈勇入金營，自晡至三更，殺其衆三萬。金人大潰，額爾克單騎遁，追至馬磴寨，焚其城，入鄧州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襄陽。棗陽中原遺民來歸，以萬數。宗政發

廩贍之給田剏屋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宗政由是威振境外(十二年)

元穆呼哩圍鳳翔東自扶風岐山西連汧隴數百里間皆具營柵先是金主以鳳翔守將完顏仲元孤軍不足恃遣平西軍節度使特嘉喀齊喀援之及圍急以同知臨洮府郭斌總領軍事斌長於應變自冬涉春四十餘日守禦不懈嘗從喀齊喀巡城濠外一人坐胡牀以箭力所不及氣貌若蔑視城守者喀齊喀指示斌曰能射之乎斌測量遠近曰可斌平時發矢伺腋下甲不掩處射之無不中卽持弓矢伺坐者舉肘一發而斃元爲之奪氣喀齊喀以便宜擢斌爲通遠軍節度使斌會州人也穆呼哩以圍久不下謂諸將曰吾奉命專征不數年取遼西遼東山東河北不遺餘力前攻太平延安今攻鳳翔皆不下豈吾命將盡耶乃解圍而還(十六年)

政

行

金伊喇布哈遇元兵於大昌原以忠孝軍提控完顏彜爲前鋒彜擐甲上馬不

返顧。士氣皆倍。以四百騎破元八千之衆。遂解慶陽之圍。自與元構兵二十年。僅有此捷。奏功第一。於是陳和尚之名震國中。授定遠大將軍。世襲。穆昆忠孝。軍皆回紇。奈曼。羌渾。及中原被俘。避罪來歸者。鷙很難制。唯彘御之。有方。坐作進退。皆中程式。所過州縣。秋毫無犯。每戰則先登。疾若風雨。諸將倚爲重。金主命權簽樞密院事。額爾克屯邠州。布哈及總帥約赫德還京兆。（理宗紹定三年）

元游騎至汴京。金完顏哈達伊喇布哈自鄧州率步騎十五萬赴援。元圖壘問蘇布特以方略。蘇布特曰。城居之人。不耐辛苦。數挑以勞之。戰乃可也。遂以騎三千尾之。哈達等謀曰。敵兵三千。而我不戰。是弱也。進至均州沙河。元兵不戰而退。金軍方盤營。元兵復來襲。金軍不得休息。食飲且行。且戰。至黃榆店。距均州三十五里。大雪三尺。金兵僵立。刀槊凍不能舉。圖壘以其衆衝出。元兵自北渡者畢集。前後以大樹塞道。楊沃衍奪路而前。金軍遂次三峰山。軍士有不食。

至三日者元兵與河北兵合四面圍之熾薪燔肉更迭休息乘金困憊開均州路縱之走而以生兵夾擊之金軍潰聲如崩山武仙率三十騎入竹林中走密縣楊沃衍樊澤張惠步持大槍奮戰而死哈達和知大事已去欲下馬戰而布哈已失所在乃與完顏彝等以數百騎走入均州元主在鄭州聞圖壘與相持遣昆布哈齊拉袞等赴之至則金軍已潰於是乃合攻均州墜其城外哈達匿窟室中城破元兵發而殺之因揚言曰汝家所恃唯黃河與哈達耳今哈達爲我殺黃河爲我有不降何待完顏彝避隱處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金國大將欲見白事元兵以數騎夾之詣圖壘問其名姓曰我忠孝軍總領完顏陳和尚大昌原衛州倒回谷之勝皆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圖壘欲其降不肯乃斫足脛折之割口吻至耳噴血而呼至死不屈元將有義之者以馬漣酌而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布哈走汴元兵追躡擒之圖壘命之降往復數百言終不肯但曰我金國大將

惟當金國境內死耳。遂殺之。金之健將銳卒俱盡。自是不可復振矣。元遂略商虢。嵩汝陝洛許鄭陳毫穎壽睢永等州。時民北徙者多餓死。東平萬戶嚴實命作糜粥置道傍。全活者衆。(紹定五年)

元留曹王於營。遣李蹊等還。併力進攻金。礮石取艮嶽太湖靈壁假山爲之。大小各有斤重。圓如燈球。元礮破大礮。或碌礮爲二三。皆用之攢竹。礮有至十三梢者。每城一角置礮百餘枚。更迭上下。晝夜不息。數日石幾與裏城平。而城上樓櫓皆折。故宮及芳華玉溪之材爲之。合抱之木隨擊而碎。以馬糞麥秸布其上。網索旃褥固護之。其懸風板之外。皆以牛皮爲障。元兵以大礮擊之。隨即延熨。不可撲救。城乃周世宗所築。取虎牢土爲之。堅密如鐵。受礮所擊。唯凹而已。金主復出撫將士。值被創者。親傅以藥。手酌壺酒以賜。且出內府金帛。以待有功者。元兵濠外築城。圍百五十里。城有乳口樓櫓。濠深丈許。闊亦如之。三四十步。置一鋪。鋪置百許人守之。初拜性命築門外短牆。委曲陜隘。僅容二三人得

過以防元奪門及被攻諸將請乘夜斫營軍乃不能猝出比出已爲元所覺後募死士千人穴城由濠徑渡燒其礮座上懸紅紙燈爲應約燈起渡濠又放紙鳶置文書其上至元營斷之以誘被俘者皆爲元所覺時有大礮名震天雷以鐵罐盛藥以火點之礮起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熱圍半畝以上火點著鐵甲皆透元時爲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爲竈間可容人城上莫如之何乃以鐵繩懸震天雷順城而下至掘處火發人與牛皮皆碎迸無跡又有飛火槍注藥以火發之輒前燒十餘步元唯畏此二物攻城十六晝夜內外死者以百萬計明惠皇后陵被發金主遣中官求得其柩復葬之蘇布特知未易取乃爲好語曰兩國已講和更相攻城耶金主因就應之乃遣戶部侍郎楊居仁出宜秋門以酒炙犒元兵且以金帛珍異賂之蘇布特乃許退兵散屯河洛之間方元之攻城也矢石如雨中有女子呼於城下曰我倡女張鳳奴也許州破被俘至此彼軍不日去矣諸君努力爲國堅守無爲所欺也言竟投濠死金主使馳

祭於西門時女直人無死事者長公主言於金主曰近來立功效命多諸色人無事時則自家人爭強有事則他人盡力焉得不怨金主默然(同上)

金中京元帥任守真以入援汴京敗死中京人推警巡使齊克紳爲府簽事齊克紳本河中射糧軍子弟也貌寢而膂力過人時所領軍士僅二千五百人甫三日元兵圍之齊克紳括衣帛爲幟立之城上率士卒赤身而戰以壯士數百往來救應大呼以愍子軍爲號其聲勢與萬衆無異兵器已盡以錢爲鏃得元一箭截而爲四以筒鞭發之又創遏敵礮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於百步外所擊無不中齊克紳奔走四應所至必捷得二號殺以犒士人不過一啗如獲百金之賜元攻三月不能下乃退(同上)

金主集軍士於大慶殿諭以京城食盡今擬親出諸將佐合辭言曰陛下不可親出止可命將金主欲以富察官努爲馬軍帥高顯爲步軍帥劉益副之三人欲奉命權參知政事內族恩楚大罵曰汝輩把鋤不知高下國家大事敢易承

耶衆默然。唯官努曰：「若將相可了，何至使我輩事亦中止？」遂以右丞相薩布平章拜牲右副元帥，恩楚左丞，李蹊元帥，左監軍圖克坦伯嘉等帥諸軍扈從。參政完顏納紳樞副兼知開封府，薩尼雅布等留守。乃發府庫及內府器皿宮人衣物，賜將士。民間鬪傳車，駕往歸德軍士家屬留汴。食盡，城中俱餓死矣。縱能至歸德，軍馬所費支吾復得幾許日。金主使薩布宣言曰：「前日巡狩之議，止爲白華，今改往汝州索戰矣。」金主發汴京，與太后皇后妃主別，大慟。至開陽門，詔諭留守兵士曰：「社稷宗廟在此，汝等壯士，毋以不預進發之所，便謂無功。若守保無虞，將來功賞在戰士上。聞者皆灑泣。」是日鞏昌元帥完顏仲德援兵至。初，金主徵諸道兵入援，往往觀望不進。或中道遇兵而潰。唯仲德提孤軍千人，歷秦藍商鄧，擷果菜爲食。間關百死至汴，爲金主謀曰：「京西三百里之間，無井竈，不可往。不如幸秦鞏。」金主乃決意東行。進次黃陵崗，時拜牲擊元降，其兩砦得河朔降將，金主赦之，授以印符。羣臣遂固請以河朔諸將爲導，鼓行入開州。取

大名東平豪傑。當有響應者。都察遜曰。太后中宮皆在南京。北行萬一不如意。聖主孤身。欲何所爲。不如先取衛州。還京爲使。拜姓曰。聖體不便鞍馬。今可駐歸德。臣等率降將往東平。因遂經略河朔。官努曰。衛州有糧。可取。拜姓曰。京師且不能守。就得衛州。欲何爲耶。金主惑之。遂一意向河朔。元蘇布特聞金主棄汴。復進兵圍之。(同上)

蘇布特至青城。崔立服御衣儀衛往見之。蘇布特喜飲之酒。立以父事之。還城。悉燒樓櫓。蘇布特益喜。立托以軍前索隨。駕官吏家屬軍民子女。聚之省中。親閱之。曰。亂數人。猶以爲不足。乃禁民間嫁聚。有以一女之故。致數人死者。總領完顏長樂妻富察氏。臨洮總管圖們呼圖克捫妻烏庫哩氏。進士張伯豪妻聶舜英。及參政完顏素蘭妻義不爲所污。皆自盡。未幾立遷梁王及宗族近屬於宮中。以腹心守之。限其出入。以荆王府爲私第。取內府珍玩充實之。羣小附和。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尙書省命翰林直學士藁城王若虛爲文。若虛私謂左右

司員外郎元好問曰。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不若死之爲愈。然我姑以理喻之。乃謂奕曰。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爲言。奕怒曰。丞相以京城降。活生靈百萬。非功德乎。若虛曰。學士代王言功德碑。謂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則朝官皆出其門。自古豈有門下人爲主帥誦功德。而可信於後世哉。奕不能強。乃召太學生劉祁麻革赴省。好問等喻以立碑事。曰。衆議推二君。且已白鄭王矣。二君其無讓。祁等固辭而別。數日促迫不已。祁即爲草定。以付好問。好問意未愜。乃自爲之。既成。以示若虛。乃共刪定數字。然止直敘其事而已。既以兵事碑不果立。(同上)

孟珙同元兵圍蔡州。會飲。歌吹聲相接。城中飢窘歎息。金自被圍以來。將帥戰沒甚衆。以近侍分四城。元兵鑿西城爲五門。以入。督軍鏖戰。及暮。乃退。聲言來日復集。時孟珙之師向南門。至金字樓。列雲梯。令諸將聞鼓則進。馬義先登。趙榮繼之。萬衆競入。大戰城上。烏庫哩鎬及其將帥二百人皆降。時百官稱賀禮。

畢。亟出捍敵。而南城已立宋幟。俄頃四面鼓譟夾攻。聲震天地。南面守者棄門走。孟珙江海塔齊爾之師以入。完顏仲德帥精兵一千巷戰。不能禦。金主自經於幽蘭軒。仲德聞之。謂將士曰。吾君已崩。何以戰爲。吾不能死於亂兵之手。吾赴汝水。從吾君矣。諸君其善爲計。言訖赴水死。將士皆曰。相公殉國。吾輩獨不能耶。於是參政富珠哩。小洛索烏。凌阿呼圖。總帥元志元。帥裕珊爾赫舍哩。柏壽烏庫哩和勒端及軍士五百餘人皆從死焉。承麟退保子城。聞金主殂。率羣臣入哭。因謂衆曰。先帝在位十年。勤儉寬仁。圖舊業有志矣。未就可哀也已。宜諡曰哀。奠未畢。城破。諸將祭兵共舉火焚之。奉御完顏絳山收其骨。將葬之。汝水上。江海入宮。執參政張天綱以歸。孟珙問金主所在。天綱以實告曰。城危時即取寶玉寘小室。環以草。號泣自經。曰。死便火我。煙焰未絕。珙乃與塔齊爾分金主骨及寶玉法物。承麟亦爲亂兵所殺。金亡。(端平元年)

金既亡。唯秦鞏二十餘州久未下。耶律楚材言。往年吾民逃罪。或萃於此。故以

死拒戰。若許以不殺，將不攻自下矣。詔皇子庫端招諭諸州皆降。惟會州都總管郭斌猶爲金守。元兵攻之，斌聚城中金銀銅鐵雜鑄爲礮，以擊攻者，殺牛馬以食戰士。元兵不能猝拔，食盡，斌命積薪於州廨，呼集家人及將校妻女自焚之。率將士於火前持滿以待，城破，兵填委以入。戰久，士卒有弓絕矢盡者，挺身入火中。斌獨上大草積，以門扉自蔽，發矢無不中者。矢盡自焚，有女奴自火中抱兒出，授人曰：將軍盡忠，忍使絕嗣，此其兒也。幸哀而收之，言訖復投火死。元將安篤爾聞之，命保其孤。(端平三年)

第十一章 元既滅金遂爭宋荆襄卒爲元有並元之綏撫諸吏

京湖制置使趙范在襄陽，以北軍主將王旻、李伯淵、樊文彬、黃國弼等爲腹心，朝夕酣狎，民訟邊防一切廢弛。既而南北軍交爭，范失於撫御，旻、伯淵焚襄陽城郭倉庫，降於元。時城中官民尚有四萬七千有奇，財粟在倉庫者無慮三十萬，軍器二十四萬，金銀鹽鈔不與焉。皆爲元所有。南軍大將李虎因亂劫掠襄

陽一空。自岳飛收復以來百三十年。生聚繁庶。城池高深。甲於西陲。一旦灰燼。范削三官。落職。仍舊職任。(同上)

集 權 資 憲 通 史 (103)

御前諸軍統制曹友聞與元戰於大安軍陽平關。敗績死之。初友聞帥師扼仙人關。諜報元合蕃漢軍五十餘萬將至。友聞謂弟禹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衆寡不敵。豈容浪戰。惟當乘高據險。出奇設伏以待之。元攻武休關。敗都統李顯忠軍。遂入興元。欲衝大安軍。制道使趙彥呐檄友聞控制大安。以保置口。友聞馳書彥呐曰。沔陽蜀之險要。吾重兵在此。敵有後顧之憂。必不能越沔陽而入蜀。又有曹萬王宣首尾應援。可保必捷。大安地勢平曠。無險可守。正敵騎所長。而吾步兵所短。況衆寡不敵。豈可以平地控禦。彥呐不從。友聞計以寡擊衆。非乘夜出奇。內外夾擊。不可。乃遣弟萬及友諒引兵上鷄冠隘。多張旗幟。示敵堅守。自選精銳萬人。夜渡江。密往流溪設伏。約曰。敵至內以鳴鼓。舉火爲應。外呼殺聲。元兵果至。萬出逆戰。元巴圖魯及塔爾海帥步騎萬餘人。往來搏戰。矢石

如雨萬身被數創。令諸軍舉烽。友聞分所部爲三。以禦敵。親帥精兵三千人。疾馳至隘下。先遣統領劉虎帥敢死士五百人。衝敵前鋒。不動。友聞仍伏三百騎道旁。而令虎銜枚突陳。會大風雨。諸將請曰。雨不止。淖濫沒足。宜俟少霽。友聞叱曰。敵知我伏兵在此。緩必失計。遂擁兵齊進。西軍素以綿裘代鐵甲。經雨濡濕。不利步戰。黎明元以鐵騎四面圍繞。友聞歎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於是血戰愈厲。與萬俱死。軍盡沒。元兵遂長驅入蜀。事聞。賜友聞諡。毅節。(同上)

元兵攻重慶。詔曰。秋防將近。邊警日聞。朕旣命宰臣以督師。正藉諸闔之叶濟。所宜一乃心力。同應事機。四川急則荆闔援之。和濡急則江闔援之。眞秦急則淮闔援之。務要脈絡貫通。毋或秦越相視。(嘉熙三年)

初。利州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叉。自漢州敗歸。益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劫掠。每得富家用非法刑。脅取金帛。稍不遂意。即殺之。民不堪命。余玠至嘉定。夔率所部兵迎謁。纔羸弱二百人。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疲敝若此。殊不稱所望。夔

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即見者。恐驚從人耳。頃之。班聲如雷。江水爲沸。旗幟精明。舟中皆戰掉。失色。玠自若。徐命吏班賞夔。退語人曰。儒者中。乃有此人。玠欲誅夔。患其握重兵。恐輕動危蜀。謀於親將楊成。成曰。今縱弗誅。養成其勢。一舉足。西蜀危矣。夔在蜀。雖久。有威名。孰與吳氏。吳氏當中興危難之時。能百戰以保蜀。傳之四世。根本益固。一旦曦爲叛逆。諸將誅之。如取孤豚。況夔無吳氏之功。而有曦之逆心。縱兵殘民。奴視同列。誅之一夫力耳。待其發而取之。難矣。玠意遂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甫出。而新將已單騎入營。將士皆錯愕相顧。不知所爲。成以帥指譬曉之。遂相率聽命。夔至。玠斬之。薦成爲文州刺史。(淳祐四年)

以四川安撫使孟珙兼知江陵府。珙謂其佐曰。政府未之思耳。彼若以兵綴我。上下流有急。將若之何。珙往則彼擣吾虛。不往則誰實捍患。識者是之。珙至江陵。登城歎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變。爲桑田者。敵一鳴鞭。即至城外。自

城以東古嶺先峰直至三汊無有限隔乃修復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於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乃障而東之俾遶城北入於漢而三海遂通爲一隨其高下爲櫃蓄洩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功百七十萬民不知役繪圖上進之(同上)

襄陽被圍五年援兵不至呂文煥竭力拒之城中有積粟乏鹽薪布帛張漢英守樊城募善泅者寘蠟書於髻藏積草下浮水而出謂鹿門既築勢須自荆郢援救至隘元守卒見積草多鈎爲薪泅者被獲郢鄧之路亦絕至是詔荆湖制置使李庭芝移屯郢州將帥悉駐新郢及均州河口以守要津庭芝知襄陽西北一水曰清泥源於均房即其地造輕舟百艘每三舟聯爲一舫中一舟裝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死士得襄郢山西民兵之驍悍善戰者三千人求得民兵部轄張順張貴俱智勇素爲諸將所服俾爲都統號貴曰矮張順曰竹園張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無敗吾事人

人感奮。漢水方生，汭發舟稍進，團山下。又進高頭港口，結方陳，各船置火鎗。火礮熾，炭巨斧勁弓，夜漏下三刻，起可行，以紅燈爲號。貴率先，順殿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元舟師蔽水，無隙可入。順等乘銳斷鐵，纒攢，搥數百，轉戰百二十餘里。元兵皆披靡。黎明，抵襄陽城中，久絕援。聞順等至，踴躍過望，勇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尸逆流而上，被甲，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順也。身中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爲神，結冢歛埋之。（度宗咸淳八年）

張貴既入襄陽，呂文煥固留其守，貴恃其勇，欲還郢，乃募得死士二人，能伏水中數日不食，持蠟書赴郢，求援於范文虎。時元軍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撒星椿，雖魚蝦不得渡。二人遇椿，即鋸斷之，竟達郢，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既定，貴別煥東下，點視所部軍，泊登舟，帳前一人亡去，乃有過被撻者，貴驚曰：吾事泄矣。亟行，彼或未及知，乃舉礮鼓譟發舟，乘夜順流。

行

政

斷絕破圍冒進。夜半天黑，至小新河。阿珠劉整分率戰艦邀擊，貴以死戰拒。沿岸束荻列燭，火光如白晝。至勾林灘，漸近龍尾洲，遙望軍船，旗幟紛披，貴軍以爲郢兵來會，喜躍而進。舉流星火示之，軍船見火即前迎，及勢近欲合，則來舟皆元軍也。蓋郢兵前二日，以風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元軍得逃卒以報。先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力困，且出不意，與之戰，所部殺傷殆盡，貴身被數十創，力不能支，遂被執。見阿珠於櫬門關，乃降之。貴誓不屈，乃見殺。元令降卒四人舁貴尸至襄陽城下，曰：「譏矮張都統乎？」守陴者皆哭。城中喪氣，文煥斬四卒，以貴柩葬順冢，立雙廟祀之。(同上)

樊城被圍四年，荆湖都統制范天順及部將牛富力戰不爲衄，富數射書襄陽城中，期呂文煥相與固守爲唇齒。未幾，阿爾哈雅以回回新礮進攻，張宏範爲流矢中其肘，束創見阿珠，曰：「襄在漢水南，樊在其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水道，斷救兵，水陸夾攻，則樊破而襄亦下矣。」阿珠從之。初，襄

樊兩城。漢水出其間。文煥植大木水中。鎖以鐵絙。上造浮橋。以通援兵。樊亦恃此爲固。元水軍總管張禧曰。斷鎖毀木。樊城必下。阿珠以機鋸斷木。以斧斷絙。燔其橋。襄兵不能援。乃以兵截漢。而出銳師薄樊城。城遂破。天順仰天歎曰。生爲宋臣。死爲宋鬼。卽所守地。縊死。富率死士百人巷戰。元兵死傷者不可計。渴飲血水。轉戰而進。遇居民燒絕街道。富身被重傷。以頭觸柱。赴火死。裨將王福見之。歎曰。將軍死於國事。吾豈宜獨生。亦赴火死。天順文虎之姪。富霍邱人也。

(咸淳九年)

張世傑與劉師勇孫虎臣等大出舟師萬餘艘。次於焦山。令以十舟爲方。碇江中流。非有號令。毋得發碇。示以必死。元阿珠登石公山望之。曰。可燒而走也。遂遣健卒善設者千人。載以巨艦。分兩翼夾射。阿珠居中。合勢進戰。繼以火矢。篷檣俱焚。烟焰蔽江。諸軍死戰。欲走不能前。多赴江死。張宏範董文炳劉國傑復以銳卒橫衝。世傑不復能軍。阿珠範追之。獲白鷓子七百餘艘。師勇還常州。虎

臣還眞州。世傑請濟師不報。國傑本女直人。姓烏庫哩。後入中州。改姓劉氏。貌魁梧。善騎射。膽力過人。素有軍功。元主壯之。詔加懷遠大將軍。賜號巴圖。國傑行二。故呼之曰劉二巴圖。(恭宗德祐元年)

是歲。行省雲南賽音諤德齊。以所改郡縣上聞。雲南俗無禮義。男女往往自相配偶。親死則火之。不爲喪祭。無杭稻桑麻。子弟不知讀書。賽音諤德齊教之。拜跪之節。婚姻行媒。死者爲之棺槨。奠祭。教民播種。爲陂池以備水旱。創建孔子廟。明倫堂。購經史。授學田。由是文風稍興。雲南民以貝代錢。是時初行鈔法。民不便之。賽音諤德齊爲聞於朝。許仍其俗。又患山路險遠。盜賊出沒。爲行者病。相地置鎮。每鎮設土酋吏一人。百夫長一人。往來者或遭劫掠。則罪及之。羅槃甸叛。往征之。有憂色。從者問故。賽音諤德齊曰。吾非憂出征也。憂汝曹冒鋒鏑。不幸以無辜而死。又憂汝曹劫擄平民。使不聊生。及民叛。則又從而征之耳。師次羅槃城。三日不降。諸將請攻之。賽音諤德齊不可。遣使以理諭之。羅槃主奉

命越三日又不降。諸將奮勇請進兵。賽音諤德齊又不可。俄而將卒有乘城進攻者。賽音諤德齊大怒。遽鳴金止之。召萬戶叱責之曰：「天子命我安撫雲南。未嘗命以殺戮也。無主將命而擅攻於軍法。當誅命左右縛之。」諸將叩首請俟城下之日從事。羅槃主聞之曰：「平章寬仁如此。吾拒命不祥。乃舉國出降。將卒亦釋不誅。遂改爲元江府。由是西南諸夷翕然歛附。夷酋每來見。例有所獻納。賽音諤德齊悉分賜從官。或以給貧民。秋毫無所私。爲酒食勞酋長。製衣冠襪履。易其卉服草履。酋皆感悅。」(元世祖至元十三年)

第十二章 明初之武功立撫軍院皇太子總天下兵馬及遣中官監軍

初張士誠聞蔣英之亂。遣其弟士信率兵萬餘人圍全州。吳守將謝再興晝夜鏖戰未決。乃遣設伏城外。自引兵出戰。戰既合。伏兵起。大敗之。擒其將士千餘人。士信憤益。兵攻城不能克。再興慮不能支。告急於浙東行省右丞朱文忠。時金華叛寇初定。而嚴州逼近敵境。處州又爲叛苗所據。文忠自度兵少不能應。

援聞邵榮將至，乃與都事史炳謀曰：兵法先聲而後實，今諸全被圍日久，寇勢益盛而我軍少，非謀不足以制之。今邵平章來討處州，宜借張聲勢，亦制寇一奇也。炳曰：善。乃揚言徐達與榮領大軍至嚴州，尅日進擊，使諜者揭榜於義烏之古朴嶺。士信兵見之，果驚。謀夜遁，同僉胡德濟覘知之，密與再興謀發壯士夜半開門出擊，鼓譟從之。寇兵亂走，自相蹂踐，及溺死者甚衆。士信驕侈不能拊循，將士常載婦人樂器，自隨。日以榜蒲蹴鞠酣飲爲事，步將往往效之。故至於敗。(至元二十一年)

張士誠憤諸全之敗，集二十萬據城北十里，以遏援兵。守將胡德濟堅壁拒之，告急於嚴州朱文忠。文忠遣指揮張斌元帥張俊率兵出浦江，遙爲德濟聲援。士誠又以兵自桐廬溯釣臺，窺嚴州。文忠命以舟師拒之，未至而千戶謝佑爲其伏兵所執，諸將皆恐甚。文忠意氣自若，分署諸將各爲備禦，以何世明、袁洪、柴虎居守，自率指揮朱亮祖等馳救去新城二十里，而軍德濟潛使人告賊勢。

盛宜少避其鋒。俟大軍。文忠曰。昔謝元以兵八千。破苻堅百萬。兵在精不在衆。下令曰。彼衆而驕。我少而銳。以銳遇驕。必克。彼軍輜重山積。此天之富汝曹也。勉之。會有白氣覆軍上。占之曰。必勝。詰朝會戰。天大霧晦冥。文忠使元帥徐大興。湯克明等將左軍。嚴德王韶等將右軍。而自以中軍當敵衝。會胡深遣耿天壁以援師至。文忠復申約束。奮前發擊。霧稍開。文忠橫槊引鐵騎數十。乘高馳下。衝其中堅。敵以精騎圍文忠數重。矛屢及膝。文忠大呼。手格殺其驍將。縱橫馳突。所向皆靡。左右軍乘之。城中守兵亦鼓噪出。士誠大潰。逐北十餘里。斬首數萬級。文忠收兵會食。遣指揮朱亮祖。張斌追殄餘寇。燔其營落數十。獲其同僉韓謙等六百。甲士三千。鎧仗芻粟。收數日不盡。伯昇再興。僅以身免。(至正二十四年)

時中原雖無事。而江淮川蜀皆失。皇太子累請出督師。帝難之。會左丞相庫庫特穆爾請南還視師。乃封庫庫特穆爾爲河南王。代皇太子親征。總制關陝。晉

冀山東諸路并迤南一應軍馬凡幾務錢糧名爵黜陟予奪悉聽便宜行事(至正二十五年)

行

政

薩藍托里特里錫巴延特穆爾李國鳳進謀於皇太子曰向日詔書令諸將各將本部分道直進而不立大將以總之宜其不相從也太子何不奏上立大撫軍院以鎮之凡指揮各將皆宜出自撫軍院然後行使權歸於一自內制外庶幾天下可爲又摩該一部背庫庫而向朝廷亦宜別作名號以旌異之太子如其言以請命皇太子總天下兵馬詔曰元良重任職在撫軍稽古徵今卓有成憲阿裕實里達喇計安宗社累請出師朕以國本至重詎宜輕出遂授庫庫特穆爾總戎重寄畀以王爵俾代其行李思齊張良弼等各懷異見構兵不已以至盜賊愈熾深貽朕憂詢知衆謀僉謂皇太子仁孝聰明文武兼資聿遵舊典援命以中書令樞密使悉總天下兵馬諸王附馬各道總兵將吏一應軍機政務生殺予奪事無輕重如出朕裁其庫庫特穆爾總領本部軍馬自潼以東肅

清江淮李思齊總領本部軍馬及張良弼孔興圖魯卜各支軍馬進取襄樊王
 信總本部軍馬固守汎地別聽調遣詔書到日汝等悉宜洗心滌慮同濟時艱
 (至正二十七年)

帝初即位鑒魏忠賢禍敗盡撤諸方鎮守中官委任大臣既而廷臣競門戶兵
 敗饜紕不能贊一策帝方銳意綜核疑其結黨營私乃思復用中官遣王應朝
 監軍關甯張國元監軍東協王之心監軍中協鄧希詔監軍西協(莊烈帝崇禎
 四年)

歷代知兵家列傳

周田穰苴傳

晉嘗伐齊阿郵燕侵河上敗齊師晏嬰薦田穰苴景公以爲將軍捍燕晉以莊
 賈監軍穰苴與賈約旦日中于會軍門穰苴至軍立表下漏待賈日中不至
 穰苴仆表決漏入軍門申明約束夕時莊賈乃至穰苴責以失期斬之以徇三

兵政史 歷代知兵家列傳

軍。皆。振。慄。問。士。卒。之。疾。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爭。奮。爲。之。赴。戰。晉。師。燕。師。聞。之。度。水。而。解。追。擊。之。取。所。亡。故。境。而。引。兵。歸。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尊。穰。苴。爲。大。司。馬。(周敬王四年)

吳起傳

吳起者。衛人。仕于魯。魯人欲以爲將。起取齊女爲妻。魯人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大破齊師。聞魏文侯賢。乃往歸之。文侯問諸李克。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弗能過也。于是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褰羸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以哭爲。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疽。其父戰不旋踵。遂死于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

哭之。(威烈王二十二年)

史理氏曰。兵者凶事。兩軍對陣。感忽悠闇。死生存亡。在呼吸之間。勢必至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必也。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下之事上。若子弟之事父兄。手臂之扞胸腹。然後不必督率。即舍生赴敵。其次則必有術以驅之。乃可戰耳。或驅之以信。或驅之以嚴。或驅之以惠。信以驅之者。兵用命而不敢逗留。嚴以驅之者。兵畏罪而致果毅。惠以驅之者。兵懷恩踴躍而欲一試。司馬穰苴以莊賈失日中之約。竟斬之以徇三軍。非信乎。孫武以三令五申而不如法。即斬王之二愛姬。非嚴乎。吳起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爲病者吮疽。非惠乎。惟其信也。嚴也。惠也。故穰苴將齊。罷晉解燕。遂復所亡。封內故境。孫武將吳。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名顯諸侯。吳起將魯。則破齊之攻。將魏。則拔秦五城。將楚。則南平百越。北并陳蔡。此三人者。要皆豪傑之士。戰必勝。攻必克。而才勇過人者也。雖然。亦何足稱哉。夫才者與才者鬪。而能加於人之才。然後爲非常之才。勇者與勇者逐。

兵政史 歷代知兵家列傳

而能上於人之勇。然後爲非常之勇。若夫天下皆愚而已。獨才。雖加於人。不足以爲才。天下皆弱而已。獨勇。雖上於人。不足以爲勇。昔劉備才矣。不幸而天又生一孫權。則備之才不足重。孫權才矣。不幸而天又生一曹操。則權之才又不足。嘉才者與才者遇。此才之所以難見也。若司馬穰苴。用於齊。景公在周。敬王之四年。卽以是歲卒。及八年。伍子胥薦孫武於吳。闔廬而穰苴已卒。四年矣。及吳起仕魯。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而孫武已卒。百有餘年矣。當時天下有才者。惟此三人耳。此三人又皆同朝而不同時。故皆獨樹一幟。無敵於天下。使三人並立於世。互相角逐。則三人之功烈。未必若斯之盛也。故曰不足稱也。

孫臏龐涓合傳

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涓仕魏爲將軍。自以能不及孫臏。乃以法斷其兩足。而黥之。齊使者至魏。竊載與之。齊進于威王。于是魏惠王伐趙。威王謀救趙。以田

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于外。老弱疲于內。子不若引兵走魏都。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以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于魏也。田忌從之。魏師還。與齊戰于桂陵。魏師大敗。(顯王十六年)

漢李廣程不識合傳

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屯雲中。中尉程不識爲車騎將軍。屯鴈門。廣與程不識俱以邊太守將兵。有名當時。廣行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然亦遠斥侯。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有佚樂。咸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

臣光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言治衆而不用法。無不凶也。李廣之將。使人人自

便以廣之材如此焉可也。然不可以爲法。何則？其繼者難也。況與之並時而爲將乎？夫小人之情，樂於安肆而昧於近禍。彼旣以程不識爲煩擾，而樂於從廣。且將仇其上而不服。然則簡易之害，非徒廣軍無以禁虜之倉卒而已也。故曰：兵事以嚴終爲將者亦嚴而已矣。然則倣程不識雖無功，猶不敗倣李廣鮮不覆亡哉。（漢武帝元光元年）

虞詡傳

上聞虞詡有將帥之略，以爲武都太守。羌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嶠谷，詡即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滅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爲所及，速行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彊，勢有不同故也。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

圍赤亭數十日，詔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詔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詔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詔乃占相地勢，築營壁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民，開通水運。詔始到郡，穀石千，鹽石八千，見戶萬三千，視事三年，米石八十，鹽石四百，民增至四萬餘戶，人足家給。一郡遂安。（安帝元初二年）

北齊王琳傳

陳吳明徹攻北齊壽陽，生擒王琳。琳體貌閒雅，喜怒不形於色。彊記明敏，軍府佐吏千數皆能識其姓名，刑罰不濫，輕財愛士，得將卒心。雖失地流寓在鄴，齊人皆重其忠義。及被擒，故麾下將卒多在明徹軍中，見者皆歔歛不能仰視，爭爲之請命。及致資給，明徹恐其爲變，遣使追斬之於壽陽東二十里，哭者聲如

兵政史 歷代知兵家列傳

雷有一叟以酒脯來祭哭盡哀收其血而去田夫野老知與不知聞者莫不流涕(陳宣帝太建四年)

斛律光傳

北齊斛律光行兵倣其父金之法營舍未定終不入幕或竟日不坐身不脫介胄常爲士卒先士卒有罪唯大杖撻背未嘗妄殺衆皆爲之死自結髮從軍未嘗敗北深爲鄰敵所憚(同上)

隋楊素傳

楊素用兵多權略馭衆嚴整每將臨敵輒求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十數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對陳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陳則已如不能陷而還者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還如向法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爲名將素時貴幸言無不從其從素者微功必錄至佗將雖有大功多爲文吏所譴卻故素雖殘忍士亦以此願從焉(隋文帝開皇十

唐李晟傳

李晟家百口及神策軍士家屬皆在長安。朱泚善遇之。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泚使晟親近。以家書遺晟。曰。公家無恙。晟怒曰。爾敢為賊。為間。立斬之。軍士未授春衣。盛夏猶衣裘褐。終無叛志。（唐德宗興元二年）

柳公綽傳

詔柳公綽以兵五千授安州刺史。李聽使討吳元濟。公綽曰。朝廷以吾書生。不知兵耶。即奏請自行。許之。公綽至安州。李聽屬囊迎之。公綽以鄂岳都知兵馬使先鋒行營兵馬都虞侯二牒授之。選卒六千以屬。聽戒其部校曰。行營之事。一決都將。聽感恩畏威。如出麾下。公綽號令整肅。區處軍事。諸將無不服。士卒在行營者。其家疾病死喪。厚給之。妻淫泆者。沈之。於江。士卒皆喜曰。中丞為我治家。我何得不前死。故每戰皆捷。公綽所乘馬蹠殺圍人。公綽命殺馬以祭之。

或曰。圍人自不備耳。此馬良可惜。公綽曰。材良。性鷲。何足惜也。竟殺之。(憲宗元和七年)

後唐王環傳

楚王殷如岳州。遣六軍使袁詮副使王環監軍。馬希瞻將水軍擊荆南。高季興以水軍逆戰。至劉郎汭。希瞻夜匿戰艦數十艘於港中。詰旦兩軍合戰。希瞻出戰艦橫擊之。季興大敗。俘斬以千數。進逼江陵。季興請和。軍還。楚王殷讓環不遂取荆南。環曰。江陵在中朝及吳蜀之間。四戰之地也。宜存之以爲吾扞蔽。殷悅。環每戰身先士卒。與衆同甘苦。常置針藥於座右。戰罷。索傷者於帳前。自傳治之。士卒隸環麾下者相賀曰。吾屬得死所矣。故所向有功。(後唐明宗天成二年)

宋楊業傳

契丹已陷寰州。兵勢甚盛。楊業欲避其鋒。謂潘美等曰。今敵鋒益盛。不可與戰。

但領兵出大石路先遣人密告雲朔守將俟大軍離代州日令雲州之衆先出我師次應州契丹必悉兵來拒即令朔州吏民出城直入石碣谷遣彊弩千人列於谷口以騎士援於中路則三州之衆保萬全矣監軍蔚州刺史王侁沮其議劉文裕亦贊成之業乃引兵自大石路趨朔州因指陳家谷口曰諸君於此張步兵彊弩爲左右翼以援俟業轉戰至此即以步兵來擊救不然無遺類矣業敗即麾兵卻走業力戰自日中至暮果至谷口望見無人拊膺大慟再率帳下士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業猶手刃數十百人馬重傷不能進匿深林中契丹將耶律希達望見袍影射之業墜馬被擒其子延玉與岳州刺史王貴俱死焉業不知書忠勇有知謀練習攻戰與士卒同甘苦代北苦寒人多服氈罽業但挾纊露坐治軍事傍不設火侍者殆僵仆而業怡然無寒色爲政簡易御下有恩故士卒樂爲用其敗也麾下尚有百餘人業曰汝等各有所親無與我俱死衆感泣無一人生還者帝聞慟惜旋削美任侁除名配金州文裕

登州贈業太尉大同軍節度使厚賜其家錄其子五人及貴子二人(宋太宗雍熙三年)

折御卿傳

永安節度使折御卿被病遼諜知之韓德威復爲李繼遷所誘遂率衆入邊以報子河汭之役御卿輿疾而行德威聞其至頓兵不敢進會疾甚其母遣親信召御卿歸就醫藥御卿曰世受國恩彊寇未滅御卿之罪也臨敵安可棄士卒自便死於軍中乃其分耳惟白太夫人無念我忠孝豈得兩全言訖泣下翼日卒帝聞痛悼久之贈侍中以其子惟正爲洛苑使知府州事御卿累世邊將習知蕃夷情狀常欲立功以報恩朝廷亦以麟府逼近戎裔倚爲一面捍蔽自子河汭之戰邊部喪氣不敢深入(太宗至道元年)

趙珣傳

趙珣初隨其父振在西邊訪得五路徼外山川邑居道里利害作聚米圖經五

卷韓琦言於帝詔取其書并召琦至。又上五陳圖兵事十餘篇。帝給步騎使案陳。既成臨觀之。於是陳執中薦琦爲沿邊巡檢使。呂夷簡宋庠共奏。用兵以來策士之言以萬數。無如琦者。即擢任之。琦自以年少新進。未有功。辭都監。受兵萬人。賜御鎧仗。令自擇偏裨參佐居涇原。兼治籠竿城。麻毘黨留百餘帳。處近塞爲暴。琦白府引兵三萬。自靜邊厯擦吳。抵木甯。襲賊俘獲數千計。靜邊將劉滬殿後。爲賊所掩。琦登阪望見。縱數百騎。復又拔滬之衆以出。士皆歎服。(仁宗慶曆三年)

韓琦傳

韓琦至陝西。屬歲大饑。羣盜嘯聚。商虢之郊。張海郭邈山等爲之渠率。琦遣屬官乘傳齎宣撫使榜。收集散軍。諭以免罪。歸所屬。仍召謝雲行等將沿邊土兵入山捕張海等。相繼殲。虜捕餘黨殆盡。是冬大旱。河中同華等州饑。民相東徙。琦即選官分詣州縣。發省倉以賑之。奏差提點刑獄許宗壽專切往來提舉。

蒲華同三州所活凡二百五十四萬餘人。他州稱是時民力久困，琦乃蠲賦役，察官吏能否，升黜之。又以兵數雖多，雜以疲老，耗用度，選禁軍不堪征戰者，停放一萬二千餘人。(同上)

初，明鎬引諸州兵平恩州，獨定兵邀賞賚，出怨語，幾欲譟城下。韓琦素聞其事，以爲不治，且亂。及至，即用軍制勒，習察其尤無良者，掉首斬軍門外。士死攻戰，則賻賞其家，籍其孤兒，使繼衣廩，威信並行。又徵古兵法，作方圓銳三陳，指授偏將，日月訓習之。由是定兵精勁，寇河朔，京師發龍猛卒戍保州，在道竊取人衣履，或飯訖不與人直。至定，琦悉留不遣，曰：保州極寒，嘗有叛者，豈可雜以驕兵戍之？易素教者數百人，以往而所留卒未踰月，亦皆就律，不敢復犯法。歲大歉，賑之，活人數百萬。詔書褒美。(皇祐三年)

王韶傳

王韶用兵，頗有方略。每召諸將授指，不復更問所至，輒捷。嘗夜臥軍帳中，前部

遇敵矢石交下呼聲振山谷侍旁者往往股慄而韶斲息自若然熙河所奏多欺誕殺蕃部老弱不勝數軍以首級爲功韶交親皆楚人多依韶交親皆韶分屬諸將諸將畜降羌老弱或殺其首以應命至是疽發背而卒（神宗元豐四年）

种諤傳

种諤善馭將士然殘忍好殺左右有犯者立斬之或先剝肺肝坐者掩面諤飲食自若敵亦畏其戰故數有功自熙甯初諤首興邊事再舉西伐皆其始謀終致永樂之敗每恨爲徐禧沈括所抑疽發背而卒議者謂諤不死邊事不已（元豐五年）

宗澤傳

宗澤爲黃潛善等所阻憂憤疽作背至是疾甚諸將楊進等挑圍入問澤矍然起曰吾固無恙正爲二帝蒙塵之久憂憤成疾耳爾等能爲我殲滅彊敵以成

兵政史 歷代知兵家列傳

主。上。恢。復。之。志。雖。死。無。恨。衆。皆。流。涕。曰。願。盡。死。諸。將。出。澤。復。曰。吾。度。不。起。此。疾。古。語。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遂。卒。年。七。十。是。日。風。雨。晦。冥。異。於。常。日。澤。將。歿。無。語。及。家。但。連。呼。過。河。者。三。遺。表。猶。贊。帝。還。京。先。言。己。涓。日。渡。河。而。得。疾。其。末。曰。屬。臣。之。子。記。臣。之。言。力。請。鑿。輿。亟。還。京。闕。大。震。雷。霆。之。怒。出。民。水。火。之。中。夙。荷。君。恩。敢。忘。尸。諫。澤。自。奉。甚。薄。方。謫。居。時。饘。粥。不。繼。吟。嘯。自。如。晚。年。俸。入。稍。厚。亦。不。異。疇。昔。嘗。曰。君。父。當。側。身。嘗。膽。臣。子。乃。安。居。美。食。邪。所。得。俸。賜。遇。寒。士。與。親。戚。貧。困。者。輒。分。之。養。孤。遺。幾。百。餘。人。死。之。日。都。人。爲。之。號。慟。朝。野。無。賢。愚。皆。相。弔。出。涕。詔。贈。觀。文。殿。學。士。後。諡。忠。簡。(高宗建炎二年)

李彥仙傳

金以重兵來攻。李彥仙守禦甚備。遇士卒有恩。食既盡。煮豆以啖其下。而取汁自飲。至是亦盡。日鈎取敵兵數十。磔城上。雖殺傷大當。而敵兵沓至。堙者久。傷殘日就盡。是日有鳶鴉數萬。噪於城上。與戰聲相亂。洛索曰。城陷矣。促使急攻。

城遂破。彥仙率士卒巷戰，左臂中刃，不殊，猶不已。金人惜其才，以重賞募人生致之。彥仙易敝衣，雜羣伍中，走渡河。曰：吾不甘以身受敵人之刃。敵縱兵屠掠，彥仙聞之，曰：金人所以殺過當者，以我堅守不下敵也。我何面目復見世人乎？遂投河而死。金人取其家而殺之。陝民無噍類。張浚聞之，承制贈彥仙彰武軍節度使，即商州立廟。且官其子。久之，賜諡忠威。彥仙守陝再踰年，大小戰二百及城破，其屬官陳思道、李岳、杜開通、守王澣、趙叔憑、職官劉效、馮經、縣令張玘、將佐盧亨、邵雲、閻平、趙成、賈何、呂圓、登、宋炎等同死，無屈降者。叔憑宗室子，初爲兵馬都監，積功武翼大夫，通判府事。及城危，有子爲盧氏吏，間使語之曰：吾托肺腑，死國難，固其所。雲，龍門人。金人破蒲城，雲獨與少年數百，聚山谷，初事邵興，後爲彥仙部。曲累官，閤門宣贊舍人。金人得雲，欲以爲將，雲怒罵不屈。洛索，怒釘雲五日，而磔之。平湖城人官閤門祇候，何陝縣人，與成皆修武郎。圓登夏縣人，嘗爲僧，城垂破，自外來，援與彥仙相持而泣，曰：圍久，不知公安否？今

得見公死且無恨創甚方臥聞城壞遽起戰死炎陝縣人善蹶張敵圍城炎取大弩數百調治所射洞殺傷敵兵甚衆城破敵欲將炎呼炎出不應戰死後自雲以下皆贈官錄其家一人（建炎四年）

趙立傳

初趙立家屬先死於徐其赴鎮以單騎入楚後得女子知書者使侍左右讀軍中書記城破而沒立爲人木彊不知書其忠義蓋出天性善騎射容貌甚壯不喜聲色財貨月俸給皆取其半與士卒同甘苦每戰擐甲冑先登有退卻者必大呼疾馳至其側捽而斬之衆畏服亦樂爲用其視金人如仇每言及必齟齬而怒常戒士卒惟以殺金人爲言且自誓必死城破州人扶傷巷戰惟民兵奪門而出首領萬五石琦蔚亨號千人敵皆得全白金人南侵所過名城大都多以虛聲脅降如探囊取之惟冀州堅守踰二年濮州城破巷戰殺傷略相當皆爲金所憚而立威名戰多咸出其上是役也金銳意深入會張浚出師圍陝宗

弼往援之。又立以其軍蔽遮江淮。故金師亦困弊而止。議者謂立之功雖張。巡許遠不能過云。(同上)

韓世忠傳

淮東宣撫使韓世忠以大軍發鎮江。時山陽殘弊之餘。世忠披荆棘立軍府。與士同力役。其夫人梁氏親織薄爲屋。將士有臨敵怯懦者。世忠遺以巾幗。設樂大燕會。俾爲婦人粧。以恥之。軍壘旣成。世忠乃撫集流散。通商惠工。遂爲重鎮。(紹興五年)

揚武翊運功臣太保樞密使英國公韓世忠。罷爲橫海武甯安化軍節度使。充醴泉觀察使。奉朝請。進封福國公。世忠不以和議爲然。再上章力陳秦檜誤國。詞意剴切。檜由是深怨世忠。言者因奏其罪。上留章不出。世忠亦懼檜陰謀。乃力求閒退。世忠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攜酒。從一二童奴游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云。(紹興十一年)

揚武翊運功臣太傅鎮南武安甯國軍節度使充醴泉觀察使咸安郡王韓世忠爲太師致仕。是日世忠薨於賜第。年六十三。始世忠得疾。帝飭太醫馳視。問訪之。使相屬於道。將吏問疾臥內。世忠曰。吾以布衣百戰。致位公王。賴天之靈。得全首領。臥家而沒。諸君尙哀其死耶。世忠少時慄悍絕人。不用鞭轡。能騎生馬駒。其制兵器。凡跳澗以習騎。洞貫以習射。後貌之。鏖連鎖之甲。斧之有掠陳弓之有克敵。皆世忠遺法。嘗中毒矢洞骨。則以強弩拔之。十指僅全。四不能動。身被金瘡。如刻畫。晚奉朝。請絕口不言功名。自罷政居都城。高臥十年。若未嘗有權位者。而偏裨部曲。往往致身通顯。節鉞相望。歲時造門。類皆謝遣。獨好浮圖法。自號清涼居士。於時舉朝憚秦檜權力。皆附麗爲自全計。世忠於班列一揖之外。不復與親。逮薨。有詔選日臨奠。檜遣中書吏韓瑊以危語脅其家。辭而止。追封通義郡王。其子直敷。文閣彥直。直祕閣彥樸。彥質。彥古。皆進職二等。又

命睿思殿祇候徐仲護葬事。(紹興二十年)

王彥傳

洪州觀察使新知鼎州王彥卒於邵州。年五十。荆南舊部曲聞彥之喪。皆即佛宮爲位而哭。彥事親孝。居官廉。其爲將也。與士卒同甘苦。屢破大盜。子弟從軍者。未嘗濫賞。及將死。召其弟姪。悉以家財分給之。時號名將。然性剛寡合。雖待士盡禮。而黑白太分。此其大略也。(紹興九年)

岳飛傳

岳飛賜死於大理寺。飛旣屬獄。何鑄以中執法與大理卿周三畏同鞠之。飛久不伏。因不食求死。命其子閣門祇候雷視之。至是。万俟卨入臺。月餘獄遂上。及聚斷大理寺丞李若樸。何彥猷言飛不應死。衆不從。於是飛以衆證坐。嘗自言已與太祖以三十歲除節度使。爲指斥乘輿。情理切害。及敵侵淮西。前後受親札十三次。不卽策應。爲擁兵逗遛。當斬。闔州觀察使御前前軍統制權副都統張憲坐收飛書。謀以襄陽叛。當絞。飛長子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提舉醴泉觀

雲坐與憲書稱可與得心腹兵官商議爲傳報朝廷機密事當追一官罰金詔飛賜死命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沂中泄其刑誅憲雲於都市參議官直祕閣于鵬除名送萬安軍右朝散郎孫革送潯州並編管仍籍其貲流家屬於嶺南天下冤之飛死年三十九初獄之成也太傅醴泉觀察使韓世忠不平以問秦檜檜曰飛子雲與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怫然曰莫須有三字何以使人甘心固爭之不聽飛事親至孝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甯大將安樂時耶卻不受玠大歎服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師每休舍課將士注坡跳濠皆重鎧以習之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擄掠卒有疾親爲調藥諸將遠戍飛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無犯善以少擊衆凡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謀定而後戰故所向克捷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

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飛曰。仁信智勇嚴闕一不可。每調軍食。必蹙額曰。東南民力竭矣。好賢禮士。雅歌投壺。恂恂如儒生。每辭官。必曰。將士効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不挫於人。卒亦以此得禍。紹興十一年

王俊傳

融州觀察使行營右護軍選鋒統制知洋州節制巴蓬洋州屯駐軍馬王俊卒。俊行軍紀律嚴明。退者必誅。軍中號為王開山。言其所向無前也。然性強好犯上。吳玠亦畏其反復。而喜其勇。常厚遇之。紹興十三年

吳璘傳

併利州東西為一路。以吳璘為安撫使兼四川宣撫使。兼知興元府。璘尋薨。初璘病。呼幕客草遺表。命直書其事。曰。願陛下無棄四川。無輕出兵。不及家事。人稱其忠。璘為人剛毅。靖深。喜大節。畧苛細。讀史。傳曉大義。其御軍。恩威兼濟。士卒樂為之用。每出師。指揮諸將。風采凜然。無敢犯令者。故所向多捷。自吳玠死。

兵政史 歷代知兵家列傳

璘爲大將守蜀捍敵餘二十年隱然爲方面之重威名亞於玠其選諸將多以功有告以薦材者璘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今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獲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故所用後多知名（孝宗乾道三年）

魏了翁傳

魏了翁以寶章閣待制知瀘州瀘大藩控制邊面二千里而武備不修城郭不治了翁乃葺其城樓櫓雉堞增置器械教習牌手申嚴軍律興學校蠲宿負復社倉飭義冢建養濟院居數月百廢俱舉（理宗紹定五年）

孟珙傳

京湖安撫制置大使夔路策應大使兼江陵府孟珙卒初珙招中原精銳萬五千餘人分屯漢北樊城新野唐鄧間皆百戰之士號鎮北軍駐襄陽及王旻李虎軍亂鎮北亦潰珙乃重購以招之降者不絕元行省范用吉亦密通降款以所受告命爲質珙白於朝不從珙歎曰三十年收拾中原人心今志不克伸矣

遂發病是月朔大星隕於境內聲如雷卒之日大風發屋折木珙隨父宗政立戰功忠君體國善撫士卒軍中參佐部曲議事言人人異珙以片言折衷衆志皆慨建旌鼓臨將吏面色凜然無敢涕唾者退則遠聲色薄滋味蕭然若事外追封吉國公諡忠襄（淳祐六年）

文天祥傳

以文天祥爲江西安撫副使知贛州勤王詔至贛天祥捧之涕泣發郡中豪傑并結溪洞山蠻有衆萬人遂入衛其友止之曰今元兵三道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是何異驅羣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日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聞風而起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功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抑損盡以家貲爲軍費每與賓客僚佐語及時事輒撫几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

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聞者爲之感動（恭宗德祐元年）

尹穀李芾楊霆合傳

元兵蟻附登潭州城知衡州長沙尹穀寓城中時方爲二子行冠禮或曰此何時行此迂闊事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於地下耳既畢禮乃積薪扃戶朝服望闕拜已即縱火自焚隣家救之火熾不可前但遙見烈燄中穀正冠危坐闔門少長皆死李芾命酒酌之字穀曰尹務實男子也先我就義矣因留賓佐會飲夜傳令猶手書盡忠字爲號飲達旦諸賓佐出參議楊霆赴園池死芾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後殺我忠伏地叩頭辭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徧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舉身投地自刎幕僚陳億孫顏應焱鐘蜚英皆死潭民聞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縑林木者相望守將吳繼明劉孝思以城降元兵利於擄掠欲屠之行省郎中

和尚宣言曰。拒我師者宋耳。其民何罪。既受其降。即是吾民。殺之何忍。且今列城多未附降。而殺之。是堅其效死之心也。阿爾哈從之。由是袁連衡。永郴全道。桂陽武岡。皆降。寶慶通判曾如驥。亦不屈死。芾爲人剛介。不畏強禦。臨事精敏。姦猾不能欺。且強力過人。自日治事。至暮無倦容。夜率至三鼓始休。五鼓復起。視望之凜然若神明。而好賢禮士。復藹然可親。雖一藝小善。必獎薦之。居官廉家無餘貲。穀性剛直。莊厲士友。皆嚴憚之。居官廉正。有聲。丁內艱。家居教授。諸生舉動有禮。每行市中。市人相謂曰。是必尹先生門人也。至是死節。諸生往哭之者數百人。文德謂霆曰。朝廷有密旨。出師策應淮東。誰可往者。即對曰。某將可。又曰。兵器糧草若何。即對曰。某營兵馬。某庫器甲。某處矢石芻糧。口占授吏。頃刻案成。文德大驚曰。平生輕文人。以其不事事也。君材幹若此。何官不可爲。吾何敢不敬。後通判江陵。江陵雄據上流。表裏襄漢。兵民雜處。庶務叢集。霆隨事裁決。處之泰然。霆有心計。善出奇。應變故所至。有能聲。

(德祐二年)

元奇爾濟蘇傳

(142)

奇爾濟蘇汪古部人。愛布哈之子也。性勇毅。習武事。尤篤於儒術。築萬卷堂。日與諸儒討論經史。性理陰陽術數。靡不該貫。尚公主。從世祖討叛王額爾罕有功。帝即位。封高唐王。西北不安。請於帝。願往平之。再三請。帝乃許。及行。且誓曰。不平西北。吾馬首不南。是歲遇敵於巴牙斯之地。衆謂當俟大軍畢至。與戰。未晚。奇爾濟蘇曰。大丈夫報國而待人耶。即整衆鼓譟以進。大敗之。擒其將佐百數以獻。詔賜世祖所服貂裘寶鞍及繒錦介冑弓矢。(元成宗大德元年)

劉國傑傳

政

行

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劉國傑。久行邊患。瘴。自入覲。還鎮疾篤。僚屬問之。國傑曰。交賊不臣。若病幸小愈。得滅此賊。死無憾矣。問以家事。不言。卒年七十二。國傑善推誠。得士心。故所至立功。性雄猛。視死如歸。嘗語人曰。吾爲國宣力。雖身棄。草野。不恨。何必馬革裹尸還葬哉。訃聞。贈齊國公。諡武宣。(大德八年)

趙普勝陳友諒等陷淮南安慶行省右丞余闕死之。賊之來攻也。初自東門登城。闕簡死士擊卻之。已而併軍攻東西二門。又擊卻之。賊恚甚。乃樹柵起飛樓。臨城。闕分命諸將各以兵捍賊。晝夜不得息。賊益生兵來攻。是日普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饒州祝寇軍南門。羣盜四面蟻集。外無一甲之援。西門勢猶急。闕身當之。徒步提戈。爲士卒先。士卒號哭止之。揮戈愈力。仍分麾下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而闕亦被十餘創。日中城陷。火起。闕知不可爲。引刀自剄。墮清水塘中。妻乍氏子德生女福童皆赴井死。同時死者韓建一家。被害。建方臥疾。罵賊不屈。賊執之以去。不知所終。城中民相率登樓。自捐其梯。曰。甯俱死。此誓不從賊。焚死者以千計。其知名者。萬戶李宗。可紀守仁。陳彬。金承宗。元帥府都事特穆布哈。萬戶府經歷段桂芳。千戶和碩布哈。新李盧廷玉。葛延齡。戶番許元炎。奏差烏圖縵。百戶黃寅孫。安慶推官黃圖倫岱。經歷楊恒。知

事余中懷甯尹陳巨濟凡十八人闕號令嚴信與士卒同甘苦然稍有違令即斬以徇嘗病不視事將士皆籲天求以身代闕強衣冠而出當出戰矢石亂下如雨士以盾蔽闕闕卻之曰汝輩亦有命何蔽我爲故人爭用命稍暇即注周易帥諸生謁郡學會講立軍士門外以聽使知尊君親上之義有古良將風烈或欲輓之入翰林闕以國危蹙辭不往遂死於安慶贈淮南江北行省平章追封幽國公諡忠宣議者謂兵興以來死節之臣余闕與褚布哈爲第一（順帝至正十七年）

明徐達傳

魏國公徐達卒年五十四帝爲輟朝臨喪悲慟不已追封中山王諡武甯賜葬鐘山之陰配享太廟肖像功臣廟位皆第一達言簡慮精在軍令出無二諸將奉持懷懍而帝前恭謹如不能言善拊循與下同甘苦士無不感恩效死以故所向克捷猶嚴戢部伍所平大都二省會三郡邑百數閭井晏然民不苦兵歸

朝之日。單車就舍。延禮儒生。談議終日。雍雍如也。帝嘗稱之曰。受命而成功。而旋不矜。不伐。婦女無所愛。財寶無所取。中正無疵。昭明乎日月。大將軍一人而已。
(明太祖洪武十八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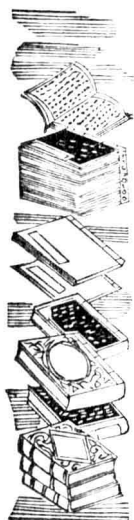
郭登傳

定襄伯郭登卒。贈侯。諡忠武。登儀觀甚偉。髯垂過腹。為將兼智勇。紀律嚴明。料敵制勝。動合機宜。事母孝。居喪秉禮。能詩。明世武臣無及之者。
(憲宗成化八年)

兵政史終

兵政史

歷代知兵家列傳



國

際

史

集權資憲通史

行政部

國際史

吳縣曹恭翊滌新編纂

第一章

商周之困於戎狄列國與戎狄交涉之勝利及其征服之策

商武乙徙都河北國中衰敝東夷寢盛分遷淮岱漸居中土武乙暴虐犬戎寇邊狄人來攻古公事之以皮幣犬馬珠玉菽粟財貨不得免焉狄人又欲土地古公曰與之耆老曰君不爲社稷乎古公曰社稷所以爲民也不可以所爲亡民也耆老曰君不爲宗廟乎古公曰宗廟吾私也不可以私害民夫有民立君將以利之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以其所養害所養吾不忍也民之在我與在彼爲吾臣與狄人臣奚以異哉二三子何患無君杖策而去率其私屬出豳渡漆沮踰梁山邑於岐山之陽始改國曰周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舉國扶老攜弱從之者二千乘一止而成三千戶之邑旁國聞

(1)

集 權 資 憲 通 史

第一章

商周之困於戎狄列國與戎狄交涉之勝利及其征服之策

(2)

其仁亦多歸之。古公乃貶戎狄之俗，營築城郭室屋，而邑別居之。古公卒，季歷修古公之遺道，篤於行義，諸侯順之。周公季伐西落鬼戎，俘其狄王。(商紀)

周公季伐燕京之戎，周師大敗，其後周伐余無之戎，克之。太丁命公季爲牧帥，又伐克始呼之戎，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周公季宅程，以功九命，作伯受珪瓚，種鬯之賜。(同上)

武王開通道於九夷八蠻，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楛曰：肅慎氏之貢矢，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周武王元年)

政

交趾南有越裳氏，重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不通，故重三譯而來朝。周公曰：德澤不加，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耆曰：天之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

蓋往朝之。周公歸之於王。稱先王神致。薦於宗廟。使者迷其歸路。周公錫以駟車五乘。皆爲司南之制。越裳使者載之。由扶南林邑海際。期年而至其國。故指南車常爲先導。示服遠人。而正四方。(成王六年)

徐夷作亂。帥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子主之。徐嬴姓。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通溝陳蔡之間。欲舟行上國。得朱弓朱矢。以爲天瑞。自號偃王。陸地而朝者三十六國。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樂而忘歸。聞徐子僭號。穆王日驅千里馬。長驅歸周。以救亂。使造父告楚。令伐徐。王孫厲謂楚子曰。徐君好行仁義。君若不伐。楚必事徐。楚子曰。若信有道。不可伐也。對曰。大之伐。小彊之伐。弱猶石之投卵。虎之啗豚也。惡有其理。楚子大舉兵伐徐。徐子愛民無權。不忍鬪。故敗。乃北走彭城東山下。百姓隨之者以萬數。因名其山爲徐山。徐子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故至於此。(穆王十七年)

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自大畢伯士之終，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王不聽，遂征之，獲其五王，四白鹿，四白狼。王遂遷戎於太原，自是荒服者不至。（穆王三十五年）

是時周既陵遲，戎逼諸夏，自隴山以東，及乎伊洛，往往有戎。於是渭首有狄獯，封冀之戎，涇北有義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驪戎，伊洛間有楊拒泉臯之戎，潁首以西有蠻氏之戎。（平王五十年）

戎王使由余觀秦，穆公謂內史廖曰：鄰有聖人，敵國之憂也。廖曰：戎王處辟陋之地，未嘗見中國聲色，君試遺之女樂，以奪其志。戎王好樂，必怠於政，爲由余請緩期，留而莫遣，使其君臣有間，乃可圖也。穆公曰：善。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問其地形，兵勢，盡察，而后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終歲淫縱，牛馬半死。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穆公使人問要之，由余遂去。

降秦。穆公以客禮禮之，拜爲上卿，問伐戎之形。秦用由余謀，伐戎，益國十二，開地千里。天子使召公過賀穆公，以金鼓。（襄王二十七年）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嘗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道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爲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戰。如是數歲，亦不亡矢。匈奴皆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穀者十萬人，悉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十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之，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褕，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趙邊。（秦始皇三年）

先是天下冠帶之國，七而三國邊於戎狄。秦自隴以西，有緜諸緄戎、翟獯之戎，岐梁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而趙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

東胡山戎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其後義渠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之至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昭王之時宣太后誘義渠王殺諸甘泉遂發兵伐義渠滅之始於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將秦開爲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東胡東胡卻千餘里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郡以拒胡及戰國之末而匈奴始大(同上)

盧生使入海還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遣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爲兵略取南越陸梁地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五十萬人戍五嶺與越雜處蒙恬斥逐匈奴收河南地爲四十四縣築長城因地形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逶迤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蒙恬常居上郡統治之威振匈奴(始皇三十二年)

按今安徽江蘇北部有淮徐等東夷。周本興於西方。其威不及東邊。故東夷常謀亂。而西方之警戒不嚴。年月既久。周室已衰。西北戎狄漸侵中國。周不得已。乃東遷焉。當東周之初。戎狄雜居中國者頗多。其著名者。戎則有犬戎。及驪戎。義渠。大荔等。俱在渭水北。蟠踞涇。沮。二水之間。此等諸戎。後因秦霸。爲所征服。北狄之有名者。爲獫狁。據中國北境。屢寇山西陝西。勢頗強大。其餘有赤狄。白狄。白狄者。自陝西延安府蔓延於山西汾州間。赤狄者。自山西潞安府沿太行山。分布於直隸各地。此等諸狄。後因晉盛。多爲所吞併。直隸北部。其接於山海關者。有山戎。又西有無終。蓋皆屬通古斯族。齊之桓公征服之。

第二章 西漢與匈奴戰和勝敗之始末及統一西域南越之盛業

匈奴冒頓既滅東胡。又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遂侵燕代。悉復收蒙恬所奪匈奴故地。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是時漢兵方與項羽相距。

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威服諸國。匈奴圍韓王信。信以馬邑降。匈奴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上自將擊韓王信。信亡。走匈奴。上居晉陽。聞冒頓居代谷。欲擊之。帝先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帝用陳平秘計。使二閭厚遺闕氏。乃解圍之一角。會天大霧。漢使人往來。匈奴不覺。陳平請令彊弩傅兩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帝出圍。(漢高祖六年至七年)

匈奴冒頓數苦北邊。上患之。劉敬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彼必慕以爲闕氏。生子必爲太子。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爲子壻。死則外孫。爲單于。豈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可無戰以漸臣也。上取家人子。名爲長公主。以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高祖九年)

臣光曰。建信侯謂冒頓殘賊。不可以仁義說。而欲與爲婚姻。何前後之相違

也。夫骨肉之恩，尊卑之叙，唯仁義之人爲能知之。奈何欲以此服冒頓哉？蓋上世帝王之御夷狄也，服則懷之，以德叛則震之，以威未聞與爲婚姻也。且冒頓視其父如禽獸而獵之，奚有於婦翁？建信侯之術固已疏矣。（同上）

以宗室女爲公主嫁匈奴。是時冒頓方彊，爲書使使遺高后，辭極褻嫚。高后大怒，召將相大臣議，斬其使者，發兵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以喜，惡言不足以怒也。」乃令大謁者張釋報書，深自謙遜以謝之。以車二乘，馬二駒，冒頓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惠帝二年）

匈奴單于遺漢書曰：「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支等計與漢吏相距，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力強，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定之。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已爲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爲一家。」

北州以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皇帝卽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帝報書曰。單于欲除前事。復故約。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爲弟兄。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後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老上單于初立。帝復遣宗室女翁主爲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翁主。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也。爲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衆畜牧。其遺漢書牘及印封。皆令長大倨傲其辭。(文帝六年)

李廣爲上郡太守。嘗從百騎出。遇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以此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之誘。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未到匈

奴陣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卽有急柰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犇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爲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景帝中六年）

鴈門馬邑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可誘擊，上問公卿。王恢曰：臣竊以爲擊之便。韓安國曰：臣竊以爲勿擊，便上從恢議。以韓安國、李廣、王恢等將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陰使聶壹爲間，謂單于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單于，以爲然。許之。壹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下爲信。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得鴈門尉史，欲殺之。尉史告單于漢兵所在，乃引兵還。下恢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恢自殺。自是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尙貪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關市不絕，以中其意。（武帝元光二年）

初王恢之討東越。使番陽令唐蒙風曉南越。蒙乃上書說上曰。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通夜郎道。爲置吏甚易。上許之。乃從巴蜀笮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夜郎皆貪漢繒帛。乃聽約。上以爲犍爲郡。邛笮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爲內臣。妾請吏比南夷。乃使司馬相如建節乘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邛笮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爲內臣。除邊關。關益斥。西至洙若水。南至牂柯爲徼。通零關道。橋孫水。以通邛都。爲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天子大說。(元光五年)

是時巴蜀四郡鑿山通西南夷千餘里。戍轉相餉。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暑溼。死者甚衆。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費以巨萬計。而無功。上患之。詔使公孫弘視焉。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同上)

匈奴入上谷。殺略吏民。遣衛青李廣擊胡關市下。青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胡生得廣。置兩馬間。絡而盛臥。行十餘里。廣佯死。暫騰而上。胡兒馬奪其弓。鞭

馬南馳遂得脫歸。(元光六年)

匈奴降者言月支怨匈奴可與共擊之。張騫以郎應出隴西。單于得之留騫十餘歲。得間亡鄉月氏。月氏地肥饒少寇。殊無報胡之心。騫留歲餘。竟不能得月氏要領。乃逃歸。百餘人去。十三歲。唯堂邑氏奴甘父與騫二人逃歸。(元朔三年)

匈奴右賢王數侵擾朔方。令車騎將軍衛青等擊之。出塞六七百里。夜至圍右賢王。王驚夜逃。獨與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得右賢裨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於是引兵而還。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卽軍中拜衛青爲大將軍。諸將皆屬焉。(元朔五年)

衛青復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前將軍趙信故胡小王降漢。遂將其騎八百降匈奴。霍去病爲票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得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藉若侯。產。生。捕季父羅姑。封爲冠軍侯。信。教。單。

于益北絕幕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無近塞。單于從其計。是時漢比歲發十餘萬衆擊胡。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元朔六年)

初上以公孫弘言罷西南夷。蒼海專奉朔方。及聞張騫言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強。可以賂遺設利朝也。誠得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欣然以騫言爲然。乃令騫因蜀犍爲發間使王然于等。四道並出。出驪出冉出徙出卬犍。指求身毒國。各行三千里。其北方閉氐祚。南方閉嚮昆明。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於是漢以求身毒道。始通滇國。滇王當羌謂漢使者曰。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爲一州主。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乃復事西南夷。(元狩元年)

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擊匈奴。歷五王國。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餘里。獲首虜八九百餘級。收休屠王祭天金人。踰居延。過小月氏。至祁連山。得單桓。酋涂王。及相國都尉以衆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三百級。獲裨小王七十餘人。是時諸宿將所將士馬兵皆不如票騎。票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而諸宿將常留落不偶。由是票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矣。(元狩二年)

是時單于怒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爲漢所殺虜。欲誅之。渾邪王降漢。封渾邪王萬戶。爲漯陰侯。封其裨王呼毒尼等四人。皆爲列侯。漢發車二萬乘以迎之。縣官無錢。從民貫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右內史汲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敝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請間見高門。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

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爲闕。出財物於邊關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爲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爲五屬國。而金城河。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侯。者。到。而。希。矣。(同上)

令大將軍衛青。票騎將軍霍去病。各將五萬騎伐匈奴。票騎出代郡。大將軍出定襄。大將軍出塞千餘里。度幕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沙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遂乘六騾壯騎可數百馳去。斬首虜萬九千級。遂至賓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票騎將軍出代右北平。二千餘

里絕大幕。直左方兵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鹵獲七萬四百四十三級。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是時漢所殺虜匈奴合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匈奴。以北然亦以馬少不復大出擊匈奴矣。票騎將軍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票騎尙穿域蹋鞠。事多此類。大將軍爲人仁。喜士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元狩三年)

匈奴請和親。丞相長史任敞曰。可使爲外臣。朝請於邊。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大怒。留之不遣。博士狄山議以爲和親便。上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障。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元狩四年)

渾邪王既降漢。張騫建言。誠以此時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是斷匈奴之右臂也。天子以爲然。多持節副使。道可便遣之。他旁國。騫既至。烏孫昆莫畏匈奴。不欲移徙。騫留久之。不能得其要領。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闐。及諸旁國。烏孫發譯道送騫還。使人隨騫報謝。因令窺漢大小。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域三十六國。始通於漢矣。烏孫王既不肯東還。漢乃於渾邪王故地置酒泉郡。稍發徙民以充實之。後又分置武威郡。以絕匈奴與羌通之道。天子得宛汗血馬。愛之名曰天馬。使者相望於道。以求之。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元鼎二年)

匈奴自衛霍度幕以來。希復爲寇。遠徙北方。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甘言。求請和親。漢爲築邸長安。單于殊無意入漢。於是數遣奇兵。侵犯漢邊。

中郎將蘇武使匈奴。匈奴欲降之。武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爲坎。置燼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律曰。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尙可得乎。武罵律曰。汝畔主背親。何以汝爲見。南越殺漢使者。屠爲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懸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單于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天漢元年)

初。武帝征伐匈奴。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馬畜孕重。墮殪。罷極苦之。常欲和親。壺衍鞬單于立。匈奴始衰。(昭帝始元二年)

初。蘇武既徙北海上。稟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凡十九歲。始以彊壯出。及還。鬚髮盡白。(始元六年)

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常主發導。負水擔糧。迎送漢使。後復爲匈奴

反間殺漢使。傅介子請刺之。霍光白遣之。介子使樓蘭使譯謂曰：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譯報王。王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胷立死。貴臣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誅王。更立王弟尉屠耆在漢者。介子遂斬王安歸首。馳傳詣闕。縣首北闕下。更名其國爲鄯善。(元鳳四年)

匈奴虛同單于死。握衍單于立。殘忍好殺。日逐王率來降。鄭吉既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獲車師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吉於是中西域而立莫府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餘里。匈奴益弱。不敢爭西域。僮僕都尉由此罷。都護督察烏孫康居等三十六國動靜。以聞。可安輯安輯之不可者。誅伐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宣帝神爵二年)

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贊謁稱藩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黃金璽。鑿綬玉具劍。佩刀。弓一張。矢四發。檠戟十。安車一乘。鞍勒一具。馬十五匹。黃金二十斤。錢二

十萬衣被七十七襲錦繡綺縠雜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禮畢使使者道單于先行宿長平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阪詔單于毋謁其左左當戶皆得列觀及諸蠻夷君長王侯數萬咸迎於渭橋下來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長安置酒建章宮饗賜單于觀以珍寶二月遣單于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幕南光祿塞下有急保漢受降城漢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詔忠等留衛單于助誅不服又轉邊穀米糒前後三萬四千斛給贍其食先是自烏孫以西至安息諸國近匈奴者皆畏匈奴而輕漢及呼韓邪朝漢後咸尊漢矣(同上)上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清其容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甘露三年)

匈奴單于及烏孫大昆彌伊秩靡皆來朝。漢以爲榮。是時西域凡五十國。自譯長。至將相侯王。皆佩漢印綬。凡三百七十六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烏弋之屬。皆以絕遠不在數中。其來貢獻。則相與報不督錄。總領也。自黃龍以來。單于每入朝。其賞賜繡繒絮輒加厚於前。以慰接之。(哀帝元壽二年)

交趾諸郡閉境自守。岑彭素與交趾牧鄧讓厚善。與讓書陳國家威德。於是交趾太守錫光等相率遣使貢獻。悉封爲列侯。錫光者漢中人在交趾。教民夷以禮義。帝復以宛人任延爲九真太守。延教民耕種嫁娶。故嶺南華風始於二守焉。(光武建武五年)

按春秋戰國之際。江南諸地皆爲蠻夷窟宅。楚吳越諸國其民多非漢族。故當時頗爲中國所擯斥。及始皇帝一天下。始略今兩廣安南地。開郡置吏。秦亡時。南海郡尉趙佗乘漢楚之爭。中國擾亂。遂併有桂林象郡。自立爲南越王。南越之北。福建之地。有閩越。更北。浙江之地。有東甌。閩越王無

諸及東甌王搖爲越勾踐後皆受漢封爵。吳楚反時東甌王從吳及其敗亡乃殺吳王濞以謝漢。濞子駒亡入閩越說其王使擊東甌以報父讐。東甌王避其鋒率國人徙於江淮之間閩越已北破東甌乘勢南伐南越。南越王胡請救於漢武帝發兵討閩越王其弟余善殺王以降。武帝賞余善功以爲東越王與以東甌故地別立吳諸孫丑爲越王使領閩越事始平定。南越王胡死後至其孫興以年少故太后預政后有淫行國人不服。太后欲賴漢威以固其位勸王內屬於漢國人不可遂殺王太后及漢使者。武帝復出兵滅南越東越王余善密與南越通及南越亡恐被罪遂反已而服。誅於是東南之地悉平。時光武元
鼎六年西南諸部卽四川貴州雲南夙係西藏族交趾族蕃殖其間各戴君長不屬中國至戰國之末秦平楚亦降滇及秦一統天下乃於四川雲南置吏治之秦之亡也其地多復爲化外之區。武帝時有唐蒙者就蜀賈知蜀之有夜郎國請於帝通之說使內屬於

漢其後張騫自西域還，頻言由蜀通身毒之便，身毒即印度也。武帝因令騫等自蜀往夜郎，往身毒，為蠻民所阻，路不得通。然得達於滇，因說之使通漢。自是武帝益注意於西南，及征服南越，遂席餘威，降服邛四川甯遠府附近、笮

四川雅州府清溪縣附近

冉駹

四川茂州附近等諸番族。

第三章

東漢之降服羌氏西域叛而復通及北匈奴之滅亡

初，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言願度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是後羌人旁緣前言，冒度湟水，先零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遂劫略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分兵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卞。在鮮水上者，天子令趙充國議之。充國以為先零首為畔逆，他種劫略，故臣愚冊欲捐罕、卞，先行先零之誅。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詔武賢等將兵擊罕、卞，充國引兵並進，勿復有疑。充國上書曰：臣愚以為先零計常欲先赴罕、卞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擊其約，合其黨，臣恐國

家憂累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報從。充國計。充國乃引兵至先零。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兵至罕开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後罕竟不煩兵而下。上詔破羌彊弩將軍詣屯所。與充國合進擊先零。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臨羌。東至浩亶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奏上之。上嘉納之。後充國所降得五千餘人。振旅而還。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馬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堅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則爲害不休。不可棄也。帝從之。民歸者三千餘口。援爲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開溝洫。勸以耕牧。郡中樂業。又招撫塞外氏羌皆來降。附援奉復其侯王君長。帝悉從之。」(光武帝建武十一年)

竇固使班超郭恂俱使西域。超行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備。後忽更疎懈。初夜超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

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衆驚亂。超手格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復使超使于竇。時于竇王廣德雄張南道。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使有騮馬。急求取以祠我。超許之。令巫自來取馬。巫至。超卽斬其首。收私來比鞭笞數百。以巫首送廣德。廣德大恐。於是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與漢絕六十五載。至是乃復通焉。(明帝永平十五年)

初益州西部都尉廣漢鄭純爲政清潔。化行夷貊。君長感慕。皆奉珍內附。明帝爲之置永昌郡。以純爲太守。純在官十年而卒。後人不能撫循夷人。哀牢王類牢殺守令。反攻博南。(章帝建初元年)

公卿舉故張掖太守鄧訓代張紆爲護羌校尉。迷唐率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脅小月氏胡。訓擁衛小月氏胡。令不得戰。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不宜禁。護訓曰。張紆失信衆羌。大動涼州吏民。命縣絲髮原諸胡。所以難。

得意者皆恩信不厚耳。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園門，悉驅羣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掠無所得，又不敢逼諸胡。因卽解去。由是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鬪吾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內我妻子，乃是得父母也。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撫養教諭，大小莫不感悅。於是賞賂諸羌種，使相招誘，迷唐叔父號，吾將其種人八百戶來降。訓因發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擊迷唐於寫谷，破之。迷唐乃去。大小榆居頗巖谷，衆悉離散。(章和二年)

北匈奴饑亂，南單于上言破北成南，共爲一國。至是竇憲耿秉出朔方雞鹿塞，南單于出滿夷谷，度遼將軍鄧鴻出柁陽塞，皆會涿邪山。憲分遣副校尉閻盤司馬耿夔耿譚將南匈奴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於稽洛山，大破之。單于遁走，追擊諸郡，遂臨私渠北鞬海，斬名王以下萬三千級，獲生口甚衆，雜畜百餘萬頭。諸裨小王率衆降者前後八十一部，二十餘萬人。憲秉出塞三千餘里，登燕

然山命。中軍班固刻石勒功。紀漢威德而還。(和帝永元二年)

初北單于既亡。竇憲請立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爲單于。袁安獨上封事曰。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讎。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然上竟從憲策。(同上)

段熲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與先零諸種戰於逢義山。虜兵盛。熲衆皆恐。熲乃令軍中長鑕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強弩。列輕騎爲左右翼。謂將士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衆皆應聲騰赴。馳騎於傍。突而擊之。虜衆大潰。斬首八十餘級。太后賜詔書褒美曰。須東羌盡定。當并錄功勤。今且賜熲錢二十萬。以家一人爲郎中。敕中藏府調金錢綵物。增助軍費。拜熲破羌將軍。(靈帝建甯元年)

按西域以漢孝武帝時始通。本三十六國。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

有大山中央有河東則接漢阨以玉門陽關二關並在燉煌郡西則限以葱嶺諸國

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皆役屬匈奴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西踰葱

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自張騫開西域之跡其後霍去病擊破匈奴

右地降渾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後稍發徙人

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燉煌酒泉四郡據兩關焉自李廣利伐大宛之後

西域震懼多遣使貢獻於是東自燉煌西至鹽澤即蒲昌海交河往往起亭障

是時軍旅連出師行二三十年海內虛耗建武中貳師李廣利以軍降匈

奴帝既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故輪臺以東捷

枝渠犂皆故國地今在交河北庭界中其地相連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處溫和田美

可益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同時熟田一歲有積穀募人壯健有累重敢徙

者累重謂妻小家屬請田所就畜積爲本業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

國帝深陳既往之悔乃不復出軍昭帝時乃用弘羊前議以給外國使者

宣帝遣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數國。時漢獨護南道，未能盡并北道也。神爵三年，匈奴日逐王來降，護鄯善以西使者鄭吉迎之，乃因使鄭吉併護北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吉道矣。由此匈奴益弱，不能近西域。於是徙屯田於北胥鞬、披莎車地，屯田校尉始屬都護。都護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都護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四十里，與渠犂田官相近。土地肥饒，於西域中故治焉。至元帝復戊己二校尉，屯田於車師前王庭。哀平間，自相分割爲五十五國。凡國自譯長、城長、君、監、史、太祿、伯長、千長、都尉，且渠、當戶、將相、至侯、王皆佩漢印綬，凡三百七十六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烏弋之屬，皆以絕遠不在數中。其來貢獻，則相與報，不督錄總領也。至王莽時，四邊擾亂，中國遂絕。並復役屬匈奴，前往西域有二道：自元始以後，有三道。從玉門關出西，經婁羌、轉西域葱嶺，經懸度入大月氏，爲南道。從玉門關西出發，都護并廻三隴沙北頭，經居盧倉，從沙西北過龍堆。

到故樓蘭轉西詣龜茲至葱嶺爲中道從玉門關西北出經橫坑辟三隴沙及龍堆出五船皆到車師界戊己校尉所理高昌轉西與中道合爲龜茲新道後漢永平中匈奴乃脅諸國共寇河西郡縣明帝乃命將北征匈奴取伊吾廬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于闐諸國西域自絕六十載乃復通焉明年始復置都護戊己校尉及明帝崩焉耆龜茲攻沒都護陳睦匈奴車師圍戊己校尉章帝不欲疲敝中國以事夷狄乃迎還戊己校尉不復遣都護復罷屯田匈奴因遣兵守伊吾地時軍司馬班超留于闐綏集諸國和帝永元初竇憲大破匈奴因遣副使尉閻盤掩擊伊吾破之三年班超遂定西域因以超爲都護居龜茲復置戊己校尉於是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其條支安息諸國至於海濱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皆前代所不至莫不備其風土傳其珍怪焉數年至安帝初西域背叛頻攻都護任尙段禧等朝廷以爲險遠

國際史

難相應赴。詔罷都護。自此遂棄西域。北匈奴卽復收屬。諸國共爲邊患。其後匈奴連與車師入寇河西。漢不能禁。議者因欲閉玉門關以絕其患。尙書陳忠疏以爲燉煌宜置校尉。按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班超之子勇議舊燉煌郡有營兵三百人。宜復之便。乃以勇爲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西柳中。今交河郡縣勇遂破平車師。自建武至於延光。西域三絕復通。

北夷七國時漸強。以爲鄰敵。秦始皇平天下。北却匈奴。築長城。渡河以陰山爲塞。劉項相持。未遑邊備。單于頭曼稍稍渡河南。復其故地。至冒頓。匈奴益強。盡服從。北夷南與諸夏爲敵國。圍漢高帝於白登。帝因婁敬說。後妻以宗女公主。呂后文帝復通和親。其後復大入蕭關。燒回中宮。於是置細柳棘門。霸上三軍以備焉。納鼂錯說。召人實塞。下終景。帝時不爲大患。武帝因王恢議。誘單于入塞。不克。自爾侵盜尤甚。衛青霍去病累歲窮討。盡徙漠北矣。漢境又至於陰山。開河西置酒泉等郡。以隔絕羌胡。遂通西

域宣帝時其國亂賢王以下爭立爲五單于呼韓邪南移近塞朝漢爲藩臣郅支奔康居爲甘延壽誅滅成帝時單于又來朝賜以後宮王嬙單于喜甚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煌請罷邊備以休天子人民郎中侯應習邊事陳十不可及王莽輔政易單于璽曰章改號恭奴單于復大寇盜莽又改號降奴服于發兵屯戍議滿三十萬十道窮追分裂爲十五單于嚴尤諫陳五難至後漢建武二十年其國饑疫死耗分爲南北單于其南單于歎塞願永爲藩蔽捍禦北狄入居雲中後又移居美稷今西河郡臧宮等上書請滅北匈奴光武務欲息人不許和帝時單于爲竇憲破滅安帝時南單于屢被鮮卑侵掠靈獻之際轉又挫傷魏武遂分爲五郡置於河西離石諸郡劉元海則左賢王之孫而南匈奴種微矣

第四章

魏晉匈奴鮮卑羌氏之佔據內地並其緣因南北朝之交聘北朝外族

與外族之交爭

第四章

魏晉匈奴鮮卑羌氏之佔據內地並其緣因南北朝之交聘北朝外族與外族之交爭

國際史

按東漢末紀三國初載國內擾亂益多移住塞內者一匈奴西漢宣帝時呼韓邪單于內降東漢之初南單于亦歸漢故匈奴種族入山西塞內與漢人雜居者前後部落近萬經年既久戶口漸滋彌蔓朔北轉難制御及曹操爲漢丞相憂必强大分爲左右中南北五部以殺其勢西晉初匈奴餘衆乞歸化者益衆多時以十萬數武帝皆居之塞內於是山西之地半爲匈奴種族所據二烏桓及鮮卑烏桓鮮卑俱古東胡之裔蓋通古斯族也戰國之末秦漢之際東胡頗强大殆與匈奴頡頏後爲冒頓單于所破其餘衆東走一保烏桓山一保鮮卑山因以爲名皆役屬匈奴漢武帝時烏桓漸強復與匈奴爭武帝乘之使范明友襲破烏桓烏桓自是從漢後屢破北匈奴拓地日廣西自上谷東自遼東東漢獻帝有蹋頓者有勇略遂統一烏桓各部助袁紹斃公孫瓚紹爲表於朝廷以爲單于

時在東漢獻帝建安三年

曹操破袁紹蹋頓助紹二子與曹操戰大敗曹滅烏桓徙其餘衆於山東

其後遂不振。鮮卑其初未至。東漢初葉。南北兩單于爭。匈奴衰耗。因乘之。連破北匈奴。略其地。以故勢頓強。桓帝時。諸部推檀石槐爲大人。石槐有武略。定庭於內蒙古之彈汗山。北拒丁零於外蒙古之北境。東破扶餘族於滿州。西擊烏桓於伊犁。其屬地東西亘四千里。南北逾七千里。時漢靈帝光和四年石槐死。其國分裂。後四年。鮮卑部酋有慕護跋者。助魏斃公孫淵。以功封王。居遼西。稱慕容氏。其餘鮮卑部族有拓跋。宇文。秃髮。乞伏。諸氏。自遼東至河西。遍布北邊。乘晉室大亂。乃漸南下。三氐及羌。故屬西藏族。羌棲息青海之地。氐在東南下居岷山附近。至巴蜀之間。西漢之世。趙充國征服之。故久隸漢。及王莽末年。漸擾境。東漢初。馬援復征服之。徙其降衆於關中河東之地。後族類蕃息。乘漢末中國之亂。其餘衆多入塞內。氐羌種族之在關中者。殆與居民相半。西晉初。塞外諸族之雜居內地者。如此其多。故郭欽江統輩屢請攘之。以絕後患。朝廷不用其言。及八王亂起。關中氐

第四章

魏晉匈奴鮮卑羌氐之佔據內地並其緣因南北朝之交聘北朝外族與外族之交爭

齊萬年者先叛。山西之劉淵。巴西之李特等。尋相繼起兵。鮮卑諸族繼之。割據諸方。先後殆三百年。江北一帶之地。常歸塞外諸族佔據。

初南匈奴自謂其先本漢室之甥。因冒姓劉氏。太祖留單于呼廚泉於鄴。分其衆爲五部。居并州境內。左賢王豹。單于於扶羅之子也。爲左部帥。部族最強。城陽太守鄧艾上言。單于在內。羌夷失統。合散無主。今單于之尊日疏。而外土之威日重。則胡虜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爲六國。以分其勢。去卑功顯前朝。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鴈門。離國弱寇。追錄舊勳。此御邊長計也。又陳羌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以崇廉恥之教。塞姦宄之路。司馬師皆從之。

鄧艾所陳先於徙戎論。司馬師既從之。突然卒不能杜其亂華之漸。抑所謂漸出之者行之而不究。邪。豈天將啟胡羯氏羌非人之所能爲也。（魏 卽

陵厲公嘉平三年）

是歲鮮卑索頭部大人拓跋力微始遣其子沙漠汗入貢。因留爲質。力微之先世居北荒。不交南夏。至可汗毛始強大。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五世至可

汗推寅南遷大澤。又七世至可汗鄰，使其兄弟七人及族人乙旃氏、車毘氏分統部衆爲十族。鄰老以位授其子詰汾，使南遷，遂居匈奴故地。詰汾卒，力微立。復徙居定襄之盛樂。部衆浸盛，諸部皆畏服之。

拓跋氏始見於此。鮮卑軻比能與魏爲敵者也。軻比能死，北遂差安，而拓跋氏盛矣。爲後魏張

本（元帝景元二年）

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多，處之塞內諸郡。其後數因忿恨殺害長吏，深爲民患。侍御史西河郭欽上疏曰：戎狄強獷，歷古爲患。魏初民少，西北諸郡皆爲戎居。內及京兆、魏郡、弘農，往往有之。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爲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漸徙內郡，離胡於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萬世之長策也。帝不聽。

（晉武帝太康二年）

按爲諸胡亂華張本

拓跋祿官分其國三部：一居上谷之北，濡源之西，自統之；一居代郡、參合陂之北，使兄沙漠汗之子猗屯統之；一居定襄之盛樂故城，使猗屯弟猗盧統之。猗

行

政

盧善用兵。西擊匈奴烏桓諸部，皆破之。代人衛探與從子雄及同郡箕澹往依拓跋氏，說猗盧招納晉人，猗也悅之。任以國事，晉人附者稍衆。（惠帝元康五年）羯石勒以中壘將軍支雄游擊將軍王陽領臣門祭酒，專主胡人辭訟，重禁胡人不得陵侮衣冠華族，號胡爲國人，遣使循行州郡，勸課農桑，朝會始用天子禮樂衣冠儀物，從容可觀矣。（元帝太興二年）

初，陶侃在武昌，議者以江北有邾城，宜分兵戍之。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者，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羣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虜入寇，此乃致禍之由，非以禦寇也。且吳時戍此城，用三萬兵，今縱有兵守，亦無益於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念，此又非所資也。及庾亮鎮武昌，卒使毛寶、樊峻戍邾城，趙王虎惡之，以夔安爲大都督，帥石鑿、石閔、李農、張貉、李菟等五將軍，兵五萬人寇荆揚北鄙，二萬騎攻邾城，張貉陷邾城，死者六千人。毛寶、樊峻突圍出走，赴江溺死。」（成

帝咸康二年

集 權 資 憲 通 史

(39)

初柔然阿那瓌求粟爲種。魏與之萬石。至是柔然大饑。阿那瓌帥其衆入魏境。表求賑給。魏遣元孚持白虎幡勞阿那瓌於柔立懷荒二鎮之間。阿那瓌衆號三十萬。陰有異志。遂拘留孚。所過剽掠。至平城乃聽孚還。魏遣尙書令李崇左僕射元纂帥騎十萬擊柔然。阿那瓌聞之。驅良民二千公私馬牛羊數十萬北遁。崇追之三千餘里不及而還。(梁武帝普通四年)

時南北通好。務以俊。又相誇銜命接客。必盡一時之選。無才地者不得與焉。每梁使至鄴。鄴下爲之傾動。貴勝子弟盛飾聚觀。禮贈優渥。館門成市。宴日高澄常使左右覘之一言。制勝澄爲之拊掌。魏使至建康亦然。(大同二年)

高歡每號令軍士。常令丞相屬代郡張華原宣旨。其語鮮卑則曰。漢民是汝奴。夫爲汝耕。婦爲汝織。輸汝粟帛。令汝溫飽。汝何爲陵之。其語華人則曰。鮮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絹。爲汝擊賊。令汝安甯。汝何故疾之。(大同三年)

第四章

魏晉匈奴鮮卑羌氏之佔據內地並其緣因南北朝之交聘北朝外族與外族之交爭

國際史

按東漢末世以來凡三百年間中國擾亂相繼國威全替故西域諸國通於中國者甚稀及後魏太武帝統一江北威振西陲龜茲疏勒烏孫以下諸國皆來獻於是後魏亦遣使西域時宋文帝元嘉十四年董琬等奉命經天山南路諸國而自烏孫至破洛那厚加招撫以鄯善國納北涼餘衆而杜西域往來之道故太武帝征之擒其王遣韓杖於鄯善領護西域自是塞外諸國皆臣服獨柔然負強屢執使者又時入寇掠邊境太武帝乃大舉討之柔然故匈奴別種也東晉初有車鹿會者勇健爲部衆所推始建國號曰柔然世隸拓跋氏散居漠之南北越六代而至社崙與後魏道武同時社崙兇狡有權略與後秦姚興通屢侵後魏道武帝自征之社崙敗遁漠北擊高車略其地高車卽漢代之丁零亦屬土耳其族居天山北部落蕃盛至是失其東邊社崙又破匈奴餘裔於額根河畔於是其屬土跨內外蒙古兵勢大振遂稱可汗屢南向侵後魏以報前敗及太武帝北伐社崙從弟

大檀大敗北遁。後四年，後魏兵復破大檀，追至燕然山。柔然高車部落降者殆百萬。大檀憂憤死，其族餘衆太武帝連破之，遠竄西北。於是東至高句麗，西至波斯，諸國前後來貢。後魏國威於斯時爲盛云。

第五章 隋之疲弊西域而亡突厥之興及唐之征服突厥北荒悉平

突厥佗鉢可汗卒，攝圖立，號沙鉢略可汗。東突厥又沙鉢略從父玷厥居西面，號

達頭可汗。西突厥沙鉢略勇而得衆，北方皆畏附之。隋主立，待突厥禮薄。沙鉢略

乃與故營州刺史高寶蓋合兵爲寇。隋主患之，初長孫晟送千金公主入突厥，

可汗愛其善射，留之。因察山川形勢，部衆強弱，靡不知之。晟上書曰：今諸夏雖

安，戎虜尙梗，興師致討，未是其時。棄於度外，又相侵擾，故宜密運籌策，有以攘

之。玷厥之與攝圖，兵強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

羅侯者，攝圖之弟，姦多勢弱，曲取衆心，國人愛之。因爲攝圖所忌，其心殊不自

安。跡示彌縫，實懷疑懼。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愛其牽率，唯強是與。

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而近攻。離強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則攝圖迴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遣連奚霫。則攝圖分衆。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乘釁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矣。帝省表大悅。遣太僕元暉出伊吾道。詣達頭。賜以狼頭纛。達頭使來。引居沙鉢略使上。以晟爲車騎將軍。出黃龍道。齎幣賜奚霫契丹。遣爲鄉導。得至處羅侯所。深布心腹。誘之內附。反間旣行。果相猜貳。(陳宣帝太建十三年)

西域諸胡。多至張掖交市。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之。矩知帝好遠略。胡商至者。矩誘訪諸國山川風俗。王及庶人儀形服飾。撰西域圖記三卷。合四十四國。入朝奏之。仍別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傾山在隴西臨洮縣以去。縱橫所互。將二萬里。發自燉煌。至於西海。凡爲三道。北道從伊吾。中道從高昌。南道從鄯善。總湊燉煌。且云以國家威德。將士驍雄。汎濛汜而越崑崙。易如反掌。但突厥吐渾。分領羌胡之國。爲其壅遏。故朝貢不通。今並因商人。密送誠款。引領翹首。願爲臣妾。若服

而撫之。務存安輯。皇華遣使。弗動兵車。諸蕃旣從。渾厥可滅。混壹戎夏。其在茲乎。帝大悅。賜帛五百段。日引矩至御坐。親問西域事。矩盛言胡中多諸珍寶。吐谷渾易可并吞。帝於是慨然慕秦皇漢武之功。甘心將通西域。四夷經略。咸以委之。以矩爲黃門侍郎。復使至張掖。引致諸胡。啗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西域胡往來相繼。所經郡縣疲於送迎。糜費以萬萬計。卒令中國疲弊。以至於亡。皆矩之唱導也。(隋煬帝大業三年)

帝以諸酋長畢集洛陽。於端門街盛陳百戲。場周圍五千步。執孫行者萬八千人。聲聞數十里。自昏至旦。燈火光燭天地。終月而罷。所費巨萬。自是歲以爲常。諸蕃請入豐都市交易。帝許之。先命整飾店肆。簷宇如一。或設帷帳。珍貨充積。人物華盛。賣菜者亦藉以龍須蓆。胡客或過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散。不取其直。給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驚嘆。其黠者頗覺之。見以繪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形。何如以此物與之。纏樹何爲。市人慙不

能答（大業四年）

代州都督張公謹上言突厥可取之狀以爲頡利縱欲逞暴誅忠良曠姦佞一也薛延陁等諸部皆叛二也突利拓設欲谷設皆得罪無所自容三也塞北霜旱糗糧立絕四也頡利疏其族類親委諸胡胡人反覆大軍一臨必生內變五也華人入北其衆甚多比聞所在嘯聚保據山險大軍出塞自然響應六也上以頡利可汗既請和親復援梁師都命李靖爲總管討之以張公謹爲副擊破突厥於靈州突利可汗入朝上謂侍臣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常痛心今單于稽顙庶幾可雪前恥靺鞨遣使入朝貢上曰靺鞨遠來蓋突厥已服之故也昔人謂禦戎無上策朕今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唐太宗貞觀四年）

政

行

是時遠方諸國來朝貢者甚衆服裝詭異中書侍郎顏師古請圖寫以示後作王會圖從之（同上）

詔以回紇部爲瀚海府。僕骨爲金微府。多濫葛爲燕然府。拔野古爲幽陵府。同羅爲龜林府。思結爲盧山府。渾爲皋蘭州。斛薛爲高闕州。奚結爲雞鹿州。阿跌爲雞田州。契苾爲榆溪州。思結別部爲蹕林州。白霫爲賓顏州。各以其酋長爲都督。刺史各賜金銀繒帛及錦袍。敕勒大喜。捧戴歡呼。拜舞宛轉塵中。及還。上御天成殿宴。設十部樂而遣之。諸酋長奏稱。臣等旣爲唐民。往來至尊所。如詣父母。請於回紇以南。突厥以北。開一道。謂之參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驛。各有馬及酒肉。以供過使。歲貢貂皮。以充租賦。仍請能屬文使爲疏表。上皆許之。於是北荒悉平。然回紇吐迷度已私自稱可汗。官號皆如突厥故事。(貞觀二十一年)

是時四夷大小君長爭遣使入獻。見道路不絕。每元正朝賀。常數百千人。上引見諸胡使者。謂侍臣曰。漢武帝窮兵三十餘年。疲弊中國。所獲無幾。豈如今日。綏之以德。使窮髮之地。盡爲編戶乎。(貞觀二十二年)

先是回鶻入貢及互市。所過恐其爲變。常嚴兵迎逆防衛之。柳公綽至鎮。回鶻遣梅錄李暘以馬萬匹互市。公綽但遣牙將單行迎勞於境。至則大闢牙門。受其禮。謁暘感泣。戒其下不敢馳獵。無所侵擾。陞北沙陀素驍勇爲九姓六州胡所畏伏。公綽奏以其酋長朱邪執宜爲陰山都督。代北行營招撫使。使居雲朔塞下。捍禦北邊。執宜與諸酋長入謁。公綽與之宴。執宜神彩嚴整。進退有禮。公綽謂僚佐曰。執宜外嚴而內寬。言徐而理當。福祿人也。執宜母妻入見。公綽使夫人與之飲酒饋遺。執宜感恩爲之盡力。塞下舊有廢府十一。執宜脩之。使其部落三千人分守之。自是雜虜不敢犯塞。(文宗太和四年)

按柔然屬部有突厥者。滅柔然。乃西破嚙噠。南降吐谷渾。東攘契丹。北併結骨。於是突厥屬土。東至滿州。西近阿拉海。北包貝加爾湖。南併青海。建牙於外蒙古之都斤山。當在抗愛山附近以統東方諸國。使從弟達頭可汗。建牙千

泉。俄領中央亞細亞搭拉斯河附近

以統西方諸國。突厥始分爲東西。唐命李勣李靖發衆十

萬討東突厥。突厥所屬諸部爭來降。軍威大張。擒頡利東突厥。分崩其餘。衆降薛延陀。或奔西突厥。亦多降。唐東突厥故地悉爲鐵勒諸部所佔。太宗末年乙毗咄陸之族阿史那賀魯奔唐。唐居之庭州。天山之麓 迪化府頡招集舊部擊破乙毗射匱可汗。悉併西突厥地。號沙鉢羅可汗。役屬西域諸國。勢亦強大。後叛唐。屢擾邊。唐高宗顯慶二年蘇定方奉高宗命擊沙鉢羅擒之。西突厥自是臣唐。

第六章

遼金之遞興高麗西夏之發現北宋與遼之交際始末及宋與金議夾

攻遼遼滅而宋遂釀南渡之禍

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下有渝水通海。自關東北循海有道。道狹處纔數尺。旁皆亂山高峻不可越。比至進牛口。舊置八防禦軍。募土兵守之。田租皆供軍食。不入於蘄。幽州歲致繒纊以供戰士衣。每歲早穫。清野堅壁以待契丹。契丹至輒閉壁不戰。俟其去。選驍勇據隘邀之。契丹常失利走。土兵皆自爲田園力

第六章

遼金之遞興高麗西夏之發現北宋與遼之交際始末及宋與金議夾攻遼遼滅而宋遂釀南渡之禍

戰有功則賜勳加賞。由是契丹不敢輕入寇。及周德威爲盧龍節度使，恃勇不脩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每芻牧於營平之間，德威又忌幽州舊將有名者，往往殺之。吳主遣使遺契丹主以猛火油，曰：攻城以此火焚樓櫓，敵以水沃之，火愈熾。契丹主大喜，卽選騎三萬欲攻幽州。述律后哂之曰：豈有試油而攻一國乎？因指帳前樹謂契丹主曰：此樹無皮可以生乎？契丹主曰：不可。（後梁均王乾化三年）

女直國遣使貢名馬。女直之先居古肅慎地，元魏時號勿吉。至隋改號靺鞨。唐初有黑水粟末兩部，後粟末盛強，號渤海國。黑水因役屬之。五代時遼盡取渤海之地，黑水部民居混同江之南者，繫籍於遼，號熟女直；居江之北者，不繫籍於遼，號生女直。至是以馬入貢，詔蠲登州沙門島居民租賦，令專治舟船渡所貢馬。（宋太祖建隆二年）

回鶻于闐皆遣使來貢方物。回鶻使者道由靈州，交易於市。知州段思恭遣吏

市礪砂。吏與使者爭直。忿競。思恭釋吏不問。械繫使者數日。始貸之。使者歸。愬於其國。回鶻可汗遣使齎牒詣靈州。詢械繫之由。思恭自知理屈。不敢報。自是數年。回鶻不復入貢。(真宗景德元年)

初王繼忠在契丹。乘間爲遼人言和好之利。太后有厭兵意。雖大舉深入。然亦納繼忠說。於是遣小校四人持信箭以繼忠書詣莫州。部署石普且致密奏一。封願速達闕下。是日普遣使齎其奏至。帝發視之。卽繼忠狀。具言臣嘗念昔歲而辭。親奉德音。唯以息民止戈爲事。況北朝欽聞聖德。願脩舊好。必冀睿慈俯從。愚瞽。帝謂輔臣曰。朕念往昔全盛之世。亦以和戎爲利。朕初即位。呂端等建議。欲因太宗上仙。命使告訃。次則何承矩請。因轉戰之後。達意邊臣。朕以爲誠。未交通。不可彊致。又念自古獯鬻爲中原強敵。非懷之以至德。威之以大兵。則獷悍之性。豈能柔服。此奏雖至要。未可信。畢士安等曰。契丹兵鋒屢挫。恥於自退。故因繼忠以請。諒亦非妄。帝曰。卿等但知其一。未知其二。彼以無成請盟。然

第六章

遼金之遞興高麗西夏之發現北宋與遼之交際始末及宋與金議夾攻遼遼滅而宋遂釀南渡之禍

得請之後，必有邀求。若屈己安民，特遣使命，遺之貨財，斯可也。所慮者，關南之地，曾屬彼方，以是爲辭，則必須絕議。朕當治兵誓衆，躬行討擊耳。遂以手詔令石普付小校，賜繼忠曰：朕丕承大寶，撫育羣民，常思息戰以安人，豈欲窮兵而黷武。今覽封疏，深嘉懇誠。詔到日，卿可密達茲意。果有審實之言，即附邊臣聞奏。繼忠欲朝廷先遣使命，帝未許。先是王繼忠得帝手詔，卽具奏附石普以聞。言遼已領兵攻圍瀛州，蓋關南乃是舊疆，恐難固守。乞早遣使議和好。帝覽其奏，謂輔臣曰：瀛州素有備，非所憂也。欲先遣使，固亦無損。乃復賜繼忠手詔許焉。募神勇軍士李斌，持信箭赴遼寨。因令樞密院擇可使遼者。王繼英言殿直曹利用自陳願往，乃授利用閣門祇候。假崇儀副使，奉遼主書以往。又賜繼忠手詔，帝前賜王繼忠詔許遣使。繼忠具奏附石普以達。普自貝州遣指揮使張皓赴行關，道出遼寨爲所得。遼主及太后引皓至車帳前，問勞久之。因令抵天雄，以詔促曹利用。王欽若等疑不敢遣。皓獨還遼營。遼太后賜皓袍帶，館設加

等使繼忠具奏。且請自澶州別遣使速議和好事。於是皓以其奏入。帝復賜欽若詔。又令參知政事王旦與欽若手書。俾皓持赴天雄。督利用同北去。并以詔諭繼忠。因謂輔臣曰。國家以安民息戰爲念。固許之矣。然彼尙率衆深入。又河冰且合。戎馬可度。亦宜過爲之防。朕已決成算。若盟約之際。別有邀求。當決一戰。可再督諸將帥整飭戎容。以便宜從事。遼師旣陷德清。遂進抵澶州。圍合三面。李繼隆等分伏勁弩。控扼要害。遼統軍使蕭達蘭恃其勇。以輕騎案視地形。時威虎軍顧壽光張瓌掌牀子弩。潛發達蘭中額。仆。遼衆競前。輿曳至寨。是夕死。太后臨其轎車。哭之慟。輟朝五日。以蕭巴雅爾代掌南面事。旋下通利軍。達蘭通天文。屢著戰功。首倡南侵之謀。至是死。軍中奪氣。滋欲議和矣。帝已移御北城之行營。曹利用自天雄赴遼軍中。見其事未決。遼主乃遣左飛龍使韓杞。曹利用與韓杞至遼軍帳。遼復以關南故地爲言。利用輒沮之。且謂曰。北朝旣興師尋盟。若歲希南朝金帛之資。以助軍旅。則猶可議也。其接伴政事舍人遠

第六章

遼金之遞興高麗西夏之發現北宋與遼之交際始末及宋與金議夾攻遼遼滅而宋遂釀南渡之禍

曰。今茲引衆而來。本謀關南地。若不遂所圖。則本國負媿多矣。利用答以稟命專對。有死而已。若北朝不恤後悔。恣其邀求。地固不可得。兵亦未易息也。遼主及蕭太后聞之。意稍怠。但欲歲取金幣。利用許遺絹二十萬疋。銀十萬兩。議始定。(同上)

寇準在澶州。每夕與知制誥楊億。痛飲謳歌。喧嘩達旦。帝使人覘之。喜曰。準如此。吾復何憂。時人比之謝安。曹利用與韓杞至。行在議和。準畫策以進。且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敵且生心矣。(同上)

史理氏曰。夫兵之勝敗。無常而氣足者常勝。鼓以激三軍之氣。氣以結三軍之心。氣足心固。何敵不克。故大敵當前。視死如歸。衆情踴躍。而咸欲一試者。戰必勝。此所謂軍心固也。然心固者必氣有以致之。何謂氣。天子親幸軍民。感泣負氣而戰。有勝於精兵百萬者。契丹寇宋。進逼冀州。中外震駭。幾無以國王欽若。陳堯叟一則請幸金陵。一則請幸成都。均欲避敵。故

鄉倚君固。寵惟寇準。顧念大局。奉萬乘之重。獻百年之策。當兵薄城下。博飲以安衆心。坐鎮於風聲鶴唳之餘。決戰於士卒歡呼之頃。契丹傾國而來。僅得銀絹以歸。固由當時軍心固結所致。然準之深謀遠慮爲何如耶。雖然。準之謀固善。而究非萬全計也。夫外夷悍忍健鬪。不可以一時之勝。敗制之。必在己者。德足以懷之。兵足以畏之。在彼者。兩雄相持。強弱未分。當此之時。然後可戰。無論勝敗於中國。均無大損。故漢唐以兵力定天下。武功炳耀。外夷奪氣。及入關定鼎。又脩文德以守之。漢之文景。唐之貞觀。媲美三代。而漢之外患爲匈奴。匈奴有南北之別。賊唐之外患爲突厥。吐蕃。而互相兼并。此所謂在己者優。在彼者劣也。故衛青李光弼等。時以兵力挫之。彼亦畏服。自首未敢存報復之志。宋之兵力。既不及漢唐之雄壯。而其德澤。又不及文景貞觀之隆盛。此所謂在己者劣。也。況當時契丹最強。獨執牛耳。女直未敢與抗。此所謂在彼者優。也。處己劣。彼優之勢。而欲

第六章

遼金之遞興高麗西夏之發現北宋與遼之交際始末及宋與金議夾攻遼遼滅而宋遂釀南渡之禍

國際史

藉一戰之勝以制之。豈知彼挫愈甚。則蓄憤愈深。暴發愈烈。此慶曆靖康之禍。所以接踵而至也。勝且如斯。當時設一失利。有驚聖駕。則準不足惜。其如宋社。何蓋制夷之術。全賴乎未戰之先。或既戰以後。養精蓄銳。脩德振武。使其無隙可乘。則彼自就我範圍。何患乎戰哉。即戰也。敗亦無害。倘戰前國既不振。戰後又不圖自強。而惟幸一戰之勝。以挫之。敗姑無論。勝適足以啟敵報復之心。不然。漢唐均嘗敗敵矣。敵不但不怨。又且助力平亂。而何以有宋自澶州之役。結怨於敵。報怨之禍。與宋相終始。使宋欲不亡。不得謂非寇準之失計耶。雖然。豈不賢於王欽若。陳堯叟哉。

趙延祚自太宗朝。嘗出家財。交結敵中豪傑。得其動靜。即具白州將。因授官任。至是年七十餘。召赴闕。詢以邊事。具言今之脩和。遼人先啟誠意。國家動守恩信。理必長久。又言國母之妹。曰齊妃。與其姊不協。國家所遺金帛。皆歸於國主。及母。其下悉無所及。望自今權場貿易。稍優假之。則其下獲利。必倍欣慰。又歷

陳遼風俗山川曲折地理遠近及晉漢時事歷歷有據帝詰其所欲云有家屬寓居青州願便道得往省之帝許焉且以與遼通好不可復置機官司故命爲巡檢帝慮河北諸州緣兵罷遂弛武備詔敵樓戰柵有損壞者卽葺(同上)

先是高麗國王王治之妃皇甫氏有外族金致陽出入宮掖人言其有私王治杖致陽配遠地王治薨子誦嗣位年十八矣皇甫妃攝政召致陽授閣門通事舍人不數年貴寵無比皇甫妃生子即私於致陽所生也謀立爲王後誦有從弟詢號大良院君皇甫妃忌之強令爲僧復遣人潛害賴寺僧匿之獲免王誦有疾密召給事中蔡忠順諭以勿令國屬異姓忠順議召西北而巡檢使康肇入衛遂決廢王誦爲讓國公殺致陽遷皇甫妃於黃州流其親黨於海島遣兵迎誦弟詢立爲王詢以肇爲西京留守肇旋弒王詢於積城縣遼主謂羣臣曰康肇弒其君誦而立詢因而相之大逆也宜發兵問其罪羣臣皆曰可(真宗大

中祥符三年)

第六章

遼金之遞興高麗西夏之發現北宋與遼之交際始末及宋與金議夾攻遼遼滅而宋遂釀南渡之禍

以主客郎中知制誥王曾爲遼主生辰使。宮苑使高繼勳副之。舊制出使必假官。繼勳本秩既崇，不復假官，自是爲例。（大中祥符五年）

高麗方與遼構兵，遂遣使入貢。帝問宰相王旦曰：「高麗久失進奉，今許其赴闕，契丹必知之。」王欽若曰：「此使到闕，正與契丹使同時。」旦曰：「外蕃入貢，以尊中國，蓋常事耳。彼自有隙，朝廷奚所愛憎？」帝曰：「卿言深得大體。」詔登州置館以待之。

（大中祥符七年）

李允則在雍州。河北旣罷兵，允則治城壘，不輟。遼人疑違誓約，旣而有以爲言，詔詰之。允則奏言：「初通好，不即完治，他日復安敢動乎？」帝以爲然。城北舊有甕城，允則欲合大城爲一，先建東嶽祠，出黃金百兩爲供器，導以鼓吹，居人爭獻金銀。久之，密自撤去，聲言盜自北方至，遂下令捕盜。三移文北界，乃興板築，揚言以護祠。而卒就關城浚壕，起月隄。自此甕城之人，悉內城中。始州民多以草覆屋，允則取材木西山，大爲倉廩營舍，教民陶瓦，甍標里閭，置廊市。城上悉累

壁下環以溝塹。蒔麻植榆柳。闔承翰所脩屯田。架橋引水。作石梁列隄道。以通安肅。廣順安車。歲脩禊事。召界河戰棹爲競渡。縱北人遊觀。潛寓水戰。州北舊設陷馬坑。城上起樓爲斥堠。望十里。自罷兵後。人莫敢登。允則曰。旣南北講和矣。安用此爲。命抗樓夷坑。爲諸軍蔬圃。浚井疏洫。列畦壟。築短垣。縱橫其中。植以荆棘。而其地益險阻。因治坊巷。徙浮圖北垣上。登望三十里。下令安撫司。所泄境有隙地。悉種榆。久之。榆滿塞下。上元舊不然燈。允則結采山上。聚優樂。使民縱遊。明日偵知。遼將欲間行入城觀之。允則與同僚伺郊外。果有紫衣人至。遂與俱入傳舍。不交一言。出女奴羅侍左右。劇飲而罷。且置其所乘驢廡下。使遁去。卽遼之南京統軍也。後數日。其人得罪。嘗燕軍中。而甲仗庫火。允則作樂飲酒不輟。少頃火熄。命悉瘞所焚物。密遣使持檄瀛州。以名運器甲。不浹旬。兵數已完。人無知者。樞密院移詰之。對曰。兵械所藏。燬火甚嚴。方宴而燔。必姦人所爲。舍宴救焚。事或不測矣。一日民有訴爲遼人毆傷而遁者。允則不治。與傷

第六章

遼金之遞興高麗西夏之發現北宋與遼之交際始末及宋與金議夾攻遼遼滅而宋遂釀南渡之禍

者錢二千衆以爲怯。逾月遼人以其事來詰，答以無有。蓋他謀欲以毆人爲質，驗比得報以爲妄，乃殺謀。雲翼卒亡入北界，允則移文督還。遼人報以不知所。在允則曰：在某所。遼人駭，不敢隱，即歸卒，乃斬以徇。後無敢亡者。允則不事威儀，間或不出，遇民可與語者，延坐與語。以是洞知人情，盜發輒獲，人亦莫知其由。身無兼衣，食無重羞，不蓄貲貨。當時邊臣鮮能及之者。(天禧三年)

遼杜防、蕭蘊等來賀乾節，知制誥程琳爲館伴使。蘊出位圖指曰：中國使者至北朝，坐殿上位高，今北朝使至中國，位下，請升之。琳曰：此眞宗皇帝所定，不可易。防又曰：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卿，可乎？琳曰：南北朝安有大小之異？防不能對。詔與宰相議，或曰：此細事，不足爭。將許之。琳曰：許其小，必啟其大，固爭不可。乃止。(仁宗天聖四年)

先是邊吏言遼使且至，帝爲之吁食。慙選可使遼者，羣臣皆憚行。宰相呂夷簡舉右正言富弼入對便殿，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愛其死。帝爲動色，命弼爲接

伴使弼以發京師至雄州。久之，特默等始入境，遣中使慰勞。特默稱足疾不拜。弼謂曰：「吾嘗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拜。今中使至而君不起，此何禮也？」特默矍然起，遂使人掖而拜。及特默等至，命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廷議不許割地，而許以信安僖簡王允女與遼之皇子梁王洪基結婚，或增歲賂。獨弼以結婚爲不可。初，遼太弟重元者，挾太后勢，嘗自通書幣。帝欲因今使答之，令昌朝問六符。六符辭曰：「此於太后則善，於本朝不便也。」昌朝曰：「卽如此而欲以梁王求和，親皇帝豈安心乎？」六符不能對。授弼禮部員外郎、樞密直學士。將使弼報聘，故也。弼曰：「國家有急，惟命是從，臣職也。奈何？」逆以官爵賂之，固辭不受。（仁宗慶曆二年）

遼使蕭特默劉六符至京師，致遼主書略曰：「粵自世脩歡契，時遣使輶，竊緣瓦橋關南，是石晉所割。訖至柴氏，興一旦之狂謀，掠十縣之故壤，人神共怒，廟社不延。至於貴國肇胤基業，與敝境繼爲善鄰，暨乎太宗於有征之地，才定并汾，

第六章

遼金之遞興高麗西夏之發現北宋與遼之交際始末及宋與金議夾攻遼遼滅而宋遂釀南渡之禍

以無名之師直抵燕薊。羽召精銳禦而獲退。遂致彌年有戍境之勞。繼日備渝盟之事。始終反覆。前後諳嘗。竊審專命將臣。往平河右。炎涼屢易。勝負未聞。兼李元昊於北朝久已稱藩。設罪合加誅。亦宜垂報。邇者郭稹特至。杜防又回。雖略具音題。而但虞詐謀。已舉殘民之伐。曾無忌器之嫌。營築長隄。填塞隘路。開決塘水。添置邊軍。既潛檢於猜嫌。慮難敦於信睦。倘思久好。共遣疑懷。曷若以晉陽舊附之區。關南元割之縣。俱歸當國。用康黎人。如此則益深兄弟之懷。長守子孫之計。緬維英悟。深達惻怛。(同上)

詔以右正言富弼爲回謝國信使。西上閤門使符惟忠副之。復書曰。昔我烈考章聖皇帝。與大契丹昭聖皇帝。弭兵講好。通聘著盟。肆余纂承。共遵謨訓。邊民安堵。垂四十年。茲者專致使臣。特貽緘問。且以瓦橋內地。晉陽故封。援石氏之割城。述周朝之復境。繫於異代。安及本朝。粵自景德之初。始敦鄰寶之信。凡諸細故。咸不置懷。況太宗皇帝親駕并郊。匪圖燕壤。當時貴國亟發援兵。既交石

嶺之烽。遂舉薊門之役。義非反覆。理有因緣。元昊賜姓稱藩。稟朔受祿。急謀狂僭。俶擾邊陲。彘議討除。已嘗聞達。杜防郭積。傳導備詳。及此西征。豈云無報。聘輶旁午。屢聞嫉惡之談。慶問交馳。未諭聯親之故。忽窺異論。良用惘然。謂將軫於在原。反致議於忌器。復云營築隄埭。開決陂塘。昨緣霖潦之餘。大爲衍溢。之患。既非疏道。當稍繕防。豈蘊猜嫌。以虧信睦。至於備塞隘路。閱習兵夫。蓋邊臣謹職之常。乃鄉兵充籍之舊。在於貴境。寧撤戍兵。一皆示以坦夷。兩何形於疑阻。顧惟歡契。方保悠長。遽興請地之言。殊非載書之約。諒惟總達。應切感恩。自餘令弼口陳。書詞翰林學士王拱辰所撰也。初遼人書言太宗舉無名之師。一時莫知所答。拱辰獨請問曰。河東之役。本誅僭僞。遼人寇石嶺關。潛假兵以援賊。太宗怒其反覆。既平。繼元遂下令北征。安得謂之無名。帝喜諭執政曰。非拱辰詳識故事。殆難答也。劉六符嘗謂賈昌朝曰。南朝塘灤。何爲者哉。一葦可航。投箠可平。不然。決其隄。十萬土囊。遂可諭矣。時議者亦請澗其地。以養兵。帝問拱辰。對曰。此六符夸言耳。設險守固。先王不廢。且祖宗所以限戎騎也。帝深然之。(同上)

第六章

遼金之遞興高麗西夏之發現北宋與遼之交際始末及宋與金議夾攻遼遼滅而宋遂釀南渡之禍

初富弼張茂實以結婚及增歲幣二事往報遼人。惟所擇弼等至遼特默已加同政事門下平章事。劉六符爲行宮副部署。遼主命六符爲館伴。六符言北朝皇帝堅欲割地。弼曰：此必志在敗盟。假此爲名。南朝有橫戈相待耳。六符曰：南朝堅執事安得濟。弼曰：北朝無故求割地。南朝不卽發兵而遣使好辭更議。此豈南朝堅執乎。及見遼主。弼曰：兩朝繼好垂四十年。一旦忽求割地。何也。遼主曰：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此何意也。羣臣競請舉兵。朕以爲不若遣使求關南故地。求而不得。舉兵未晚。弼曰：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爲其身謀。非國計也。遼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求助於北。末帝昏亂。神人棄之。是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北朝全師獨克。雖虜獲金幣。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大半。此誰任其禍者。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萬計。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曰：不能。弼曰：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

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遼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鴈門者。備元昊也。塘水始於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脩舊有。民兵亦舊籍。特補其闕耳。非違約也。遼主曰。微卿言。不知其詳。然朕所欲得者。祖宗故地耳。弼曰。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各欲求異代故地。豈北朝之利乎。遼主無言。徐曰。元昊稱藩尚主。南朝伐之。不先告我。何也。弼曰。北朝向伐高麗。黑水。豈嘗報南朝乎。天子令臣致意於陛下。曰。向不知元昊與弟通姻。以其負恩。擾邊。故討之。而弟有煩言。今擊之。則傷兄弟之情。不擊。則不忍坐視吏民之死。不知弟何以處之。遼主顧其臣。國語良久。乃曰。元昊爲寇。豈可使南朝不擊乎。既退。六符謂弼曰。吾主恥受金帛。堅欲十縣。如何。弼曰。南朝皇帝嘗言。朕爲人子孫。豈敢妄以祖宗故地與人。昔澶淵白刃相向。章聖尙不與關南。豈今日而肯割地乎。且北朝欲得十縣。不過利其租稅耳。令以金帛代之。亦足坐資國用。

第六章

遼金之遞興高麗西夏之發現北宋與遼之交際始末及宋與金議夾攻遼遼滅而宋遂釀南渡之禍

朕念兩國生民。不欲使之肝腦塗地。不愛金帛。以徇北朝之欲。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背盟棄好。朕獨能避用兵邪。澶淵之盟。天地神祇。實共臨之。今北朝先發兵端。過不在朕。天地鬼神。其可欺乎。六符謂其介曰。南朝皇帝存心如此。大善。當共奏使兩主意通。翼曰。遼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問所欲言。弼曰。南朝惟欲歡好之久耳。遼主曰。得地則歡好可久。弼曰。南朝皇帝遣臣聞於陛下。曰。北朝欲得祖宗故地。南朝亦豈肯失祖宗故地邪。且北朝既以得地爲榮。則南朝必以失地爲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朕非忘燕薊舊封。亦安可復理此事。正應彼此自諷耳。既退。六符謂弼曰。皇帝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然金帛必不欲取。惟結昏可議耳。弼曰。結昏易生釁。況夫婦情好難必。人命修短或異。不若增金帛之便也。六符曰。南朝皇帝必自有女。弼曰。帝女才四歲。成昏須在十餘年後。今欲釋目前之疑。豈可待哉。弼揣遼人欲昏。意在多得金帛。因曰。南朝嫁公主故事。資送不過十萬緡耳。由是遼人結昏之意。緩且諷弼還。

弼曰：二議未決，安敢徒還？願留畢議。遼主曰：俟卿再至，當擇一事受之。宜遂以誓書來也。弼還奏，復授弼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又辭不受。弼與茂實再以二事往。於是呂夷簡傳帝旨，令弼草答遼人書，并誓書。凡爲國書二，誓書三。議昏則無金帛。若遼人能令夏國復納款，則歲增金帛二十萬。不則十萬。弼奏於誓書內增三事：一兩界塘淀，毋得開展；二各不得無故添屯兵馬；三不得停留逃亡諸色人。弼因請錄副以行。中使夜齎書五函，并副。追及弼於武彊，授之。弼行之樂壽。自念所增三事，皆遼人前約。萬一書異同，則彼必疑吾事敗矣。乃密啟副封觀之。果如所料。卽疏報。又遣其屬宋誠、蔡挺詣中書，白執政。帝欲知北事，亟召挺對便殿。乃詔弼三事，但可口陳。弼知此執政陰謀，乃以禮物屬茂實。疾馳至京師。日欲哺，叩閤門求對。閤門吏拘以舊制。當先進名。對仍翼日。弼責之。遂急奏得入。見曰：執政爲此，欲致臣於死。臣死不足惜，奈國事何？帝急召呂夷簡等問之。夷簡從容曰：此誤耳。當改正。弼語侵夷簡，晏殊言夷簡決不爲此。直

第六章

遼金之遞興高麗西夏之發現北宋與遼之交際始末及宋與金議夾攻遼遼滅而宋遂釀南渡之禍

恐誤耳。弼怒曰：「殊姦邪！」黨夷簡以欺陛下，遂詔王拱臣易書。其夕弼宿學士院，明日乃行。（同上）

富弼張茂實至遼，翼日引弼等見遼主曰：「姻事使南朝骨肉睽離，或公主與梁王不見悅，固不若歲增金帛，但須於誓書中加一獻字，乃可。」弼曰：「獻乃下奉上之辭，非可施於敵國。南朝爲兄，豈可兄獻於弟邪？」遼主曰：「南朝以厚幣遺我，是懼我也。」獻字何惜？弼曰：「南朝皇帝重惜生靈，故致厚幣以代干戈，非懼北朝也。今陛下也發此言，正欲棄絕舊好，以必不可冀相要耳。」遼主曰：「改爲納字如何？」弼曰：「亦不可。」遼主曰：「誓書何在？」取二十萬者。弼既與之，遼主曰：「納字自古有之。」弼曰：「古惟唐高祖之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所遣，或稱獻納，亦不可知。其後頡利爲太宗所禽，豈復更有此禮？」遼見弼詞色俱厲，度不可奪，曰：「我自遣使與南朝議之，於是遼主留所許歲增金帛二十萬誓書，遣耶律仁先、劉六符來議獻納字。弼等還至雄州，詔卽以弼爲接伴使，有朝廷合先知者，急置以聞。」弼奏曰：

彼求獻納二字臣以死拒之其氣折矣不可復許(同上)

以監察御史包拯爲賀正使使於遼館伴者謂拯曰雄州新開便門乃欲誘納北人以刺候疆事乎拯曰欲刺知北事自有正門何必便門本朝豈嘗問涿州開門邪議遂折及拯使還具奏臣奉命出境彼中情僞頗甚諳悉自叛雲州作西京以來添置營寨招集軍馬兵甲糧食積聚不少但以西討爲名其意殊不可測緣雲州至并代州甚近從代州至應州城壁相望只數十里地絕平坦此中外所共出入之路也自矢山後五鎮此路尤難控扼萬一侵軼則河東深爲可憂不可信虛聲弛其實備兼聞代州以北累年來蕃戶深入南界侵占地土居止耕佃甚多蓋邊臣畏懦不能畫時禁止今若不令固守疆界必恐日加滋蔓窺伺邊隙浸成大害欲乞今後沿邊要衝之處專委之執政大臣精選素習邊事之人以爲守將其代州尤不可輕授如得其人責以實效雖有微累不令非次移僭則軍民安其政令緩急不致敗事矣(仁宗慶曆五年)

第六章

遼金之遞興高麗西夏之發現北宋與遼之交際始末及宋與金議夾攻遼遼滅而宋遂釀南渡之禍

遼人取山木積十餘里輦相屬於路前守懼生事不敢遏劉永年曰敵人伐木境中而不治他日將不可復制遣人縱火一夕盡焚之上其事帝稱善遼移文代州捕縱火盜永年報曰賊固有罪然在我境何預汝事遂不敢復言(同上)

鄜延經略司言得宥州牒夏國舉措近歲多不循舊規恐更僭擬朝廷名號漸不可長乞擇一才臣下詔詰問以杜姦萌從之於是遣供備庫副使張宗道賜諒祚生辰禮物宗道初入境迎者至欲先宗道行馬及就坐又欲居東道固爭之迎者曰主人居左禮之常也天使何疑焉宗道曰宗道與夏主比肩以事天子夏主若自來當爲賓主爾陪臣也安得爲主人當循故事宗道居上位爭久不決迎者曰君有幾首乃敢如是宗道大笑曰宗道有一首耳來日已別家人今欲取宗道首則取之宗道之死得其所矣但夏國必不敢耳迎者曰譯者失詞某自謂無兩首耳宗道曰譯者失詞何不斬譯者乃先宗道迎者曰二國之歡有如魚水宗道曰然天朝水也夏國魚也水可無魚魚不可無水(仁宗嘉祐

初劉忱呂大忠既奉使而大忠遭父喪有詔起復知代州忱出疆帝手敕曰遼理屈則忿卿姑如所欲與之忱不奉詔至是與素等會於代素等設次據主席大忠卻之乃移次於長城北改西上閣門使知石州大忠數與素等會皆以理折之稍屈遼指蔚應朔三州分水嶺土隴爲界及忱與之行視無土隴乃但云以分水嶺爲界凡山皆有分水嶺相持久之不決(神宗熙寧七年)

遼復遣蕭禧來理河東黃嵬地命韓縝與禧議之爭辯或至夜分禧執分水嶺之說不變留館不肯辭曰必得請而後反帝不得已遣知制誥沈括報聘括詣樞密院閱故牘得頃歲所議疆地書指古長城爲分界今所爭乃黃嵬山相遠三十餘里表論之帝喜謂括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幾誤國事命以畫圖示禧禧議始屈乃賜括白金千兩使行括至遼遼樞密副使楊遵勗來就議括得地訟之籍數十頁使吏士誦之遵勗有所問則顧吏舉以答他日復問亦如之遵勗

第六章

遼金之遞興高麗西夏之發現北宋與遼之交際始末及宋與金議夾攻遼遼滅而宋遂釀南渡之禍

無以應。謾曰：數里之地，不忍而輕絕好乎？括曰：師直爲壯，曲爲老。今北朝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竟不可奪。遂舍黃嵬，而以天池請括，乃還在道。圖其山川險易，迂直風俗之淳龐，人情之向背，爲使契丹圖上之。拜翰林學士權三司使。（熙寧八年）

帝每憤遼人倔彊，慨然有恢復幽燕之志。御景福殿庫，聚金帛爲兵費。是年始更庫名，自製詩以揭之，曰：五季失圖，獫狁孔熾。蓺祖造邦，思有懲艾。爰設內府，基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凡三十二庫，後集羨贏。又揭以詩曰：每虞夕惕，心妄意遵。遺業顧余，不武姿何。日成戎捷。（神宗元豐元年）

范祖禹又言：先太皇太后以大公至正爲心，罷王安石、呂惠卿等新法，而行祖宗舊政。故社稷危而復安，人心離而復合。乃至遼主亦與其宰相議曰：南朝遵行仁宗政事，可救燕京。留守使邊吏約束，無生事。（哲宗元祐八年）

夏人寇平夏城，知渭州章榘禦之，獲其勇將威明、阿密、西壽、監軍穆爾塔布，斬

俘甚衆捷至帝爲御紫宸殿受賀。竊在涇原久時夏人肆暴邊吏畏慙。竊上言夏人嗜利畏威不有懲艾邊不得休息宜稍取其疆土如古削地之制以固吾圉。然後諸路出兵據其要害不再舉。勢將自蹙。章惇與竊同宗言多見采。由是。荆。州。一。城。砦。九。屢。敗。夏。人。而。諸。路。亦。多。建。城。砦。以。逼。夏。及。平。夏。之。敗。夏。人。遂。不。復。振。(元符元年)

燕人馬植本遼大族仕至光祿卿行汙而內亂不齒於人。童貫使遼道經盧溝植夜見其侍史自言有滅燕之策因得見貫貫與語大奇之載與俱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賜姓趙氏以爲秘書丞圖燕之議自此始。(徽宗政和元年)

是時朝廷已納趙良嗣之計將會金以圖燕會牒云遼主有亡國之相王黼聞畫學正陳堯臣善丹青精人倫因薦堯臣使遼堯臣即挾畫學生二人與俱繪遼主像以歸言於帝曰遼主望之而不似人君臣謹畫其容以進若以相法言之亡在旦夕幸速進兵兼弱攻昧此其時也并圖其山川險易以上帝大喜取

燕雲之計遂定。(重和元年)

呼慶留金凡六月。數見金主。執其前說。再三辨論。金主與宗翰等議。乃遣慶歸。臨行語曰。跨海求好。非吾家本心。吾已獲遼人數路。其他州郡可以俯拾。所以遣使人報聘者。欲交鄰耳。暨聞使日。不以書來。而以詔詔我。此已非其宜。使人雖卒。自合復遣。止遣汝輩。尤爲非禮。足見翻悔。本欲留汝。念過在汝朝。非汝罪也。歸見皇帝。若果欲結好。請早示國書。或仍用詔。決難從命。且我嘗遣使求遼主冊。吾爲帝取其鹵簿。使人未歸。爾家來通好。而遼主冊。吾爲東懷國。立我爲至聖。至明皇帝。吾怒其禮儀不備。又念汝家已通好。遂鞭其來使。不受法駕等。乃本國守兩家之約。不謂貴朝如此見侮。汝可速歸。爲我言其所以。慶以是月離金主軍前。朝夕奔馳。從行之人。有裂膚墮指者。(同上)

遣中奉大夫右文殿修撰趙良嗣。忠訓郎王環。使金。先是呼慶以正月至白登。州。具道金主所言。并其國書。達於朝。王師中亦遣子環。同慶詣童貫。白其事。貫

時受密旨圖遼。欲假外援。因建議遣良嗣等持御筆往。仍以買馬爲名。其實約夾攻遼。取燕京舊地。第面約不齎國書。夾攻之約。蓋始於此。(宣和二年)

趙良嗣於上京出御筆。與金主議約。以燕京一帶本漢舊地。約夾攻契丹取之。金主命譯者曰。契丹無道。其土疆皆我有。尙何言。顧南朝方通歡。且燕京皆漢地。當與南朝。良嗣曰。今日約定。不可與契丹復和也。金主曰。有與契丹乞和。亦須以燕京與爾家。方許和。遂議歲幣。良嗣初許三十萬。辨論久之。卒與契丹舊數。金發兵相應。遂以手札付之。約以本國兵徑自平地松林趨古北口。南朝兵自雄州趨北溝。夾攻。不如約。卽地不可得。金師至松林。會大暑。馬牛疫。金主乃還。遣驛追良嗣至。易國書。約來年同舉。宗翰曰。使副至南朝。奏皇帝勿如前時中絕也。留良嗣飲食數日。及令所擄遼吳王妃歌舞。謂良嗣曰。此契丹兒婦也。今作奴婢。爲使人歡。遣薩喇哈嚕等持其國書來報聘。(宣和三年)

遼耶律伊都之降金也。先使人送款。乞援。接於桑林渡。金主詔曰。伊都到日。使

與其官屬偕來。餘衆處之便地。是月伊都至咸州。送上遼國宣誥及器甲旂幟。先遣其將士韓福努等入謝。上書俱言所以降之意。大略謂遼主沈湎荒於游畋。不卹政事。好佞人。遠忠直。淫刑吝賞。刑煩賦重。民不聊生。樞密使德勒岱本無材能。但阿諛取容。又自言蠱更軍事。嘗進策於遼主。爲德勒岱所抑。遼主亦不省察。又曰大金疆土日闢。伊都灼知天命。自去年與耶律慎思等定議。約以今夏來降。近聞德勒岱欲發其事。倉卒之際。不及收合四遠。但收傍近部族戶三千車五百輛。畜產數萬。北軍都統以兵襲追。遂棄輜重。轉戰至此。旋率其將吏入見。金主撫慰之。命之坐。班同宰相。賜宴盡醉而罷。金主命伊都以舊官領所部。且諭之曰。若能爲國立功。別當獎用。自伊都降。金益知遼之虛實矣。(同上)

初朝議與金約。但求石晉賂契丹故地。而不思平營瀼三州非晉賂。劉仁恭所獻以求援者。王黼欲并得之。金主不肯。是時趙良嗣等至奉聖州。金主令宗望

及富吉等責良嗣以出兵失期。且云：今更不論夾攻元約，特與燕京六州二十四縣漢地漢民六州，謂薊景澧順涿易也。又言：南朝即自得平灤，本朝兵馬亦借路平灤以歸。良嗣言：元約山前山後十七州，今乃如此信義安在？又言：本朝得燕，必分兵屯守。大國人馬經過，豈敢專聽？富吉曰：汝但知阻我借路過關，不道汝國人馬又敗。蓋聞劉延慶又敗於新城也。又欲留良嗣等，遣李靖王度喇充國信使。副薩嚕謨充議計使。良嗣云：所說燕京如大金得之，亦與南朝國書中不甚明白。富吉乃曰：一言足矣。喋喋何爲？若必欲取信，待到燕京使人面約。遂留馬擴，獨遣良嗣與使者偕行。(宣和四年)

初，王黼既專任交燕事，降旨飭童貫蔡攸不得動，以聽約束。因使趙良嗣奉使，而金主謂良嗣曰：我聞中國大將獨仗劉延慶，延慶十五萬衆，一旦不戰自潰。中國何足道？我自入燕山，今爲我有中國，安得有之？良嗣不能對。舊制，遼使至，待遇之禮有限，不示以華侈。且以河朔甫近都邑，故迂其程途，多其里候。次第

爲之燕犒而至。防微杜漸意也。及黼遣良嗣。唯務欲速。以擅其功。與金使人限以七日。自燕山至闕下。凡四五往。反皆然。又每至輒陳尙方錦繡金玉瑰寶。以誇富盛。金人因是益生心。邀索不已。黼勸帝曲從之。而營平二州及山後之地。終不可得。故欲得燕山。以稍塞中外之議。約既定。復索禮數。因盡還其待遼人敵國之禮。唯不稱兄弟而已。(同上)

童貫蔡攸入燕山府。燕之金帛子女職官民戶爲金人席卷而東。損歲幣數百萬。所得者空城而已。或告燕人曰。汝之東遷。非金人意也。南朝留常勝軍利汝田宅給之耳。燕人皆怨。因說宗翰不當與南朝全燕。宗翰因欲止割涿易兩州。金主曰。海上之盟不可妄也。異日汝等自圖之。金宗望押燕山地圖至。初欲令童貫蔡攸拜受。馬擴姚平仲共曉之。乃已。貫攸厚賂之而還。(宣和五年)

先是有旨幸淮浙。詔集從臣赴都堂問計。給事中直學士院吳敏入對於玉華閣下。曰。以臣計之。今京師聞金大入。人情震動。有欲出奔者。有欲守者。有欲因

而反者以三種共守一國必破。帝曰：然奈何？敏曰：陛下定計巡幸，萬一守者不固，則行者必不達。帝曰：正憂此。敏曰：陛下使守者威福足以專用其人，則守必固。守固則行者達矣。帝稍開納。敏遂以劄子薦太常少卿李綱，先是綱上禦戎五策曰：正己以收人心，聽言以收士用，蓄財穀以足軍儲，審號令以尊國勢，施惠澤以弭民怨。因謂敏曰：敵勢猖獗，非傳位太子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敏曰：監國可乎？綱曰：肅宗建號之義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主上聰明仁恕，公言萬一得行，將見金人悔禍。宗社底甯，天下受其賜，翼日復刺臂血上疏請之。帝乃除敏門下侍郎，輔太子。謂蔡攸曰：我平日性剛，不意金人敢爾。因握攸手，忽氣塞不省，墜御床下。宰執亟呼左右扶舉，僅得就宣和殿。（宣和七年）

通奉大夫劉韜爲河東割地使，金人令僕射韓正館之僧，金謂曰：國相知君，今用君矣。韜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爲也。正曰：軍中議立異姓，欲以君爲正代，與其徒死，不若北去取富貴。韜仰天大呼曰：有是乎？乃書片紙曰：貞女不事二

第六章

遼金之遞興高麗西夏之發現北宋與遼之交際始末及宋與金議夾攻遼遼滅而宋遂釀南渡之禍

夫忠臣不事二君。況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此予所以不敢偷生也。使親信持歸報其子子羽等。卽沐浴更衣。酌卮酒而縊。金人歎其忠。瘞之寺西岡上。徧題牕壁。以識其處。凡八十日。乃就斂。顏色如生。（欽宗靖康二年）

按契丹者。蓋屬通古斯族。南北朝初。其部衆以潢河附近爲根據。西喇木倫估

蒙古東部一帶地。隋唐之際。常爲中國所羈縻。暨安祿山亂後。唐室衰微。乘之南侵拓地。其國舊分八部。各戴大人。八部大人中更推一部大人。統

全部。以三年爲交替期。唐昭宗天祐四年耶律阿保機統領契丹。用漢人之避難

來奔者。改革法度。專圖集權中央。遂誘殺諸大人。廢交僭之制。定世襲之

基。稱皇帝。是爲契丹。太祖。後梁末帝貞明二年後晉高祖之得天下也。契丹力居多。故

割山西直隸北境十六州。歲贈金帛三十萬。酬其勞。且諸事對契丹執臣下禮。及高祖死。從子出帝立。頗失禮於契丹。太宗怒。大舉南下。擒出帝。自據大梁。國號曰遼。河之南北諸州。概降之。

女直。舊爲靺鞨屬。通古斯族。及遼滅渤海。其西南部之在混同江附近者。江花列於遼版籍。名曰熟女直。而東北部自黑龍江而散在長白山之間。

者。惟受羈縻。名曰生女直。接出虎水之生女直。有完顏部。阿骨打乘機連

破遼兵。降混同江附近諸部。宋徽宗政和五年遂建國。號曰金。稱皇帝。所謂太祖是

也。天祚帝率大軍親征。至混同江。以陣中亂。引還。太祖追擊破之。降熟女

直。陷遼東京。益進兵逼遼上京。是時宋使適在金。約夾擊遼。其條款如次。

一 金自北以攻遼中京。宋自南以取遼南京。夾擊之。

二 功成之日。舉後晉時所與契丹之中國本部地歸宋。其餘遼地悉爲

金有。

三 宋與遼之歲幣以贈金。

於是太祖進兵。勝遼之上京中京。追天祚帝。又陷西京。宋如約。遣童貫蔡攸等攻遼南京。遼將留守南京者。力戰屢破宋軍。貫等不能進。太祖見宋

第六章

遼金之遞興高麗西夏之發現北宋與遼之交際始末及宋與金議夾攻遼遼滅而宋遂釀南渡之禍

軍無功。乃自居庸關

直隸順天府昌平州之西北

入陷南京。金以宋出師愆期。且不能下南

京爲口實。違前約。別要宋於前定歲幣外。每歲贈錢百萬緡。且輸糧百萬。

以爲攻陷南京之慰勞。而僅得南京及其附近六州。西京旣降。金南京亦

歸宋。天祚帝無所適歸。

宋徽宗宣和七年

遼遂亡。金旣滅遼。與宋接壤。乃日南下。伺

吞併河北之機。及宋或納金叛將。或招遼遺臣。且不輸所約糧二十萬石。

金遂以皇族粘沒喝幹離不爲將。分兩道伐宋。時欽宗弟康王構在相州。

河南彰德府

聞汴京陷。二帝北狩。乃繼宋統。是爲高宗。即位之初。主任李綱銳意。

改兵制。嚴武備。又登庸宗澤。張所等諸名將。恢復河北。河東。州郡響應。國

勢日張。未幾高宗寵用黃潛善等。罷李綱。又從潛善言。避金徙都南揚州。

江蘇揚州府

以揚州在南。史稱南宋以避汴京之北。宋一南徙。而河南關中江

淮之地相續入金。遂無恢復之望矣。

高麗自梁武帝至隋文帝之世。其間新羅一統朝鮮之地。聖德王景德王

等明君輩出國內頗致太平其後次第衰微景德王後經十六代至唐僖宗光啟三年真聖女王君臨新羅佞幸弄權群雄四起甄萱據完山全州府國號後百

濟弓裔據鐵圓江原道鐵原府陷朝鮮北部已而其部將王建別據松嶽京畿道開城府建高

麗國悉併弓裔地是為高麗太祖於是朝鮮復分新羅高麗後百濟三國

後百濟勢尤強陷新羅國都慶州慶尙道新羅請降高麗太祖納之屢與後

百濟戰滅焉於是高麗一統朝鮮時後唐末帝清泰三年高麗太祖孫成宗時聖宗正

君遼怒高麗伐之成宗乞援於宋不應宋太宗淳化四年遂降遼成宗死穆宗繼有

康兆者弑之立顯宗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遼聖宗自將大軍四十萬問康兆罪高麗

軍防戰不利國都開京京畿道開城府陷顯宗奔羅州全羅道已而遼主還師後遼兵

頻入寇高麗遂納貢稱臣宋真宗天禧三年

西夏太宗之世連年與遼構兵其時西夏新建國頗窺宋西陲西夏乃

黨項後屬西藏族唐太宗時黨項降唐及後土蕃得勢慮攻擊略請於唐

第六章 遼金之遞興高麗西夏之發現北宋與遼之交際始末及宋與金議夾攻遼遼滅而宋遂釀南渡之禍

國際史

移居陝西。東北部衆漸殖。唐之末。其部酋拓拔思恭者。值黃巢亂。援唐以功封夏國公。賜姓李。自是其子孫。世據夏州。鄂爾多斯之南部。統近鄰諸州。殆成一獨立國。太宗時。李繼捧君其國。始入朝宋。其族弟李繼遷率同志降遼。遼封以夏王。遂併繼捧之衆。屢侵宋邊。子德明嗣。姑臣事遼。與宋及德明子元昊立有雄略。大志會河西之回紇。部叛遼。獨立。元昊降之。悉併其地。奠都興慶。甘肅寧夏府。阻黃河。依賀蘭山。以爲固。號大夏。皇帝有雄兵五十萬。遂東向窺宋邊。時宋眞宗已死。子仁宗使韓琦范仲淹等防之。互有勝敗。陝西之地。遂爲兵馬之區。

第七章

南宋與金之和戰及戰和兩黨交聘各臣之軼事

徽猷閣待制王倫右朝請郎高公繪還自金。初劉豫既廢。左副元帥魯王昌乃送倫等歸。曰好報江南。旣道塗無壅。和議自此平達。前七日知泗州劉綱奏倫歸耗。帝嘖蹙曰。朕以梓宮及皇太后淵聖皇帝未還。曉夜憂懼。未嘗去心。若敵

人能從朕所求其餘一切非所較也趙鼎曰仰見陛下孝心焦勞帝曰國家但能自治以存天心豈無復彊之日及見倫金人許還梓宮及皇太后又許還河南諸州帝大喜賜與特異時通問副使朱弁以表附倫歸進帝覽之感愴厚恤其家（高宗紹興七年）

女直萬戶呼沙呼北攻元糧盡而還元追襲之至上京之西北大敗其衆於海嶺金主以富勒瑪爲招討使提點夏國達勒達兩國市場達勒達者在金國之西北其近漢地者謂之熟達勒達食其粳稻其遠者謂之生達勒達止以射獵爲生性勇悍然地不生鐵矢鏃但以骨爲之遼人初置市場與之回易而鐵禁甚嚴至今始弛其禁又劉豫不用鐵錢繇是河東陝西鐵錢率自雲中貨於達勒達元得之遂大作軍器焉（紹興九年）按爲元興張本

樞密院降檄書下諸路宣撫司罪狀宗弼完顏杲令頒之河南陝西諸路檄書曰蓋聞好生惡殺天道之常厭亂喜安人心惟一順天從衆者昌逆天違衆者

亡亘古迄今理有不易。金人自靖康以來。稱兵南下。蕩覆我京都。邀留我二聖。長驅深入。所至焚滅。殘忍不道。載籍靡聞。前歲忽遣人割還河南故地。皇帝深念一紀之間。兵拏怨結。禍極凶殫。南北生靈。肝腦塗地。許其修睦。因以罷兵。庶幾休養生息。各正性命。仰合於天心。既遣行人往議事。因使方入境。兵已濟河。託爲捕賊之名。給我守疆之吏。掩其不備。復取舊都。信義俱亡。計同寇賊。惟彼烏珠。號四太子。好兵忍殺。樂禍貪殘。陰蓄無君之心。復爲倡亂之首。戕殺叔父。擅奪兵權。既不恤壯士健馬之喪亡。又豈念群黎百姓之疾苦。雖外以遺毒於中國。實內欲窺圖乎厥家。天理靡容。是將假手人心。攜貳必讖。所歸如彼。骨肉至親。一旦自相魚肉。維爾腹心。勳舊豈能自保。始終如生熟女。直契丹奚。害渤海漢兒等。離去父母妻男。捐棄鄉土。養種衣不解甲。二十餘年。死於行陳者。首領不保。斃於暴露者。魂魄不歸。爰自謀和。始圖休息。炎方盛夏。驅迫復來。兵端一開。何時而已。河東河北。京東三路。皆吾本朝赤子。偶留敵中。皇帝宵旰不忘。

日思拯救。今者既困暴斂。復遭簽發。室家田里。不得保聚。身犯鋒鏑。就死何辜。三京五路之人。方脫囚奴。初沾恩澤。既未終大賜。且復憂永淪。罪在一夫。謀己之私。毒被寰宇。兆民之衆。皇帝若曰。朕爲人父母。代天君師。兼愛生靈。不分彼此。坐視焚溺。痛切在躬。況彼兵出無名。神人共怒。而我師直爲壯將士。一心所向。無前何往。不克本欲爲民而弔伐。豈忍多殺以示威。誓與華夷。蠲除首期。使南北共享太平。幕府遵奉指揮。一應南北官員軍民。如能識運乘機。奮謀倡義。生擒烏珠。或斬首來歸者。大則命以使相。次則授以節鉞。各賜銀絹五萬匹。兩良田百頃。第宅一區。至如薩里千資。性貪愚。同惡相濟。昨在同州。已爲李世輔擒縛。搏頰求哀。僅脫微命。尙敢驅率其衆。復侵關陝。有能併殺擒獻者。推賞一如前約。其有鄉黨豪傑。忠義舊臣。雖遭敵人迫脅之凶威。豈忘國家涵養之大德。糾合戮力。建立奇功。高爵厚祿。上所不吝。前愆往咎。一切滌除。此意不渝。有如皎日。天地鬼神。實鑒臨之。檄書到日。上下僚采。遠近兵民。遞相告諭。共赴師

期富貴之報。澤及子孫。忠義之名。光於史冊。悉乃心力。其克有勳。(紹興十年)時秦檜議誓書事。以爲自古盟會。各出意以爲之誓。未有意自彼出。而反覆更易。必欲如其所要者。帝曰。朕固知之。然朕有天下。而養不及親。徽宗旣無及矣。太后年逾六十。日夜痛心。今雖與之立誓。當奏告天地宗廟社稷。明言若歸我。太后。朕不憚屈己與之和。如其不然。則此要誓。神固不聽。朕亦不憚用兵也。(紹興十一年)

帝謂大臣曰。比聞大金中宮頗恣。權不歸其主。今所須者。無非眞珠靴鞞之類。此朕所不顧。而彼皆欲之。則侈靡之意可見矣。宜令有司悉與。以廣其欲。侈心一開。則吾事濟矣。時金人又須白面胡絲及鸚鵡孔雀獅子貓兒。帝亦令摻訪與之。帝曰。敵使萬里遠來。所須如此。朕何憂哉。帝又曰。聞金皇后擅政。三省惟承后旨。其主所言。顧未必聽。且后性侈靡。其珍珠裝被。追集繡婦至數千人。后日更繡衣一襲。直數百緡。其風如此。豈能久耶。(紹興十二年)

直龍圖閣張邵自金還入見言靖康以來迄於建炎使金而不反者凡數人若陳過庭聶昌司馬樸滕茂實崔縱魏行可皆執於北荒歿於王事而司馬樸之節尤爲可觀劉豫既廢金人取河南地金帥達蘭使樸爲尙書左丞欲以收南人之心樸辭以病堅臥不起達蘭不能奪陳過庭且死其卒自割其肋取肝爲羹以獻既死以北俗焚之其卒又自剔股肉投之於火曰此肉與相公同焚其感人如此聶昌割河東絳州人殺之滕茂實將死自爲祭文人憐其忠崔縱中風坐廢三年將死以後事屬臣魏行可之死臣亦見之去冬臣請於金尙書省乞挈縱行可之櫬以歸朝命下所屬發遣而行可之櫬挈之往中京乃不果發縱之櫬金人差丁役輿致令臣護之以來臣謹置之臨安府城外妙行寺而臣之隨行使臣有呂達者本婺州人亦病死於北界欲望聖慈以死事之臣如過庭輩七八人其間恐有未經褒贈者令有司檢舉特推恤典使縱之親戚迎護其櫬而官助之葬下以慰忠義之魂於九原上以副陛下不忘臣下之心庶可

激。勵。天。下。仗。節。死。難。之。義。(紹興十三年)

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王倫爲金人所殺。倫留居河間六年。至是金人欲用爲河間平灤三路都轉運使。倫曰：奉使而來，非降也。大宋之臣，豈受大金爵祿耶？金遣使來趣，倫又不受。金人杖其使，俾縊殺之。倫冠帶南向再拜，慟哭乃就死。未幾，其子述使北人訪其骨，得之以歸。其後帝嘗語宰執曰：倫雖不矜細行，乃能死節，此爲難也。(同上)

方議和之始，晏敦復力抵屈己之非。秦檜使人啗以利曰：公若曲從，兩地且夕可至。敦復曰：吾終不以身計而誤國家。況蓋、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復言。檜卒不能屈。帝嘗面諭曰：卿鯁峭直言，無所間辟，可謂無忝爾祖矣。(同上)

判福州魏國公張浚薨，初浚旣去，朝廷遂決和議。浚猶上疏言：「穢姦邪必誤國事，且勸帝務學親賢，或勸浚勿復以時事爲言。」浚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間。吾荷兩朝厚恩，久居重任，今雖去國，惟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見，安忍弗

言上如欲復用浚浚當即日就道不敢以老疾爲辭如若等言是誠何心哉聞者聳然行次餘干得疾手書付二子棻杓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恥即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數日而卒贈太保浚不主和議爲時所重所薦虞允文汪應辰王十朋劉珙等皆爲名臣唯以吳玠故殺曲端與李綱趙鼎不協而又詆之頗爲公論所少(同上)

京鏜等至金故事南使至汴京則賜宴至是鏜請免宴郊勞使康元弼等不從鏜謂必不免宴則請徹樂遺之書曰鏜聞鄰哭者昏不相殯者不巷歌今鏜銜命而來繫北朝之惠弔是荷是謝北朝勤其遠而憫其勞遣郊勞之使勤式宴之儀德莫厚焉外臣受賜敢不重拜若曰而必聽樂是於聖經爲悖禮於臣節爲悖義豈惟貽本朝之羞亦豈昭北朝之懿哉相持甚久鏜即館相禮者趣就席鏜曰若不徹樂不敢即席金人迫之鏜弗爲動乃帥其屬出館甲士露刃相向鏜叱退已而金主聞之歎曰南朝直臣也特命免樂自是恆去樂而後宴(考

先是金有司議於西南西北路沿邊築壕塹以備元役未就御史臺言所開旋爲風沙所平無益於禦侮而徒勞民金主嘗以旱問張萬公致災之由萬公對曰勞民之久恐傷和氣宜從御史臺言罷之既而司空襄以樞密使蒞邊卒築之然工役迫促雖有牆隍無女牆副隄西北路招討使通吉思忠增繕之用工七十五萬止用屯戍軍役不及民至是工竣尙書省以聞詔獎之曰直乾之維搃邊之要正資守備以靖翰藩垣壘未完營屯未固卿督茲事役唯用戍兵民不知勞時非淹久已臻休畢仍底工堅賴爾忠勤辦茲心畫有嘉乃心式副予懷遂賜以銀幣論者謂金之國勢自茲弱矣初方信孺至濠州赫舍哩子仁止之於獄露刃環守之絕其薪水要以五事信孺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自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敢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耶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置生死度外矣子仁遣至汴見元帥崇浩出就傳舍崇浩使將命

者堅持五說。且謂稱藩割地自有故事。信孺曰：昔靖康倉卒割三鎮。紹興以太母故暫屈。今日可用爲故事耶？請面見丞相決之。崇浩坐幄中。陳兵見信孺曰：五事不從。兵即南下矣。信孺辯對不少屈。崇浩叱之曰：前日興兵。今日求和。何也？信孺曰：前日興兵復讐爲社稷也。今日屈己求和爲生靈也。崇浩不能詰。授以報書曰：和與戰。俟再至決之。信孺還。詔侍從兩省臺諫官議所以復命。衆議還俘獲罪首謀。增歲幣五萬。遣信孺再往。時吳曦已誅。金人氣頗索。然猶執初議。信孺曰：本朝謂增幣以爲卑屈。况名分地界哉？且以曲直校之。本朝興兵在去年四月。若移書誘吳曦。則去年三月也。其曲固有在矣。如以彊弱言之。若得滁濠。我亦得泗漣水。若夸胥浦橋之勝。我亦有鳳凰山之捷。若謂我不能下宿壽。若圍廬和楚。果能下乎？五事已從其三。而猶不我聽。不過再校兵耳。金人乃曰：割地之議姑寢。但稱藩不從。當以叔爲伯。歲幣外別犒師可也。信孺固執不許。崇浩遂密與定約。復命朝廷。以林拱辰爲通謝使。與信孺執國書誓草。及許。

通謝百萬緡至汴。崇浩怒信孺不曲折建白。遽以誓書來。有誅戮禁錮語。信孺不爲動。將命者曰。此非犒軍可了。別出事目以示之。信孺曰。歲幣不可再增。故代以通謝錢。今得此求彼。吾有隕首而已。會蜀兵入大散關。崇浩益疑之。乃遣信孺還。復書於張巖曰。若能稱臣。卽以江淮之間。取中爲界。欲世爲子國。卽盡割大江爲界。且斬元謀姦臣。函首以獻。及添歲幣五萬兩。匹犒師一千萬兩。方可議和好。信孺還致其書。韓侂胄問之。信孺言敵所欲者五事。一割江淮。二增歲幣。三索歸正人。四犒軍銀。五不敢言。侂胄固問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胄大怒。(寧宗開禧三年)

金左丞相兼都元帥崇浩卒於軍。諡通敏。崇浩與布薩揆穆延斯圖賚皆金之宿將也。相繼而歿。臨戰易將。兵家所忌。而宋人不知乘之。舉朝惴惴。以和議得成爲幸。故金人每笑南朝無人。(同上)

韓侂胄竊柄久。中外交憤。及妄開邊釁。怨者益衆。金人來索首謀。禮部侍郎史

彌遠時兼資善堂翊善。密建去凶之策。皇后素怨侂胄。因使皇子榮王曦疏言。侂胄再啟兵端。將不利於社稷。帝不答。后從旁力贊之。帝猶未許。后請命其兄楊次山擇羣臣可任者。與共圖之。帝始允可。次山遂語彌遠得密旨。以錢象祖嘗陳用兵忤侂胄。乃先白象祖許之。以告李壁。謂事緩恐泄。乃命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統兵伺之。侂胄入朝。至太廟前。呵止於途。擁至玉津園側。殺之。彌遠象祖以聞。帝又未信。既乃知之。遂下詔。暴侂胄罪於中外。蓋其謀始於彌遠。而成於楊后。及次山。帝初無意也。論功進彌遠爲禮部尙書。加震福州觀察使。初韓侂胄爲南海尉。延一士人作館客。甚賢而文。既別。音問不通。侂胄當國。嘗思其人。一日忽至。已改名登第有年矣。一見歡甚。館遇極厚。嘗夜闌酒罷。侂胄屏左右促膝問曰。侂胄謬當國秉。外間議論如何。其人太息曰。平章家族危如累卵。尙復何言。侂胄愕然問故。對曰。是不難知也。椒殿之立。非立於平章。則椒殿怨矣。皇子之立。非出於平章。則皇子怨矣。賢人君子。自朱熹彭龜年趙汝愚而

下斥逐貶死不可勝數。則士大夫怨矣。竝邊之民死於殺掠。內地之民死於科需。則四海萬姓皆怨矣。叢是衆怨。平章何以當之。侂冑默然久之。曰。何以教我。其人辭謝再三。固問。乃曰。僅有一策。主上非心黃屋。若急建青宮。開陳三聖家法。爲掛遜之舉。則皇子之怨可變而爲恩。而椒殿退居德壽。雖怨無能爲矣。於是輔佐新君。渙然與海內更始。曩日諸賢死者贈恤。生者召擢。遣使聘金。釋怨請和。以安邊境。優犒諸軍。厚恤死士。除苛解懸。盡去軍興無名之賦。使百姓有更生之意。然後選擇名儒。遜以相位。乞身告老。爲綠野之游。易危爲安。其庶幾乎侂冑猶豫不能決。欲留其人。處以掌故。其人力辭去。未幾禍作。韓侂冑既死。錢象祖探懷中堂帖。授陳自强曰。有旨丞相罷政。自强卽上馬。顧曰。望大參保全。自強永州居住。貶蘇師旦韶州安置。師旦伏誅。周筠杖脊刺配嶺外。詔姦臣竄殛。當首開言路。以來忠讜。中外臣僚各具所見以聞。(同上)

王柟至金。請依靖康故事。世爲伯姪之國。增歲幣爲三十萬。犒軍錢三百萬貫。

蘇師旦等俟和議定後當函首以獻完顏匡具以柎言奏於金主命匡移書索韓侂胄首以贖淮南地改犒軍錢爲銀三百萬兩會錢象祖移書金帥府論已誅韓侂胄事柎未之知也匡問柎曰韓侂胄貴顯幾年矣柎曰已十餘年平章國事才二年矣匡曰今欲去此人可乎柎曰主上英斷去之何難匡顧笑和議始定因遣柎還詔百官集議倪思謂有傷國體吏部尙書樓鑰曰和議重事待此而決姦宄已斃之首又何足惜因命臨安府斲棺取首梟之兩淮遂以侂胄及師旦首付柎送金師以易淮陝侵地初方信孺爲侂胄所貶至是柎奏和約之成皆方信孺備嘗險阻再三將命之功信孺當其難臣當其易每見金人必問信孺安在公論所推雖讐敵不能揜也乞錄信孺功而蠲其過乃詔信孺自便尋除知韶州(嘉定元年)

按自宋南渡高宗連遣使於金請稱臣罷兵粘沒喝不許及蒲魯虎撻懶等握金政權始許和且以齊之舊屬河南陝西地還宋欲以示懇勸而增

己之勢力。時撻懶之舊好秦檜。謀定兩國和議。檜先被囚在金。得撻懶信。任後南還。主南北和議之策。時高宗生母章氏及徽宗欽宗俱遷徙遼東。高宗日夜欲與金和。冀得還。於是登庸秦檜使圖和議。白金軍北還。宋將乘太宗之喪。頻破齊。恢復邊境。至是秦檜嚴禁其進軍。遣使於金。使受地。時金熙宗厭蒲魯虎撻懶等跋扈。遂疑其通宋。有異志。與其叔父兀朮謀誅之。遂背約。以兀朮爲將。使南伐。宋將韓世忠岳飛等逆擊大破之。岳飛將乘勝平定河北。然秦檜持和議尙堅。請詔使班師。而遣使於金。乞罷兵。兀朮懲前敗。且以撻懶等遺族。叛於漠北方。有後顧之患。遂許和。宋高宗紹興十一年

其議和條款如左。

一 東以淮水。西以大散關。

陝西鳳翔府寶雞縣之南

爲兩國界。以北爲金屬地。以南爲

宋屬地。

二 宋歲納銀絹各二十五萬。

三 宋君主受金封册得稱宋帝。

四 徽宗梓宮及章太后歸宋。

兩國和議成。宋之學者。軍人等多不喜之。軍人以曩時之勝。確信河北諸地不難恢復。學者守義理之說。以金爲君父之仇。不可與和。秦檜原以和議爲己功。故有異己者。卽力抑之。岳飛先以反被誣。尋張浚韓世忠以下諸將亦失兵權。檜又興文字之獄。凡一語一句涉嫌疑者。卽貶竄之。以塞學者之口。自是無敢言戰者。而金以內訌漸繁。不能南圖。自是南北相安者殆二十餘年。是時宋高宗已禪位孝宗。孝宗太祖七世孫也。賢明有大志。乘金軍北歸。復陝西河南淮北諸州。更使張浚圖河北。及不利。始應金請求。不依故約而和。世宗無意戰爭。遂允其請。宋孝宗乾道元年。訂條約如左。

一 兩國之境界當如前。

二 罷從來君臣之交際而宋以猶子事叔父禮事金且宋之君主得自稱帝。

三 減從來歲貢銀絹各二十五萬。

行 韓侂胄既專內政又事外征欲藉以立威權金是時國內亂北方塔塔兒

諸部叛連年擾邊宋乘之伐金。宋寧宗開禧二年章宗逆擊大破之乘勢南下連陷

諸郡宋人懼殺侂胄送其首與金請和甯宗嘉定元年兩國和議成其條

款如左。

一 兩國境界仍如前。

二 嗣後宋以姪事伯父之禮事金。

三 增歲幣爲銀帛各三十萬。

四 宋別以犒師銀三百萬兩贈金。

宋與金訂和議至是凡五次其議和條款如左。

年	代	名	稱	賠款	割地
徽宣和四年	平	伯父	等	銀十萬兩 絹二十萬匹	以直隸東北一帶與 金餘河北地與宋
欽宗靖康元年	伯父	姪	同	上	宋以河北 三鎮與金
高宗紹興十一年	君	臣	銀二十五萬兩 絹二十五萬匹	以淮水為 兩國之界	
孝宗乾道元年	叔父	姪	銀二十萬兩 絹二十萬匹	如前約	
僖宗開禧元年	伯父	姪	銀三十萬兩 絹三十萬匹	如前約	

是時元已起於外蒙古先伐金奪河北滅西夏併河西又與宋合兵夾擊金斃之遂破宋悉收江南地統一東方亞細亞遂建一空前所未之大帝國。

第八章

元之與宋金夏及安南高麗日本之交際並倡東西兩洋之交通

是歲元部長郤特穆津擊奈曼敗之特穆津之十世祖勃端察爾生有異徵數傳之後遂長諸部金人置東北招討使以統轄之至伊蘇克依并吞諸部落

第八章

元之與宋金夏及安南高麗日本之交際並倡東西兩洋之交通

勢益盛大。後追諡烈祖神元皇帝。初伊蘇克依之妻諤楞生子。手握凝血如赤石。伊蘇克依異之。將卜名。特璫者至其地。遂以特穆津名之。族人泰楚特部號最強。舊與伊蘇克依相善。後生嫌隙。絕不與通。及伊蘇克依卒。特穆津幼。泰楚特率衆來攻。特穆津大集諸部兵。分十三翼與戰。破走之。時泰楚特諸部多苦其主非法。見特穆津寬仁。時賜人以裘馬。心悅之。往往募義求降。特穆津有弟奇爾固岱。哈薩爾。驍勇善射。推鋒陷陣。不避艱險。特穆津曰。有奇爾固岱之力。哈薩爾之射。可以取天下矣。又有濟拉袁博勒呼博爾濟穆呼哩。俱侍左右。以忠勇稱號。都爾木庫楚克猶言四傑也。會塔塔爾部背金約。金主遣丞相襄帥兵逐之。北走。特穆津聞之。發近兵自鄂端河合擊破之。以功授特穆津爲察袁圖魯。猶招討使也。先是特哱部長托哩汗受金封爵爲王。所稱爲汪罕者也。托哩汗多殺戮昆弟。其叔父奇爾舉兵攻之。托哩汗以百餘騎奔元。伊蘇克依親將兵逐奇爾。走西夏。復奪部衆歸托哩汗。德之後復爲奈曼所敗。托哩汗出奔

而復歸中道糧絕困乏殊甚特穆津以父交好遣人往招托哩汗安置軍中賑給之遂會於圖烏喇河上尊之爲父托哩汗因此部衆稍集欲復奈曼之讎乞援於特穆津乃命博爾濟穆呼哩博勒呼齊拉袞四將助之大敗奈曼盡奪所掠以歸托哩汗已而特穆津與弟哈薩爾伐奈曼大敗之盡殺其諸將族衆積屍以爲京觀奈曼之勢遂弱時秦楚特猶強特穆津會托哩汗大戰於鄂諾河上敗走之斬獲無算是歲奈曼又會諸部衆來侵特穆津與托哩汗倚阿蘭塞爲壁大戰於徒伊壇之野奈曼使神巫祭風雪欲因其勢進攻旣而反風逆擊其陳奈曼軍不能戰欲引還雪滿溝澗特穆津勒兵乘之奈曼大敗是時薩穆哈部起兵援奈曼聞其敗卽還元特穆津爲長子卓沁求婚於托哩汗托哩汗之子圖薩哈亦求婚於特穆津俱不諧自是有違言初特穆津與托哩汗合軍攻柰曼約明日戰薩穆哈言於托哩汗曰我與君家是白翎雀他人鴻雁耳白翎雀寒暑常在北鴻雁遇寒則南飛就暖喻特穆津心不保也托哩汗疑之遂

移部衆於別所。及議婚不成。薩穆哈乘隙謂托哩汗子伊喇哈曰。君能加兵於元。我助君。伊喇哈大喜。數遣使言於托哩汗。托哩汗曰。吾身之存。實太子是賴。髭鬚已白。遺骸冀得安寢。汝乃喋喋不已耶。善自爲之。毋貽吾憂。太子謂特穆津也。是歲托哩汗父子謀殺特穆津。遣使來曰。向所議姻事。今當相從。請來飲酒。特穆津以爲然。率十騎赴之。至中道。心有所疑。命一騎往謝。遂還。托哩汗謀既不成。卽舉兵來侵。特穆津整兵出戰。屢敗之。射伊喇哈中頰。托哩汗引兵退。特穆津遣人責之曰。我有大功於君。奈何易恩爲讐。托哩汗意悔。伊喇哈曰。今日唯力戰以決勝負。多言何爲。特穆津還至班朱泥河。河水方渾。飲之以誓衆。時托哩汗盛強。特穆津微弱。衆頗危懼。凡與飲河水者。謂之飲渾水。言其曾同艱難也。托哩汗復至與之戰。托哩汗大敗。遂令軍士銜枚夜襲之。盡降其部衆。托哩汗父子挺身遁去。托哩汗嘆曰。兒悞我。路逢柰曼部將。遂爲所殺。伊喇哈走至龜茲。王以兵討殺之。特穆津既滅。托哩汗大獵於特默格川。宣布號令。振

凱而歸（甯宗嘉泰二年）

集 權 資 憲 通 史

柰曼部長迪延汗心忌元特穆津遣使謀於白達勒達部主阿喇呼斯曰吾聞東方有稱帝者天無二日民豈有二王耶君能益吾左翼吾將奪其弧矢也阿喇呼斯即以報特穆津尋舉部來歸是歲特穆津大會於特默格川議伐柰曼衆以方春馬瘦宜俟秋高爲言特穆津弟鄂齊堅曰事所當爲斷之在早何可以馬瘦爲辭奇爾固岱曰柰曼欲奪我弧矢是小我也我輩義當同死彼恃其國大而言誇苟乘其不備攻之功當可成也特穆津悅曰以此衆戰何憂不勝遂進兵迪延汗以諸部兵至營於杭愛山薩穆哈見元軍容整肅謂左右曰柰曼初舉兵視元兵若粘氈羔兒意謂蹄皮亦不留今吾觀其氣勢殆非往時矣遂引所部兵遁去是日特穆津與柰曼大戰至晡禽殺迪延汗諸部軍一時皆潰夜走絕險墜崖死者不可勝紀明日餘衆悉降於是塔塔爾諸部亦來降已而復伐默爾奇部部長托克托奔迪陽汗之兄博嚕裕汗其屬岱爾烏遜獻女

迎降。俄復叛去。特穆津遣軍往平之。(嘉泰四年)

是歲元諸部長尊立特穆津爲皇帝。建九旂白旗。卽位於鄂諾河之源。諸部長共上尊號曰青吉斯皇帝。元主首命穆呼哩博爾濟爲左右萬戶。從容謂曰：國內平定。汝等之力居多。我與汝猶車之有轅。身之有臂也。汝等切宜體此。勿替初心。先是元主宗親咸輔堪汗爲金所戕。嘗欲復讎。會金降俘。具言其主暴虐。乃定議伐金。然未敢輕動也。遂舉兵復伐柰曼。擒博囉裕汗以歸。迪延汗子庫楚類汗與托克托奔額爾迪賓河。(開禧二年)

初元主入貢於金。金主時爲衛王。章宗使受貢於靜州。元主見衛王不爲禮。衛王欲請兵攻之。會章宗殂。金主嗣位。有詔至元。傳言當拜受。元主問金使曰：新君爲誰。金使曰：衛王也。元主遽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乃天上人。此等庸懦亦爲之耶。何以拜爲。卽乘馬北去。金使還奏。金主益怒。欲俟元主再入貢。就進場殺之。元主知之。遂與金絕。益嚴兵爲備。(嘉定二年)

元伐金時金將鼎蘇擁重兵守野狐嶺元主使察罕覘虛實還言彼馬足輕動不足畏也元主鼓行而前遂破其軍取大水瀼豐利等縣師還以察罕爲御帳前首千戶金人復築烏舍堡伊喇尼爾故遼人也金召爲參議留守等官皆辭不受聞元兵至私語所親曰爲國復讎此其時也率其黨百餘人詣軍門獻十策元主朝見與語奇之問爾生何地曰霸州因號爲霸州元帥（嘉定四年）先是金遣耶律阿哈使於北部阿哈見元主姿貌異常歸心焉陰輸以國事阿哈善騎射通諸國語元主愛之問曰汝肯臣我以何爲信對曰願以子弟爲質未幾偕其弟圖哈至元主命圖哈直宿衛阿哈參預機謀金人訝其使久不還繫其家屬阿哈殊不介意元主妻以貴臣之女至是命左帥哲伯略地以阿哈爲先鋒（同上）

元兵薄居庸關守將完顏福壽棄關遁哲伯遂入關金中都戒嚴禁男子不得輒出城元遊弋至都城下金主議以細軍五千自衛奔南京會細軍五百人自

相激厲誓死迎戰。元兵多傷。問所俘鄉民。此軍有幾。鄉民給之曰。二十萬。元懼。遂襲羣牧監。驅其馬而歸。金主乃止。(同上)

郭寶玉既以軍降。穆呼哩引之見元主。問取中原之策。寶玉曰。中原勢大。不可忽也。西南諸蕃。勇悍可用。宜先取之。藉以圖金。必得志焉。又言建國之初。宜頒新令。元主從之。於是頒條畫五章。如出軍不得妄殺。刑獄惟重。罪處死。其餘雜犯。量情答決。軍戶元色目人。每丁起一軍。漢人有田四頃。人三丁者。簽一軍。年十五以上。成丁。六十破老。站戶與軍戶同。民匠限地一頃。僧道無益於國。有損於民者。悉行禁止之。類皆寶玉所陳也。(同上)

元圍金西京。元帥左都監鄂屯襄率師來援。元主遣兵誘之密谷口。逆擊之。一軍盡殫。襄僅以身免。元主復攻西京。中流矢。乃解圍去。遣薩巴勒使於金。金人不禮之。既而悔之。議通和。未決。舒穆魯額森言於元主曰。東京爲金根本之地。蕩其根本。中原可傳檄而定。元主然之。額森故遼人。世爲后族。遼亡。其祖率部

落遠徙。額森年十歲。從其父問遼爲金滅之事。卽大憤曰。兒能復之。及長。勇力過人。善騎射。多智略。豪服諸部。金人聞其名。徵爲奚部長。卽讓其兄。遂深自藏匿。居北野山。射狐鼠而食。至是歸於元。(嘉定五年)

先是遼人耶律瑠格仕金爲北邊千戶。及元主起兵朔方。金人疑遼遺民有他志。下令遼民一戶以二女直戶夾居防之。瑠格不自安。是歲遁至隆安韓州。糾壯士剽掠其地。州發卒追捕。瑠格皆擊走之。因與耶的合勢募兵數月。衆至十餘萬。推瑠格爲都元帥。耶的副之。營帳百里。威振遼東。元主命按陳那衍渾都古行軍至遼。遇之。問所從來。瑠格曰。我契丹軍也。往附大國。道阻馬疲。逗留於此。按陳曰。我奉命討女直。適與爾會。庸非天乎。然爾欲效順。何以爲信。瑠格乃率所部會按陳於金山。刑白馬白牛。登高北望。折矢以盟。按陳曰。吾還奏。當以征遼之責屬爾。金遣完顏承裕帥軍六十萬。號百萬。攻瑠格。聲言得瑠格骨一兩者。賞金一兩。肉一兩。賞亦如之。仍世襲千戶。瑠格度不能敵。告急於元。元主

命按陳李都歡阿魯都罕引千騎會瑠格與金人兵對陳於迪吉諾爾瑠格以姪安努爲先鋒橫衝承裕軍大敗之以所俘輜重獻元主召按陳還而以楚特格副瑠格屯其地(同上)

金主以國蹙兵弱財用匱乏不能守中都乃決意南遷太學生趙昉等上章極論利害以大計已定不能中止皆慰諭而遣之命平章政事都元帥承暉尙書左丞穆延盡忠奉太子守忠留守中都遂與六宮啟行以巴圖魯李英爲御前經歷官詔曰扈從軍馬朕自總之事有利害可因近侍局以聞元主聞之怒曰旣和而遷是有疑心而不釋特以解和爲歎我之計耳復圖南侵金主至良鄉命扈衛虬軍元給鎧馬悉復還官虬軍怨之遂作亂殺其主帥索琿而推札達貝實勒札拉爾三人爲帥北還承暉聞變以兵阻盧溝札達擊敗之遣使乞降於元遣舒穆魯明安及繖格巴圖援之入古北口徇景肅檀順諸州諸將議欲屠之明安曰此輩當死今若生之則彼之未附者皆聞風而自至矣元主從之

明安等遂與札達合兵逼中都。金主聞之，遣人召太子應奉翰林文字完顏素蘭，以爲不可。珠赫、哈果勒齊曰：「主上居此，太子宜從。且汝能保都城必完乎？」素蘭曰：「完固不敢必，但太子在彼，則聲勢俱重，邊隘有守，則都城無虞。昔唐明皇幸蜀，太子實在靈武，蓋將以繫天下之心也。不從，竟召太子。」（嘉定七年）

夏及金平，初夏人與金通好，不交兵者八十年。貞祐初，以小故，生釁，搆難十年，一勝一負，遂至精銳俱盡。兩國皆敝，至是夏遣其吏部尚書李仲諤脩好於金，稱弟而不臣，各用本國年號。金遣吏部尚書鄂羅良弼報之。（嘉定十七年）

是歲元主進次東印度國鐵門關，侍衛見一獸，鹿身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爲人言。曰：「汝君宜早回。」元主怪之，以問耶律楚材。對曰：「此名角端，解四夷語，是惡殺之象。今大軍征西已四年，上天惡殺，遣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實無疆之福。」元主遂大掠而還。（同上）

元盡克夏城邑，其民穿鑿土石以避鋒鏑，免者百無一二。白骨蔽野，是月夏國

主。視。力。屈。出。降。遂。繫。以。歸。夏。立。國。二。百。餘。年。抗。橫。宋。遼。金。三。國。徧。鄉。無。常。視。三。國。之。強。弱。以。爲。異。同。至。是。乃。亡。時。諸。將。多。掠。子。女。財。帛。耶。律。楚。材。獨。取。書。數。部。大。黃。兩。蛇。而。已。既。而。軍。士。病。疫。唯。得。大。黃。可。愈。楚。材。用。之。所。活。萬。人。(理宗寶慶三年)

金平章侯摯樸直無蘊藉。朝士輕之久。致仕。兵事急。徐州行尚書省闕。無敢行者。復拜摯平章政事。都堂會議。摯以國勢不支。因論數事曰。只是更無擘畫。拜姓怒曰。平章出此言。國家何望耶。意在置之不測。故相薩布曰。侯相言甚當。拜姓含憤而罷。至是元兵日迫。財匱援絕。金主大權嘗自縊。又欲墮樓。俱爲左右救免。拜姓以爲勞。必講和。和議定。則首相當往爲質。乃力請金主起薩布爲相。且括汴京民軍二十餘萬。分隸諸帥。人月給粟一石五斗。(紹定五年)命尚書左丞李蹊送額爾克出質。諫議大夫費摩阿固岱爲講和使。未行。元蘇布特聞之曰。我受命攻城。不知其他。乃立攻具。沿濠列木柵。驅漢俘及婦女老

幼負薪草填濠。頃刻平十餘步。平章拜牲以議和。不敢與戰。城中喧鬩。金主聞之。從六七騎出端門。至舟橋。時新雨淖。車駕忽出。都人驚愕失措。但跪於道旁。有望而拜者。金主麾之曰。勿拜。恐泥汚汝衣。老幼遮擁。至有誤觸金主衣者。少頃。宰相從官皆至。進笠不受。曰。軍中暴露。我何用此。西南軍士五六十輩進曰。北兵填濠過半。平章傳令勿放一鏃。恐壞和事。豈有此計耶。金主曰。朕以生靈之故。稱臣進奉。無不順從。止有一子。養來長成。今往作質。汝等略忍。待曹王出。元不退。汝等死戰未晚。是日曹王額爾克行。(同上)

元遣唐慶使金。傳諭曰。欲和好成。金主當來自議。金主託疾臥榻上。見之。慶掉臂上殿。有不遜語。聞者皆怒。既歸館。是夕。金飛虎卒申福等憤其無禮。殺慶等三十餘人於館。金主不問和議。遂絕。(同上)

劉整言於元主曰。南人惟恃呂文德耳。然可以利誘也。請遣使以玉帶餽之。求置權場於襄陽城外。從之。使者至鄂。請於文德。文德許之。使者曰。南人無信。安

豐等處權場每爲盜所掠願築土牆以護貨物文德不許或謂文德曰權場成我之利且可因以通好文德請於朝置權場於樊城外築土牆於鹿門山外通互市內築堡壁元又築保於白鶴由是敵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時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威益熾文德弟文煥知爲元所賣以書諫止文德始悟然事無及徒自咎而已(景定四年)

先是元主以安南入貢不時以同簽土蕃經略使張庭珍爲朝列大夫安南國達嚕噶齊由吐蕃大理至安南世子光昞立受詔庭珍責之曰皇帝不欲以汝土地爲郡縣而聽汝稱蕃遣使喻旨德至厚也王猶與宋爲唇齒妄自尊大今百萬之師圍襄陽拔在旦夕席捲渡江則宋亡矣王將何恃且雲南之兵不兩月可至汝境覆汝宗祀有不難者其審謀之光昞惶恐下拜受詔旣而語庭珍曰天子憐我而使者多無禮汝官朝列我王也相與抗禮古有之乎庭珍曰有之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光昞無以對益慙憤使衛兵露刃環立以恐庭珍

庭珍解所佩刀，坦臥室中，曰：聽汝所爲，光晒及其臣皆服。至是遣使隨庭珍入貢。(度宗咸淳四年)

初元趙良弼使至日本，其太宰府官來求索國書。良弼曰：必見汝國王始授之。越數日復來求書，且以兵脅良弼。良弼終不與，後又聲言大將軍以兵十萬來求書。良弼曰：不見汝國王甯持我首去，不可得也。日本知不可屈，乃遣人送良弼至對馬島，及是始還。具以日本君臣爵號州郡名數風俗土宜來上。元主曰：卿可謂不辱君命矣。(咸淳九年)

命文天祥同吳堅謝堂賈餘慶使元軍。先是天台杜澣糾合四千人來勤王。當國者不省，往見天祥於西湖上。天祥獎異之，至是遂隨天祥出使。天祥見巴延於明因寺，因說巴延曰：本朝承帝王正統，衣冠禮樂之所在，北朝將以爲與國乎？抑將毀其社稷也？巴延以北詔爲辭，言社稷必不動，百姓必不殺。天祥曰：北朝若以欲爲與國，請退兵平江，或嘉興，然後議歲幣與金帛犒師。北朝全兵以

還策之上也。若欲毀其宗廟，則淮浙閩廣尚多未下，利鈍未可知。兵連禍結，必自此始。巴延語漸不遜。天祥曰：我南朝狀元宰相，但欠一死報國，刀鋸鼎鑊，非所懼也。巴延辭屈，諸將相顧動色。巴延見天祥舉動不常，疑有異志，留之軍中。遣堅等還。天祥怒，數請歸曰：我此來爲兩國大事，何故留我？巴延曰：勿怒，君爲宋大臣，責任非輕。今日之事，正當與我共之。令萬戶索多羈縻之，且以其降表不稱臣，仍書宋號，遣程鵬飛、洪君祥偕賈餘慶來易之。（帝景祐二年）

史理氏曰：宋遼相擯，宋挫於遼，借手於金以滅遼，大患除矣。然金無厭於宋，又構金宋之怨，二帝被虜，不共戴天。又借手於元以滅蔡，大仇報矣。然南宋之亡，曾不還踵，宋自取之也。夫金太祖擴土地，降鄰部，遼之被擾者數矣。然北宋之所以不及者，以金蕃殖於滿洲，沿黑龍江爲根據地，遼都燕宋都汴，金欲窺宋，有遼爲藩籬也。宋何爲圖遼？且宋之結金圖遼，亦患遼之強耳。抑知遼尚不可敵，又結金圖遼，金愈強大，不能敵遼之強。

豈可敵強於遼者乎。然則遼者，宋備金之長城也。乃宋竟結金圖之。於是唇亡齒寒，金宋連境，開門揖盜，遂爲所疲。而宋之社稷偏安矣。當時元祖成吉思汗又崛起，勇悍健鬪，所向無敵，金被寇屢矣。然南宋之所以不及者，以元奄有內外蒙古勢力，縱於西北，金都燕，宋都揚州，元欲襲宋，有金爲障蔽也。雖後元逐金於蔡，故金又名蔡。然金不能爲宋北防，元尙可爲宋西備。元也若助元攻蔡，不猶昔之結金圖遼乎。乃宋仍踐覆轍，適中元計爲寇齎糧，宋元接壤，國遂滅矣。噫！北宋結金以圖燕，燕亡元起，故北宋可保守偏安，及助元攻蔡，蔡亡而宋孤，遂至滅國。求人保護者，恒爲保護國所滅，古今一也。噫！

蜀地旣平，以張庭瑞爲諸蠻夷部宣慰使，甚得蠻夷心。碣門羌與婦人老幼入市爭價，持刃入碣門，魚通司繫其人，羌酋怒，斷繩橋，謀入劫之。魚通司來告急，左丞汪惟正問謀，庭瑞曰：羌俗暴悍，以鬪殺爲勇，今如蜂毒一人，而即以門牆

之寇待之不可宜遣使往諭禍福彼悟當自回矣惟正曰使者無過於君遂從數騎抵羌界羌陳兵以待庭瑞進前語之曰殺人償死羌與中國之法同有司繫諸人欲以爲見證耳而汝卽肆無禮如行省聞於朝召近郡兵空汝巢穴矣其酋長棄槍弩拜曰我近者生裂羊脾卜之視肉之文理如何則吉其兆曰有白馬將軍來可不勞兵而罷今公馬果白敢不從命乃論殺人者餘盡縱遣之遂與約自今交市者以礮門爲界無相出入官買蜀茶增價鬻於羌人人以爲患庭瑞更變引法每引納二緡而付文券與民聽其自市於羌羌蜀便之先時運糧由揚州泝江往往覆陷庭瑞始立屯田人得免患都掌蠻叛蠻善飛槍聯松枝爲牌自蔽行省命庭瑞討之庭瑞所射矢出其牌半幹蠻驚曰何物弓矢如此之力卽請服遂斬其酋而招復其餘民庭瑞旋授叙州等處蠻夷部宣慰使（元世祖至元十四年）

初梁曾等至安南其國有三門謂日燂欲迎詔自旁門入曾大怒曰奉詔不由

中門是辱君命。貽書責之。往復者三。卒從中行。且諷之入朝。日燿不從。遣其臣陶子奇、梁文藻、偕曾等來貢。曾進所欲與日燿辨論書。帝大悅。解衣賜之。令坐地上。右丞阿爾意不然。帝怒曰：「梁曾兩使外國，以口舌息干戈，爾何敢爾！」或讒曾受安南賂。帝以問曾。曾曰：「安南以黃金器幣遺臣，臣不受。以屬陶子奇。帝曰：『受之亦何不可。』」廷臣以日燿終不入朝，遂拘留子奇於江陵。命劉國傑與諸王伊勒吉岱等整兵聚糧，復議伐之。（至元三十年）

命江浙釋教總統補陀僧一山齋詔使日本。詔曰：「向者世祖皇帝嘗遣補陀禪僧如智及王積翁兩奉璽書通好日本，咸以中途有阻而還。自朕臨御以來，綏懷諸國，薄海內外，靡有遐遺。日本之好，宜復通問。今如智已老，補陀僧一山道行素高，可令往諭，附商船以行，庶可必達。蓋欲成先帝遺意，至於惇好息民之事，王其審圖之。先是浙江平章伊蘇特爾勸帝用兵日本，帝曰：『今非其時。』因其俗奉佛，遂遣一山齋詔往使。而日本竟不至。」（成宗大德二年）

先是征東行省奇爾濟蘇言高麗王擅署官府及借天子禮儀器物况官冗民稀刑罰不一若止依本俗從事實難撫治帝遣使往釐正之既而高麗王詎言設行省監制其國不便帝亦以責奇爾濟蘇不能和輯高麗遂罷征東行省徵奇爾濟蘇還(大德五年)

帝以讒廢高麗國王巴延特穆爾立塔斯特穆爾爲高麗國王國人上書言舊王不當廢新王不當立之故初皇后奇氏宗族在高麗恃寵驕橫巴延特穆爾戒飭不悛遂盡殺奇氏族皇后謂太子曰爾年已長何不爲我復讎時高麗王昆弟有留京師者乃議立塔斯特穆爾爲王而以奇族子三寶努爲元子以將作同知崔特穆爾爲丞相遣兵萬人送之國至鴨綠江爲高麗兵所敗僅餘十七騎還京師(順帝至正二十二年)

按自鐵木眞號成吉思汗以來不出二十年舉內外蒙古滿州中國之北半部天山南北兩路中央亞細亞之一部悉歸版圖四方割據諸小國盡

滅。故。商。賈。往。來。日。便。且。又。新。開。官。道。設。驛。站。分。置。守。兵。故。旅。客。無。險。阻。之。虞。東。西。兩。洋。之。交。通。實。肇。於。此。當。時。西。方。亞。細。亞。及。歐。洲。商。人。陸。路。自。中。央。亞。細。亞。經。天。山。南。路。或。西。伯。利。亞。南。部。經。天。山。北。路。而。遠。開。販。路。於。喀。喇。和。林。及。燕。京。又。波。斯。與。印。度。與。中。國。之。間。其。海。上。之。交。通。亦。日。繁。江。南。之。泉。州。福。州。諸。港。爲。當。時。貿。易。第。一。市。場。外。人。來。居。其。地。者。以。萬。數。彼。義。大。利。之。孛。羅。及。亞。非。利。加。之。伊。本。巴。支。塔。等。其。遠。游。中。國。實。在。元。時。代。日。本。國。名。見。知。於。西。方。亦。始。於。是。時。且。元。大。汗。不。問。人。種。之。異。同。凡。有。材。能。者。概。登。庸。之。故。阿。刺。比。亞。波。斯。地。方。之。學。者。軍。人。義。大。利。法。蘭。西。之。畫。家。工。匠。等。來。事。其。朝。者。頗。多。是。以。西。方。之。天。文。算。學。礮。術。等。得。以。輸。入。中。國。中。國。之。羅。針。盤。活。版。屬。等。皆。自。西。方。傳。來。者。也。東。西。之。交。通。日。繁。因。而。耶。穌。教。徒。多。望。傳。教。於。東。方。者。初。耶。穌。教。徒。值。拔。都。之。西。征。頗。大。恐。怖。然。當。是。時。歐。洲。之。人。盛。攻。回。教。法。蘭。西。德。意。志。諸。侯。王。方。再。興。十。字。軍。故。甯。願。

第八章

元之興宋金夏及安南高麗日本之交際並倡東西兩洋之交通

與勇敢之元同盟。以凌壓回教徒。元自建國以來。許各教傳布。自便。且以併回教國。故用遠交近攻之策。知與耶穌教國亦必須脩睦也。故元大汗常厚遇耶穌教徒。世祖尤然。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蒙迭哥爾維諾齋羅馬教皇之書航海來中國。世祖許剏羅馬派教會於燕京。嗣後耶穌教徒之來中國者日多。已而元亡。明興。東西交通遂中止。耶穌教因之而亦廢絕。

第九章

明與諸小國交際之通絕。平高麗之亂。及天主教入中國之濫觴。

高麗使臣成惟得等辭歸。帝從容問王居國何爲。城郭脩乎。兵甲利乎。宮室壯乎。對曰。東海波臣。惟知崇信釋氏。他未遑也。遂以書諭其王曰。古者王公設險。未嘗去兵。民以食爲天。而國必有出政令之所。今有人民。而無城郭。人將何依。武備不脩。則威弛地不耕。則民艱於食。且有居室。無廳事。無以示尊嚴。此數者。朕甚不取。夫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苟闕斯二者。而徒事佛求福。梁武之事。可爲明鑒。王國北接契丹。女直。而南接倭。備禦之道。王其念之。(明太祖洪武三年)

先是高麗屢來貢。帝以不如約。郤之又留其使者。命禮部責其朝貢過期。陪臣侮慢之罪。王禡遣司僕正崔涓。禮儀判書金進宜。貢馬二千匹。且言金非地所產。願以馬代輸。餘皆如約。遼東守將唐勝宗爲之請。許之。尋以高麗聽命。宜損其貢數。令三年一朝。貢馬五千匹。(洪武十七年)

胡惟庸之未敗也。欲藉日本爲助。乃厚給賓波指揮林賢。陽奏賢罪。謫居日本。交通其君臣。尋奏復賢職。遣使召之。密致書日本王。借兵助己。賢還日本。遣僧如瑤帥兵卒四百餘人。詐稱入貢。且獻巨燭。藏火藥刀劍中。既至。而惟庸已敗。計不行。帝亦未知其狡謀也。至是事露。乃族賢而惡日本。特甚。決意絕之。專以防海爲務。(洪武十九年)

日本入貢。禮部尙書李至剛奏。故事。番使入中國。不得私攜兵器。鬻民宜。敕所司覈其舶。諸犯禁者。悉籍送京師。帝曰。外夷脩貢。履險蹈危。有所齎以助資斧。豈可概拘以禁令。至其兵器。亦準時直市之。毋阻其向化心。(成祖永樂元年)

有番船飄至福建海岸。詰之。乃暹羅與琉球通好者。所司籍其貨以聞。帝曰。二國脩好。乃甚美事。不幸遭風。正宜憐惜之。豈可因以爲利。所司其治舟給粟。俟風便。遣赴琉球。是月暹羅來貢。賜烈女傳百冊。使者請頒量衡爲國。永式從之。

(永樂二年)

鄭和還自西洋。初經錫蘭山。其王亞烈苦奈兒欲害和。和覺去之他國。和歸復經其地。亞烈苦奈兒誘和至國中。索金幣。發兵五萬劫和舟。和覘賊大衆既出。國內空虛。帥所統二千餘人。出不意。攻破其城。生擒亞烈苦奈兒及其妻子。官屬劫舟者聞之。還自救。復大破之。獻俘於朝。朝臣請行戮。帝憫其無知。并妻子皆釋歸。更擇其族之賢者耶把乃那立以爲錫蘭山王。由是海外諸番益服。

(永樂九年)

初成祖欲遠方萬國。無不臣服。西域之使。歲歲不絕。諸番使絡繹道途。東西數千里間。騷然繁費。上下怨咨。廷臣莫爲言。天子亦莫之卹也。及是禮科給事中

黃驥言西域貢使多商人假託無賴小人投爲從者乘傳役人運貢至京賞賚優厚番人慕利貢無虛月致民失業妨農比其使還多齎貨物車連至百餘輛丁男不足役及婦女所至辱驛官鞭夫隸無敢與較乞敕陝西行都司惟哈密諸國王遣使入貢者許令來京止正副使得乘驛馬陝人庶少甦至西域所產惟馬切邊需應就給甘肅軍士其礪砂梧桐蠟之類皆無益國用請一切勿受來者自稀浮費益省帝以示呂震且讓之曰驥嘗奉使悉西事卿西人顧不悉耶驥言是其卽議行自是朝廷不復遣使諸番貢使亦漸稀矣(永樂二十二年)

日本使清啟來貢其從者殺人於市有司請治罪詔付清啟自治清啟言犯法者當用本國之刑容還國如法論治且自服不能鈐束之罪帝俱赦之自是使者益無忌(憲宗成化二年)

日本平秀吉以兵征服六十六州脅琉球呂宋暹羅佛郎機諸國皆奉使貢改國王所居山城爲大閣廣築城郭建宮殿其樓閣有至九重者實婦女珍寶其

中其用法嚴軍行有進無退違者雖子婿必誅以故所向無敵遂改元文祿欲侵中國滅朝鮮而有之召問故時汪直遺黨知唐人畏倭人如虎氣益驕大治兵甲繕舟艦與其下謀入中國北京者用朝鮮人爲導入浙閩沿海郡縣者用唐人爲導慮琉球洩其情使無入貢同安人陳甲者商於琉球懼爲中國害與琉球長史鄭迴謀因進貢請封之使具以情來告甲又旋福建陳其事於巡撫趙參魯參魯以聞下兵部部移咨朝鮮王王但深辨嚮導之誣不知其謀已也

(成宗萬曆十九年)

楊方亨報去年於釜山渡海倭於大阪受封卽回和泉州日本遣使齎表文二道隨至其一謝恩其一乞天子處分朝鮮廷議取表文進案驗潦草前折用豐臣圖書不奉正朔無人臣禮而寬佃副總兵馬棟報清正擁二百艘屯機張營朝鮮使鄭期遠痛哭求援方亨知事敗遂直陳本末委罪沈惟敬並呈石星前後手書帝大怒復議征倭罷星以李禎署部事前都督同知麻貴爲備倭總兵

官統南北諸軍。張位力薦楊鎬才，請以付朝鮮軍務。又薦兵部侍郎邢玠爲總督，帝皆從之。進鎬僉都御史，經略朝鮮軍務。玠兵部尙書，總督薊遼保定軍務。經略禦倭，鎬奏陳十事，請令朝鮮官民輸粟，得增秩授官贖罪。及鄉吏奴丁免役，又以朝鮮君臣隱藏儲蓄，不饜軍，劾奏其罪。由是朝鮮多怒。(萬曆二十五年)

邢玠至遼東，行長建樓，清正布種，烏倭密水，索朝鮮地圖。玠遂決意用兵。麻貴望鴨綠江東發，所統兵僅萬七千人，請濟師。玠以朝鮮兵惟爛水戰，乃疏請募兵川浙，并調薊遼宣大山陝兵，及福建吳淞水師。劉綎督川漢兵聽勦，貴密報宣大兵至，乘倭未備，掩釜山，則行長禽，清正走。玠以爲奇計，乃檄楊元屯南原，吳惟忠屯忠州，倭數千艘泊釜山。戮朝鮮郡守安宏國，漸逼梁山熊川。沈惟敬帥營兵二百，出入釜山。玠陽爲慰藉，楊元囊執之，縛至貴營，惟敬執而嚮導，始絕。(同上)

倭奪梁山三浪，入慶州，侵閑山，統制元均兵潰。倭遂入閑山，邢玠急檄旅順水

兵三千守王京西之漢江。大同江扼天津，登萊海道兼防饋運。清正圍南原，楊元告急於全州守將陳愚衷。愚衷不敢救。清正乘夜猝攻元棄城遁。愚衷聞亦遁。麻貴遣游擊牛伯英赴援，與愚衷合兵屯公州。倭遂犯全慶，逼王京。貴欲棄王京，退守鴨綠江。海防副使蕭應宮以爲不可，自平壤兼程趨王京，止之。貴乃遣副將解生守稷山。朝鮮亦遣都體察使李元翼由鳥嶺出忠清道，遮賊鋒。玠身赴王京以鎮之。人心稍定。(同上)

邢玠召李應試問計。應試問朝廷主書云：何玠曰：陽戰陰和，陽勦陰撫。政府八字密書，無泄也。應試曰：然則易耳。倭叛以處分絕望，其不敢殺楊元，猶望處分也。宜使人諭之曰：沈惟敬不死，則退矣。玠然之。倭進至漢江，楊鎬遣張貞明持惟敬手書往責其動兵，有乖靜俟處分之實。解生及參將彭友德亦先後破賊。行長乃退屯井邑。清正還慶州。麻貴報稷山青山大捷。蕭應宮揭言倭以惟敬手書退，稷山青山并未接戰，何得言功。玠鎬怒，劾應宮。恇怯不親解，惟敬應宮

遂被逮(同上)

集 權 資 憲 通 史

(127)

邢玠大會諸將分兵爲三協副將高策將中軍李如梅將左李芳春解生將右楊鎬麻貴督左右協專攻清正使李大諫通行長約勿往援又使中軍屯宜城東援天協西扼行長諸軍至慶州清正退屯蔚山貴遣黃應晴賄清正約和而帥大兵奄至其營營依山險中一江通釜寨其陸路由彥陽亦通焉貴乃於彥陽左右多張疑兵又遣將遏其水路如梅偕參將楊登山騎兵先進游擊陳寅冒矢石奮呼上連拔兩柵斬馘六百五十倭焚死者無算寅進攻第三柵垂拔楊鎬素與如梅昵不欲寅功出其上遽鳴金收軍倭乃閉城堅守以待援島山視蔚山高城新築以石堅甚將士仰攻多損傷諸將乃議曰倭雖水道饑難繼第坐困之清正可不戰而縛也遂四面圍之地泥淖時際窮冬風雪裂膚倭日夜發礮用藥煮彈遇者輒死而倭亦饑覘我兵懈僞約降緩攻襲敗生兵(同上)邢玠以前役乏水無功乃益募江南水兵議海運爲持久計總兵官陳璘以廣

兵劉綰以川兵副將鄧子龍以浙直兵先後至玠分兵三協爲水陸四路路置大將中路李如梅東路麻貴西路劉綰而水路則劉璘戰艦數百分布忠清全羅慶尙諸海口賊始懼不敢於海中往來時賊亦分三窟東路則清正據蔚山西路則行長據粟林曳橋建砦數重中路則石曼子據泗州而行長水師番休濟饗往來如駛我師約日並進萬曆二十六年

諸軍分道進兵劉綰攻行長陳璘帥舟師協堵麻貴擊清正於蔚山並有斬獲董一元由中路進先拔晉州下望晉乘勝濟江連毀永春昆陽二寨賊退保泗州老營一元攻下之游擊盧得功陳沒一元進逼新寨寨三面臨江一面通陸引海爲濠海艘泊寨下千計築金海固城爲左右翼乃分馬步夾攻游擊彭信古用大槓擊寨碎其數處衆軍遂逼濠毀其柵忽營中礮裂烟燄張天賊乘勢衝擊固城倭亦來援游擊馬呈文郝三聘先奔一元等遂敗還晉州綰等亦多不利事聞詔斬呈文三聘落信古等職充爲事官一元亦貶秩與綰等皆戴罪

立功時平秀吉死倭各懷歸志。清正先遁。貴遂入島山西浦。緹夜半攻奪粟林。曳橋行長走順天大城。璘遣副將鄧子龍。朝鮮統制使李舜臣。邀倭釜山南海。子龍年七十餘。意氣彌厲。直前奮擊。倭死無算。他舟誤擲火器入子龍舟。舟中火賊乘之。子龍戰死。舜臣赴救亦死。副將陳璘。金軍大至。副總兵吳廣與相犄角。遂焚賊舟。賊大敗。脫登岸者。又爲陸路所殲。焚溺死者萬計。璘遂以舟師夾攻順天。焚其舟百餘。行長遂棄順天。乘小艘遁。餘賊退保錦山。遂渡匿乙山。官軍挑之不出。崖深遠險。將士莫敢進。璘夜潛入。圍其巖洞。比明。礮發。倭大驚奔。後山將士殊死攻。賊復遁走。璘分道追擊。無脫者。朝鮮平。(同上)

以倭平。詔告天下。除東征。加派田賦。又敕諭朝鮮王。曰。倭奴平。秀吉肆爲不道。蹂躪爾邦。朕念王世篤忠貞。深用憫惻。七年之中。日以此賊爲事。始行薄伐。繼示包容。終加嚴討。蓋不殺乃天之心。而用兵非予得已。安疆靖亂。宜取蕩平。捷書來聞。憂勞始釋。惟王雖還舊物。實同新造。振彫起敝。爲力倍艱。倭雖遁歸。

族類尙在。茲命邢玠振旅歸京。量留萬世德等分布戍守。王宜臥薪嘗膽。無忘前恥。已論諸將功。以陳璘爲首。劉綎次之。麻貴又次之。並進官。予世廕。贈鄧子龍都督僉事。亦予世廕。立廟朝鮮。(萬曆二十七年)

初。大西洋意大里亞人利瑪竇汎海抵廣東香山澳。爲萬國全圖。言天下有五洲。第一曰亞細亞洲。凡百餘國。而中國居其一。第二曰歐羅巴洲。凡七十餘國。而意大里亞居其一。第三曰利未亞洲。亦百餘國。第四曰亞墨利加洲。地更大。以境土相連。分爲南北二洲。最後得墨瓦臘尼加洲。爲第五。而域中大地盡矣。其人悉奉天主耶穌教。言耶穌生於如德亞。在亞細亞洲中。西行教於歐羅巴。其生在漢元壽二年。皆荒渺不可考。及是馬堂以其方物進獻。禮部言會典止有西洋瑣里國。無大西洋。其眞僞不可知。又寄居二十年。方行進貢。所貢天主及天主母圖。神仙骨。諸物皆屬不經。及奉旨送部。又不赴部審譯。而私寓僧舍。不知何意。乞給賜冠帶還國。勿令潛居兩京。與中人交往。別生事端。不報。已

帝嘉其遠來，賜之居第，芻米頗厚，利瑪竇遂留不去。中國有天主教，自此始。(萬曆二十八年)

奸人張嶷等言：呂宋機易山素產金銀，采之歲可得金十萬，銀三十萬。帝卽納之命下，舉朝駭異。張嶷等至福建，守臣遣海澄縣丞王時和百戶干一成偕嶷等往勘。呂宋人聞之大駭，華人流寓者謂之曰：天朝無他意，特奸徒橫生事端。今遣使者按驗，俾奸徒自窮，便於還報耳。其酋意稍解，命諸僧散花道旁。若敬朝使而盛陳兵衛，迺之時和等入，酋爲置宴。問曰：天朝欲遣人開山，山各有主，安得開？且樹生金豆，是何樹也？時和不能對，數視嶷。嶷曰：此地皆金，何必問豆所自？酋大笑，留嶷欲殺之。諸華人共爲解，乃釋歸。時和還，卽病悸死。守臣以聞，請治嶷等妄言罪，而呂宋疑中國將襲取其地，諸流寓者爲內應，潛謀殺之。(萬曆三十年)

福建人李錦、潘秀、郭震久居大泥，與和蘭人習。其酋麻章郎欲通貢市，錦爲畫

策奪澎湖嶼而守之。因賄高宥使上請於天子。酋善之。錦乃爲大泥國王書移宥及守將俾秀震齋以來。守將陶拱聖大駭。自當事繫秀於獄。震不敢入。而酋已駕三大艘直抵澎湖。伐木築舍。爲久居計。錦亦潛入漳州偵探。當事亦繫之獄。已乃令三人諭其酋還國。將校詹獻忠持檄與俱。獻忠多攜幣帛食物。覬酋厚酬。錦又依違其詞。酋不肯去。宥已遣人索賄三萬金。許爲代奏。會都司沈有容自請往諭。有容負膽智。大聲論說。其下人露刃相詰。有容盛氣與辨。無所懾。酋心折。乃曰。我從不聞此言。時巡撫徐學聚嚴禁奸民下海。犯者必誅。接濟路窮。酋無所得食。卽索取所予宥金。揚帆去。錦等皆伏罪。(萬曆三十二年)

先是呂宋酋聲言發兵侵旁國。厚價市鐵器。華人貪利。盡鬻之。酋乃下令。錄華人姓名。分三百人爲一院。入即殲之。事稍露。華人羣走菜園。酋發兵來攻。衆無兵仗。死無算。奔大崙山。酋復來攻。衆殊死鬪。蠻兵少挫。酋乃遣使議和。歛衆入城。華人飢甚。悉下山攻城。伏兵發。華人敗。先後死二萬五千人。酋令諸所掠華

人賞悉封識貯庫。移書閩中守臣言：華人將謀亂，不得已先之。請令死者家屬往取其孥與帑。徐學聚告變於朝，帝驚悼，下法司議奸徒罪。議上，帝曰：張嶷等欺誑朝廷，生釁海外，致二萬商民盡膏鋒刃，損威辱國，死有餘辜。卽梟首傳示海上。呂宋會壇殺商民，撫按官議罪以聞。學聚乃移檄呂宋，數以擅殺罪，令送死者妻子歸，竟不能討也。（同上）

國際史終

國際史



司

澁

司

法

史

司法史

第一篇 歷代用刑之寬嚴

第一章 秦漢用刑之寬猛及王甫曹節弟子等殘酷之盛衰

上以張湯爲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作見知法，吏傳相監司，用法益刻，自此始。漢武帝元光五年

上以法制御下，好尊用酷吏，而郡國二千石爲治者，大抵多酷暴，吏民益輕犯法，東方盜賊滋起，大羣至數千人，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小羣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道路不通，上乃使光祿大夫范昆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郡或至萬餘級，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可如何，於是作沈

命法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寢多上下相爲匿以文辭避法焉時暴勝之爲直指使者所誅殺二千石以下猶多威震州郡王賀亦爲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羣盜多所縱捨以奉使不稱免歎曰吾聞活千人子孫有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天漢二年）

法

司

初孝武之世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姦軌不勝於是使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况禁網寢密律令煩苛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徧睹是以郡國承用者駸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議者咸冤傷之詔曰其爲置廷尉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於是每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獄刑號爲平矣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今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

避。姦吏無所弄矣。宣帝地節三年

王甫曹節等姦虐弄權。扇動內外。太尉段熲阿附之。節甫父兄子弟爲卿校牧守令長者。布滿天下。所在貪暴。甫養子吉爲沛相。尤殘酷。凡殺人皆磔尸車上。隨其罪目。宣示屬縣。夏月腐爛。則以繩連其骨。周徧一郡。乃止。見者駭懼。視事五年。凡殺萬餘人。尙書令陽球常拊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乎。旣而球果遷司隸。詣闕謝恩。因奏甫熲及中常侍淳于登。袁赦。封翦等罪惡。悉收甫熲等送洛陽獄。及甫子永樂少府萌。沛相吉。球自臨考甫等。五毒備極。萌先嘗爲司隸。乃謂球曰。父子旣當伏誅。亦以先後之義。少以楚毒。假借老父。球曰。爾罪惡無狀。死不滅責。乃欲論先後求假借耶。萌乃詈曰。爾前奉事吾父子如奴。奴敢反汝主乎。今日臨阨相擠。行自及也。球使以土窒萌口。箠扑交至。父子悉死於杖下。熲亦自殺。乃僵磔甫尸於夏城門。大署榜曰。賊臣王甫。盡沒入其財產。妻子皆徙比景。球旣誅甫。欲以次表曹節等。乃敕中都官從事曰。且

(4)

司

法

先去權貴大猾，乃議其餘耳。公卿豪右，若袁氏兒輩，從事自辦之，何須校尉耶？權門聞之，莫不屏氣。曹節等皆不敢出沐，會順帝處貴人葬，百官會喪還。曹節見磔甫尸道次，慨然投淚曰：我曹可自相食，何宜使犬舐其汁乎？語諸常侍，今且俱入，勿過里舍也。節直入省，白帝曰：陽球故酷暴吏，前三府奏當免官，以九江微功，復見擢用，愆過之人，好為妄作，不宜使在司隸，以騁毒虐。帝乃遷球為衛尉。時球出謁陵，節敕尚書令召拜，不得稽留尺一。球被召急，因求見帝曰：臣無清高之行，橫蒙鷹犬之任，前雖誅王甫、段熲，蓋狐狸小醜，未足宣示天下。願假臣一月，必令豺狼鴟梟各服其辜，叩頭流血。殿上呵叱曰：衛尉扞詔耶？至於再三，乃受拜。於是曹節、朱瑀等權勢復盛。節領尚書令。（靈帝光和二年）

史理氏曰：自古大有為之君，必欲擴土版，降外夷，振耀兵威，以誇後世。竭國賦以實谿壑，驅赤子以膏疆場，恐民之不已從也。於是制為嚴刑，以驅迫之。民既畏法，不得已始從上之所好，上欲未厭而下力已匱，自不得不

作姦犯科。鋌而走險。以謀衣食。於是又作爲酷法。以防範之。是故武帝有大欲於天下。漢始重刑法。張湯趙禹定律於內。甯成王溫舒輩奉行於外。深文鍛鍊。舉足卽陷。繼以孝宣厲益加厲。噫。漢民苦秦法久矣。高祖入關。約法三章。始盡脫秦之水火。而登諸衽席。繼以文景與民休息。熙熙如也。至武宣而又入漢之羈勒。何時民之不幸一至此邪。元帝初元五年。卽省刑罰七十餘事之多。誠知當務之急。吾於是又爲漢民慶矣。雖然。省刑固爲恤民。而非恤民之實也。夫原立法者之始意。置爲嚴刑。有犯必懲。非欲置民死地也。特懸象示民。使知趨避。刑期於無刑耳。及民犯之。雖哀矜而不爲曲法。懲一警百。正所以爲民恤刑也。而在犯法者。敢明知故蹈。又非以法網繁碎。以致多犯。法律簡易。卽可鮮犯也。蓋民之犯法。大半迫於衣食計。無復之故。致溺法網。而不恤是故。明君苟欲省重刑。先布善政。旣刪示罰之律。必減犯罪之人。方爲清本正源之舉。否則嚴刑重法。尙不能禁。

而不犯。况決籬藩去桎梏而謂民轉可不犯乎。吾恐有加甚耳。今元帝省刑則律刪七十餘事。之酷刑吏少七十餘事。之比附民開七十餘事。之路可謂仁且惠矣。然而當時小民未能家給人足也。則是法雖免而犯法者未嘗免也。犯罪有人懲罪無法一則爲甚。豈可至七十餘事乎。噫。治國之道不外嚴之與寬。寬則文景嚴則武宣。元帝既省武宣之刑。再能布文景之德。則刑省而人鮮犯矣。計不及此。是文景之治。武宣之業。均墮於元帝一人也。後之執法者。其無徒慕省刑之名。而不及仁政之實乎。

第二章

晉武之失刑。隋文之殘酷。及唐武則天興密告之始末。

司隸校尉上黨李熹劾故立進令劉友前尚書山濤。中山王睦尚書僕射武陔。各占官稻田。請免濤睦等官陔已亡。請貶其謚。詔曰。友侵剝百姓。以繆惑朝士。其考竟以懲邪佞。濤等不貳其過。皆勿有所問。熹元志在公。當官而行。可謂邦之司直矣。光武有云。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其中敕羣僚各慎所司。寬宥之恩。

不可數遇也。睦宣帝之弟子也。(晉武帝泰始三年)

司馬光曰：政之大本在於刑賞。刑賞不明，政何以成。晉武帝赦山濤而褒李燾，其於刑賞兩失之。使燾所言爲是，則濤不可赦，所言爲非，則燾不足褒。褒之使言言而不用，怨結於下；威玩於上，將安用之。且四人同罪，劉友伏誅，而濤等不問，避貴施賤，可謂政乎。創業之初，而政本不立，將以垂統後世，不亦難乎。(同上)

帝以所在屬官不敬憚其上，事難克舉，詔諸司論屬官罪。有律輕情重者，聽於律外斟酌決杖。於是上下相驅，迭行捶楚，以殘暴爲幹能，以守法爲懦弱。(隋文帝開皇十七年)

帝晚節用法益峻，御史於元日不劾武官衣劍之不齊者，帝曰：爾爲御史，縱捨自由，命殺之。諫議大夫毛思祖諫，又殺之。將作寺丞以課麥麴遲晚，武庫令以署庭荒蕪，左右出使或受牧宰馬鞭鸚鵡，帝察知，並親臨斬之。帝旣喜怒不恆，

(8)

不復依準科律(同上)

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知宗室大臣怨望。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之門。有密告者。臣下不得問。皆給驛馬。供五品食。使詣行在。雖農夫樵人。皆得召見。廩於客館。於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有胡人索元禮。知太后意。因告密。召見。擢爲游擊將軍。令案制獄。元禮性殘忍。推一人必令引數十百人。太后數召見賞賜。以張其權。於是尙書都事長安周興。萬年人。來俊臣之徒。效之。紛紛繼起。興累遷至秋官侍郎。俊臣累遷至御史中丞。相與私畜無賴數百人。專以告密爲事。欲陷一人。輒令數處俱告。事狀如一。俊臣與司刑評事洛陽萬國俊。共撰羅織經數千言。教其徒網羅無辜。織成反狀。構造布置。皆有支節。太后得告密者。輒令元禮等推之。競爲訊囚酷法。有定百脈。突地吼死。豬愁求破家。反是實等號。或以椽關手足而轉之。謂之鳳皇曬翅。或以物絆其腰。引枷向前。謂之驢駒拔擲。或使跪捧枷。累甃其上。謂之仙人獻果。或使立高木。引枷尾向

司

法

後謂之玉女登梯。或倒懸石，絕其首。或以醋灌鼻。或以鐵圈轂其首而加楔。至有腦裂髓出者。每得囚，輒先陳其械具以示之。皆戰慄流汗。望風自誣。每有赦令，俊臣輒令獄卒先殺重囚。然後宣示。太后以爲忠，益寵任之。中外畏此數人，甚於虎狼。麟臺正字陳子昂上疏。臣聞隋之末代，天下猶平。楊玄感作亂，不踰月而敗。天下之弊，未至土崩。蒸人之心，猶望樂業。煬帝不悟，遂使兵部尚書樊子蓋專行屠戮。大窮黨與，海內豪士，無不罹殃。遂至殺人如麻，流血成澤。天下靡然，始思爲亂。於是雄傑並起，而隋族亡矣。夫大獄一起，不能無濫。冤人吁嗟，感傷和氣，羣生癘疫，水旱隨之。人旣失業，則禍亂之心，怵然而生矣。古者明王，重慎刑罰。蓋懼此也。昔漢武帝時，巫蠱獄起，使太子奔走，兵交宮闕，無辜被害者，以千萬數。宗廟旣覆，賴武帝得壺關三老書，廓然感悟。夷江充三族，餘獄不論。天下以安爾。古人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伏願陛下念之。太后不聽。唐則

天后垂拱二年

或告文昌右丞周興與丘神勣通謀。太后命來俊臣鞠之。俊臣與興方推事對食。謂興曰：囚多不承，當爲何法？興曰：此甚易耳。取大甕以炭四周炙之，令囚人入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甕，火圍如興法。因起謂興曰：有內狀推兄，請兄入此甕。興惶恐叩頭伏罪。法當死。太后原之，流興嶺南。在道爲仇家所殺。興與索元禮來俊臣競爲暴刻。興元禮所殺各數千人。俊臣所破千餘家。元禮殘酷猶甚。太后亦殺之以慰人望。(天授二年)

李林甫欲除不附己者，求治獄吏。得吉溫大喜。溫常曰：若遇知己，南山白額虎不足縛也。又有杭州人羅希奭爲吏深刻。林甫引之遷殿中侍御史。二人皆隨林甫所欲深淺鍛鍊成獄。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鉗吉網。(玄宗天寶四年)

第三章 五代時牧守不知奉法及宋之殘酷亡國

五代以來州郡牧守多武人任獄吏，恣意用法。時金州民有馬漢惠者殺人無賴，閭里患之。其父母及弟共殺漢惠，防禦使仇超判官左扶悉案誅之。帝怒超

等持法深刻。並除名流扶海島。自是人知奉法。(宋太祖建隆二年)

詔諸州大獄未具。自今長吏每五日一慮囚。情得者卽決之。帝不欲天下有滯獄。乃建三限之制。大事四十日。中事三十日。小事十日。不須追捕而易決者。無過三日。又詔囚當訊掠。則集官屬同問。勿委胥吏撈決。(太宗太平興國五年)

右正言知制誥判大理寺王欽若上言。本寺公案常有五十至七十道。近者三十日內絕無。昔漢文帝決獄四百。唐太宗族罪三百九十人。然猶書之史冊。號爲刑措。當今四海之廣而刑奏止息。逮乎逾月。足彰恥格之化。請付史館。用昭聖治。從之。(真宗咸平二年)

詔禁在京置窠棚私繫囚。并非法獄具。臺憲其嚴禁戢。違者有刑。初理宗起自民間。具知刑獄之弊。及卽位。詔天下恤刑。又親制審刑銘。以警有位。每歲大暑。必臨軒慮囚。自謀殺故殺鬪殺已殺人者。僞造符印。會子放火。官員犯入己贓。將校軍人犯枉法外。餘死罪情輕者。降從流。流降從徒。徒降從杖。杖以下釋之。

大寒慮囚及祈晴祈雪及災祥亦如之。後以建康亦先朝駐蹕之地，罪人亦得視臨安減降之法。帝之用刑，可謂極厚矣。而天下之獄，不勝其酷。每歲冬夏，詔提刑行郡，失囚提刑，憚行悉委倅貳。倅貳不行，復委幕屬。所委之人，類皆肆行威福，意所欲黥，則令入其當黥之由，意所欲殺，則令證其當死之罪。呼喝吏卒，嚴限日時，監勒招承，催促結款，而擅制獄具。非法殘民，或斷薪爲杖，掙擊手足，名曰掉柴。或木索並施，夾兩脰，名曰夾幫。或纏繩於首，加以木楔，名曰腦篩。或反縛跪地，短豎堅木，交辮兩股，令獄卒跳躍於上，謂之超棍。痛深骨髓，幾於隕命。富貴之家，稍有冒望，動籍其資。又以趁辦月椿及添助版帳爲名，不問罪之輕重，並從科罰。大率官取其十，吏漁其百。州縣往往專殺故拘，鎖罪人或一季半年，竟無限日。死而後已。又以己私擢折手足，拘鎖尉砦。亦有豪強賂吏，羅織平民而囚殺之。甚至戶婚詞訟，亦皆收禁。有飲食不充，飢餓而死者。有無力請求，吏卒凌虐而死者。有爲兩詞賂遺苦楚而死者。懼其發覺，先以病申，名曰監

醫實則已死名曰病死實則殺之至度宗時雖累詔切責而禁止之終莫能勝而國亡矣。(理宗景定四年)

第四章 元明刑網之嚴密

元初未有守法百司斷理獄訟循用金律頗傷嚴刻右丞何榮祖世業吏而榮祖尤甚通習始以公規治民禦盜理財等十事輯爲一書名曰至元新格至是奏頒行之。(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

帝如汴梁李善長劉基居守一切便宜行事基謂宋以寬縱失天下今宜肅紀綱令御史糾劾無所避宿衛宦侍有過者皆啟皇太子置之法人憚其嚴。(至正二十七年)

初貴溪儒士夏伯啟叔姪斷指不仕蘇州人才姚閏王謨被徵不至皆誅而籍其家帝患民狃文習徇私滅公罪戾日滋乃輯官民過犯條爲大誥其目曰攬納田戶曰安保過付曰詭寄田糧曰民人經該不解物曰灑派拋荒田土曰倚

法爲奸。曰空引偷軍。曰黥刺在逃。曰官吏長解竇囚。曰寰中士夫不爲君用。至是成序之曰。諸司敢不急公而務私者。必窮搜其原而罪之。凡三誥所列。凌遲梟示種誅者無慮千百。棄市以下萬數。其三編稍寬容。然所記進士監生罪名。自一犯至四犯者。猶三百六十四人。幸不死還職。率載斬罪治事。其推原中外貪墨所起。以六曹爲罪魁。桓爲誅首。頒其書於天下學宮。以課士。里置塾師教之。以有能讀大誥者罪減等。(明太祖洪武十八年)

帝知人不附己。欲以威警天下。特任紀綱爲錦衣衛指揮使。令典親軍司詔獄。紀綱覘帝指。廣布校尉。日摘臣民陰事。深文巧詆。帝以爲忠。親之若肺腑。(成祖永樂元年)

第二篇 中央審判

第一章 周至漢廷尉之不畏強禦及矜恤疑獄

楚莊王之法曰。羣臣入朝至門。馬蹄踐雷者。斬其軔而戮其御。太子犯令。廷理。

斬。駟。戮。御。太。子。怒。入。見。王。泣。曰。爲。我。誅。廷。理。王。曰。立。法。從。令。所。以。尊。敬。宗。廟。前。有。老。主。而。不。踰。後。有。儲。主。而。不。屬。真。吾。守。法。之。臣。也。益。爵。二。級。（周定王九年）

張釋之爲廷尉。上行出中涓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屬廷尉。釋之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下公共器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以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唯陛下察之。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帝怒下廷尉治。釋之按盜宗廟服御物者爲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無道。乃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順逆爲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坏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乃許之。（漢文帝前三年）

上徙郡國豪傑及訾三百萬以上於茂陵。軹人郭解關東大俠也。亦在徙中。衛將軍爲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爲言，此其家不貧。卒徙解家。解平生睚眦殺人甚衆。上聞之，下吏捕治。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鬪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絕莫知爲誰。吏奏解無罪。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

武帝元朔二年

初，周亞夫爲丞相，趙禹爲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及禹爲少府，比九卿爲酷急。至晚節，吏務爲嚴峻，而禹更名寬平。尹齊素以敢斬伐著名，及爲中尉，吏民益彫敝。是歲，齊坐不勝任抵罪。是時吏治皆以慘刻相尙，獨左內史兒寬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務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

（元鼎四年）

中尉王溫舒坐爲姦利罪當族自殺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
勳徐自爲曰悲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太初元年）

霍光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羣下由是俗吏皆尙嚴酷以爲能而河南太守
丞淮陽黃霸獨用寬和爲名持法平乃召爲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漢宣
帝本始元年）

于定國爲廷尉定國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
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冤（地節元年）

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雒陽令董
宣於夏門亭候之駐車叩馬叱奴下車因格殺之帝大怒宣欲箠殺之宣曰縱
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臣請自殺卽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
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
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

因敕疆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能搏擊豪彊。京師莫不震慄。

(光武建武十九年)

廷尉陳寵性仁矜。數議疑獄。每附經典。務從寬恕。刻敝之風。於此少衰。(和帝永

元六年)

旱。皇太后幸洛陽寺。及若盧獄。錄囚徒。雒陽有囚。實不殺人。而被考自誣。羸困。輿見。畏吏不敢言。將去。舉頭若欲自訴。太后察視覺之。卽呼還問狀。具得枉實。卽時收雒陽令下獄。抵罪。行未還宮。澍雨大降。(安帝永初二年)

太尉橋玄能拜太中大夫。以太中大夫段熲爲太尉。玄幼子游門次。爲人所劫。登樓求貨。玄不與。司隸校尉河南尹圍守玄家。不敢迫。玄瞋目呼曰。姦人無狀。玄豈以一子之命。而縱國賊乎。促令攻之。玄子亦死。玄因上言。天下凡有劫質。皆并殺之。不得贖。以財寶。開張姦路。由是劫質遂絕。(靈帝光和二年)

第二章 梁隋唐按獄使者之明察及宋遼廷尉之強項

魏源懷持節巡行北邊于祚與懷通婚祚頗有受納懷將入鎮祚郊迎道左懷不與語卽奏劾免官懷朔鎮將元尼須與懷舊交貪穢狼籍置酒請懷謂懷曰豈可不相寬貸懷曰今日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鞫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爲使者檢鎮將罪狀之處耳竟按劾抵罪（梁武帝天監二年）

齊州行參軍章武王伽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行至滎陽哀其辛苦悉呼謂曰卿輩自犯國刑身嬰縲紲固其職也重勞援卒豈不愧心哉參等辭謝伽乃悉脫其枷鎖停援卒與約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卻吾當爲汝受戮遂捨之而去流人感悅如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驚異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流人令攜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隋文帝開皇二十年）

青州有謀反者州縣逮捕支黨收繫滿獄詔殿中侍御史安喜崔仁師覆按之仁師至悉脫去桎械與飲食湯沐寬慰之止坐其魁首十餘人餘皆釋之還報敕使將往決之大理少卿孫伏伽謂仁師曰足下平反者多人情誰不貪生恐

見徒侶得免。未肯甘心。深爲足下憂之。仁師曰。凡治獄當以平恕爲本。豈可自規免罪。知其冤而不爲伸耶。萬一闇短。誤有所縱。以一身易十囚之死。亦所願也。伏伽慚而退。及敕使至。更訊諸囚。皆曰。崔公平恕。事無枉濫。請速就死。無人。有異辭者。(唐太宗貞觀元年)

以尙書左丞柳公綽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公綽過鄧縣。有二吏一犯賊。一舞文。衆謂公綽必殺犯賊者。公綽判曰。賊吏犯法。法在姦吏。亂法。法亡。竟誅舞文者。

(穆宗長慶三年)

史理氏曰。唐柳公綽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行部至鄧縣。吏有納賄舞文者。縣令以公綽持法素嚴。必誅貪者。公綽乃不誅賊吏。而誅舞文。夫縣令爲民之父母。應不貪殘以虐民也。而其吏則倚官爲符。魚肉百姓。凡民之貢於官者。官得其十之七。而吏吞其十之三。獄之訟於上也。民以理直而勝者。十之三。吏以得賄而勝者。十之七。夫民供徭役。給賦稅。已終歲勤勞。不

免飢凍矣。而又殘蠹於吏民，尚可安業哉。是故吏者，蠹民之賊也。然而官不得而知，民無由以訴也。則民恃以復蘇者，惟在長吏行部之際。乃今公綽行部，誅舞文而不誅賊吏。周內者，懼貪婪者，何所戒哉。雖然，此正公綽惜民之至意也。大學曰：與其有聚斂之臣，甯有盜臣。夫吏固不應以賊名然。賊吏惟好貨財，乾沒民資，顯然其犯不是也。苟有賢明之長上，按而誅之，卽已矣。必不至爲所惑也。所謂盜臣也。若夫舞文之吏，民困已極，不思休息之，而復羅掘之，其誅求之也，必深。文舞法，尙謂爲國爲民，以公濟私。在上者，易爲所惑，聽其言，則足以聚財。財聚則易啟上之奢，大誇耀之志。財力與民力交敝，然後國亡。隨之，此所謂聚斂之臣也。卽公綽所謂賊吏犯法。法在姦吏，壞法法亡。犯法與壞法之罪，固不可同科論也。況公綽爲節度使，行部又素持法，則此行也，爲合部屬吏所瞻仰，合境子民所歡迎而行法也。尤爲全部執法者所則效。而在下者，欲知節度使之所重，卽於

此窺之。倘賊吏與舞文者同誅。則是犯法者與壞法者同科也。誅舞文而不誅賊吏。蓋賊吏爲常人所必誅。而今則不誅。正所以益舞文者之罪也。非謂賊吏可以不誅也。此柳公綽用法之衡也。

左金吾大將軍寇彥卿入朝。至天津橋。有民不避道。投諸欄外而死。彥卿自首於帝。帝以彥卿才幹有功。久在左右。命以私財遺死者家。以贖罪。御史司憲崔沂劾奏。彥卿殺人闕下。請論如法。帝命彥卿分析。彥卿對令從者舉置欄外。不意誤死。帝欲以過失論。沂奏在法以勢力使令爲首。下手爲從。不得歸罪從者。不鬪而故毆傷人。加傷罪一等。不得爲過失。責授彥卿游擊將軍左衛中郎將。彥卿揚言。有得崔沂首者。賞錢萬緡。沂以白帝。帝使人謂彥卿。崔沂有毫髮傷。我當族汝。時功臣驕橫。由是稍肅。(梁太祖開平四年)

班捕盜令。給以三限。限各二十日。第一限內獲者。令尉各減一選。獲踰半者減兩選。第二限內獲者。各超一資。踰半超兩資。三限內獲者。令尉各加一階。踰半

加兩階。過三限不獲。尉罰一月俸。令半之。尉三罰。令四罰。皆殿一選。三殿停官。令尉與賊鬪而盡獲者。並賜緋。尉除。令仍超兩資。令別加升擢。(建隆三年)

詔青州民王贊貸死。刺配鄰州牢城。初贊父九思爲楊五兒毆。迫自縊死。贊纔七歲。嘗欲復讎。而以幼未能。至是一十九歲。以槍刺五兒。斷其頭及手。祭父墓。乃自首。法當斬。帝以贊殺讎祭父。又自歸罪。可矜。故也。(神宗元豐元年)

遼崇義軍節度使致仕劉仲卒。仲初爲大理正。因奏獄。遼主適與近臣語。不顧。仲進曰。臣聞自古帝王必重民命。願陛下省臣之奏。遼主大驚異。累遷大理少卿。民無冤抑。後復以三司副使提點大理寺明法。而恕案冤獄。全活甚衆。遼主欲大用之。爲耶律伊遜所阻。伊遜既敗。其黨猶甚。仲不復仕。適燕薊民饑。仲家居。與致仕官趙徽韓造濟以糜粥。所活不勝算。至是卒。遼主震悼。賻贈加等。(哲宗元祐元年)

開封府言故太傅王黼。行至雍邱縣南二十里輔固卹。爲盜所殺。百姓遂謂之

負國郵詔籍其資。小人乘隙爭入黼第，掠取絹七千餘匹，錢三十餘萬緡。四壁蕩然。先是吳敏、李綱請誅黼，事下開封府。聶山、山方挾宿怨，遣武士戕之。民家帝以初卽位，難於誅大臣，託言盜殺之。議者以不正，天討爲失刑云。（欽宗靖康元年）

第三章 元明按獄使者之嚴明及明中官之錄刑獄

以宣政院使桑節爲江南行臺御史大夫。時承平日久，內外方以觀望爲政。桑節獨持風裁，御史行部必飭厲而遣之。湖東簽事三寶珠性廉介，所至搏貪猾無所貸。御史有以私請者，拒不納，則誣以事劾之。章至，桑節怒曰：「若人之廉，誰不知之，乃敢爲自言耶？」卽奏杖御史而白其誣。執政者惡之，移湖廣行省平章政事。湖廣地連江北，威順王歲嘗出獵，民病之。又起廣樂園，多萃名倡，巨賈以網大利。有司莫敢忤。桑節至，謁王，王闔中門，啟左扉，召以入。桑節引繩牀坐，王中門而言曰：「吾受天子命來作牧，非王私臣也。焉得由不正之道入乎？」闔者入

告王王令啟中門桑節入責王曰王帝室之懿親古之所謂伯父叔父者也今德音不聞而騁獵宣淫賈怨於下恐非所以自貽多福也王急握桑節手謝之悉罷其所爲有胡僧曰小住持者服三品服特寵橫甚數以事陵轢官府桑節掩捕之得妻妾女樂婦女十有八人獄具罪而籍之由是豪強斂手桑節河西人也(元順帝至正八年)

始遣御史巡按州縣詢民間疾苦廉察風俗申明教化所按藩服大臣府州縣官諸考察舉劾尤專大事奏裁小事立斷按臨所至必先審錄罪囚弔刷文卷有故出入者理辨之(明太祖洪武十年)

初太祖重懲貪吏詔犯贓者無貸復敕刑部官吏受贓并通賄之人罪之徙其家於邊既而日久法弛諭法司曰朕屢敕中外官潔己愛民而不肖官吏恣肆自若百姓苦之夫良農必去稂莠者爲害苗也繼今犯贓必論如法(永樂十六年)

司

時王振用事。法務嚴峻。陳祚言。乃者法司論獄。多違定律。專務刻深。如戶部侍郎吳璽。誤舉淫行主事吳軾。宜坐貢舉非其人律。乃加以奏事有規避律。斬。及軾自經死。獄官獄卒罪應遞減。乃援不應爲重罪。概杖之一事如此。餘可推矣。天時不順。災沴數見。未必非此。夫原情以定律。祖宗防範至周。而乃抑輕從重。至此。非所以廣聖朝之仁厚也。今後有妄援重律者。請以變亂成法罪之。帝是之。以其章示法司。(英宗正統四年)

以災異頻見。敕遣三法司官詳審天下疑獄。於是御史張驥。刑部郎中林厚。大理寺正李從智等十三人同奉敕往。何文淵及大理寺卿王文錄在京刑獄。周忱及刑科給事中郭瑾。錄南京刑獄。亦賜之敕。與中官興安等同事。中官得與三法司刑獄自此始。(正統六年)

史理氏曰。明神宗時。薊民張差持棗木撞入太子宮。傷內官李鑑。而陸大受等遂以爲姦。由鄭妃弟國泰。光宗不豫。食崔文昇利藥。李可灼紅丸而

法

崩而方從哲等遂以爲中毒。熹宗未立，李選侍邀皇太子同宮，不移別殿。而楊漣等遂以爲李選侍非可託。少主屢請移宮，而予則以此三案者，各主一說，是非蜂起，爲未免有鍛鍊文致之過也。今夫爲盜者，偶一攫物，則後雖不爲盜，而人之失物者，必指之矣。好殺人者，偶一推刃，則後雖不嗜殺，而人之死於刃者，必目之矣。無他，疑似之間也。是故君子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正冠。夫君子豈貪微利者，然而納履正冠，則疑似之間也。故戒之神宗恭妃生元子，鄭妃生次子，鄭妃有寵，久不正東宮之位。人正疑有廢立之議，適有挺擊之禍，則卽謂之姦。由鄭國泰而人誰不信。光宗甫立，天下相望治理，遽爾宴駕。人正憂慮，適有紅丸之疑，則卽謂之中毒。而人誰不信。大駕未殯，繼嗣幼沖，姦人在外，李妃在內，適有不肯移宮之事，則卽謂之李選侍心懷叵測。而人誰不信。夫張差、李可灼、李選侍，固皆姦惡者。然於此三案，不過有瓜田納履、李下正冠之疑似，未必實有其謀。而陸大

司法史 第二篇 中央審判

受輩遂唆成之。是猶爲盜者終疑其爲盜殺人者終疑其殺人也。可乎。不然者。鄭妃賢良。數請立太子矣。必不爲此廢立之謀。卽或有此謀。近在衽席。易如反掌。豈待假手他人乎。此亦姦民託戾太子之類也。李可灼輩非有權勢。不過庸醫殺人。豈有祖梁冀霍顯之故智。而自求滅族耶。李選侍僅一女無子。必不有他心。特挾太子以圖富貴耳。昔人有與曾參同名者。殺人人告其母。不信。告之。三其母投杼踰牆而走。噫。人之不信。此三案者鮮矣。

第三篇 地方審判

第一章 東西漢地方官之殘酷及審判之嚴明

先是甯成爲關都尉。吏民出入關者。號曰甯見乳虎。無值甯成之怒。及義縱爲南陽太守。至關。甯成側行送迎。至郡。遂按甯氏。破碎其家。南陽吏民重足一跡。後徙定襄太守。初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視亦

二百餘人。一捕鞠曰：爲死罪，解脫。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爲九卿。然其治輔法而行，縱專以鷹擊爲治。王溫舒始爲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往吏十餘人，以爲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卽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爲道不拾遺。遷河內太守，令郡具馬五十匹，爲驛，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贓。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爲神速。盡十二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國追求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天子聞之，以爲能，故擢爲中二千石。

(漢武帝元狩四年)

初，趙廣漢爲潁川太守，潁川俗豪傑相朋黨。廣漢爲誦箴，受吏民投書，使相告訐。於是更相怨咎，姦黨散落，盜賊不敢發。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名，由

是入爲京兆尹。廣漢遇吏，殷勤甚備，事推功善歸之於下。行之發於至誠，吏咸願爲用。僵仆無所避。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收捕之。無所逃。案之罪立具，卽時伏辜。尤善爲鉤距，以得事情。閭里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其擿姦發伏如神，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以爲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宣帝本始三年

河南太守嚴延年爲治陰鷙酷烈，衆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生者，詭殺之。吏民莫能測其意之深淺，戰栗不敢犯禁。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神爵四年

陳留仇香爲蒲亭長，民有陳元獨與母居，母詣香告元不孝。香驚曰：吾近日過元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以一旦之怒，棄歷年之勤乎？且母養人遺孤，不能成濟，若死者有知，百歲

之後當何以見亡者母涕泣而起香乃親到元家爲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感悟卒爲孝子(桓帝延熹七年)

王暢嘗爲南陽太守疾其多貴戚豪族下車奮厲威猛大姓有犯或使吏發屋伐樹堙井夷竈功曹張敞奏記諫曰文翁召父卓茂之徒皆以溫厚爲政流聞後世發屋伐樹將爲嚴烈雖欲懲惡難以聞遠郡爲舊都侯甸之國園廟出於章陵三后生自新野自中興以來功臣將相繼世而降愚以爲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未若禮賢舜舉臯陶不仁者遠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暢深納其言更崇寬政教化大行(延熹八年)

賈彪嘗爲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爲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驗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致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以千數曰此賈父所生也皆名之爲賈(延熹九年)

第二章 梁隋唐明守令審判之感化及治盜捕盜之能吏

東清河太守房景伯母崔氏通經有明識。貝丘婦人列其子不孝。景伯母曰：聞名不如見面。山民未知禮義，何足深責。乃召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面慙，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卒以孝聞。（梁武帝大通元年）

狄道辛公義遷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露坐，親自驗問。十餘日間，決遣咸盡。方還聽事，受領新訟事，皆立決。若有未盡，必須禁者，公義即宿聽事，終不還閣。或諫曰：公事有程，使君何自苦。公義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一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於家乎。罪人聞之，咸自歎服。後有訟者，鄉閭父老遽曉之曰：此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隋文帝開皇九年）

郎茂爲衛國令，有民張元預兄弟不睦，丞尉請加嚴刑。茂曰：元預兄弟本相憎疾，又坐得罪，彌益其忿，非化民之意也。乃徐諭之以義。元預等各感悔，頓首請

罪遂相親睦。世稱爲友悌。(開皇十二年)

西川節度使崔安潛到官。不詰盜。蜀人怪之。安潛曰。通容則不能爲令。窮覈則應坐者衆。搜捕則徒爲煩擾。出庫錢千五百緡。分置三市。置榜於上曰。有能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盜不能獨爲。必有侶。侶者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有捕盜而至者。盜不服曰。汝與我同爲盜十七年。賊皆分汝。安能捕我。我與汝同死耳。安潛曰。汝既知吾有榜。何不捕彼。以來則彼應死。汝受賞矣。汝既爲所先。死復何辭。立命給捕者錢。使盜視之。然後弔盜於市。并滅其家。於是諸盜與其侶互相疑。無地容足。夜不及旦。散逃出境。境內遂無一人之盜。(唐僖宗乾符六年)

召張養浩爲司經。養浩濟南人。先爲堂邑縣尹。毀淫祠三十餘所。罷舊盜之朔望參者。曰。彼皆良民。飢寒所迫。不得已而爲盜耳。既加以刑。猶以盜目之。是絕其自新之路也。衆盜感泣。相戒曰。毋負張公有李虎者。嘗殺人。其黨暴戾。爲

害民不堪命。舊尹莫敢詰。養浩至。盡寘諸法。民快之。去官十年。民猶爲立碑頌德。至是召用未至。改文學。旋拜監察御史。(元成宗大德十一年)

第四篇 司法論

第一章 論治世立法不在嚴峻而在明當然世俗恆以深刻致姦須設高等

法官糾察審判以持其平

廷尉史鉅鹿路溫舒上書曰。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尙存。治獄之吏是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導以明之。上奏畏郤。則鍛鍊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臯

陶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治之罪明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唯陛下省法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上。善其言。(漢宣帝地節三年)

郎顛上章曰。漢興以來。三百三十九歲。於時三替。宜大蠲法令。有所變更。王者隨天。譬猶自春徂夏。改青服絳也。自文帝省刑。適三百年。而輕微之禁。漸以殷積。王者之法。譬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也。(順帝陽嘉二年)

淮南相劉頌上疏曰。夫細過謬妄。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糾以法。則朝野無立人矣。近世以來。爲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蓋由畏避豪強。而又懼職事之曠。則謹密網以羅微罪。使奏劾相接。狀似盡公。而撓法在其中矣。是以聖王不善碎密之案。必責凶猾之奏。則害政之姦。自然禽矣。帝不能用。(晉武帝太康十年)

尚書劉頌上疏曰。自近世以來。法漸多門。令甚不一。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

姦僞者因以售其情。居上者難以檢其下。事同議異。獄犴不平。夫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主者守文。若釋之執。犯蹕之平也。大臣釋滯。若公孫弘斷郭解之獄也。人主權斷。若漢祖戮丁公之爲也。天下萬事。自非此類。不得出意妄議。皆以律令從事。然後法信於下。人聽不惑。吏不容姦。可以言政矣。乃下詔。郎令史復出法駁案者。隨事以聞。然亦不能革也。(晉惠帝元康九年)

魏中書侍郎韓顯宗上言。刑罰之要在於明。當不在於重。苟不失。有罪雖捶撻之。薄人莫敢犯。若容可僥倖。雖參夷之。嚴不足懲。禁今內外之官。欲邀當時之名。爭以深刻爲無私。迭相敦厲。遂成風俗。陛下居九重之內。視人如赤子。百司分萬務之任。遇下如仇讎。是則堯舜止一人。而桀紂以千百。和氣不至。蓋由於此。謂宜敕示百僚。以惠元元之命。(齊明帝建武元年)

魏主以有罪徙邊者多逋亡。乃制一人逋亡。闔門充役。光州刺史博陵崔挺上

書諫曰：天下善人少，惡人多。若一人有罪，延及闔門，則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跖之誅，豈不哀哉！帝善之，遂除其制。（建武三年）

司馬光曰：夫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人君所以馭臣之大柄也。是故先王之制，雖有親故賢能，功貴勤賓，苟有其罪，不直赦也。必議於槐棘之下，可赦則赦，可宥則宥，可刑則刑，可殺則殺，輕重視情，寬猛隨時。故君得以施恩而不失其威，臣得以免罪而不敢自恃。及魏則不然，勳貴之臣，往往豫許之以不死，彼驕而觸罪，又從而殺之，是以不信之令，誘之使陷於死地也。刑政之失，無此爲大焉。（建武四年）按不叡俱受不死詔，叡後仍聽自死別府。

有告薛萬均私通高昌婦女者，付大理對辯。魏徵曰：昔秦穆飲盜馬之士，楚莊赦絕纓之罪，陛下曾二君之不逮乎？釋之。（唐太宗貞觀十四年）

右補闕新鄭朱敬則上疏，以爲李斯相秦，用刻薄變詐，以屠諸侯，不知易之以寬和，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漢高祖定天下，陸賈、叔孫通說之以禮義，傳

世十二。此知變之善也。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三叔流言。四凶構難。不設鉤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摧奸息暴。故置神器。開告端。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盡露神道。助直無罪。不除蒼生。晏然紫宸。易主然而急趨。無善跡。促柱少和聲。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也。伏願覽秦漢之得失。考時事之合宜。審糟粕之可遺。覺蘧廬之須毀。去萋菲之牙角。頓姦險之鋒芒。窒羅織之源。掃朋黨之跡。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太后善之。賜帛三百段。(武后長壽元年)

晉陵尉楊相如上疏曰。法貴簡而能禁。罰貴輕而必行。陛下方興崇至德。大布新政。請一切除去碎密。不察小過。小過不察。則無煩苛。大罪不漏。則止姦慝。使簡而難犯。寬而能制。則善矣。(玄宗開元元年)

判刑部燕肅上奏曰。唐大理卿胡演。進月囚帳。太宗詔凡決死刑。京師五覆奏。諸州三覆奏。全活甚衆。貞觀四年。斷死罪二十九。開元二十五年。才五十八。今

天下生齒未加於唐。而天聖三年斷大辟二千四百三十六。視唐幾至百倍。京師大辟雖一覆奏。而州郡之獄有疑及情可閔者。至上請而法寺多舉駁。官吏得不應奏之罪。故皆增飾事狀。移情就法。失朝廷欽卹之意。望準唐故事。天下死罪皆得一覆奏。下其章中書王曾謂天下皆一覆奏則死囚充滿狴犴久不得決請獄疑者情可矜者聽上請詔曰。朕念生齒之繁。抵冒者衆。法有高下。情有重輕。而有司巧避微文。一切致之重辟。豈稱朕好生之志哉。其令天下死罪情理可矜。及刑名疑慮者。具案以聞。有司毋得舉駁。(宋仁宗天聖四年)

開封府推官監察御史館陶王沿上言曰。古者刑平。國用中典。而此者以敕處罪多重於律。律以絹直代之。律坐髡。而役者敕黥。竄以爲卒。比諸州上言。謫卒太多。衣食不足。願勿復謫者七十餘州。以律言之。皆不至。是以繁文罔之。而置於理也。誠願削深文。而用正律。以錢定罪者。悉從絹估。黥竄爲卒者。止從髡。此所謂勝殘去殺。無待百年者也。(天聖六年)

有御營卒桑達等數十人。酗酒鬪呼。指斥乘輿。有司不之覺。皇城使以旨捕送。開封府推鞠。案成。棄達市。糾察刑獄劉敞移府。問所以不經審訊之由。府報曰。近例凡聖旨中書門下樞密院所鞠獄。皆不虛問。敞曰。此豈可行邪。遂奏請自今一準定格。樞密使以開封府有例。不復論可否。進呈報。敞爭之曰。先帝仁聖。欽恤以京師。刑獄最繁。故建糾察一司。澄審眞僞。今乃曲忤聖旨。中書門下樞密院所鞠公事。不復審察。未見所以尊朝廷。審刑罰。而適足啟府縣弛慢。獄吏侵侮罪人。銜冤不得告訴之弊。又舊法不許用例破條。今於刑獄至重。而廢條用例。此臣所不諭也。帝乃以敞章下開封令著爲令。(嘉祐四年)

權同判尙書刑部李縱言。刑部一歲中殺父母叔伯兄弟之妻。殺夫殺妻。殺妻之父母。凡百四十。劫盜九百七十。夫風俗之薄。無甚於骨肉相殘。衣食之窮。莫急於盜賊。今犯者衆。豈刑罰不足以止姦。而教化未能導其爲善歟。願令刑部類天下所斷大辟罪。歲上朝廷。以觀省從之。(嘉祐五年)

金濟南尹梁肅上疏曰。刑罰世輕世重。自漢文除肉刑罪至徒者。帶鐐居役。歲滿釋之。家無兼丁者。加杖準徒。今取遼季之法。徒一年者杖一百。是一罪二刑也。刑罰之重於斯爲甚。今太平日久。當用中典。有司猶用重法。臣實痛之。自今徒罪之人。止居作。更不決杖。不報。(宋孝宗淳熙二年)

陳垓言。民命與國脈相維。獄訟不當。刑罰不中。則無以保斯民之命。尙何以保吾國之命脈。因極言檢覈決獄疏決推勘拘鎖刺環奏裁詳覆重勘追證十弊。從之。(理宗淳祐八年)

中書右司郎中伊赫特雅爾鼎嘗與同例共議獄。有異其說者。伊赫特雅爾鼎曰。公等讀律。苟不變通。以適事宜。譬之醫者。雖熟於方論。而不能切脈。用藥於疾。痛奚益哉。是歲肆赦。廷議官吏因事受賕者。不預。伊赫特雅爾鼎曰。不可。恩如雨露。萬物均被。賊吏固可疾比之。盜賊則有間矣。宥盜而不宥吏。何耶。(元成宗大德八年)

吳王命按察使僉事周楨等定擬按察事宜條其所當務者以進諭之曰風憲紀綱之司惟在得人則法清弊革人言神明可行威福鬼魅能爲妖禍爾等能興利除害輔國裕民此卽神明若陰私詭詐蠹國害民此卽鬼魅也凡事當存大體有可言者毋緘默不言有不可言者毋沽名買直苟察察以爲名苛刻以爲能下必有不堪之患非吾所望於風憲矣(順帝至正二十六年)

吳命中書省定律令以李善長爲總裁官楊憲劉基陶安等爲議律官初王以唐宋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做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爲條格胥吏易爲姦弊自平武昌以來卽議定律至是臺諫已立各道按察司將巡歷郡縣欲頒成法俾內外遵守故有是命復諭之曰立法貴在簡當使言直理明人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使貪猾之吏得因緣爲姦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善良非良法也務求適中以去繁弊夫網密則水無大魚法密則國無全民卿等宜盡心參究凡刑名條目逐一采上吾與卿等面議斟酌庶可以久

遠行之。(至正二十七年)

刊律令憲綱頒之諸司。御史中丞陳窳曰：法重則人不輕犯，吏察則下無遁情。帝曰：不然。古人制刑以防惡，衛善故。唐虞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不犯。秦有鑿顛、抽脅之刑，參夷之誅，而囹圄成市，天下叛亂，未聞用商韓之法，可致堯舜之治也。窳慚而退。(明太祖洪武六年)

東廠太監芮景賢言：劉最在途，仍故銜命，乘巨舫取夫役，巡監御史黃國用復遣牌送之。帝怒，逮二人下錦衣衛獄。最充軍，郤武國用謫極邊雜職。法司爭不得。劉濟言：國家置三法司，專理刑獄，或主質成，或主平反，權臣不得以恩怨爲出入。天子不得以喜怒爲重輕。自錦衣鎮撫之官，專理詔獄，而法司幾成虛設。如最等小過耳，緝執於宦寺之門，鍛鍊於武夫之手，旨從內降，大臣初不與知。爲聖政累，非淺且。李洪陳宣罪至殺人，降級而已。王欽兄弟黨奸亂政，謫戍而已。以最等視之，奚啻天淵，而罪顧一律，何以示天下。帝怒，責以黨比，奪俸一月。

(世宗嘉靖二年)

第二章

論亂世立法須嚴不可行赦及執法不畏權貴之可敬

董安于爲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深峭百仞如牆問其旁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嬰兒癡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安于喟然歎息曰使吾法無赦猶入澗必死則人莫敢犯也何爲不治(周敬王二十三年)

班固曰周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陵夷至於戰國合從連衡絲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勢競爲游俠鷄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搯腕而游談者以四豪爲稱首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網疏闊未知匡改也是故代相陳豨從車千乘

而吳淠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騫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衆庶榮其名跡。覲而慕之。雖其陷於刑辟。自爲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故曾子曰。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主示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法。民曷由知禁而反正乎。況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罪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恣。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漢武帝元朔二年)

荀悅論曰。夫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興承秦兵革之後。大愚之世。比屋可刑。故設三章之法。大赦之令。蕩滌穢流。與民更始。時勢然也。後世承業襲而不革。失時宜矣。若惠文之世。無所赦之。若孝景之時。七國皆亂。異心並起。姦詐非一。及武帝末年。賦役繁興。羣盜並起。加以太子之事。巫蟲之禍。天下紛然。百姓無聊。及光武之際。撥亂之後。如此之比。宜爲赦矣。(元帝永光二年)

太中大夫梁統上疏曰。臣竊見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自後著爲常準。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聞立君之道。仁義爲主。仁者愛人。義者正理。愛人以除殘。爲務正理。以去亂。爲心刑罰在衷。無取於輕。高帝受命。約令定律。誠得其宜。文帝唯除省肉刑。相坐之法。自餘皆率由舊章。至哀平繼體。丞相王嘉輕爲穿鑿。虧除先帝舊約。成律數年之間。百有餘事。或不便於理。或不厭民心。謹表其尤。害於體者。傳奏於左。事下公卿。光祿勳杜林奏曰。大漢初興。蠲除苛政。海內歡欣。及後。漸以滋章。果桃李之饋。集以成賊。小事無妨於義。以爲大戮。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爲敝彌深。臣愚以爲宜如舊制。不合翻移。統復上言曰。臣之所奏。非曰嚴刑。經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衷之爲言。不輕不重之謂也。自高祖至於孝宣。海內稱治。至初元建平。而盜賊浸多。皆刑罰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則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姦軌。而害及良善也。事

寢不報(光武建武十四年)

漢大赦。大司農河南孟光於衆中責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敝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何有旦夕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之惡乎。禕但顧謝蹶蹶而已。(魏邵陵公正

始七年)

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啟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由是蜀人稱亮之賢。知禕不及焉。
(同上)

上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夫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卽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唐太宗貞觀二年)

知諫院范鎮言。比者京師及輔郡歲一赦。去歲再赦。今歲三赦。又在京諸軍。歲再賜緡錢。姑息之政。無甚於此。夫一歲一赦者。細民謂之熱恩。以其必在五月。六月間也。猶胥姦盜倚爲過惡。指以待免。況再赦至三赦乎。今防秋備塞之人。無慮五六十萬。使聞京師端坐而受賜者。能不動心哉。請自今罷所謂一赦。以摧姦猾。而使善良得以立。罷兵士之特賜錢。以均內外。而使民力得以寬。

宋仁宗至和二年

帝曰。昨聞臣僚言。秦檜誣岳飛。舉世莫敢言。李若樸爲獄官。獨白其罪。呂忱中發王响所司。皆取迎合。林待問爲勸官。獨直其寃狀。章傑捕趙鼎送葬人。又搜其私書。欲傅致士大夫之罪。翁蒙之爲縣尉。毅然拒之。沈昭遠爲王鐵家治盜。欲煨煉富民。多取其陪償。王正己爲司理。卒平反之。此皆不畏強禦。節槩可稱。三省詳加訪問其人。如在可與甄錄。

高宗紹興三十二年

第三章 論執法須秉大公不可有纖悉私怨並聽獄之道受賄之害

習鑿齒論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爲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嚴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鑑至明而醜者忘。怒水鑑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鑑無私。猶以免謗。況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不而怒。天下有不服者乎。(魏明帝青龍二年)

太后思徐有功用。法平擢拜左臺殿中侍御史。聞者無不相賀。鹿城主簿宗城潘好禮著論稱有功。蹈道依仁。固守誠節。不以貴賤死生易其操履。設客問曰。徐公於今誰與爲比。主人曰。四海至廣。人物至多。或匿跡韜光。僕不敢誣。若所聞見。則一人而已。當於古人中求之。客曰。何如。張釋之。主人曰。釋之所行者甚易。徐公所行者甚難。難易之間。優劣見矣。張公逢漢文之時。天下無事。至如盜高廟。玉環。及涓橋。驚馬守法而已。豈不易哉。徐公逢革命之秋。屬新進之運。唐朝遺老。或包藏禍心。使人主有疑。如周興來俊。臣乃堯年之四凶也。崇飾惡言。

以誣盛德而徐公守死善過深相明向幾陷囹圄數挂網羅此吾子所聞豈不難哉客曰使爲司刑卿乃得展其才矣主人曰吾子徒見徐公用法平允謂可置司刑僕覩其人方寸之地何所不容若其用之何事不可豈直司刑而已哉

(唐武后天授元年)

命蕭復充山南東西荆湖淮南江西鄂岳浙江東西福建嶺南等道宣慰安撫使既而劉從一及朝士往往奏留復陸贄上奏曰願陛下明加辯詰若蕭復有所請求則從一何容爲隱若從一自有回互則蕭復不當受疑陛下何憚而不辯明乃直爲此悵恨也夫明則罔惑辯則罔寃惑莫甚於逆詐而不與明寃莫痛於見疑而不與辯是使情僞相糅忠邪靡分茲實居上御下之要樞唯陛下留意上亦竟不復辯也(德宗興元元年)

上使人諭陸贄以要重之事勿對趙憬陳論當密封手書以聞又苗粲以父晉卿往年攝政嘗有不臣之言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今不欲明行斥逐兄弟亦

各除外官勿使近屯兵之地。又卿清慎太過。諸道饋遺一皆拒絕。恐事情不通。如鞭靴之類。受亦無傷。贄上奏其略曰。爵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唯恐衆之不覩。事之不彰。君上行之無愧心。兆庶聽之無疑議。受賞安之無忤色。當刑居之無怨言。此聖王所以宣明典章與天下公共者也。夫聽訟辯讒。必求情辨跡。情見跡著。辭服理窮。然後加刑罰焉。是以下無寃人。上無謬聽。又曰。監臨受賄有刑。至於士吏之微。尙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靴不已。必及金玉。目見可欲。何能自窒於心。已與私交。何能中絕其意。是以涓流不絕。溪壑成災矣。又曰。若有所受。有所卻。則遇卻者。疑乎見拒。而不通矣。若俱辭不受。則咸知不受者。乃其常理。復何嫌阻之有乎。(貞元九年)

初。帝命太子省決章奏。太子性仁厚。於刑獄多所減省。至是以命太孫。太孫亦佐以寬大。帝授以大明律。諭曰。愚民無知。若於本條下。卽註寬卹之令。必易犯法。故以廣大好生之意。總列名例律中。善用法者。會其意可也。太孫請更定畸

重者五條。帝覽而善之。太孫又請曰：明刑所以弼教。凡與五倫相涉者，宜皆屬法以伸情。乃命改定七十三條。復諭曰：吾治亂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當輕也。帝嘗大怒，有所誅譴，退朝，太孫進曰：如得其情，哀矜勿喜，是或一道也。帝意解。邏者獲盜七，太孫目之，言於帝曰：六人者盜，其一非是，訊之果然。帝問何以知之，對曰：周禮聽獄色聽爲。先此人眸子瞭然，顧視端詳，必非盜也。帝喜曰：治獄貴通經信哉。（明太祖洪武二十五年）

史理氏曰：昔魯莊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曹劌謂可以一戰，蓋上既雪民之寃，民自共上之患，豈僅可一戰而已哉！且夫獄之興也，必人於罪有所犯也。然所犯之罪同，而所以犯之者至不同。同一罪也，或偶犯，或故犯，或得已而犯，或不得已而犯，此所謂因也。而其所犯之罪，則果也。治獄固不可無例，然按例僅可以治罪之果，必究情乃可以治罪之因。所犯之罪同，所按之例同，似可無寃屈矣。然情苟不同，則寃否亦不同。況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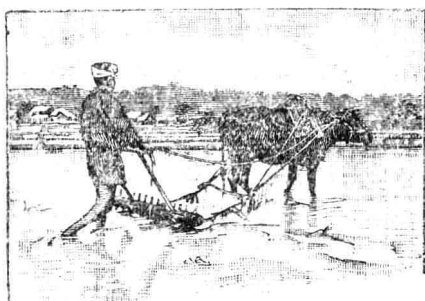
有出入。尚可上。下其手者。乎故與其合例。而不合情。甯其合情。而不合例。蓋合例者。有冤屈。合情者。無冤屈也。逃於法外。乃落情中。漢賈彪爲新息長。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城北有婦人殺子。按例則盜白晝殺人。罪有甚於婦不養子者。而彪獨揆於情。以爲賊寇害人。此常理。母子相殘。是逆天違道也。先按婦罪。而盜亦自首。唐梁悅報父仇。殺秦杲。自詣縣請罪。按例則殺人者。抵無可疑也。而韓愈酌情以議。以爲不許復仇。則傷孝子之心。許復仇。則人將倚法專殺。請酌宜處之。杖悅一百。流循州。使漢無賈彪。則母殺子。與盜殺人無異。傷母子之情。唐無韓愈。則報父仇。與殺人無異。又傷父子之情。故善聽獄者。罪同而揆之。於例。例同而揆之。於情。得其情而聽獄者之事。畢矣。不然。不協於情。一斷於例。則人抱一例。何人不可聽獄。故明太祖曰。善用法者。會其意可也。

第三章

論執法須秉大公不可有纖悉私怨並聽獄之道受賄之害

司法史終

司法史
第四篇
司法論



圖

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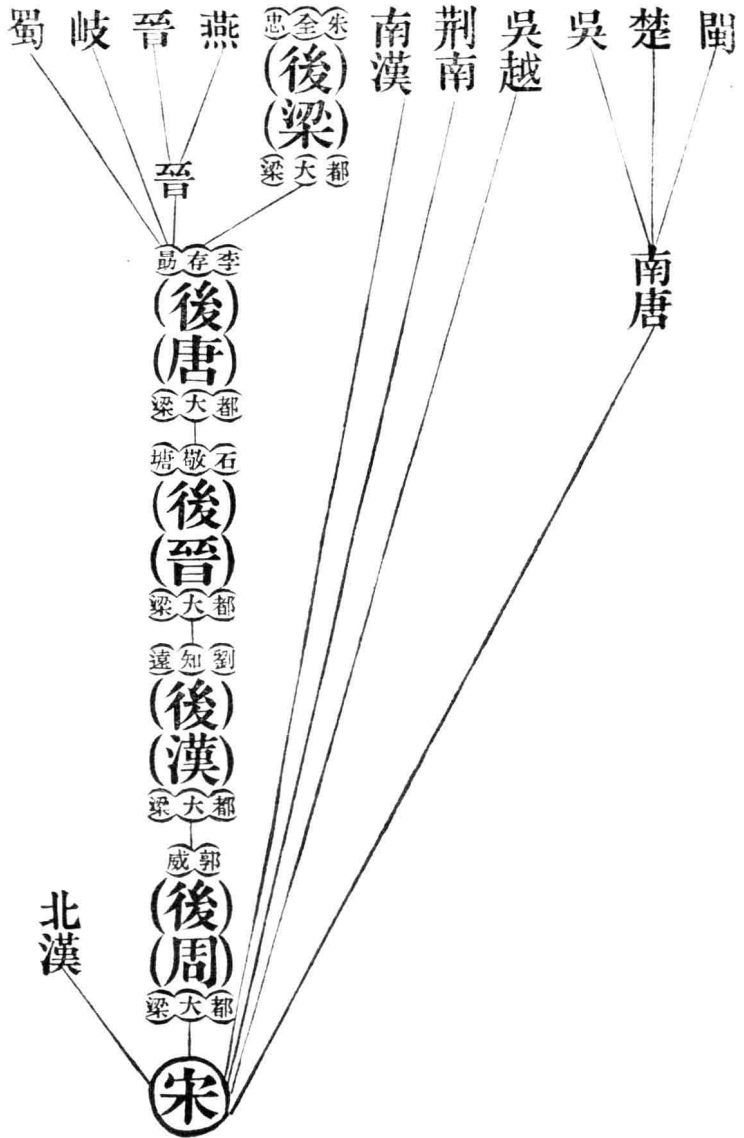
秦	陳	越	楚	宋	齊	蔡	燕	吳	鄭	晉	衛	魯	國
嬴	姚	姒	芋	子	姜	姬	姬	姬	姬	姬	姬	姬	姓
伯	侯	子	子	公	侯	侯	子	子	伯	侯	侯	侯	爵
平陽	陳	會稽	郢	商丘	臨淄	蔡	薊	吳江	新鄭	絳	朝歌	曲阜	古都
縣陝西 四郡	州河南 陳	興府治 紹	浙湖北 荆	湖湖北 荆	德河南 歸	淄山東 臨	縣河南 發	天直隸 治順	州江蘇 治蘇	鄭河南 新	城縣西 翼	縣河南 淇	山東曲 今名
非子	胡公滿	少廉之少子	熊繹	微子啓	呂尚	叔度	召公奭	太伯	桓公友	叔虞	叔對	伯禽	始祖
伯益之後	帝舜之後		文王之師	殷之後	文王之師	文王之子	周之支族	太王之子	宣王之弟	成王之弟	文王之子	周公旦之子	支族
所為滅項羽	滅為楚所	滅為楚所	滅為秦所	所為田齊	所為田和	滅為楚所	弱為秦所	滅為越所	滅為韓所	魏為韓趙	為秦廢	滅為楚所	彼滅國
年秦三世元	四東周敬王	三東周顯王	二秦始皇四	二東周九王	一東周六王	王東周二年定	五秦始皇二	三東周元王	元東周烈王	二東周安王	年秦二世元	七東周惠王	所亡歲
三三三	二五		四一	三二	三〇	二四	四三	二五	三三	三九	四三	三四	代數

形 勢 圖

	國名	始祖	祖根據地	今地	名種名族	名
一	前燕	慕容皝	鄴	河南臨漳縣	鮮卑	通古斯
二	後燕	慕容垂	山中	直隸定州	同上	同上
三	西秦	乞伏乾歸	隴西	甘肅隴西縣	同上	同上
四	南燕	慕容德	滑臺	河南滑縣	同上	同上
五	南涼	秃髮烏孤	青海	甘肅青海	同上	同上
六	前涼	張仲華	姑藏	甘肅武威縣	漢人	同上
七	西涼	李暠	燉煌	甘肅燉煌縣	同上	同上
八	北燕	馮跋	蒙古	蒙古古土默特	同匈奴	土耳其
九	漢	劉淵	平陽	山西平陽府	同匈奴	土耳其
一〇	北涼	沮渠蒙遜	張掖	甘肅張掖縣	同上	同上
一一	夏	赫連勃勃	朔方	山西太原府	同上	同上
一二	後趙	石勒	襄國	直隸邢台縣	羯	西藏
一三	成漢	李雄	成都	四川成都府	氏	同上
一四	前秦	符洪	關中		氏	同上
一五	後涼	呂光	姑藏	甘肅武威縣	氏	同上
一六	後秦	姚萇	西安	陝西長安縣	羌	同上

(3)

史通憲資權集



附圖 五代圖

圖 勢 形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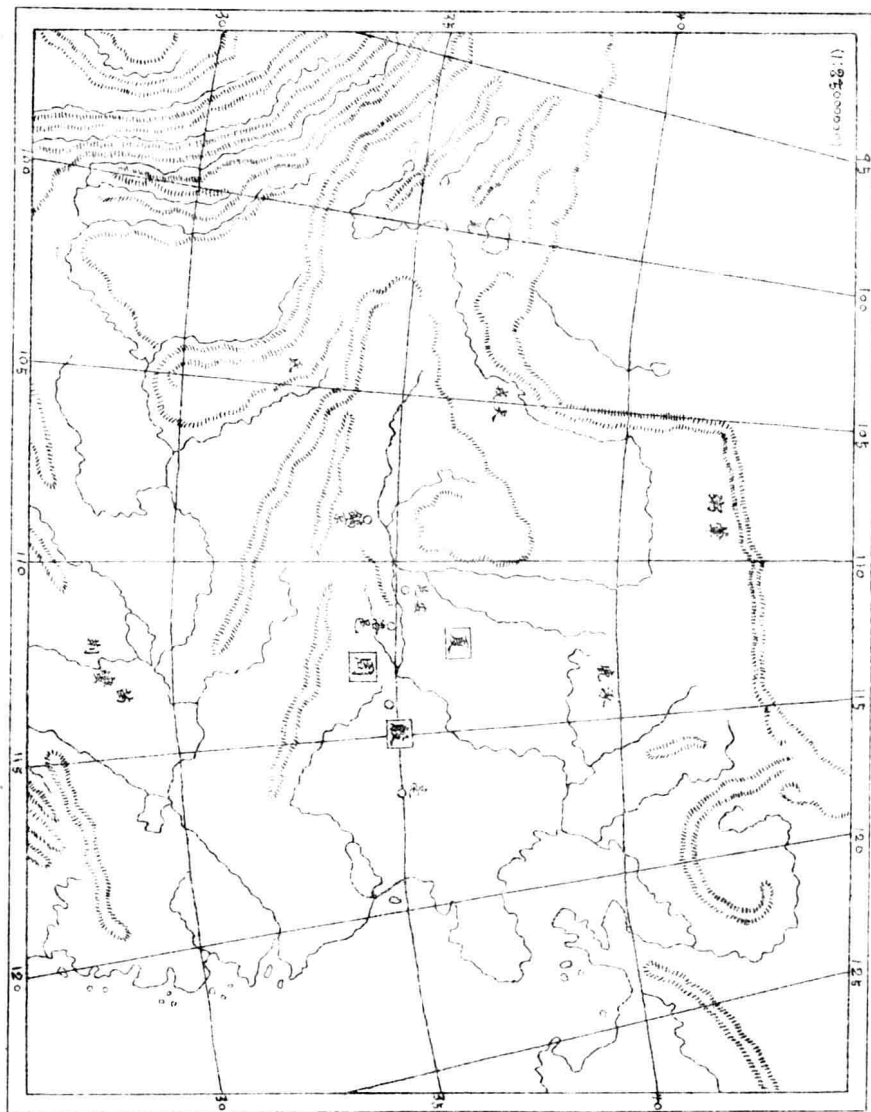
.....

附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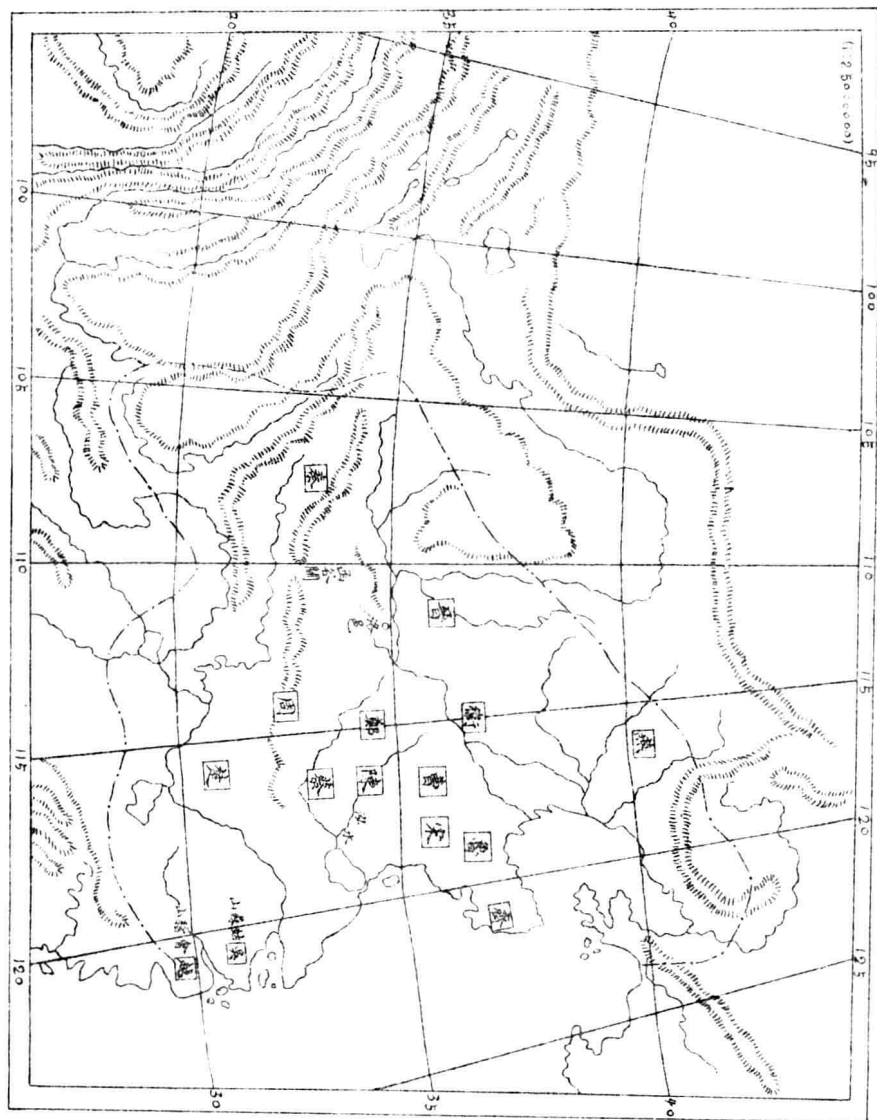
(5)

集 權 資 憲 通 史

附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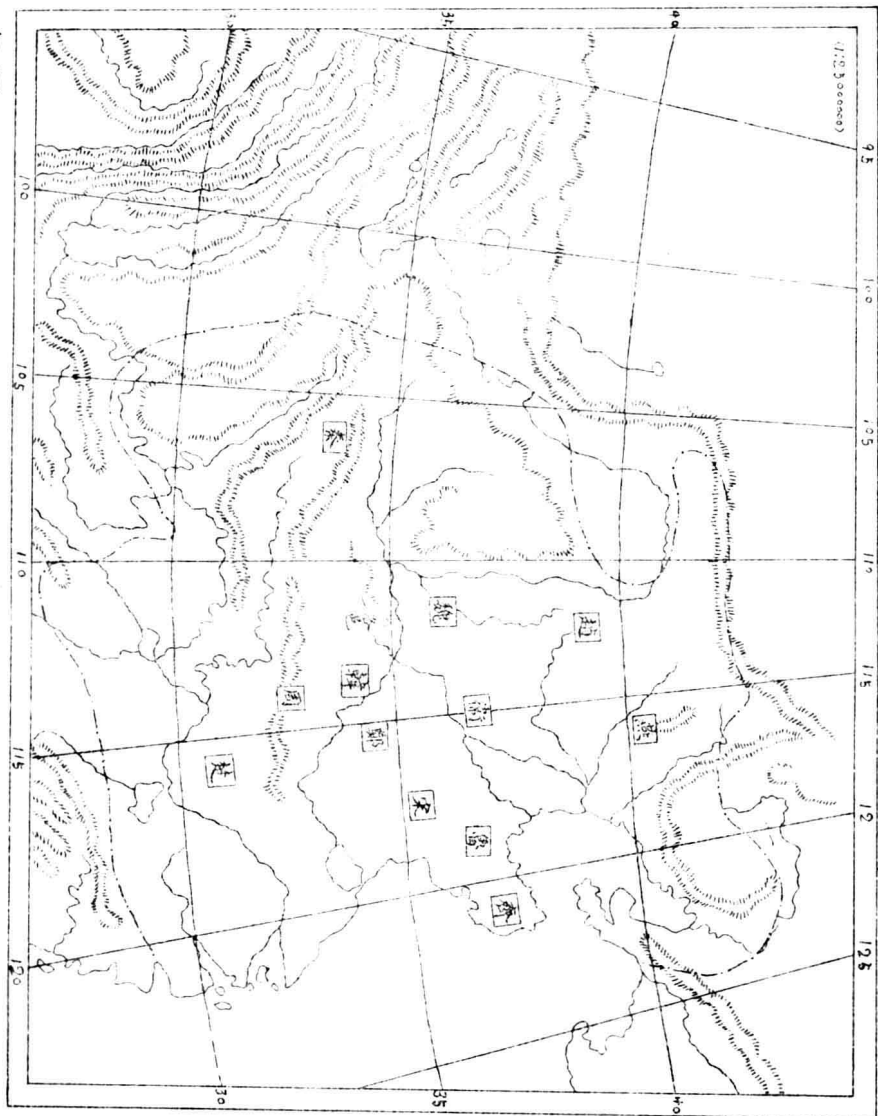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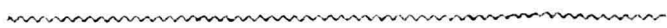
附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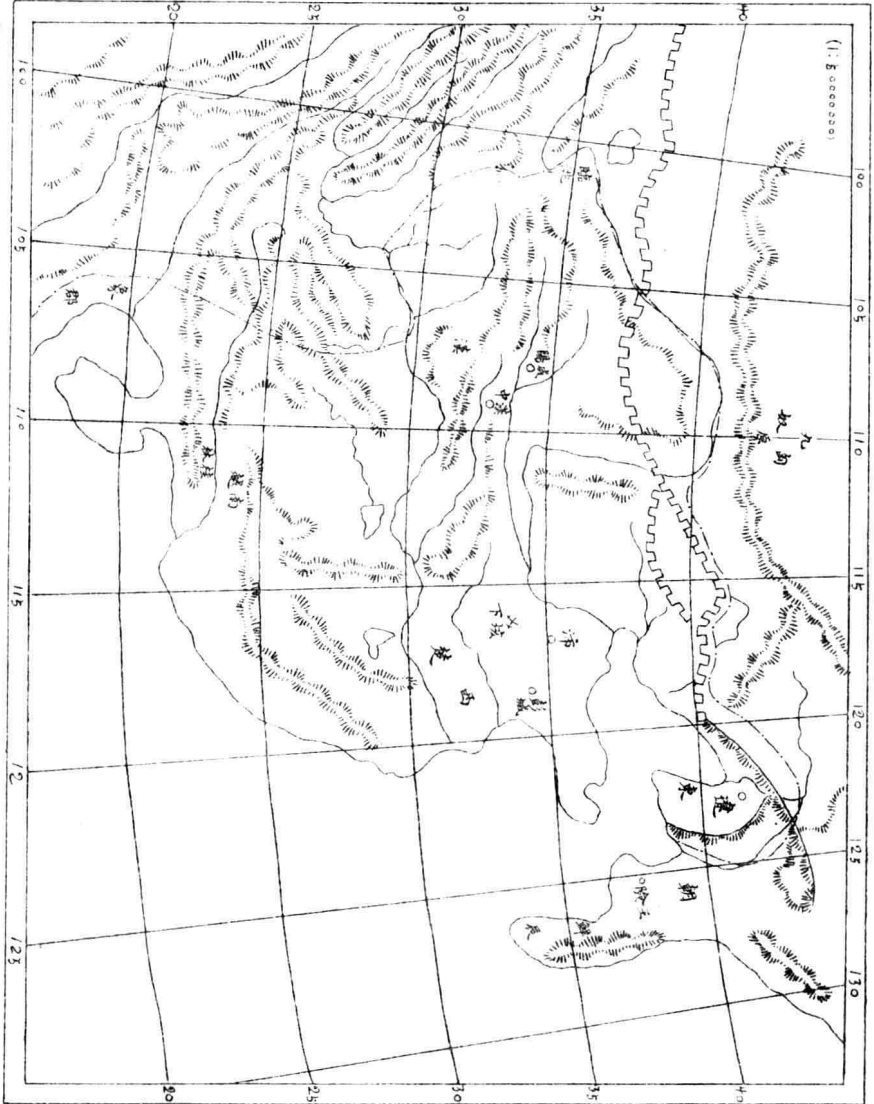
附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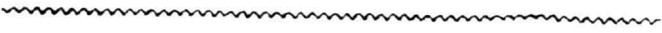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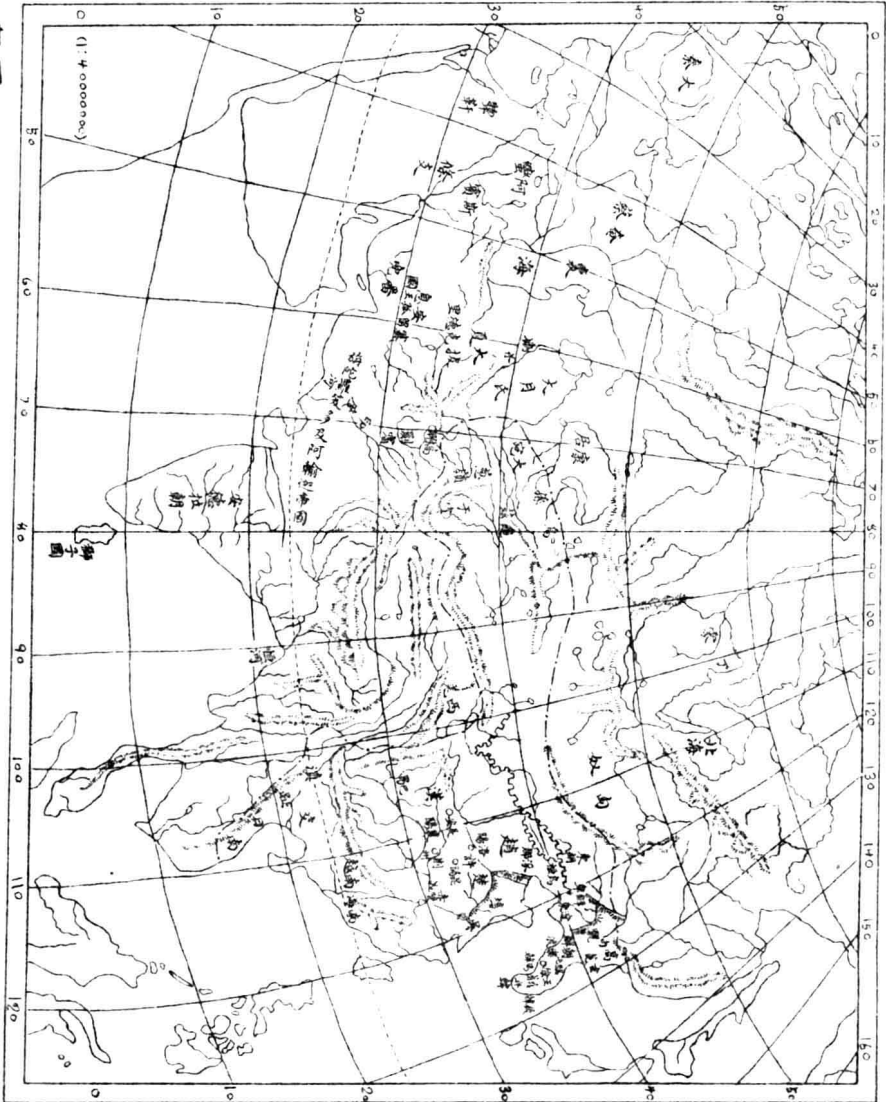


附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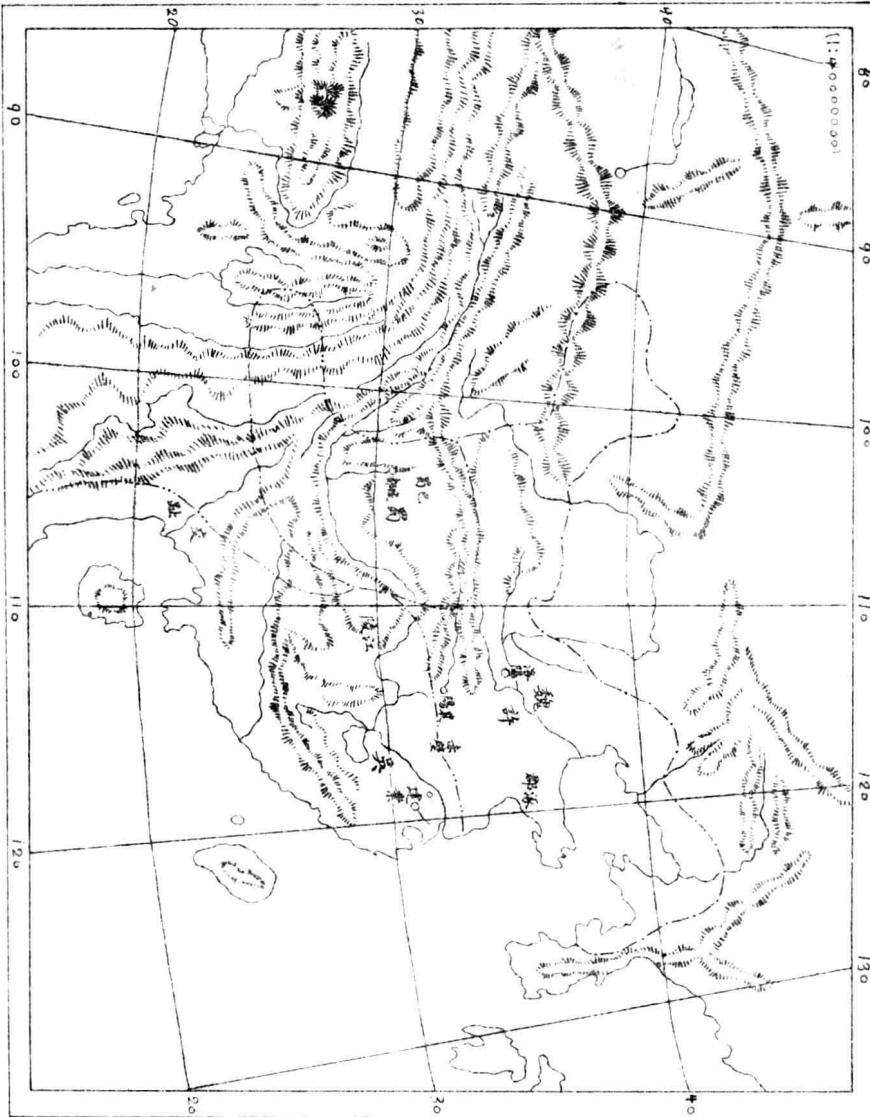




附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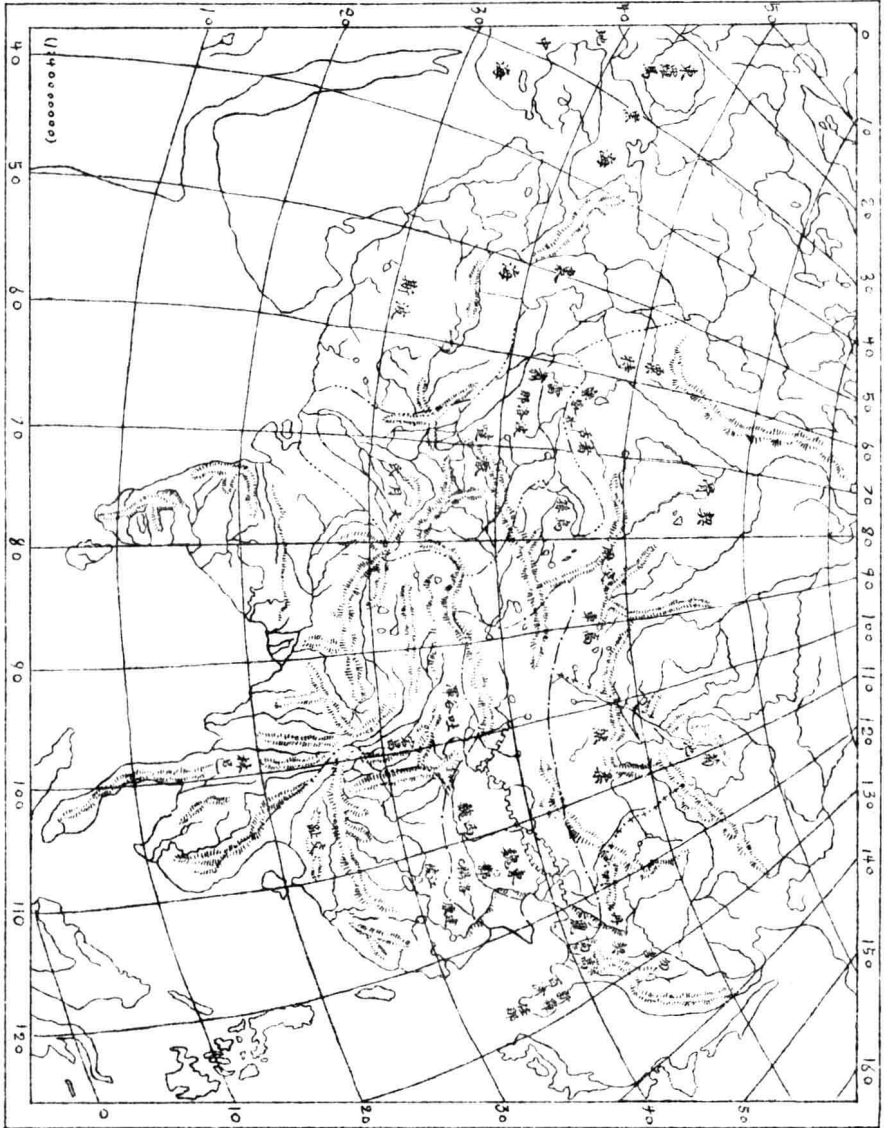


附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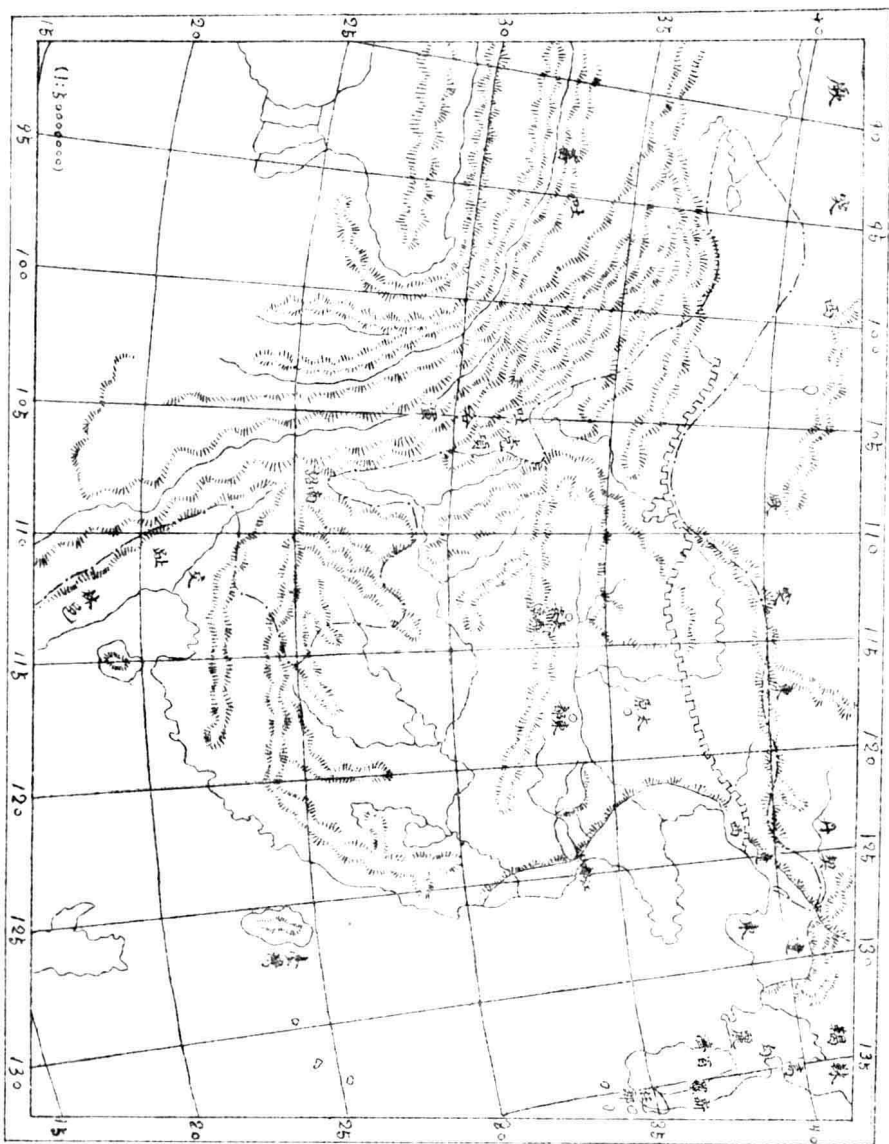




附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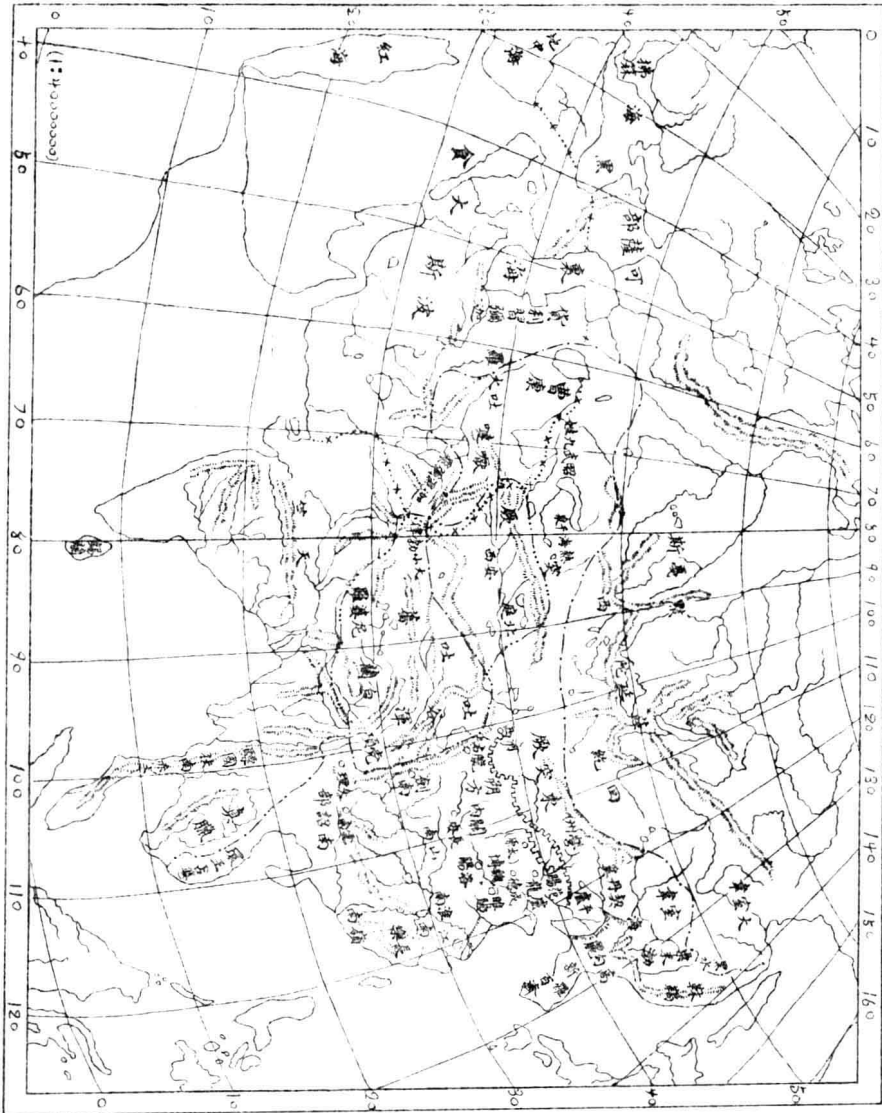


附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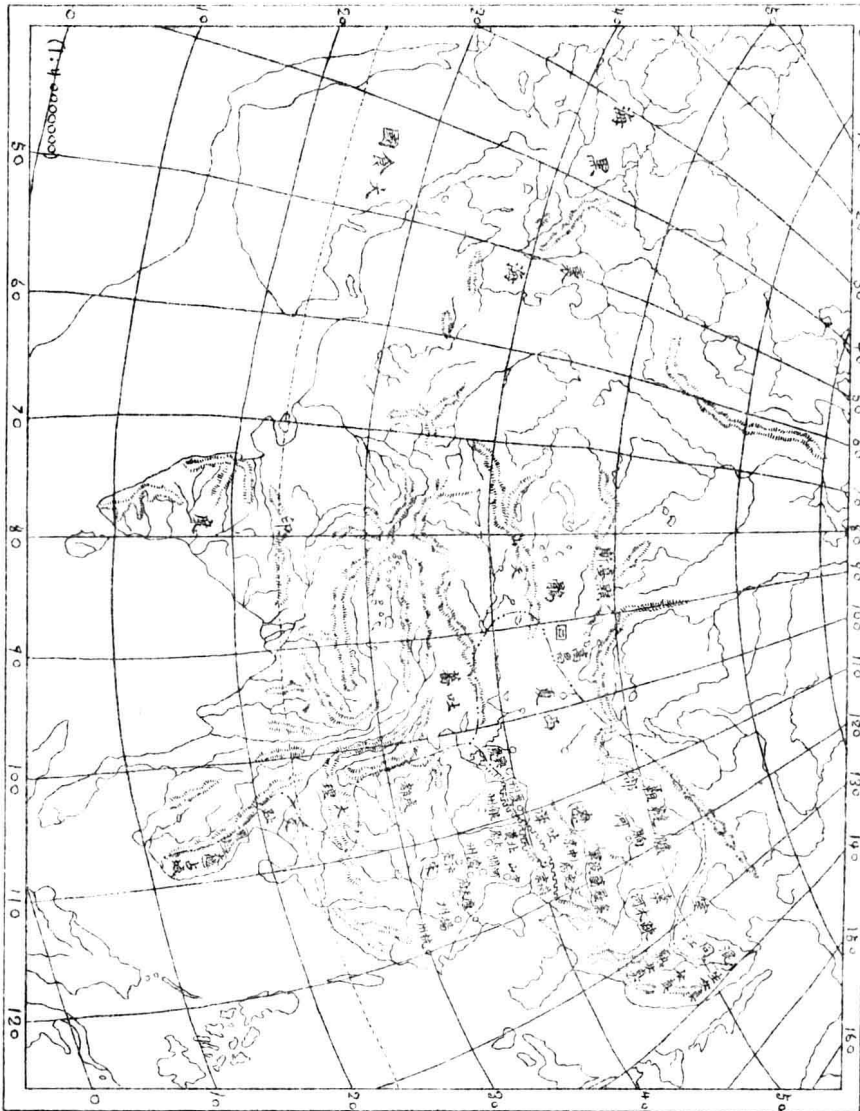


附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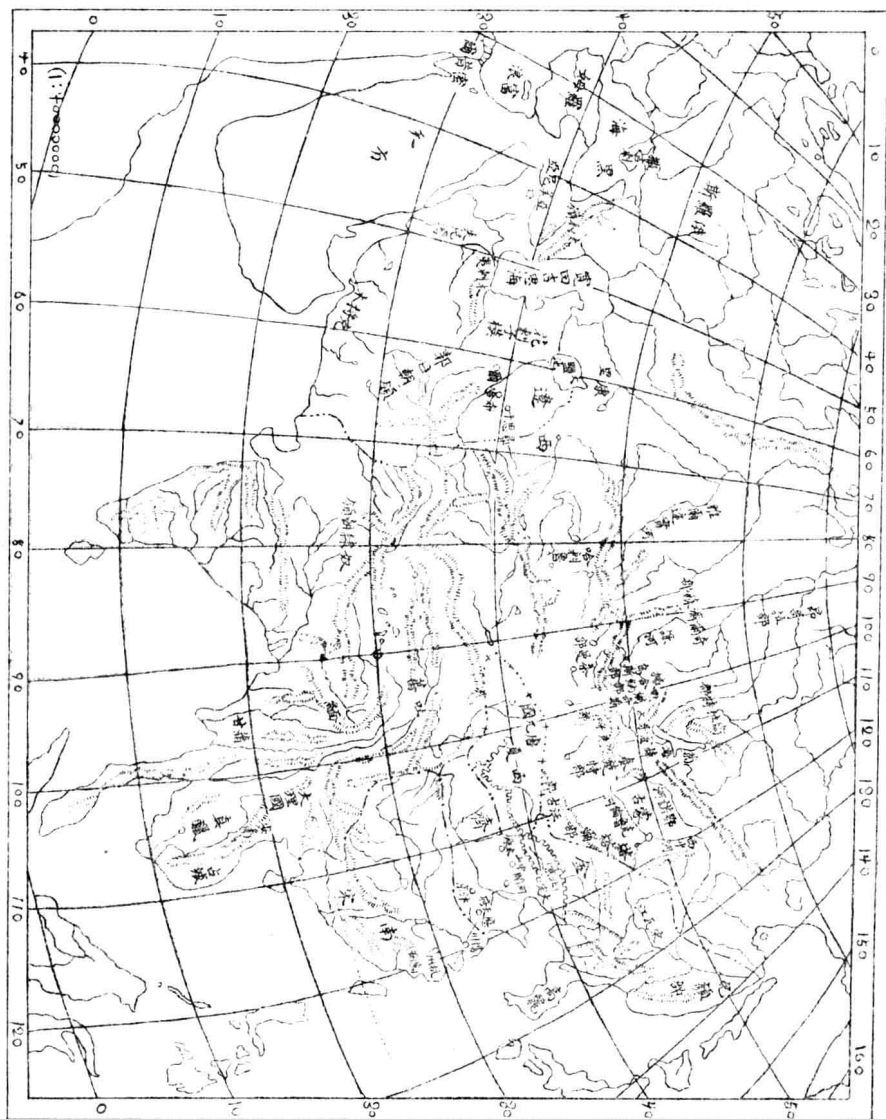


附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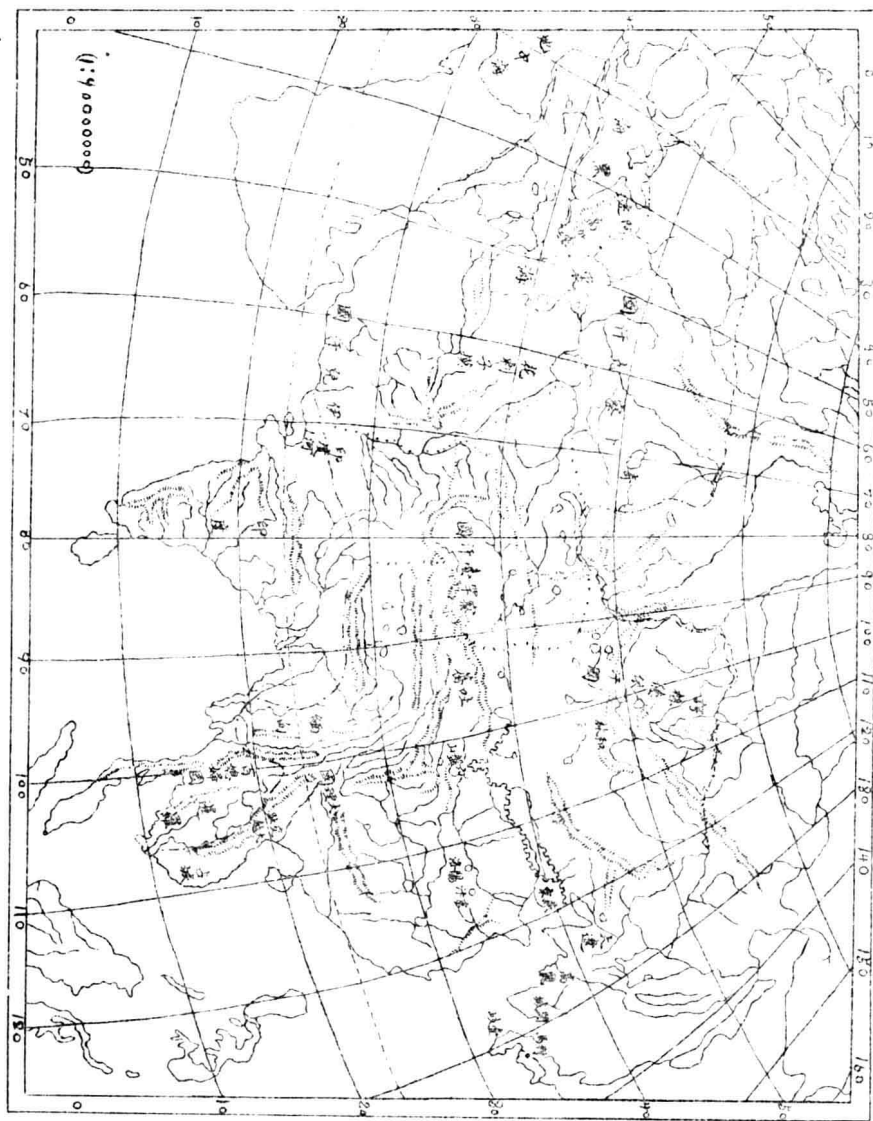




附圖



附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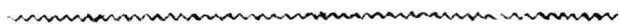




圖
終

明
地
圖

漢職官表

官

名官

長官

屬官

掌

丞相

左丞相
右丞相

司直
長史

前漢丞相兼三公
後漢三公代丞相

掌奏事

侍中寺

侍中

正諫大夫
給事中
門下侍郎
散騎常侍
起居

掌出納政令

中書省

中書謁者令

灌謁者
承郎
太史公

左丞

掌圖書祕記章奏

(1)

集 權 資 憲 通 史

附表

選部	戶部	二千石曹	三公曹	民曹	御史府	太常	光祿勳	衛尉
尚書	尚書郎 <small>四人</small>	尚書	尚書	尚書	御史大夫	卿	卿	卿
僕射 右丞				侍御史 御史丞 中丞	屬太尉	同上	同上	同上
掌銓選及齋祀	掌度支	掌水火盜訟罪法	同上	掌繕修功作	掌糾察及副丞相	掌樂	掌珍饈	掌宮職

太僕	卿	屬司徒	掌馬政
廷尉	卿	同上	掌獄訟
大鴻臚	卿	同上	掌屬國
宗正	卿	屬司空	掌皇族
大司農	卿	同上	掌鹽鐵
少府	卿	同上	掌營造
祕書監	監	祕書郎中	掌圖書
將作監	將作大匠		掌考工
國子監	博士祭酒		掌國學
水衡都尉	左右使者	都水官	掌河道山林
司隸	司隸校尉	從事史 十二人	掌糾察並部七郡 從事史主察百官 法督促文書舉非
		部郡國從事史 簿曹	

漢職官表

州	郡	縣
刺史	太守	令
主簿	郡丞	縣丞
別駕	郡尉	教授
治中	典郡書佐	
功曹書佐	兵曹	
主選用	掌兵馬	主刑獄囚徒
主衆曹文書	佐守典武職甲卒	
錄門下衆事省署 文書 從刺史行部別乘 傳車	各主一郡文書以 郡吏補歲滿更	

按漢官總數凡十三萬二百八十五員後漢七千五百六十七員

唐職官表

<p>宰相</p>	<p>僕射 侍中 中書令</p>	<p>符寶郎 四人 起居郎 二人 諫議大夫 四人 給事中 四人 左散騎 二人 典儀 二人 左補闕 左拾遺 各二人 弘文館校書 二人</p>	<p>共議國政</p>	<p>官 名官 長官 屬官 掌</p>
<p>中書省</p>	<p>侍中 黃門侍郎</p>	<p>中書舍人</p>	<p>掌出納政令</p>	
<p>附表</p>	<p>中書令 中書侍郎</p>	<p>史官</p>		

<p>尚書省</p>	<p>天官</p>	<p>地官</p>
<p>僕射</p>	<p>尚書一人 侍郎二人</p>	<p>尚書一人 侍郎二人</p>
<p>左右司郎中 左右丞 左右司員外</p>	<p>司勳郎中員外二人 員外郎二人 郎中二人 司封郎中員外二人 考功郎中員外二人</p>	<p>金部郎中員外二人 員外郎二人 郎中二人 度支郎中員外二人 倉部郎中員外二人</p>
<p>掌圖書祕記奏章</p>	<p>選試侍郎專之或列爲三銓尚書掌其一侍郎分其二</p>	<p>總判戶部度支金部倉部事</p>

附表

秋官	夏官	春官
尙書 <small>人一</small> 侍郎 <small>人一</small>	尙書 <small>人一</small> 侍郎 <small>人二</small>	尙書 <small>人一</small> 侍郎 <small>人一</small>
郎中 <small>二人</small> 員外郎 <small>二人</small> 比部郎中 <small>員外人二</small>	郎中 <small>一人</small> 職方郎中 <small>員外人二</small> 庫部郎中 <small>員外人二</small> 駕部郎中 <small>員外人二</small> 員外郎 <small>一人</small>	郎中 <small>一人</small> 祠部郎中 <small>員外人二</small> 主客郎中 <small>員外人二</small> 膳部郎中 <small>員外人二</small> 員外郎 <small>一人</small>
	總判兵部職方駕部庫部事其分領三銓如天官	總判祠部禮部膳部主客事

<p>學士院</p>	<p>左右御史臺</p>	<p>冬官</p>	
<p>翰林學士 承旨翰林學士</p>	<p>大夫一人 中丞一人</p>	<p>尚書一人 侍郎一人</p>	
<p>翰林學士 翰林侍讀學士 翰林侍講學士</p>	<p>殿院<small>殿中侍御史二十人</small> 臺院侍御史二十人 察院<small>監御史二十人</small></p>	<p>虞部郎中員外二人 員外郎一人 郎中一人 屯田郎中員外二人 水部郎中員外二人</p>	<p>都官郎中員外二人 司門郎中員外二人</p>
<p>侍讀 掌內命凡拜免將 相號令征伐皆用 白麻</p>	<p>左以察朝廷右以 澄郡縣</p>	<p>總判工部屯田虞 部水部事</p>	

附表

司宗	司衛	司膳	司禮	
卿 人一 少卿 人二	卿	卿	卿 人一 少卿 人二	
主簿 一人 諸陵令丞	守宮署令 主簿 二人 武器署令丞	主簿 二人 餼藏中士下士	奉禮郎協律郎 四人 博士 四人 通判領丞 一人 主簿 二人 太祝 二人	侍講
唐創設以司道教	三署 領武庫武器守宮			

司賓	司刑	司馭	
卿	卿一人 少卿二人 大理丞一人	卿一人 丞三人	
主簿 典客署令	獄丞 主簿 二人 評事 十二人	典廐署令 主簿 二人 牧監署令丞	崇元署令 太廟令丞
司竹監令 導官署令丞 太倉署令丞		領乘黃典廐典牧 車府四署	

附表

<p>蘭臺</p>	<p>司府</p>	<p>司稼</p>
<p>太史侍郎 蘭臺大夫</p>	<p>卿</p>	<p>卿</p>
<p>正字 校書官 蘭臺郎</p>	<p>右藏署令 京市令丞 主簿 三人 左藏署令 常平署令</p>	<p>主簿 上林署令丞 鈎盾署令丞 苑總監令 諸屯監令</p>
<p>初掌圖書後國史 分爲別曹但主書 寫勘校</p>	<p>領兩京諸市平準 左右藏常平等九 署</p>	

	<p>尙方監</p>	<p>營繕監</p>	<p>成均監</p>
	<p>監一人 少監二人</p>	<p>大監少監丞</p>	<p>祭酒一人 丞三人</p>
<p>司文郎 祕書閣郎中</p>		<p>甄官署令丞一人 主簿二人</p>	<p>律學博士 八人 四門博士 三人 國子博士 二人 主簿 一人 助教 三人 四門助教 三人 書學博士 算學士 博士</p>
	<p>領中尙左尙右尙 織染掌冶五署</p>	<p>掌營磚石瓷瓦領 左校右校甄官中 校四署</p>	<p>領國子學大學四 門律學書學算學</p>

按唐內官共二千六百二十員外州縣官一萬六千一百八十五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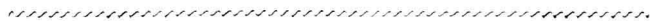
附表

縣	州	司津監
令	巡察使 刺史	水衡都尉人 都水丞人
尉	別駕 司馬	舟楫署令丞 主簿 河渠署令丞
有赤畿望緊上中 下七等縣置六尉	分天下為十道大者十 餘州小者二三州置 察使一員監察各州 史加號持節後加號為 使持節諸軍事實無節 但願銅魚符	

表

官

(14)



唐
職
官
表

宋職官表

附表

官	名官	長官	屬官
宰相	三公 左僕射 右僕射	檢正 二員 都檢正 一員	掌審覆國政
門下省	侍中 門下侍郎 <small>左僕射兼侍郎</small>	左右正言 諫議大夫 給事中 起居郎 昭文館 <small>學士</small> 直學士	
中書省	中書令 <small>侍郎 右僕射兼侍郎</small>	修撰 中書舍人 直館 檢討	掌揆議國政
尚書省	尚書令 左右僕射	左右丞	掌承行國政

掌

宋職官表

<p>御史臺 <small>略如唐制</small></p>	<p>工部</p>	<p>刑部</p>	<p>兵部</p>	<p>禮部</p>	<p>戶部</p>	<p>吏部</p>
	<p>判部事 <small>一人</small></p>	<p>判部事 <small>二人</small></p>	<p>判部事 <small>一人</small></p>	<p>尙書</p>	<p>判部事 <small>一人</small></p>	<p>尙書 侍郎</p>
		<p>審刑院 糾察在京刑獄司</p>			<p>左曹 右曹</p>	<p>左右司郎中員外 二人 司勳判司事 郎中員外郎 司封判司事 考功判司事</p>
<p>匠作營造材料兵 知雜檢法</p>			<p><small>徵功民兵衛廂兵人從看詳帳籍告 身武舉諸官開拆知雜檢法</small></p>	<p>分案五禮樂貢舉宗正 奉使帳封冊表檢法</p>	<p>分案三戶口農田檢 法 分案六常平免役坊 場平準檢法知雜</p>	<p>文選二曰審官東 院曰流內銓武選 二曰審官西院曰 三班院尙書左右 選十五案侍郎左右 右選十五案</p>

附表

<p>太常寺</p>	<p>少卿<small>一員</small> 少卿丞<small>一員</small></p>	<p>太樂局令丞 協聲律<small>製撰文字</small>等官 博士<small>四人</small> 主簿<small>一人</small> 大祝奉禮郎 郊社令 醫官院使副<small>各二人</small></p>	
<p>宗正寺</p>	<p>判寺事人<small>二</small> 大宗正司知事人<small>二</small></p>	<p>祠祿官 睦親廣親宅都大管勾人<small>三</small> 諸陵園令</p>	
<p>大理寺</p>	<p>少卿<small>二人</small></p>	<p>寺丞 寺正 評事</p>	<p>左斷刑右治獄各 五案</p>

<p>祕書省</p>	<p>太府寺</p>	<p>司農寺 <small>元豐官制併歸戶部右曹</small></p>	<p>鴻臚寺</p>
<p>少監</p>	<p>判寺事 <small>一人</small></p>		<p>判寺事 <small>一人</small></p>
<p>祕書校書正字等 著作佐郎 太史局令</p>			<p>禮賓院監官 <small>二人</small> 都亭驛監官 <small>一人</small> 國信管勾官 <small>二人</small> 西驛管勾官 <small>二人</small> 懷遠驛監官 <small>二人</small></p>
	<p>中所隸官 院與後司 打套計惟 候庫局交引 和庫左藏東 庫劑惠民局 寄西庫祇</p>		<p>二 一 二 二 二</p> <p>十 五 二 十 五</p>

附表

州	都水監	國子監	將作監	少府監
知軍州事	丞	祭酒 司業 丞	少監	少監
教授 判官 推官	蔡河上下鎖監官 東西四排岸司監官 汴河上下鎖監官	國子正錄 國子博士 太學博士	主簿 丞	文思院綾錦院 院染 裁造院文繡院
文官 武官 軍事 判官 判馬 判兵 判路 帶本 監	掌內外河渠隄堰 水運網船等事			

宋職官表

縣

令

主簿
縣尉

非兩任縣令不除
御史又參用京官

按宋官總數凡二萬四千員

明職官表

		官	名官	長官	屬官	掌
	三公		太師太傅太保 少師少傅少保			備顧問咨機務
	宰相		殿閣大學士			
	諫院		諫議大夫	左右司諫 各一人 左右正言 各二人		
	中書省		左丞相 右丞相 平章政事	左丞 右丞 參知政事		統領衆職
	吏部		尚書 左右侍郎	員外郎 一人 郎中 一人 主事司務 各一人		領文選驗封稽勳 考功四司
				司務		領十三司條爲四

<p>戶部</p>	<p>禮部</p>	<p>兵部</p>	<p>刑部</p>
<p>尙書 左右侍郎</p>	<p>尙書 左右侍郎</p>	<p>尙書 左右侍郎</p>	<p>尙書 左右侍郎</p>
<p>郎中員外郎 主事 照磨檢校</p>	<p>員外郎 郎中 主事司務</p>	<p>員外郎 郎中 主事司務</p>	<p>員外郎主事 郎中 司務照磨檢校司獄</p>
<p>科民科度支科金 科倉科司各有郎 員主司務照磨等 官</p>	<p>領儀制祠祭主客 精膳四司司各有 郎員主等官</p>	<p>領武選職方車駕 武庫四司司各有 郎員主等官</p>	<p>領十三司司各有 郎員主等官</p>
<p>員外郎</p>	<p>領營繕虞衡都水</p>		

附表

工部	御史臺	翰林院	太常寺
尚書 左右侍郎	左右僉都御史 左都御史 右副都御史 三道監察御史	學士一人 侍讀侍講學士各二人 侍讀侍講人各二	卿 少卿 丞
郎中 主事司務	檢校一人 司務二人 都事一人 照磨一人 司獄一人	五經博士九人 典籍二人 修撰編修檢討庶吉士 侍書二人 待詔二人 孔目一人	贊禮郎 典簿 協律郎博士
屯田四司司各有 郎員主等官	十三道在內監臨 試場在外巡按各 十三省凡御史犯 罪加三等有賊從 重論		領禮樂之事以聽 於禮部

明職官表

光祿寺

卿 少卿 丞

主簿 直長

宗人府

左右宗正 左右宗人各一人

經歷

掌 皇九族之屬以
時修其玉牒

太僕寺

卿 少卿 丞

主簿

少 卿一人 督畿馬屬兵
部 一人 督營馬

大理寺

卿 左右少卿

左評事 四人
右寺正 一人

掌理京畿十三布
政司刑名之事

左右寺丞

寺副 各二人

右評事 八人

鴻臚寺

卿 左右少卿

鳴贊 四人

司賓 一人

主簿 一人

附表

布政使司	國子監	欽天監	司農司	
參政 左右布政使各一人 參議	祭酒 司業	監正 監副	卿 少卿	左右寺丞
照磨 經歷都事 檢校	學錄 <small>七人 典簿典籍各一人</small> 助教 十五人 監丞 一人 五經博士 五人	學正 十人 主簿 春夏秋冬官等員	庸田署令 典簿司計	署丞 一人 序班 五十人
掌參議一省 督糧三道 各十道 有道人政司各分				

提刑按察使司	府	縣
副使 按察使 僉事	知府	知縣
照磨檢校 經歷知事 司獄	推官經歷 同知通判 照磨檢校	縣丞 主簿 典史
副使 僉事 分司 各 道 如 提學 道 水利 屯 道 分 道 三 布 一 道 各 有 各 道 人		

按明官總數共二萬四千六百八十三員